

The Life of
Arthur W. Pink



Iain H. Murray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简体中文版权信息

书名: 《宾克传》

译者: 白鑫 吴锐

出版机构: 基督徒翻译社 (Christian Translation Fellowship)

网址: www.ctf-book.org

联系邮箱: ChristianTranslationFellowship@gmail.com

2025年12月13日版 (第3次修订)

承蒙真理旌旗出版社许可, 允许简体中文版在线免费发行。

发行平台: 基督徒翻译社网站

若并非从上述发行平台获得, 请发电邮至上述联系邮箱,

以便准确统计读者人数, 好向原版权方报告。

版权所有 欢迎转发

禁止用于商业目的

原始版权信息

Copyright © Iain H. Murra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The Life of Arthur W. Pink

by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Edinburgh EH12 6EL, UK

All rights reserved.

Used by permission through the arrangement of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封面内页

伊恩·慕理

1922年，一份名叫《圣经研究》的小刊物开始在英语世界的基督徒中流传。它让读者理解那古旧福音的含义，这福音在司布真时代之后就很少被人传讲。在那时，这份刊物和它的作者亚瑟·宾克一样，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随着时间推移，宾克的这些文章极大促进了释经式讲道的复兴，再次推动基督徒过符合圣经的生活。

宾克于1886年出生于英国，曾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教会担任牧师，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他最终于1934年回到英国。1952年，他死于英国，去世时几乎无人知晓。但在那时，他这份杂志所帮助的人正在带领基督教界回归基督教教义，这些人包括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和道格拉斯·约翰逊（Douglas Johnson），后者创建了大学校际团契（InterVarsity）。在宾克去世后，他的文章结集成书，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阅读。

此书第一版由本人撰写于1981年，现得以修订增补，这要归功于新出现的材料，包括一些新发现的宾克手稿。本书讲述的故事激励人心，扣人心弦，它的主人公就像《天路历程》里的大无畏先生（Mr. Valiant-for-truth）一样，意志坚定，性格复杂，为人谦卑。

致谢

此书献给那些为数不多，但以信心和祷告
支持过《圣经研究》（1922~1953）事工的人们

当时宾克几乎在孤军奋战，
是这些人与他一起遇见“艰难”，
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诗 60:3）；
在上帝的带领下，
这些人为复兴基于教义的基督教信仰预备了道路。

上帝宝贵的子民真乃当今世上之精英，
能有资格服侍他们，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薇拉·宾克
1954年4月23日

目录

| | |
|---------------------------------|-----|
| 简体中文版权信息 | 2 |
| 原始版权信息 | 3 |
| 封面内页 | 4 |
| 致谢 | 5 |
| 目录 | 6 |
| 插图列表 | 7 |
| 增订版前言 | 8 |
| 第一版前言 | 10 |
| 第一章 由灵媒转变为基督徒 | 11 |
| 第二章 新兴的传道人 | 24 |
| 第三章 斯帕坦堡 | 31 |
| 第四章 加利福尼亚的帐篷聚会 | 39 |
| 第五章 作家和旅行家 | 44 |
| 第六章 澳大利亚：反应不一 | 50 |
| 第七章 澳大利亚：两任牧职 | 57 |
| 第八章 一位不受欢迎的传道人（1928-1930） | 66 |
| 第九章 上帝神秘的护理（1931-1936） | 74 |
| 第十章 对宾克孤立的解释 | 85 |
| 第十一章 “我们信，因此如此说” | 96 |
| 第十二章 两万封信 | 105 |
| 第十三章 隐居者巨大贡献 | 115 |
| 第十四章 祂所作的事都好 | 125 |
| 第十五章 作为教师的宾克 | 135 |
| 第十六章 宾克论上帝的主权 | 146 |
| 附录一 宾克的亲笔资料 | 153 |
| 附录二 不以福音为耻（罗 1:16） | 155 |
| 附录三 宾克主要作品清单 | 158 |
| 封底内页 | 163 |
| 封底 | 164 |

插图列表

封底：宾克笔记本里基于罗 1:16 的讲章，该笔记本启用于 1915 年。见第二章与附录二。

| | |
|--|-----|
| 图 1 克莱尔蒙特庄园 (Claremont Terrace) , 诺丁汉, 宾克出生之地。 | 12 |
| 图 2 特伦特大桥 (Trent Bridge) , 诺丁汉, 1908 年左右 (宾克归信那年) 。 | 14 |
| 图 3 锡尔弗顿 (Silverton) , 科罗拉多州, 宾克于 1910 至 1912 年间在此牧会。 ... | 19 |
| 图 4 锡尔弗顿第一公理会教堂与牧师住宅。 | 20 |
| 图 5 1910 年的宾克。 | 22 |
| 图 6 宾克典型坐姿, 1920 年左右。 | 25 |
| 图 7 宾克与薇拉, 1925 年 1 月。 | 28 |
| 图 8 乔治大街, 悉尼, 1920 年代后期。 | 50 |
| 图 9 宾克夫妇在悉尼环形码头 (Circular Quay) 合影, 1928 年 7 月 20 日。 | 64 |
| 图 10 宾克夫妇在美国最后的住所, 托马斯大街 531 号, 纽约, 宾夕法尼亚州。 ... | 77 |
| 图 11 摄于宾州, 1931 与 1934 年之间。 | 77 |
| 图 12 斯托诺韦 (Stornoway) 港鸟瞰图。 | 118 |
| 图 13 路易斯大街 29 号, 斯托诺韦。 | 119 |

增订版前言

大约 25 年前，我撰写了本书初版，现又重修此书。此次修改增订是出于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跟 1981 年相比，我得到了更多关于宾克的信息，而在那时，手边还没有宾克的笔记本和手稿。另外，1917 至 1920 年间宾克的许多信件现也公布于众。关于这些信件，我们要感谢南卡州哥伦比亚市的理查德·贝尔彻 (Richard P. Belcher)，他出版了《斯帕坦堡来信和一位巡回传道人信札》 (Letters from Spartanburg and Letters of an Itinerant Preacher) 一书。1982 年，贝尔彻博士撰写了《阿瑟·宾克：生为写作》 (Arthur W. Pink: Born to Write) 一书，后出了修订版。在书中，对了解宾克，他贡献了有价值的内容。或许在将来，会有更多资料公布于众。对此，笔者与本出版社乐见其成。

其次，由于有机会反思第一版《宾克传》，或许也有对贝尔彻博士《阿瑟·宾克：生为写作》一书的反思，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们太过关注宾克与众不同之处。传记作家总倾向于，过度注意传主身上不同寻常或独特之处，而这些会误导读者。要是我们在这方面犯错，部分原因是，我们对传主所知实在有限。宾克不仅很少写自己，几乎所有私人性质的信件都没保留下来，一点都没有，比如与最了解他的人之间的信件，像父母和妻子。

可能因传记中的信息有限，有时人们会表达对宾克的不同看法，而这种看法并未反映真实的宾克。最近，澳大利亚一份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十年了，仍是一位加尔文主义者》 (Ten Years on and Still a Calvinist) 的文章。作者刚成为一位加尔文主义者，文中写出了他的顾虑。他问自己：“我会不会成为一名教派分裂者，与越来越多的人停止团契，直到最后，只剩下我自己和我的《宾克文集》？”¹我希望，这个修订版能起到一些作用，消除对宾克的这种错误看法。宾克本人会这么写：“我们当如此看待上帝子民：现今，他们虽因党派之分和宗派之墙分开，但仍属同一家庭，福祉相同。让我们发自内心拥抱所有信徒，为他们祷告。”²

我不否认，宾克一生与众不同，这是为何他说：“我们不应讲述自己属灵经历……在我们归信和之后的属灵经历中，若与他人比较，或少有共同。”³他并不觉得，别人应把他的生平经历当做范例。

再次，我们有充分原因相信，应把宾克一生尽可能详细写下来。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去世后，他的著作广为流传，使他成为 20 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作家。然而，人们对他的生平却知之甚少。1934 年，剑桥大学玛格丽特神学教席教授唐纳德·麦金农 (Donald McKinnon) 在爱丁堡大学向神学系等人发表演说时，问在座之人：“这里有谁知道宾克？”⁴当时只有一个人知道。即便今日，在本该记载他之处，仍找不到他生平。道格拉斯 (J. D. Douglas) 编纂的《20 世纪基督徒人物词典》 (Grand Rapids: Baker;Carlisle: Paternoster, 1995)

¹ 作者为罗里·夏纳 (Rory Shiner)，发表于 2003 年 10 月期的《The Briefing》上，Matthias Media 出版，第 5 页。

² 《圣经研究》1947 年合订本，第 229 页。

³ 《属灵成长或基督徒的长进》 (Spiritual Growth or Christian Progress)，宾克著，贝克 (Baker) 出版社，1971 年，大急流城 (Grand Rapids)，第 34 页。宾克无意留下关于他自己的记录，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认为，我们个人的归信经历，以及信仰生活中的起起伏伏有那么重要，值得告诉别人。”

⁴ 没想到听到这个问题，伊恩·汉密尔顿 (Ian Hamilton) 问他说的是不是亚瑟·沃金顿·宾克 (A. W. Pink)。

中没他的名字。⁵在此，我们想起一位清教徒所言：“在末日，不但会有身体复活，也会有名声的复活。”

宾克一生告诉我们许多，都是为上帝之荣耀。没有哪个了解宾克的基督徒不对他表示赞赏，未从他这里得到益处。上帝带领他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他可以说：“每一步都充满挫折”。但现在，我们能看到，上帝是怎样引导他，在一个信仰肤浅的时代，成为荣耀上帝的见证。他对圣经的热爱，以及对基督专一的委身，都让我们感到惭愧。尽管本书对宾克的描述仍不完全，我们相信，对所有受上帝呼召，凭信心生活的天路客同伴，这本书会有所裨益。

我们要感谢许多人，在本次修订中，他们帮助提供了诸多细节。必须特别提到的是汤姆·怀特 (Tom White)、拉夫·爱尔兰 (Ralph Ireland) 以及玛格丽特·席丹思夫人 (Mrs Margaret Siddans)，她为编辑本书贡献良多。

伊恩·慕理
2004年5月31日 爱丁堡

⁵ 不过提摩太·拉尔森编纂的《福音派名人词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Evangelicals) 收录了宾克，道纳斯格罗夫 (Downers Grove)，伊利诺伊州，校园基督徒团契出版社 (IVP)，2003年。

第一版前言

在 1945 年 12 月的《圣经研究》中，宾克写道：“父母从小教育笔者，谈论自己是不礼貌的。笔者的最高目标是，无论讲道或写作，用上帝、上帝的圣言以及基督而非他自己，来牧养他人”。

他一直坚持此目标。因此，尽管《圣经研究》出了 32 期（1922 至 1953 年），任何传记作家都很难从中找到关于他个人的信息。在《圣经研究》里，我只找到很少可供写作本书的资料，若非朋友帮助，这本小小的《宾克传》就不可能完成。我主要得感谢悉尼的雷·莱维克（Ray Levick）先生，他在《今日宗教改革》（Reformation Today）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宾克的文章，也从澳洲朋友那里，为我们借到宾克的信件原稿。洛厄尔·格林（Lowell Green）夫妇提供了宾克珍贵的 95 封信件。在《圣经研究》停刊后仅两年，《真理旌旗》杂志开办，斯温西（Swansea，译注：英国威尔斯南部一海港）的道格拉斯·克雷格（Douglas Craig）先生曾是《圣经研究》的热心读者，也是《真理旌旗》的一位主要支持者。克雷格先生借给我们一整套《圣经研究》（据我们所知，这是英国唯一一套！），那是他最宝贵的藏书。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克雷格先生也襄助良多。

1980 年 9 月访问悉尼时，我有幸见到一些朋友，他们仍记得宾克的事工，并仍对之表示感激。多谢悉尼杜拉尔（Dural）的阿兰·麦克莱尔（Alan McKerrell）先生，使我有机会查阅独立教会的会议记录，该教会在 1927 年由宾克帮助成立，现已不复存在。虽然宾克 1952 年才去世，离我们不算太远，但认识他的人中，现仍健在的已所剩无几。这让我们更感激美国宾州约克市查尔斯·普雷塞尔（Charles Pressel）夫妇，1922 年，他们最先欢迎宾克夫妇去他们家。另外，还有其他人也提供了帮助，未一一提及，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我的同事辛克莱·弗格森（Sinclair Ferguson）博士承担主要责任，编辑了《宾克信件集》（Letters of A. W. Pink），1978 年由本社出版，此书大大降低了撰写本书的难度。像往常一样，我要感谢霍顿（S. M. Houghton）先生，他校对了本书手稿和印刷稿。诺丁汉的彼得·路易斯牧师（Rev. Peter Lewis）提供了宾克幼年诺丁汉家里的地址。

在真正意义上，宾克一生的工作并未停止，他现在的读者远超《圣经研究》。他的书基本都来自《圣经研究》，1953 年以来，世界各地出版商从《圣经研究》中搜集材料，编辑成了现今广为流传的宾克著作。

对我来说，撰写本书也是一次属灵复兴。多年前，宾克的书激发了许多人，但关于他个人，我们知之甚少。去了解他，就是把他作为耶稣基督一位忠心谦卑的仆人，去爱戴和尊敬他。

伊恩·慕理
1981 年 4 月 30 日

第一章 由灵媒转变为基督徒

1886年4月1日，亚瑟·沃金顿·宾克 (Arthur Walkington Pink) 出生于特伦特河 (River Trent) 畔的诺丁汉，这里位于当时被称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中部。当时，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已有半个世纪，期间英国蒸蒸日上，一片繁荣。在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第三任侯爵罗伯特·塞西尔 (Robert Cecil) 的治理下，英国统治着四分之一的地球。在50年前的政治动乱中，诺丁汉城堡被贫穷饥饿的暴民摧毁，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这个城市正享受着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像公共澡堂、图书馆、公园和有轨电车。

此时的诺丁汉大约有20万人口，正处在工业革命时期。当地有几家铸铁厂，也有出产织物、服装和自行车的工厂。尽管如此，周边的村庄基本没受影响，方圆一千平方英里内，大都种着谷物、小麦、大麦和燕麦等农作物，也仍保留着像舍伍德森林 (Sherwood Forest) 这样的原始森林。

总的来讲，英国资深的乐观情绪也影响着基督教。有人发声，警示信徒，虽人数不多，但很久后，人们都已忘记了那些流行的演说家，却还记得这些警告的声音。在长期事工生涯即将结束时，利物浦主教莱尔毫不犹豫地说，“总的来说，(这个时代的)基督教处在刚硬、不信、迷信和自义之中，比我们主在世时的犹太教好不到哪去”¹。

与莱尔看法相同的人不多，司布真是其中之一。在宾克出生当月，这位51岁的浸信会牧师在他《刀与剑》 (The Sword and the Trowel)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为当今进一言》 (A Word for the Hour)，其中一段如下：

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一直令人安慰的是，圣灵的行事方式从未改变。在今日，真正归信的标志跟五百年前一样……不论世上的智慧人怎样嘲笑我们主耶稣的福音，这福音仍在唤醒漫不经心的人，引导沮丧的，更新自觉有罪的，使信徒成圣……在这些事实面前，那些倡导所谓先进思想的喧嚣又有何意义？在上帝的完备启示之后，还会有什么更先进的思想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永不改变，还会有什么比这更好吗？让我们耐心谨守，不是仰仗才能、学识和影响力，而是单靠圣灵，来传播福音。若需像保罗一般之人，上帝可高举出身显赫之领袖；若需像奥古斯丁一般之人，上帝可找到擅长文笔的有学问之人。上帝绝不会因缺少器皿而失败，甚至连停滞都不会。

宾克的父母可能读过这段话，因为在宾克这样的家庭中，司布真的《刀与剑》月刊有两万份发行量。1849年，宾克的父亲托马斯·克莱门特·宾克 (Thomas Clement Pink) 出生在诺丁汉附近。宾克出生时，他父亲38岁左右。关于宾克父亲的一生，我们知之甚少。可以确定的是，他经历过丧亲之痛。根据1881年的人口普查，他居住在切斯特菲尔德市 (Chesterfield) 科布登路 (Cobden Road) 15号。那时，他妻子是28岁的莎拉·奥古斯塔 (Sarah Augusta)，来自爱尔兰的斯莱戈郡 (County Sligo)。应该在不久后，莎拉就去世了。到1884年，宾克的父亲已搬到诺丁汉。同年，他在那里和来自贝尔珀 (Belper) 的艾格尼丝·安·亨特 (Agnes Ann Hunter) 结婚。两年后，他们的大儿子亚瑟·宾克出生。那时，他们住在诺丁汉市弗朗西斯大街 (Francis Street) 克莱尔蒙特排房 (Claremont Terrace) 4号。

¹ 《路加福音释经默想》卷二，第325页，莱尔著，1877年出版，1997年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重印。

宾克的出生证明上写着，他父亲的职业是“谷物交易商”，而在当地 1887 年的商业目录中，托马斯·宾克是“谷物磨坊主”。

他是自己做生意，至少一部分生意是经营谷物饼，供家畜食用。宾克五岁时，他们家搬到更为宽敞的纽斯特德·格罗夫路 (Newstead Grove) 9 号，从这点可以判断，宾克的父亲工作努力，生意兴隆。宾克自己也提到了这一点：

笔者的父亲是一位异常忙碌的商人：忙到在 30 多年里，他从未连续休息过三天。他是一位谷物商人，从市场回来后，就开始整理账务。因此，多年来周六晚上 11:50 前，他从未休息过。²

1901 年的人口普查表明，托马斯·宾克 52 岁，妻子 51 岁，家里有三个孩子：亚瑟，14 岁；弗兰克，13 岁；艾格尼丝·露易丝，11 岁。他的职业与以前一样。



图 1 克莱尔蒙特庄园 (Claremont Terrace)，诺丁汉，宾克出生之地。

照片承蒙贝克 (R. Baker) 提供。

从宾克的文章里，我们能对他父母有更多了解，比如对基督教信仰的委身，以及在出生前，母亲就已把他献给了基督。宾克父母恪守圣经教导，他后来回忆道：“每天，我们家都会收到邮件，包括周日。邮件里常有重要商业信函，但从未在主日拆过。我们家也从没订过周日发行的报纸，甚至在布尔战争 (Boer war, 译注：指 1899 年 10 月 11 日至 1902 年 5 月 31 日，英国同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争夺南非领土和资源进行的一场战争，又称南非战争) 期间也不例外。在我们小时候，一到周六晚上，所有玩具都会被收起来，插图版的《天路历程》和福克斯的《殉道史》之类的书就拿了出来。”

² 《圣经研究》1944 年合订本，第 387 页。

当然，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家庭都这么做，但在克莱尔蒙特排房的宾克家里，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宾克父母对基督的忠心与敬虔。宾克有一次写道：“小时候，我多次问过父亲，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把鞋擦的锃亮？每次，他都答道‘我要把鞋擦的尽可能亮，就像主耶稣要穿它们一样’”。

在写到父亲经常在周六工作很晚后，宾克继续写道：

但是，他不会在周日早上睡懒觉，而是带着孩子去听讲道。下午，他不是把孩子送到主日学，自己休息一会儿，而是把孩子召集起来，花几个小时，给我们读圣经、福克斯的《殉道史》、班杨的《天路历程》等书。每天，他都会带领家庭崇拜，当我们还太小，不能在晚崇拜站起来时，敬虔的母亲就把我们抱到膝前，和我们一起祷告。

关于周日，宾克还记得：“一大早，父亲就给我们读圣经，来开始周日这一天”，他还记得“唱诗歌的时间很少”。后来，宾克经常引用这段话，这是他小时候学的：

安息日若过的好
就会带来下一周的满足
也会给接下来的辛劳带来力量
但若未守安息日
无论得到什么
都必带来悲伤。⁴

16岁时，宾克无意间听到父母的一段对话，后来一直记得，这让我们对他父亲的性格有了另外一丝了解。那是1902年春的一次早餐，等宾克到餐桌时，父母已经到了，父亲在读报纸，得知大不列颠正在筹备64年来的第一次英王加冕礼。“在早饭吃到一半时，他对母亲说‘噢，我很遗憾看到这样的措辞’。母亲说：‘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说？’父亲说：‘报纸上有则声明，说爱德华王子将于某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受冕成为英王，但在声明里，没写若上帝许可（Deo volente, God willing）这几个字’”。这番话宾克一直记得，原因是在原定加冕那天，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得了阑尾炎，加冕礼不得不推迟。⁵

对宾克的童年和青年，我们基本一无所知。他是否就读于离纽斯特德·格罗夫路（Newstead Grove）最近的当地学校，是否也和其他青少年一起，在夏天的炎炎烈日下，站在特伦托大桥（Trent Bridge）上观看板球比赛，是否拥有一辆诺丁汉最新款自行车，在舍伍德森林骑行——所有这些事都未记录下来。从学业方面看，宾克受过良好教育，与同时期许多孩子不同，他16岁才从学校毕业。当然，后来的人生表明，他的思想训练有素，熟悉英国文学和一般历史。他似曾对音乐特别感兴趣，可以自称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音乐人，不论声乐或器乐”。⁶

很清楚的是，在宾克、弟弟弗兰克和妹妹露易丝长大后，他们早期接受的《圣经》教育

³ 《圣经研究》1931年合订本，第140页。

⁴ 宾克撰写过《论圣安息日》长篇系列文章，刊登在1939和1940年的《圣经研究》上。

⁵ 《圣经研究》1926年合订本，第16页。

⁶ 《宾克信件集》，第62页，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1978年出版。

并未显出成果，三个孩子似乎都慢慢失去了信仰。宾克的情况是，他似乎受到了无宗教背景同龄人的影响。后来忆起这段时期时，他提到了‘我年轻时代不敬虔的同伴’，并说，在这段精力充沛行为轻率的日子，有“多次，他处于危险边缘，与死神仅一面之隔”。不管这些出格的事是什么，他父母可能都知情。但让他父母难过的是，宾克人生出现的另一个转折，对此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就是：长子宾克不但远离基督教信仰，而且还转向神智学（Theosophy）。



图 2 特伦特大桥 (Trent Bridge)，诺丁汉，1908 年左右 (宾克归信那年)。

神智学是一种异教 (cult)，尽管 1875 年才成为一个社会团体，却宣称拥有一种特殊知识（神智意即神的智慧），据说通过成员间的兄弟情义，得以代代相传。20 世纪初，他们在英国最出名的出版物是月刊《路西法》 (Lucifer, 译注：即魔鬼)，这清楚表明这一宗教的反基督教性质。其主导杂志是《神智者》 (The Theosophist)，当时每月在总部印度马德拉斯市 (Madras) 发行，以玄奥的形式宣扬东方宗教的“智慧”，包括相信灵魂转世。该宗教否认上帝的位格 (以及基督教的超自然部分)，宣称能统一所有宗教，使全世界彼此相爱。在 19 世纪，其主要“传播者” (messenger) 是俄国的海伦娜·布拉瓦茨基 (Helena Blavatsky, 1831-1891)，之后是安妮·贝赞特 (Annie Besant, 1847-1933)，她于 1873 年离开其牧师丈夫，投身于政治、神秘主义和东方宗教。从 1907 年到离世，她一直担任神智学会主席。

我们无从得知，宾克为何被神智学所吸引。或与他人一样，皆因神智学会宣称，能经历超自然现象。可以确定，其做法与通灵术类似。后来，在一次关于此主题的演讲中，宾克说，通灵术相信能与亡灵沟通，乃神智学之“先驱”。他说，许多人之所以被神智学吸引，开始只因好奇，而后是想搞清楚，神智学说属灵世界真存在，其证据是否可信。他写到：“几乎我遇到的每个通灵者在刚开始对超自然现象根本不信”，然后，当“他们看到，这些超自然现象是真的时，就接受了给出的解释。”⁷

⁷ 上文来自宾克的一本活页笔记本，共 109 页，里边是宾克一些讲道和演讲大纲的手稿，第一篇是关于《保

这很可能是宾克的亲身经历，在同时代其他年轻人的传记里，也记载了神智学同样对他们的吸引。比如，金纯仁 (G. Whitefield Guinness) 的传记中写到，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他和其他一些来自基督教家庭的同学参加过一个通灵会，记载如下：

大约过了 20 分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他们围坐的桌子没有对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这时，他们已经明显很累了。灵媒劝他们“再等两分钟”，这时，桌子开始动起来，一圈的一圈转，然后转到房间右边。人们的兴致被调动起来了，大家开始不停提问——击打地板两下表示“No”，击打三下表示“Yes”。一个人问，他弟弟是否通过了考试（他刚刚已得知结果），桌子给出了正确的回答。另一个人想知道，某个书架上有多少本书，这个书架上挂着帘子，没在灵媒房间里，桌子回答 49，答案证明非常准确。在将近一小时里，他们不停问问题，而所有的回答都正确。

由于兴趣被极大激发了起来，他们现在开始问更严肃的问题。他们问，多长时间可以成为会员，参加多少次通灵会后可以成为灵媒？…… [金纯仁被告知‘13 或 14 次’]。金纯仁奇怪地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悄悄接近他们，因此开始觉得不舒服。那时，他想起《约翰一书》4: 1-3：“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于是，他冷静问道：“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曾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过吗？”桌子径直升起大约两尺，撞击出清楚的“No！”这打破了原有的氛围，金纯仁与通灵术的来往就此画上了句号。有些人继续下去，后被通灵术所奴役，悔不该当初深陷其中。⁸

宾克却没这么早逃脱。最初只是感兴趣，很清楚，后来他变成了全身心投入。他在神智学会聚会上发表演说，与神智学会伦敦总部关系密切，《路西法》期刊就是来自那里，在一张当时神智学会部分负责人的合影里，宾克也在其中。

当宾克在以雄辩的口才传播神智学时，消息传到马德拉斯的贝赞特夫人那里，她开始和宾克通信，并随后提议授予宾克头衔，这一头衔能让他身列神智学会主要负责人中，很显然，要接受这一尊荣，就得要搬到印度去。宾克最亲密的一个朋友也是神智学的追随者，但并未被这一提议打动。这个人是专业的歌剧演唱家，对宾克的男中音评价很高，他极力鼓励宾克从事歌剧演唱事业。尽管这时，他们俩一起去了巴黎，但对宾克来说，贝赞特夫人提供的头衔比音乐更有吸引力，宾克接受了这一头衔。后来，他评论说：这一头衔‘满足了（他的）自负’，他描述整个神智学体系的特点是“诉诸血气，迎合虚荣，高举人性”。在提到有段时间，他是怎样被神智学吸引，路易斯 (C. S. Lewis) 也说了同样的话：

要是说，这个世界上有种神秘的知识，只有很少人知道，而大多数人对此表示藐视，这种想法反而增加了神智学的吸引力……获得这种知识的途径是魔术，而不管从基督教还是理性主义角度来看，这都是世界上最不正统的事，而这当然会吸引我心里的叛逆。⁹

罗的生死观》，基于腓 1:21，其中有三篇题为《招魂术》 (Spiritualism)，《通灵术》 (Spiritism)，《神智学》 (Theosophy)。第二篇和第三篇大约写于 1913 年，上文引自第二篇。第一篇更早些，与后两篇不在同一处，笔墨也不同，那时他还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招魂术，后改称通灵术（他认为后一种叫法更恰当）。

⁸ 戴存义夫人 (Mrs Howard Taylor) 所著《金纯仁传教河南记》 (Guinness of Honan, 1930 年伦敦中华内地会出版)，第 77 到 78 页。金纯仁 (1869 - 1927) 是在中国的医疗传教士，后来见过更多邪灵的能力。

⁹ 路易斯《惊悦》一书，第 142 页，格拉斯哥柯林斯·枫丹娜出版社 (Collins/Fontana)，1977 年出版。

我们不知道，宾克什么时候接收到贝赞特夫人的提议。可能是在 1908 年初，因为我们知道，那年他仍在诺丁汉。那时，他 22 岁，深深沉迷于神智学。后来，他写到：“5 年前，我是一个灵媒”，做着“神视，通灵，巫术治疗”¹⁰的事。这段时期，宾克在商业界工作谋生。他也继续住在家里，从中，我们得知父母对他的耐心。对宾克的行为，父母很难过，为他祷告，也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父亲总是等到宾克在深夜聚会完回到家，让宾克恼火的是，在说“晚安”时，父亲同时会说一些短小精辟的圣经经文。1908 年，在这样一个晚上，当宾克匆忙经过父亲，冲到楼上他房间时，他收到的经文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 14: 12）。他关上卧室门，想为神智学会一个重要年度会议的演讲做些准备，这个会议将在那周的周五晚上举行，那时，这段经文一直在他脑海里，使他无法集中精力，准备那个演讲。查尔斯和埃尔希·普雷塞尔（Charles and Elsie Pressel）讲述了接着发生的事：

宾克觉得他累了，想洗个澡放松一下，但在洗澡时，满脑子还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等”。洗完澡，他回来继续准备演讲稿，但脑子里想到的全是箴言 14: 12。宾克告诉我们，他不能再拒绝圣经中的上帝了，开始在祷告中向上帝痛哭，在圣灵和祂的大能下，看到自己处在失丧的境况下，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他早年受的教育教过他关于我们主的知识，但现在，像使徒保罗一样，他遇见了这位圣洁的上帝。有几乎三天，他都待在自己的房间没出来，而父母在为他祷告，直到第三天下午很晚，宾克才露面，他父亲说：“赞美上帝，我的儿子得救了”。

在神智学会上的演讲上，宾克没讲原先计划的内容，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向与会之人宣讲圣经中的上帝，听众对此表示惋惜，许多人说他“疯了”，需要休息，因为他们知道，他本来计划去印度，加入贝赞特夫人的。

宾克在神智学会的最后一次演讲是一篇福音信息，关于真正的上帝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救恩。几年后，他所写下的一定是当时他在演讲里说的。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离开了通灵术和神智学”，然后回答道：“因为我的灵魂无法得到满足。我在试图拯救自己。在罪的重压下，我的良心无法得到平安，我不能确定我的罪得赦免了，没有能力从罪中得到解脱，内心得不到满足。我发现，我不能拯救自己，于是来到祂面前，只有祂才能救我。“哦，基督！你是我所有的需要，超过我在你里面找到的。”¹¹

1908 年，在那个周五晚上的神智学会议上，似乎没有人认同他的看法。只有他一个人宣告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独自一人退出神智学会。后来，他写道：“我还没见过哪个灵媒，向基督跪拜，认他为主的”¹²。根据上文所引用宾克的见证，他的归信并非来自长期内心的不满，因为他在别的地方说过，他是在对上帝的反叛当中，被瞬间击倒的。“在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深刻的需要，没想寻找一位救主之时”，基督“抓住了他”。宾克毫不怀疑，跟每个真正的归信一样，他的归信是从撒旦的权势下得到了解脱。现在，他看到了撒旦能力的本质，这是他以前没看到的。现在，他看到了通灵术的真相，确实，一些声称有超自然透视能力的人可能只是一些骗子，但他的看法并非如此，他确信“自然的原因不可能解释所有这些现象”。

¹⁰ 宾克笔记本中关于《通灵术》一篇。因宾克于 1908 年归信，“5 年前”意味着这段话写于 1913 年。

¹¹ 同上。

¹² 长期以来，神智学和其他类似运动一直反对基于圣经的基督教。在墨尔本曾开过一个关于“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的会议，与会者是澳大利亚政坛与教会领袖，会议报告说“基督教基要主义者遭受有史以来最大打击”。该报告说“神智学发起者”布拉瓦茨基夫人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驱动力”，《国家焦点》杂志（National Focus）1998 年 7 月期，昆士兰州，纳南戈（Nannango）。

许多通灵得来的信息是真的，但并非来自死去的人，而是来自邪灵，他们假扮去世之人。上帝把他从最深的黑暗中召了出来，后来，要是他再回到这个话题，一些黑暗的东西就会回到他。1919年，他和一个人长期通信，此人身陷通灵术，似乎正想从中解脱出来，他对一个朋友评论说：

这次通信成了我的负担：撒旦极力用它给我制造障碍。每当我把思想和注意力转回到通灵术，我总是深受其害。¹³

在离开神智学的前两年里，宾克继续他的日常工作，但在卧室里，圣经始终是打开的。他每天读十章圣经，外加“十多分钟”对特定部分的特别学习，一周七天都是如此。除此之外，每天默想一节特别的经文，他把经文写在纸条上，随身携带，有空时看，“祈求上帝，让我看到经文的属灵含义，把经文写在我心里”。在把这一做法推荐给其他人时，他说：“作者在电车上记住了整个《以弗所书》，每次记一节”¹⁴。在不上班时，他可以花上10个小时，愉悦地研读圣经。

他如此认真地学习圣经，一部分原因是他在确信，他会一生从事福音事工。1934年，在简短总结早期人生时，他写道：

我于1886年出生在英格兰，16岁开始工作，上帝让我在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功。1908年，祂在我卧室里拯救了我。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祂也呼召我服侍祂。

同年，他第一次在一个基督教聚会上讲道。他在1948年回忆道：

40年前，编者第一次讲道。那次讲道是在一个700多人的聚会上，经文是“我不以福音为耻”（《罗马书》1章16节）。尽管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公开演讲，但确实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特别是由于，这是在我们家乡诺丁汉。¹⁵

关于宾克所成长的教会和宗派，我们无从可查。我们将看到，他第一任牧职是在公理会，这很可能也是他自己的宗派。下面这句话简短描述了，他归信后，我们所有知道他参加教会活动的情况：“偶尔，我也参加不同地方的聚会，但更多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地方，在那里，我的灵魂得到了最多的益处”。¹⁶很显然，他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一位是他父亲一个年长的朋友，住在6英里外，宾克定期步行到他家里，和他们一起谈论关于基督和圣经。这些朋友很快意识到，宾克的职业生涯不是在商业上，每当宾克和他们谈起他的将来，他们一般都建议宾克到英国的神学院深造。然而，尽管还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宾克也能意识到这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在那时，英国的基督教神学教育正处在一个影响深远的变革中。这是因不再相信圣经的权威，从而普遍削弱了对福音派和基于圣经的基督教的委身。这一改变主要来自一些机构，而当初，成立这些机构恰恰是为了培养从事福音事工的人。

¹³ 《宾克斯帕坦堡信件集》第69页，理查德·贝尔彻（Richard Belcher）主编，里奇贝里出版社（Richbarry Press），1993年出版于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市。

¹⁴ 见《宾克信件集》第23和24页和《出埃及记拾遗》（芝加哥慕迪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第128页，贝尔彻所著《宾克：为写作而生》（里奇贝里出版社，1982年出版）一书第27页也有引用。宾克说，在成为基督徒的前十年里，他保持了相同的读经习惯。

¹⁵ 《圣经研究》1948年合订本，第285页，第29页脚注。

¹⁶ 《宾克信件集》，第120页。

这一变革影响到所有宗派，如果我们推断正确，宾克他们家在诺丁汉属于公理会，那么他们宗派受到的影响尤其大。此时，在伦敦都市教堂 (City Temple London) 坎贝尔牧师 (Rev. R. J. Campbell) 的领导下，公理会正处在所谓的“新神学之争” (New Theology Controversy) 中。在牛津上学时，坎贝尔受到的教育是，基督教不依赖于“圣经记载的无误”。现在，他正忙着传播这种说法。1910 年，公理会的负责人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然而达成的结论却是，不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正在发生的事态。事实上，圣经“高等批判”已被广泛接受，无法压制了。¹⁷

在公理会中，对这种流行思潮持不同意见的是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坎贝尔·摩根博士 (Dr. Campbell Morgan)。值得注意的是，摩根似乎与大西洋彼岸的人看法更近，超过许多他的英国同行。司布真晚年也是如此。现在，宾克的想法开始转向美国。在英国，人们仍然记得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慕迪 (D. L. Moody) 的来访，会说起他宣讲的简单明了的福音信息，造就了许多人。因此，宾克没有去马德拉斯，而是去了芝加哥：“作为一个 24 岁的年轻人，在我所敬重之人的建议下，1910 年 7 月，我乘船离开英国，到慕迪圣经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¹⁸

至于为何未通过正常英国途径进入事工，宾克的答案非常明确。由于已经在一个不信的学校接受了教育，他不想再去另一个：

我拒绝了所有朋友的建议和劝告（除了我父母），决定与他们保持距离，自己决定到哪所神学院就读，我从未后悔过这一决定。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不受错误教义的“污染”，虽然许多人认为并非如此。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 33 节，“滥交是败坏善行”的前一句是“你们不要自欺”，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许多人都被欺骗了！¹⁹

对这趟 3000 多英里的旅程，宾克有什么感想，没有记录保留下来。关于他的跨大西洋之旅，对纽约的第一印象，以及在那个时代，旅行者经常提及纽约市里的马匹、噪音和尘土，前往中西部的长途火车之旅，在那里，芝加哥是密歇根湖畔的大型贸易中心，关于这些，一点记载也没留下来。十年前，另一个英国人给出了对芝加哥充满活力生活的第一印象：

在芝加哥，人们把帽子戴在脑后，说话的语速是每分钟 200 个单词，在 5 分钟内狼吐虎咽吃完一顿美国午餐，每个人都吸烟，并嚼口香糖。在这些像充了电的人群中，人们会觉得大不列颠人像得了风湿病一样，整天碌碌无为。在市里，你碰到的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完美的商业计划...都是世界上最最有上进心的人。²⁰

宾克在圣经学院 (Bible Institute)，因此毫无疑问，所看到的也会有些不同。他第一件事是每天去听讲座，主讲老师是 59 岁的詹姆斯·格雷博士 (Dr. James M. Gray) 和出生在英国的威廉·埃文斯博士 (Dr. William Evans)。慕迪圣经学院强调“实际的基督徒工作”，

¹⁷ 见普尔-康纳 (E. J. Poole-Connor) 的《福音派在英国》(独立福音派教会联盟, 1951 年, 伦敦), 第 256 页。关于公理会正统信仰衰败的细节, 参见约翰·格兰特 (John W. Grant) 所著的《英国自由教会: 1840-1940》(Free Churchmanship in England, 1840-1940), 独立出版社, 1955 年, 伦敦。

¹⁸ 宾克于 1940 年 3 月 12 日写给约翰·布莱克本 (John C. Blackburn) 的信, 除非另有说明, 本书所引信件均来自未出版的原始信件。布莱克本 (1889 - 1959) 是一位美国南方长老会 (Southern Presbyterian Church) 牧师, 他祖父 (译注: 可能是外祖父) 约翰·吉拉尔多 (John L. Girardeau) 是一位著名的牧师。

¹⁹ 宾克于 1945 年 2 月 14 日写给约翰·布莱克本 (John C. Blackburn) 的信。

²⁰ 大卫·马昆德 (David Marquand) 所著的《拉姆齐·麦克唐纳传》(Ramsay MacDonald), 第 58 页, 乔纳森·凯普出版社 (Jonathan Cape), 1977 年, 伦敦。

因此，早上讲座结束后，宾克也一定经常乘坐学院的“公共福音马车”，去街头布道，或去监狱或医院探访。周日，他应该和同学一起，前往宏伟的慕迪纪念教堂，狄克逊博士 (Dr. A. C. Dixon) 在这个教堂的福音事工极负盛誉，宾克在那里时，是狄克逊博士事工的最后一年。下一年 (1911 年)，狄克逊将前往伦敦，在司布真的会幕教堂，开始下一任牧职。狄克逊的传记作者这样描述他的芝加哥时期：“根据慕迪教堂的记录，每年有五百到一千人归信。”

²¹

宾克在慕迪圣经学院只做了短暂停留。他向约翰·布莱克本 (John Blackburn) 回忆说：“在到那里六周后，我拜访了霍华德·波普博士 (Dr. Howard Pope)，说我想进入事工，不想再耽搁了，我觉得，在圣经学院是‘浪费我的时间’”²²。上面这句话不太可能是这次谈话的原话，因为波普博士非但没草率地把宾克打发走，还帮他找到了一个牧职。因此，在 1910 年 7 月底，在芝加哥待了不到两个月后，宾克前往锡尔弗敦 (Silverton)，担任那里的公理会牧师。锡尔弗敦是一个位于科罗拉多州圣胡安山脉 (San Juan Mountains) 上的小镇，海拔九千英尺以上 (译注：相当于 2743 米)。他于 8 月 2 日星期三抵达那里。



图 3 锡尔弗顿 (Silverton)，科罗拉多州，宾克于 1910 至 1912 年间在此牧会。
(照片摄于 1980 年代，此时当地人口已降至 800 人左右。)

宾克之所以突然改变计划，应该并非不满慕迪圣经学院的教导；我们怀疑，是因那里的教学方式不成熟。另一位同时期的学生告诉我们，格雷博士操着波士顿口音，用类似下面的话，指导他年轻的听众学习：“要自己记住圣经，而不是请求上帝帮你记住”²³。长期以来，宾克已经习惯努力学习，早已熟读英文圣经，那些对比他年轻同龄人的谆谆教导，他显然已

²¹ 关于狄克逊的事工，我从不同角度有过描述，见《被遗忘的司布真》(The Forgotten Spurgeon)一书 (真理旌旗出版社，1978 年，伦敦)，第 217 页及后续页。

²² 宾克于 1940 年 3 月 12 日写给约翰·布莱克本 (John C. Blackburn) 的信。

²³ 威尔伯·史密斯 (Wilbur M. Smith) 所著《回忆录》(Before I Forget) 一书 (芝加哥慕迪出版社，1971 年)，第 35 页。1913 年至 1914 年，史密斯就读于慕迪圣经学院。

经不需要了。《司可福串注圣经》是慕迪圣经学院使用的一本主要参考书，或许宾克也很清楚，格雷博士的一部分重要思想反映在这本书里。去科罗拉多时，他也带了这本书，在那里，他希望有充分时间，掌握这本书里许多对圣经的注解。

多年后，提到在锡尔弗敦第一任牧职时，宾克称那里是“一个矿区”。作为对锡尔弗敦的描述，这个词多少有些误导。科罗拉多州是美国第 15 大州，面积是法国的一半，是美国最重要的黄金白银产地。随着周围山脉广泛的矿产开采，位于里约·德·拉斯阿尼马斯 (Rio De Las Animas) 的锡尔弗敦社区已经发展起来，在宾克到达时，作为一个发展成型的城镇，那里已有 30 多年历史。1880 年，公理会把教堂建在里斯大街 (Reese Street) 和第 11 大街交汇处，1885 年，加盖了教堂尖塔。其他同时期的主要建筑有：建于 1876 年和 1885 年的两个百货商店，和建成于 1883 年的帝国大饭店 (Grand Imperial Hotel)。在 20 世纪头十年，当地的建筑成倍增加，宾克到达前一年，作为标志建筑的镇政府办公楼完工。镇上也有自己的报纸《锡尔弗敦标准报》 (Silverton Standard)，号称是科罗拉多州西部历史最悠久的商号。在 1910 年 8 月 6 日那期，该报以“新任公理会牧师”为题，用下面这段话欢迎新到任的牧师：

宾克牧师来自芝加哥，近日到本镇担任公理会教堂牧师一职，填补前哈克牧师 (Rev. A. C. Hacke) 辞职留下的空缺。宾克牧师于上周三晚到达，将在下周日开始正常崇拜聚会。宾克先生来自英国诺丁汉，到美国不久。他是一位谈吐优雅，富有男子气概的年轻绅士，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在各方面，他都非常适合这一职位。



图 4 锡尔弗顿第一公理会教堂与牧师住宅。
本照片与前一张照片均承蒙汤姆·怀特 (Tom White) 提供。

宾克的新职责很快来临了。在到达后第三天，镇上最年长之一的居民乔治·霍林斯沃思 (George Hollingsworth) 去世，葬礼在接下来的周三举行，由他主持。据《锡尔弗敦标准报》

报道，这次葬礼是“镇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宾克基本上无法得知，死者是否真如该报所说，“在世时品德高尚”。据《锡尔弗敦标准报》编辑报道，霍林思沃恩先生“卸下了今生苦难的十字架，超越死亡，在永恒福祉的国度里，戴上了荣耀的冠冕”²⁴。这一措词表明，该镇有着良好的宗教氛围。多年后，宾克这样描述这里的情况：

在第一任牧职期间，我们主要对抗的错误是，得救靠个人修养和自我改变。因此，我们把着重点放在我们主说的“你们必须重生”（约 3:3,5,7）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向听众表明，为了进上帝的国，靠自己努力远远不够，而需更深刻的改变；对于一个未重生之人，教育、禁欲和宗教上的装饰都无法使他适合永远居住在圣洁的天堂里。²⁵

宾克遗留下来的笔记本中，最早的几页可能就是出自这一时期，其中一页是一篇讲章大纲，就是为上面提到的情形而准备。讲章的题目是《重生》，内容如下：²⁶

重生是救恩中神圣一方的作为。这是一次出生、复活和新的创造；是一个超验的奇迹，是超自然的，也是一个神迹 - 不是仅仅出自个人的改变，是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神圣分界线；所有人要么在分界线这边，要么在那边。

1. 重生的本质

- (i) 不是一个自我改变的过程，不是人们想要消灭罪而做的努力
- (ii) 不是心灵的净化，耶 17: 约 3:6
- (iii) 是上帝赋予人神圣的性情。属灵领域的出生跟自然出生类似。每个新生命都带有父母的性情，创 1。

2. 重生的必要性

重生是绝对必须的。不能忽略：无可替代。“你们必须”。“不能”。命令式的必须：

- (i) 因为从本性上说，人的灵性是死的，不只是虚弱或有病。
- (ii) 因为从本性上说，人不在上帝的国里 约 3:5. 万物都生在伊甸园之外。弗 2:13
- (iii) 属灵的国度需要属灵的性情。只有做好准备之人才能进天堂。这是一个普适法则。用花园里的鱼做例子。

3. 重生是不可替代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取代重生。教育不能——文化，改变，宗教都不能。

4. 每个人都需要重生。

“人若不重生” - 不只是‘盗贼，通奸者，杀人犯’等。这些话是向尼哥底母讲的。在临终前，最重要的是，我重生了吗？

重生的来源《约翰福音》1:13; 3:6

重生的途径《约翰福音》3:5

²⁴ 引自《另一位先驱者与世长辞》(Another Pioneer Has Passed Away) 一文，刊于《锡尔弗敦标准报》1910 年 8 月 13 日期。

²⁵ 《圣经研究》1947 年合订本，第 19 至 20 页。

²⁶ 原文许多单词是缩写，有几处含义不明，在此略去。黑体部分原文为红色。

重生的表现

- (i) 在无助中，依附耶稣 - 信心 - 用婴儿做比方
- (ii) 憎恨并抵制罪：上帝是神圣的，在我里面有祂的性情。
- (iii) 对“天父”上帝的爱。爱怎么表现出来？通过心甘情愿的顺服。爱弟兄：约一 3:14. 以爱联结，通过尽力帮助他人体现出来 - 约一 3:17-18.

应用。你重生了吗？如果没有，那日子将到，还不如没出生的好。应用四方面的测试。

那些只经过自然出生，没经过重生的人会经历两次死亡。

重生之人只会经历一次死亡，甚至可能连一次死亡都不会经历（译注：指末日直接被提）。



图 5 1910 年的宾克。

承蒙位于科罗拉多州锡尔弗顿的圣胡安县历史协会提供。

宾克对 1911 年在锡尔弗敦的另一篇讲章做了编辑，后正式出版。这篇讲章名为《注视十架上的基督》，强有力地宣告了人的罪和上帝的公义与恩典。宾克说，当信徒看到，基督担当了他的罪，跟他站在一起，信徒就会以十字架为荣耀：“在上帝眼中，他们是一体。基督代替我，担当了我的罪，信心使我相信这一事实。基督代替我，满足了上帝律法的每一条。基督代替我，付清了上帝公义所需的全部代价。因着基督，我在上帝面前被接纳，这是因为我穿戴了基督的完美义袍。”²⁷

很清楚，从一开始起，作为一个基督徒，宾克所追求的就可用一节诗歌来总结，这节诗歌对他意味深长：

²⁷ 宾克把这个讲章刊在 1943 年的《圣经研究》上，“略有修改”，见 1943 年合订本，第 114 至 119 页。

哦 让我们聚集目光
注视我们神圣的主
你是如此完美
没有什么能与你相比

关于宾克在锡尔弗敦的每周日程安排，所有我们知道的，都是来自《锡尔弗敦标准报》上的一则公告，这则公告在他到达后的那周登出。这则公告以“公理会教堂”为题，内容是：

周六 1910 年 8 月 13 日
晚 7:30 基督徒聚会
周日 1910 年 8 月 14 日
早 10:30 早崇拜与讲道
早 11:15 主日学
下午 6:30 晚崇拜与福音讲道
周一 1910 年 8 月 15 日
晚 8 点 在威尔金逊 (Wilkinson) 家查经
周四 1910 年 8 月 18 日
晚 7:30 祷告会与主日学课程学习
诚挚邀请你们参加以上活动
宾克牧师。

很显然，这个教堂传统上属于福音派，因为宾克才到了不到两周，不可能自己引入这些聚会。

锡尔弗敦还有另外两个教堂，一个是圣约翰圣公会教堂 (St. John's Episcopal Church)，当时没有牧师，另一个是圣帕特里克天主教堂 (St. Patrick's Catholic Church)，1905 年，这个教堂把其主建筑换成了砖结构。提到后一个教堂的牧师，宾克说“我们开始熟悉起来”，很快，就谈起属灵的事，但后果宾克却始料未及：“关于天主教的每项教义和做法，他都乐意给我们找圣经依据，但当和他一起查考这些经文时（我们多次这样），我们惊奇地发现，他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误解圣经”。²⁸这件事向宾克表明，关于信仰的事，争辩是没用的，也同时证实了他的看法，深刻准确理解圣经是多么重要。他看到，要是认为，错误的教师“不能用圣经为他们的立场辩护”，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提到：“在第一任牧职期间，我在圣经内页上写着‘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申 4:2）。在此之上，后来我们又增加了出 4: 12、赛 51:16; 55:11；多年来，在上讲坛前，我都会读这些经文。²⁹

宾克在锡尔弗敦呆了不到两年。关于他的离开，我们想知道更多，但在 1912 年 4 月 20 日的《锡尔弗敦标准报》上，所有的记载如下：

4 月 26 日晚，公理会教堂为宾克牧师举行告别招待会。欢迎参加，预祝大家与会愉快。

²⁸ 《圣经研究》1937 年合订本，第 31 页。

²⁹ 《圣经研究》1944 年合订本，第 284 页。

第二章 新兴的传道人

从《锡尔弗顿标准报》对宾克事工结束报告的语气看，宾克离开那里，并非因遇到困难或争议，他离开的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由于，在信仰学习过程中，他转向了浸信会（他这一转变可能发生在这一时期）。在此情形下，他可能是良心太过敏感，觉得不能待在一个公理会教会。¹要是我们能确定，宾克在1912年4月离开科罗拉多州后，接下来三年所有待过的地方，我们会更清楚他离开的原因。但从那时起，到1917年夏初，他在南加州斯帕坦堡（Spartanburg）安顿下来之前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不为人知的时期。

离开锡尔弗顿后，他似乎先去了加州。1934年1月，他提到一个“20多年前，笔者在加州的加登格罗夫（Garden Grove）所做的一次”讲道（也就是说，在1914年之前）。²而且他还提到，与加州的洛杉矶圣经学院（拜欧拉大学，Biola）的圣经学院有过一年多的密切接触。从时间长短来看，在宾克一生中，只有这段时期符合。或许因他意识到需继续学习，故决定离开锡尔弗顿。³或者更有可能是，他去西海岸是因接受了那里的一份牧职。宾克早年的一位朋友赫伦丁（I. C. Herendeen）相信，这段时间他在加州的一个教会牧会。若是在加登格罗夫，那里离洛杉矶仅25英里。宾克没具体说第二任牧职的地点，但确有如下记录：

我第二任牧职在一个社区里，这里盛行的教导是“全然成圣”（entire sanctification）或无罪的完全（sinless perfectionism）。在与这种教导论战时，我们强调，在今生，罪不会从任何人的生命中被根除，甚至在一个人重生后，“旧的本性”依然在这个人里面。⁴

我们知道，在那时，宾克也继续学习，他的第一本书《圣经的神圣启示》（The Divine Inspiration of Bible）于1914年完成。在1944年的一封信里，他写到：“那本关于圣经启示的书是我的第一本书，写于30年前”。⁵这本书的献辞页上写道：

“我把此书谨献给我亲爱的父母，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因为从孩童时代起，他们就教导我尊重圣经。”

毫无疑问，关于宾克的去向，父母的原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他1910年去芝加哥时，托马斯和艾格尼丝·宾克（Thomas and Agnes Pink）只预想，他们的大儿子会离开他们两年。到1913年，他又见到了父母。透过零碎的信息，我认为有理由推断，在1913年底几个月，宾克回到了英国。1932年提到英国时，他写到“从1910年起，在那里待过不到两年半”。我们将要看到，1928到1929年间，他在英国只待了8个多月，因此还有18个月（加起来接近两年半）是在1913到1915年期间，因为直到1932年，所有其他时间里，他的行踪我们是知道的。而且，在1928年他写到，他离开英国已经“13年了”，这意味着，他上一次离开英国是1915年。在他1929年在美国写的另外一封信里，我们能证实这点，在那封信里，他说到了“14年前”在伦敦认识的一个朋友。

因此，在离开加利福尼亚后，宾克回到英国，待了18个月，直到1915年上半年。在这

¹ 那时锡尔弗顿没有浸信会，我们无从得知，宾克教会是否要求牧师赞同婴儿洗礼。

² 《圣经研究》1934年合订本，第23页。

³ 向洛杉矶圣经学院查询的结果是，他们没有这么早期的记录。

⁴ 《圣经研究》1947年合订本，第19到20页。

⁵ 《给一位年轻传道人的信》（Grandville, Mich.: Grandville Protestant Reformed Church, 1993），第15页。宾克第一本书初版日期不详。

段时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一系列战争引起的事件。直到 1916 年，英国军队才开始征兵，否则，28 岁的宾克可能已经出现在法国前线了。在英国这段时间，他所有告诉我们的是，他有机会到许多地方讲道。

关于他的行踪，我们所拥有下一个确定的信息是，1915 年，他开始“在两个教会兼任牧师”，这两个教会分别位于肯塔基州南部的伯克斯维尔 (Burkesville) 和奥尔巴尼 (Albany)，离田纳西州不远。他说“那里非常偏远，离最近的火车站还得 40 英里！”⁶

在这一时期，宾克以大纲的形式准备讲章，并记在笔记本上，令人高兴的是，大部分这些笔记本都保留了下来，从中我们得到对他更多的了解。他给笔记本上加了页数，共 594 页，并把他手写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标题是“给圣徒的讲道”，从第 10 页到第 269 页，从第 270 页到第 290 页是空白页，第二部分没有标题，从第 291 页到第 509 页，后面剩下的页没有使用过。第二部分虽无标题，但很明显都是福音性质的讲章，第一篇讲章的题目是《不以福音为耻，罗 1:16》⁷。

根据这个笔记本里的证据，在大约 1915 年 5 月，宾克开始在伯克斯维尔和奥尔巴尼的事工，加上之前在英国的 18 个月，我们可以假定，1913 年秋，他一定已离开加利福尼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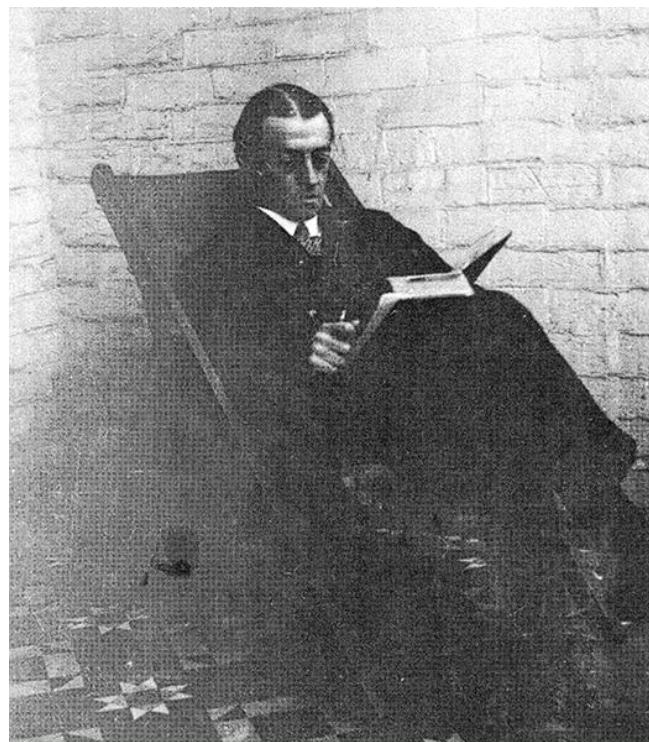


图 6 宾克典型坐姿，1920 年左右。

他为肯塔基州牧职准备的第一次讲道是这本讲道笔记本中的第一篇，题目是《定意为了福音》，经文是林前 1:17（译注：应为林前 2:2），“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开篇写到：

⁶ 这两个地方相距约 15 英里，若宾克兼任两个教会牧师，有些疑问目前无法回答。不知宾克是每周日都在两个教会讲道，还是轮流讲道，或者两个教会共用中间的某个地方。

⁷ 请注意，1908 年，宾克在诺丁汉的讲道也以此为题（见本书第一章），但本书附录二中的讲章大纲并非来自诺丁汉讲道。宾克经常修改或重写讲道大纲。

今天，我正式开始在你们中间履行牧师的职责，圣经中，没有哪句经文比这句能更明确描述我的目标和宗旨。我以这节经文的讲道开始我的前两任牧职，并且决定，现在再讲一遍。我不会讨论政治、哲学、科学或社会变革，也不会讨论当下热点话题，只会传讲基督。

关于保罗的定意，他在引言部分列出了四个原因：“1. 这一主题最尊崇上帝；2. 这一主题上帝最看重；3. 这一主题人们最需要；4. 这一主题人们最喜爱”。每点他都会做详细陈述，然后进到这篇讲道的要点。这些要点是：

1. 保罗定意不知道别的，除了把钉十字架的基督作为他的主要想法。
2. 保罗定意不知道别的，除了把钉十字架的基督作为救恩的基础。
3. 保罗定意不知道别的，除了把钉十字架的基督作为他宗教生活的中心。
4. 保罗定意不知道别的，除了把钉十字架的基督作为为基督徒工作的动机和目的。
5. 保罗定意不知道别的，除了把钉十字架的基督作为品格的榜样。

每段下面都有副标题，很明显，在讲道时，宾克会充实这些副标题。整个讲章的大纲紧密地写在两张纸上，标题和副标题用红笔，其他要点用黑笔。所有讲章都只列出要点，除了有时在开始和结束部分，使用整句。

接下来的讲章表明，宾克通常不是连续传讲一节或一卷经文，⁸他讲道的主题变化相当大，在教导完教义后，他会对信仰的寻求和实践层面进行令人信服的阐述。

接下来面向“圣徒”讲道的主题有：《圣经的神圣启示》(The Divine Inspiration of the Scriptures, 提后 3:16)、《论罪》(Sin - On & In, 约一 1:7, 8)、《基督的宝贵》(The Preciousness of Christ, 歌 2:16, 17)、《教会的盼望》(The Hope of the Church, 提 2:13)、《我们为何应当祷告——人们应当常常祷告》(Why we should pray - “Men ought always to pray”, 路 18:1)、《我们应当怎样祷告》(How we should pray, 路 18:1)、《重生的源头与表现》(The New Birth: its Author and Evidence, 雅 1:18)、《一种对生命的崇高看法》(A Noble View of Life, 伯 23:10)。

到 1915 年底之前，宾克讲章里也有许多有关教义与实践的主题，其中很大部分是关于未应验的预言和通常称为“加尔文主义”的教义。讲章《上帝的护理》(The Divine Providence)是基于“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启 19:6)这段经文，接下来是《拣选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约 15:16)，然后是《上帝在救恩上的主权》(Sovereignty in Salvation, 拿 2:9)。在四篇关于其他主题的讲章后，他又回到这一主题，标题是《拣选的证据和果子》(The Evidences and Fruits of Election, 彼后 1:10)。

这个笔记本表明，若我们认为，宾克认为自己主要是向基督徒讲道，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个笔记本里，“面向圣徒的讲道”长达 259 页，里边经常有对非基督徒提出的挑战和应用。但同时（从笔迹和使用的墨水看），他也在准备笔记本第二部分的福音性质讲道。这部分讲道共 219 页，都在警醒非基督徒，使他们归信。这些福音讲章基于所选经文，无论用何种标准衡量，都铿锵有力。在 11 篇这样的讲道后，他开始了关于基督十架七言的系列讲道。

⁸ 《约翰福音》讲道是个例外，在早年，宾克每次牧会都讲过，或许是在周间圣经课程上。

从第三任牧职起，宾克开始使用这个笔记本，其中几乎未提及任何个人的事。他怎么去的肯塔基州，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这些整洁的手稿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他的一些重要信息。这些笔记表明，在30岁时，他已擅长讲道。讲道大纲的设计表明，他思维缜密，已经学会如何以清晰易记的方式讲解圣经。每篇讲章都精心准备。通过努力学习，他已掌握如何构建讲章，在讲道时，就可以自由发挥，无需依赖讲章。这是因为，他讲道大纲的标题很容易记，或扫一眼就行。后来，他告诉一位朋友，他是怎样形成对讲章结构的看法：

作为一个有着批判精神的年轻人，我对听到的大部分讲道都很失望，主要因讲道者偏离经文，甚至偏离主题，讲了许多不相干的内容，或者（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整个过程都偏离主题。一些讲道者显然以为，应当在一次讲道中，几乎讲完整个神学大纲。结果是，我从中学到的东西很少，到了第二天，就基本上不记得什么了。问了其他听道的人后，发现跟我一样。（就像司布真在讲道课上对学生说的：“太多讲道人讲道漫无目的，因此也起不到任何目的”）。所以我决定避开这个怪圈，每次讲道中，都努力保持主题与内容一致，这种讲道中形成的风格影响了我的写作。或许这只是我个人看法，但如果再活一次，我还会毫不犹豫采用这种方法。用锤子钉钉子时，要想钉的深，就得紧着一个钉。一次钉紧一个，好过一次钉三四个，但都钉不紧。有非常多次，我得知听我讲道的人说：“无论你赞同他与否，他想表达的很清楚，毫无歧义。”⁹

1916年，宾克的第一篇讲道题为《忘记背后》，是笔记本上第四十篇讲章，出自腓3:13-14，“忘记背后……”。他告诉会众：“1915年已结束，1916年刚开始，我们要面对未知的将来，面向最终的目标。我们要向前奔跑，在奔跑时，要忘记背后的。具体要忘记什么呢？我们要忘记四件事：在过去，我们受到的祝福、经历的悲伤、起的争执和所犯的罪”。在讲章第一部分，他详细阐述了以上各点。讲道的第二部分是“为何要忘记背后”1. 过去在上帝手中，你无法改变；2. 最好的还没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我们还没看到；3. 过去有价值的东西都已体现在现在，应当忘记过去；4. 不忘记过去，就会让向前的步伐变慢”。阐述完这些后，接着是“如何忘记背后？”1. 谨记当前目标2. 当前竭力追求。

在应用部分，宾克说到：“如下是来自上帝的新年信息。在去年，或许你奔跑迟缓 - 是什么阻碍了你？是某个祝福？某个悲伤？某次争执？或某个罪？忘记这些吧，请转向上帝，把新的一年献给上帝，在这一年努力成长。”

在1916年新年讲道之后，有六篇讲道。没想到的是，之后是下面这篇讲道，很显然，这是他第三任牧职的告别讲道，题目是《交托与丰富的属灵传承》（Commended to a Rich Inheritance），经文是徒20:32。在引言部分，他写道：“九个月前，我开始这份牧职，第一篇讲道来自林前2:2，每周准备讲道时，我一直谨记这节经文……若我使诸位更爱慕敬畏上帝之言，诸位谨记此告别讲道，我的事工就没白费。”

这篇讲道大概讲于1916年2月，向前推9个月，就是1915年5月左右。¹⁰

在宾克笔记本里，我们找不到离任的解释。在讲道大纲中，也无任何迹象表明，他生活

⁹ 1943年9月5日写给布拉德肖（H. J. Bradshaw）的信。

¹⁰ 我推测是“二月”，因这篇告别讲道是新年讲道后的第七篇，但其中有些可能用于周间聚会，或如上文所说，同一篇讲章，宾克可能每周日在两个地方各讲一次。

不愉快，或对会众不满。很可能的解释是，他的离开与爱情有关。在第三任牧职期间，教会没提供住处，作为单身汉，他寄宿在伯克斯维尔 (Burkesville) 的一个家庭里。有次提及自己，他写到：“1916 年，我多次向上帝祷告，祈求祂赐我一位敬虔的妻子”。在肯塔基的乡下，这样的祷告似乎不太可能蒙应允，但不久后，上帝应允了他的祷告，一个女孩也来这里寄宿。她叫薇拉·拉塞尔 (Vera E. Russell)，也是基督徒，身材苗条，活泼开朗，讲话带着肯塔基州特有的缓慢语调，一生都是如此。她从 60 英里外的鲍灵格林 (Bowling Green) 来到伯克斯维尔，父母早亡，在那里由祖父母带大。据说，她父亲是外科医生，可能类似赤脚医生，因为在她出生时 (1893 年 1 月 8 日)，由于担心她夭折，就“把她浸到屋外的冰水桶里，用这种休克疗法，来激发她的生命力”。在晚年，她总是笑言：“所以我总觉得冷”。



图 7 宾克与薇拉，1925 年 1 月。

宾克没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相爱的，但因寄宿在同一个家庭，也就不足为奇了。或许是薇拉把宾克介绍给了肯塔基州离她家更近的教会，因我们可知，他接下来去了斯科茨维尔 (Scottsville)，离鲍灵格林 20 英里多一点。从斯帕坦堡 1917 年 7 月 1 日的《先驱日报》 (Herald Journal) 中，我们得知这点。在该报当日教堂公告一栏中，有如下这段文字：

北部浸信会教堂 - 亚瑟·宾克牧师来自肯塔基州斯科茨维尔，近日就任北部教堂牧师，将带领早上与晚间的崇拜。来自亨德森维尔 (Hendersonville) 的米勒牧师 (Rev. R. V. Miller) 等也将参加崇拜。特邀广大市民前来参加。早崇拜于早上 11:15 开始，晚崇拜于晚间 8:30 开始。主日学上午 10 点开始。

当然，上文无法证明，在离开伯克斯维尔后，翌年夏前往斯帕坦堡前，宾克一直在斯科茨维尔。根据 1929 年的记录，我们得知，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莫顿斯加普 (Morton's Gap) 的基督徒，这个地方位于薇拉家乡鲍灵格林西 60 英里，与斯科茨维尔方向相反。但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这时期大部分时候，他一直在牧会，不管是在斯科茨维尔，还是别的地方。

我们知道，宾克担任了 12 年牧师，只有 1912 至 1917 年大部分时间，他一直是牧师，这个数字才成立。如下三点也证实了这一看法。

首先，据薇拉所说，1916 年 11 月 16 日她与宾克结婚后，就立即成了师母。她回忆道：“结婚时，我还很年轻，才 23 岁，没有经验。作为牧师的妻子，我感觉到了责任。但在宾克先生任职的教会，没有哪位执事的妻子给我哪怕一丁点帮助或鼓励。在教会的女性中，第一个能给我一些建议的是一位 77 岁的老妇人。感谢主，她给了我一些可靠的建议。”

其次，在宾克《约翰福音注释》（1923）第一卷前言里，他说“在多个牧职任期里，给不同的人讲过五次约翰福音”。就我们所知，到 1916 年为止，他担任过三任牧师，之后到到 1923 年，只担任过一任，因此，剩下的一任一定在这段时期。

再次，从第三任牧职起，宾克开始把讲章写在笔记本上，从里边的讲章看，1916 年下半年，他再次担任牧职。那年最后一篇讲章的题目是《纪念上帝的带领》（A Call to Remembrance），基于经文“你也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带领你的道路”（申 8:2）。讲章的最后部分是关于“纪念的果效”（The Results of Remembrance），有如下几点：

1. 谦卑：回想起过去的失败与罪，我们变得谦卑，并从中受到管教。
2. 显出我们的软弱 - 需要上帝的恩典。这是从过往学到的重大教训 - 人是脆弱的，需要上帝。
3. 感恩：诗 63:5,6 - 每个人都接受过上帝的怜悯
4. 赞美：“感谢你所有的怜悯”（When all thy mercies, O my God）等，然后唱诗篇 103:1-3

应用。纪念耶稣基督。所有的纪念都指向祂：每次对人生反思，都表明两件事：我们的需要和基督的丰富。每当想起罪，就把我们带回到基督的十字架。

1917 年，宾克的新年讲道还是《忘记过去》，之前讲过一次，现在只是又写了一遍，略有改动，很显然，这次面向的会众不同。从 1917 年宾克准备的第二篇讲章来看，他在那里已安顿下来。这篇讲章的题目是《过敬虔的生活》（A Call to Godly Living），他写道：“一个人能进天堂，不是靠自己的功德，而是基督的功德。我会以一种清楚无误的语言传讲这一伟大教义，我确信，诸位都将发现，我这么做完全正确。就算我讲道有时有错，也绝不会错在这方面。与此同时，若只有教义，却不遵行上帝的诫命，只高举信心，生活却不敬虔，这同样危险。”

除了他自己的归信，薇拉是上帝对宾克一生最大的祝福。多年后辅导他人时，宾克写到：“关于如何选择妻子，这个问题不易回答……我是很晚才开始，30 岁才开始严肃考虑这件事。但上帝给每人的境遇不同。‘惟有贤慧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箴 19:14），我相信箴言这句话，因此祈求上帝引导我，祂也确实这么做了。”

跟所有婚姻一样，因两人的差异，刚开始，宾克和薇拉之间也有些摩擦。关于他们刚开始的生活，薇拉向一位朋友回忆道：“我会做饭，能做各种饭，但发现宾克不爱吃”。原因是，薇拉做的是典型美国南方家庭的饭，适合一天在室外工作几小时的人，但不适合整天待在书房的人。“所以，我得重新开始学做饭”，她给这位朋友说。结果是，从此以后，他们

每天吃的饭都很“简单”，“只有几样菜”。¹¹

在结婚二十年后，薇拉给一个朋友写道：

上帝把祂的两个子民带到一起，用婚姻使二人连结，这是一种祝福。这种合一是双重的，因此两个人的道路、思想甚至特点都如此相像，这毫不奇怪。是的，毫无疑问上帝预备了我们，使我们适合对方。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这点，为祂向我们施的慈爱赞美祂。我最大的愿望是，不管上帝让我们在哪儿，经历什么，我都能对宾克有所帮助。

¹¹ 1936 年写给伊芙琳·格林 (Evelyn Green) 的信。

第三章 斯帕坦堡

在宾克到北部浸信会教堂后，我们开始对他的人生有更清楚的了解，原因是，他在斯帕坦堡写的大量信件保存了下来。在这些信件中，最早的一封写于 1917 年 9 月 12 日。这些信件都是写给赫伦丁 (I. C. Herendeen)，他是一个小出版公司的老板，这个公司名叫“圣经真理仓库” (Bible Truth Depot)，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文格 (Swengel)。宾克在肯塔基州后期时，赫伦丁似乎拜访过他，他出版了宾克的第一本书《圣经的神圣启示》 (The Divine Inspiration of Bible)。

斯帕坦堡教会没有牧师住宅，因此，宾克的住处是租来的，一点儿也不舒服。在第一年冬天，南卡罗莱纳州异常寒冷：“我们住在一个木质小房子里，房子建在桩子上（下面没有地基），离地面有几英尺，每个房间都只有一个小壁炉。有几个星期，屋里温度都在零度或零度以下，水管全都结了冰，只能从外面取饮用水。”¹

一战引起的通货膨胀也影响了他们。宾克的工资两年没增加，房租却翻了四倍，物价飞涨到鸡蛋一美元一打，牛奶一美元一加仑，糖三十美分一磅！

宾克后来回忆到，教堂是“一个小型木质建筑，周围地面没有围挡，离火车站有半英里。那时，我刚过三十，皮肤黝黑，身高 5.8 英尺（译注：约 1 米 72）”。²

通过宾克和赫伦丁之间的信件，我们清楚得知，跟刚到美国的前几年相比，现在宾克认识了很多人。除了第一本书外，他已开始撰写小册子，受到基要主义人士的认可，前途光明。

因基督教主流宗派信仰上的退化，基要主义运动应运而生。一些基要主义领袖从以前的宗派离开，通过圣经聚会和出版物，在全美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网络。他们出版了 12 卷平装本的《基要信仰》 (1910-1915)，在关于圣经的权威和其他主要教义上，他们与传统的基督教立场一致。菲利普·莫罗 (Philip Mauro) 是该系列丛书的一位主要撰稿人，他是一位纽约的律师，著作颇丰。在名为“个人见证”的一章里，莫罗在开头写道：“1903 年 5 月 24 日，我因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救，当年 45 岁。”³

阿诺·盖柏林 (Arno C. Gaebelein) 也是《基要信仰》的撰稿人，他是著名杂志《我们的盼望》 (Our Hope)⁴ 的编辑。然而，基要主义运动并非在每方面都延续了传统福音派基督教信仰，这点并未在《基要信仰》丛书体现出来。一些领袖，比如哈利·艾恩赛 (H. A. Ironside)，离开本宗派，接受了弟兄会信仰。因着司可福圣经里的注释，这些信条中最著名的观点得以广为流传。与长久以来的普遍看法不同，这一教导认为，基督的再来不是在最终审判之日，而是在另一个“时代”之前，这个“时代”过后，才是历史的终结。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基督会先再来，教会将“被提” (rapture)，然后是大灾难、犹太人归信和千禧年。这种教导叫“前千禧年时代论” (Pre-millennial Dispensationalism)，在当时的福音派圈子里非常流行，甚至常被当作基本信条，关于这一主题的书层出不穷。据说，盖柏林

¹ 1940 年 2 月 18 日写给洛威尔·格林夫妇的信。

² 1939 年 1 月 22 日宾克写给布莱克本的信。

³ 《基要信仰》 (芝加哥：证主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卷四，第 105 页。

⁴ 《我们的盼望》1894 年创刊，1957 年停刊。见大卫·劳施 (David A. Rausch) 所著《阿诺·盖柏林：1861-1945》 (Arno C. Gaebelein) , 纽约：埃德温·梅林出版社 (Edwin Mellen Press) , 1983 年出版。

“对这一教导非常确信，且极其热心，激起了 20 世纪前 20 年的千禧年运动”。⁵

可能是 1912 到 1913 年间，宾克在加州时，第一次结识这个圈子。1918 年，宾克写道：“六七年前，上帝恩待我，使盖柏林先生的心转向我，从那时起，他一直对我很友好”⁶。在那时，圣经聚会很盛行，大约在 1911 到 1912 年间，盖柏林和艾恩赛偶遇于西海岸的一次圣经聚会上，他们都是“圣经事工”（Bible ministry）的巡回传道人。艾恩赛的传记作者认为：“在这代人中，作为基督的使者，没有人比艾恩赛去过更多的地方讲道，撰写了更多的作品。”⁷艾恩赛住在北加州的奥克兰（Oakland）。1914 年，他在那里成立了西部图书与小册子出版公司（Western Book and Tact Company）。1930 年，他担任慕迪圣经学院院长。

在宾克写给赫伦丁的信中，幸存的第一封写于 1917 年 9 月 12 日，信中提到了赫伦丁与莫罗的接触，并说，他刚从北卡州阿什维尔（Asheville）的一个圣经聚会上回来。在那里，宾克被要求，不能再发放他《圣徒的罪》这个小册子，这件事预示了将要发生的事。然而在当时，他仍然还是盖柏林《我们的盼望》杂志受欢迎的撰稿人，他的第二本书《基督的再来》于 1918 年由赫伦丁出版，书里的内容与《我们的盼望》杂志推崇的教导完全一致。宾克相信，关于某些对《但以理书》的解释，盖柏林受了他的影响；赫伦丁之前出版过宾克的小册子，盖柏林表示，希望由他重出其中的一本，对此，宾克表示很高兴。同时，赫伦丁越来越尊重宾克的判断，在考虑出版莫罗的作品时，甚至要宾克进行评判。

在宾克给赫伦丁的信中，经常会讨论到圣经里还未实现的预言，但在 1918 年的通信中，宾克思考的主要是另一个主题。宾克似乎一直倾向于加尔文主义。在他基督徒生活的早期，他就知道罗伯特·霍尔丹（Robert Haldane）的《罗马书注释》，到美国不久后，他接触到了约拿单·爱德华兹的一些作品。⁸在传讲福音时，虽然他敦促听众立即悔改归信，但从未呼召听众走到前排，进行“决志”，而这是基要主义圈子里广为流传的做法。但在那时，他可能认为，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做法。在刚开始，他似乎并未把加尔文主义当做他信仰的主要内容。在他第一本书里，没提到加尔文主义，书里引用的作者也并非来自加尔文主义传统。

但到了 1915 年，从他在伯克斯维尔和奥尔巴尼（Albany）的讲章题目可以看出，宾克开始对加尔文主义越来越确信。他逐渐看到，福音派有太多的做法以人为中心，其原因是由于神学错误，低估了上帝的威严和主权，没有意识到《新约圣经》强调恩典，上帝在拣选和呼召人得救上起决定性作用。而福音派现在强调的却全是人的“自由意志”，讲道中所呈现的是，除非人“许可”，上帝连任何人都拯救不了。因此，在太多的传福音中，不是使人谦卑，而是让人觉得，所有的事都取决于人自己。宾克相信，那个时代福音派的弱点是他们最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关于上帝的教义。

人们说，“写作是件撕心裂肺的事，要想出些有价值的东西，就得燃烧自己”。1918 年，宾克在撰写《上帝的主权》时，确实燃烧了自己。宾克不是等把整本书写完，再寄给赫伦丁，而是写完一章寄一章，赫伦丁评论完手稿后，再寄回来。对宾克寄来的手稿，赫伦丁

⁵ 欧内斯特·桑迪（Ernest R. Sandeen）所著《基要主义的根源：英美千禧年运动 1800-193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 年）第 221 页。

⁶ 《斯帕坦堡来信》第 55 页。所有下文中引用的宾克这一时期信件均来自此书。

⁷ 舒乐·英格利希（E. Schuler English）所著《艾恩赛：主所按立》（H. A. Ironside: Ordained of the Lord），大急流城：宗德文出版社（Zondervan），1956 年，第 133 页。

⁸ 宾克在 1936 年 10 月的一封信里写道：“爱德华兹的书非常精辟，25 年前我从中获益匪浅，《宗教情感》为其佳作之一。”

做了大量评论。宾克发现，他不得不回复赫伦丁提出的疑问。1918年4月23日，他写给赫伦丁道：

得知你们读了《上帝的主权》第五章，并都从中获益，我很高兴——寄回的手稿已安全收到，多谢。你从我们这里离开后，我多次向上帝祷告，祈求祂光照你的理解，开阔你的心胸，接受这至关重要的宝贵真理。对我辛勤研究已有九年，它已成为我灵魂赖以安息之“锚”。若上帝许可，这本书能写完出版，我毫不怀疑，它将会引起激烈的批判……但我非常确定，这本书满足了上帝子民目前的真正需要。我已写完第六章，随信附上。（若可能，请尽量在一周内寄回）⁹

1918年5月5日，宾克告诉朋友：“关于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上帝给了我新的亮光”。但在收到《上帝的弃绝》（Reprobation）一章后，赫伦丁一点也不认为，宾克有足够的亮光。从宾克在7月18日写给赫伦丁的信中，我们得知，赫伦丁曾建议，不把最后一章收到书里。宾克写道：

你期待的第15封信已于昨天下午寄出。我必须说，关于你对第九章的简短评论，我感到失望…长期以来，我一直诚挚向上帝祷告，祈求祂给我亮光和指引，好知道把哪些章节收录进来。我觉得，上帝会乐见收录此章，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否愿意出版，是你的责任，是你要在上帝面前做的决定…圣经中提到弃绝的经文不多，但里边的教导都清楚明了。亲爱的弟兄，像对其他人一样，对你来说，问题是，你是否相信圣经上的话——而不是说，你要先理解了，才相信…上帝当然预知并预见到，谁会接受基督，谁不会（在创世以先就预见到了），因此，祂知道哪些人不会接受基督，但仍然创造了他们，其目的必然是为了诅咒他们（damnation）。¹⁰

赫伦丁还是不太确定，这件事这么“简单”，只要相信圣经就好，显然让宾克给出更多的圣经依据。宾克在1918年7月21日回信，详细解释了罗9：13-23。第二天，信件到达斯文格，赫伦丁对这些解释表示“满意”。7月24日，宾克准备把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寄给赫伦丁，建议首次印刷500本。宾克提醒赫伦丁说：“我觉得，因为我不认为上帝爱每个人，这可能会引发对本书所有内容的激烈批判；但如我在书中所说，正因为这是今日所有假教派和假教导最喜欢的支柱信条，所以我才要向真信徒指出其谬误”。在之前的一封信里，宾克说：“上帝不喜欢有罪的人”。他认为，上帝只爱在基督里的人，也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因为圣经上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因此，宾克在书里说，福音不是给所有人“提供”救恩；而是宣告了“人们得救的条件（即悔改与信心），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每个得救的人都必须悔改相信”。¹¹

《上帝的主权》一书于1918年11月底前出版，书中对许多圣经经文做了很好的阐释，长期以来，福音派圈子很少注意这些经文。与通常相比，此书以更严肃的态度看待罪与人堕落的本性，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文所说，此书出自年轻的宾克，书中一些结论尚有商榷之处。在出版后，这本书并未引起太多震惊，甚至似乎很少受人注意。几个月来，宾克很少听到对这本书的评论。第一个评论来自威廉·佩廷吉尔（William Pettingill），他是《服侍与

⁹ 《斯帕坦堡来信》第13到14页。

¹⁰ 关于类似这些观点，我后文会论及。

¹¹ 宾克《上帝的主权》（宾州斯文格市，圣经真理出版社，1959年）第257页。本书有三版，分别出版于1918年，1921年和1929年。1929年版于1959年重印。我没看过前两版，但可以确定，文中引用的这句话代表了宾克在1918年的看法。

等待》(Serving and Waiting)一刊的基要主义编辑。看过该评论后，宾克对赫伦丁说：“我要感谢他没批评这本书，但他也没做推荐。要是我对这本书不了解，看了他的评论后，我不会想买的！”与此同时，盖柏林也未做出任何评论。宾克定期向他供稿，在《我们的盼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创世纪》的文章。宾克怀疑，他还没看过此书。

《上帝的主权》一书未引起太多反响。对此，宾克并不奇怪。在1918年6月的前言中，他写道：

我们并不痴望，本书会受到普遍认可。要是当代神学还能称得上是神学，其趋势就是神话受造之物，而非荣耀造物之主。甚至那些在其他方面思维清楚之人，在教义方面也鲜有正确。今日，鲜有人真正相信人的全然败坏。人们提到人的“自由意志”，坚持认为人有与生俱来的能力，能自己决定接受或拒绝耶稣作为救主。这说明，他们对亚当堕落后裔所处之真实境况一无所知。就算有少数人相信，作为罪人，他处于完全无望之境况，也很少有人相信上帝的绝对主权。

起初，宾克在北部浸信会事工的前景充满希望，他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中，除了周日两次讲道，还有周二晚上的祷告会和周五晚上的圣经讲座。¹²因为预计会有更多人对圣经讲座感兴趣，宾克把场地换到了郊区基督教青年会里一个舒适的房间，时间也改到周四。在一段时间里，这一举措的效果“非常令人鼓舞”，但后来，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美国爆发了流感，在其他地方有多人丧命，后传到南卡州。宾克也感染上流感，不得不暂停一周，在之后的七八个周里，镇上实行流感隔离，禁止公共集会。后来隔离解除，但又重新实行，以至于在14周里，圣经讲座只进行了四次，到最后，没人再有兴趣了。1919年1月2日，圣经讲座最终恢复，“那天大雨倾盆，下了一整天，晚上也在下，到讲座时间时，根本不适合外出，但我还是去了，有5个人参加”。到1919年2月底，宾克说：“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圣经讲座宣告失败，参加的人比在教堂还少。我昨晚宣布，讲座将于下周迁回教堂。

在北部教堂内部，一小部分反对宾克的人聚集在一个叫“梅特卡夫弟兄”(Brother Metcalfe)周围，因此减弱了北部教堂对宾克的支持。这些人之所以反对宾克，部分原因是教义的看法不同，但也跟宾克《上帝的主权》书里的内容有关，在这段时间，宾克的讲道内容来自此书。在我们看来，会众对宾克的抵制并非空穴来风，但平心而论，我们必须说，宾克的讲道并非只有一个主题。他给赫伦丁的信可能会误导我们，因为在信里，关于他这本书的争议占了很大篇幅，与他每周的事工不成比例。宾克讲章大纲手稿表明，加尔文主义并非他讲道的重点。他对教义的教导涵盖很广，其中的重点是过圣洁的生活。类似下面的话屡见不鲜：

在任何事工中，都应清楚教导因信称义这一教义，否则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你们会同意，我清楚无误地教导了这一教义，这点我很确定。就算我讲的有什么错误，也不是在这方面。但同时，要是教义使人不遵守上帝的诫命，高举信心，生活却不敬虔，这同样危险。一个人能进天堂，不是因为他圣洁，但若不圣洁，是不可能进的。¹³

¹² 在斯帕坦堡，宾克做了《约翰福音》系列释经讲道，时间可能是每周四晚上。

¹³ 出自宾克讲道大纲《圣洁生活的呼召》，宣讲于1917年。早在1916年第三任牧职期间，宾克做过同一篇讲道。本讲章为那次讲章的修订版。

《以利亚生平》系列文章就写于这一时期，是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同时，他在继续准备多篇新的福音讲章，阐述救恩之路。但即便如此，到 1918 年末和 1919 年初的冬天，他传讲上帝在恩典上的主权时，有些会众依然拒绝接受，这让宾克很担心。他平日向会众传讲上帝的主权，但有时周日他不在，代他讲道的人却公然反对这一教义。1919 年 2 月 28 日，他在信里给赫伦丁说：“我已决定，以后不在时，不找别人替我讲道”。面对这种情况，宾克意识到，用真理建造一个教会需要时间：“我觉得，要想为上帝多做工，就要一直待在一个教会，开展连续的圣经学习，系统地教导教义，而不是像蝴蝶一样（比如巡回传道人），这个教义讲一点，那个教义讲一点，然后再去别的地方继续讲。”

但会众对他的不满并非仅限于讲道，这体现在给赫伦丁一封长信的末尾：“最近，教会收到的奉献减少，执事在等那些还没奉献的人。三四个相当富有的兄弟说，他们不会支持一个只愿待在书房，除非会众生病，就从不联系会众的孤僻牧师”。

这些对宾克的批评可能有些重了。为了维护宾克的声誉，我们必须说，会众生病时，宾克尽心尽力前去探访；有一次，有人生病住院，他一天探访了两次。一位会众在来教堂的路上出了意外，聚会一结束，他就立即前去看望。但宾克确实不爱“与人交往”，很少跟人“闲聊”，不适应南卡州的文化。在这段时期，就传道书“静默有时，言语有时”（传 3:7）的经文，他做过一篇讲道，对“言谈这一高贵的恩赐”做了平衡且合乎圣经的解释。在引入这一主题时，他对会众说：“多言对灵性进深绝无益处，且浪费时间，必然导致说一些不明智、不令人愉悦和无益之言…若我要行在圣灵中，就必须停止为了说话而说话。人有两个眼睛和两只耳朵，但只有一张嘴，这仿佛在告诉我们，应当多看多听而少言！”但说实话，宾克确实是一个少言之人。在 1918 年圣诞节后给赫伦丁的信里，他承认：

假期要结束了，我很高兴，我一直觉得假期很无聊。今年圣诞节里，我们每天都忙不停，或在家招待好友，或去朋友家串门。若上帝许可，我们明天又要出去吃饭，后天也是，希望再往后没了。我天生喜欢独处，不喜欢交际，在重生后，我尽量不把上帝给我的时间用在无聊的消遣上。除非我能在属灵上帮助别人，或使自己得造就，才愿出门，否则宁愿待在书房。

我们不应过于夸大宾克上面这段话。后来，我们会发现，宾克反驳别人批评他“不爱交际”。很显然，他能够也确实享受与他人的团契关系，然而，虽然教会人数不算多，他跟会众的关系却不算很近，这可能是他性格使然。理查德·贝尔彻说过，宾克不是很适合做牧师，后面我们会谈到这点。¹⁴然而，在待过的地方，都有人感激他，不断支持他。其中就有斯帕坦堡的一位老妇人，多年后，他这样写道：

在我最后任职的教堂，最积极参与服侍的是一位老妇人，我到那里时，她 77 岁。我在那里待了三年半，在此期间，跟教会的其他成员相比，她为主做工最多，对我的激励也最大。¹⁵

在斯帕坦堡，宾克主要面临的个人困难跟他给自己定的计划有关。他想身兼三职，而对

¹⁴ 《亚瑟·宾克：为写作而生》，第 43 到 46 页。贝尔彻博士给了三个原因：一是不爱交际，二是不够通融，同理心不强，三是讲道过长，作为圣经讲座还行，但不适合普通聚会。若第二点属实，宾克也从中吸取了教训，晚年给其他传道人建议时，宾克特别提到这点。

¹⁵ 《圣经研究》1927 年合订本，第 167 页。

一般人而言，任何一个职责的工作量都不小：他尽职牧会，不断学习，努力写作。要是少点付出，降低目标，这三个职责或许能兼顾，但这又并非他的性格。当然，牧会是首要职责，他每周要为会众准备三篇新讲章，风雨无阻。他给赫伦丁说：“我辛勤准备这些讲章，就像要给五千人讲道一样。每周在圣经里选取三卷书，准备三篇相应的讲章，相信我，这不容易。”他也一直鼓励会众祷告。要是说，一般的教牧探访非他所擅长，在其他方面，他做的并不差。

除此之外，宾克还大量阅读。在大约 1915 年之前，他读的书主要是一般当代福音派的，其中特别包括圣经未应验的预言。现在，他虽还对这些预言有兴趣，但另一派风格迥异的作品占据了他的注意力，那就是英国清教徒的著作，这些书绝版已久，几乎不为当代基督徒所知。也许是爱德华滋引起了他对清教徒的注意，1918 年夏，他想尽量读完四卷本的爱德华滋文集。¹⁶

宾克并非“浅尝辄止”。1919 年 1 月，他说，在之前的三个月里，他读完了 45 本书。1919 年 5 月 15 日给赫伦丁的信里，有如下令人吃惊的话：“下周，若上帝许可，我将读完曼顿 (Manton) 的 22 卷著作，然后，希望仔细研究一下托马斯·古德温 (Thomas Goodwin) 的 12 大卷著作。”到 1919 年 7 月 26 日，刚过了两个月多一点，他告诉赫伦丁，“我刚读完古德温 12 卷著作中的第 8 卷。”古德温全集第 8 卷有 600 页之多，很难想象，他是怎样依次读完古德温的这些书。8 月 23 日，他说：“刚读完古德温文集最后一卷，将开始读欧文的 18 卷著作。”到那年 (1919 年) 底的 12 月 9 日，他告诉朋友说：“欧文的书读起来很费劲，他的前 15 卷我读了还不到一半。”

没有哪位清教徒会推荐这种高强度的阅读，但宾克却这么做了。我们佩服他读书的激情，但此举是否明智，我们表示怀疑。后来，从这些痛苦的阅读经历中，他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好的读书建议。¹⁷但在这里，我是想说明他学习有多努力。此外，他还定期给友人写信，为出版社撰稿。在那段时间，他写了《救赎者的归来》 (The Redeemer's Return)、《上帝的神性》 (The Godhood of God) 和《十架七言》 (The Seven Sayings of the Saviour on the Cross) 等书。在给赫伦丁的一封信里，宾克说：“现早已过了夜里十二点”，对此我们毫不意外。

很明显，宾克的负担太重，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虽然宾克并未完全忽视健康，比如，他注意到散步的重要，但一定还是高估了自己，觉得只要身体不垮，就可以继续下去。1918 年 7 月 24 日，他写给赫伦丁说：“我已感觉身体很不好。我想，这一定是在写《上帝的主权》时，过于劳累。我已有大脑不通的症状¹⁸，这是宾克家族的遗传病，而且我心脏也不好。昨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床上。”一周后，他又说：“到斯帕坦堡时，我几乎已筋疲力尽（你可能记得），而且在过去一年里，我一直在高度压力下工作。”到同年 11 月，他认为身体已恢复正常，“虽然体重和精力还未完全恢复”。但到了 1919 年 2 月，由于多项工作持续进行，他多次剧烈头痛。到三月底，据他估计，只有“一半时间在工作，感觉比平时少多了”。6 月下旬，在躺了半周后，他从床上起来，打算去主持周四的圣经讲座。穿好衣服后，“先挣扎了一两分钟，后不得不放弃，合着衣服摔在了床上。然后，只能让薇拉去告诉会众，我彻底没法带领这次聚会了”。两天后，请了医生过来：“他发现我心肺功能完

¹⁶ 应为伍斯特 (Worcester) 版《爱德华滋文集》，1881 年由纽约罗伯特·卡特 (Robert Carter) 出版公司以四卷本形式重印。

¹⁷ 比如，1944 年他给罗伯特·哈巴赫 (Robert Harbach) 写道：“欧文的书不着急读……等十年后，你灵性更成熟时，有空再读，或更有帮助。”《给年轻牧师的信》，第 9 页。

¹⁸ 现在人不会这么说，更常说“觉得精神紧张”。

全正常，但神经严重紊乱，血压明显低于正常值，整体状况较差。他说，我必须彻底休息几周，没给我开药，只是让我每天摄入食物加倍”。

到此时，宾克夫妇都很清楚，宾克的生活必须有所改变，要么放弃牧职，要么放弃写作。1919年，宾克在北部浸信会教堂的事工有些令人鼓舞的进展，有一二十名会众对他的工作表示支持，但有些朋友认为，宾克以后要做的事不是继续在那里牧会。本来，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宾克将会专心写作，但在1919年，有许多迹象表明，一些相当大的教堂有意邀请宾克前去担任牧职，这使事情又变得复杂起来。盖柏林已经读了宾克《上帝的主权》一书，宾克得到的消息是，他认为出版这本书是“大错特错”……他对此书持完全否定态度，但仍尽力推荐宾克担任爱达荷州一个教堂的牧师。之前，他还建议戈登（A. J. Gordon，译注：今日戈登康威尔神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以前在波士顿的教会考虑宾克。另外，还有加州和田纳西州的两个教会在考虑宾克（宾克受邀，前去拜访田纳西州教会，回来说觉得那个教会“太属世”）。1919年，在他健康状况不佳时，还要考虑是否接受这些牧职，这无疑增加了宾克的负担。薇拉得以保存下来的信中，第一封是1919年6月22日写给赫伦丁的（在宾克收到盖柏林对他书的批评之前），她写道：

我十分担心我丈夫。这里的工作非常令人气馁，很明显，他在紧张等待其他地方的牧职空缺。他很沮丧，又紧张，易怒且失眠。最近一周的状况尤为严重……上周唯一的事就是收到詹宁斯先生（Mr. F. C. Jennings）来信……他建议宾克重回商业界。宾克已给我说，他觉得，他可以在商业界赚钱，奉献给教会事工，也比现在在这里做的贡献多。在没收到盖柏林先生信时，詹宁斯先生的信彻底动摇了他。我当然不相信上帝想让他重回商业界。我觉得，上帝似乎想让他投入更多的时间用于写作。他不断收到他人来信，说读了他的书，从中得到很大帮助，这是我得出这个结论的一个原因。但我相信，如果他要写大部头的书，就得辞去牧职，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要去哪儿。

在这封信之后那周，他们请来了医生。经过休息，宾克从最糟糕的时候恢复了过来。从夏天到秋天，接受其他教堂牧职之事一直无实质进展，宾克身体基本得以恢复，继续稳步进行牧职工作。尽管现在他阅读“大大减少（完全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仍只有很少时间写作。宾克夫妇越来越清楚，他要做出哪种选择。1919年12月6日，宾克写道：“我完全确信，上帝让我投身写作”。现在的问题是，在哪里写。赫伦丁建议，他们仍住斯帕坦堡租的房子里。但宾克觉得，跟曾经服侍过的会众（他们可能仍需他的帮助）住的太近，这并不明智，他这个看法是对的。宾克想到了赫伦丁住的那个地方，那是个安静的村庄，在宾州乡下。宾克去那里拜访过赫伦丁，觉得里不错。但赫伦丁帮宾克问了一下，没人能租两个房间给他们。另一个办法是买地，自己盖房子。在1919年11月12日的信里，宾克提到一个四居室的木制房子，希望建筑费500美元能够。房子前面的视线无所谓，但薇拉希望，房后有足够的地方养鸡。

之后，他们写了大量信件，讨论盖房子的可行性。宾克委托赫伦丁，安排购买材料和土地事宜。收到第一次估价后，宾克觉得“太贵了”。宾克想要的是四个房间，每个宽10英尺，长12英尺，“不带壁炉或炉篦，不用刷墙，不要贵家具”。之后，建议把房间宽度也增加到12英尺。最终，敲定了价格，但很显然，赫伦丁担心，房子建好后，宾克夫妇不满意。宾克向他保证，不会不满意，但宾克不断建议修改建造方案，这一定让赫伦丁很担心。最后决定，由赫伦丁购置所需木料和建材，定好租用圣经真理出版社土地的合同，等宾克夫妇到达后，再开始施工。宾克估计，要是在“开工前一两天”，他们离开斯帕坦堡，就能到

那里监督施工。他们的行李通过铁路托运，路上需要一二十天，等运到后，房子应该已经盖好。1920年1月20日，宾克写到：“按我发给你的支票订门窗吧”。几天后，他向北部浸信会教堂提出了辞职，于三月初生效。2月16日发往斯文格的信表明，他们将在3月2日下午到。赫伦丁一家邀请宾克夫妇住他们家，直到他们的新家建好。

没有迹象显示，宾克离开斯帕坦堡时心情低落。1920年，宾克在斯帕坦堡的最后一次“新年讲道”是基于《诗篇》63: 1-3。在讲章的开始，他说：“悲伤使大卫与上帝更亲近”。回望过去的一年，他告诉听众，“失败与罪”使我们悲伤，但也让我们感恩：“一些人像从火中救出的干柴，加入了上帝的大家庭。软弱者已变刚强，悲伤者已得安慰，丧亲者已被坚固。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盼望多么令人高兴！想到在1920年结束之前，你们可能‘永远与上帝同在’，这是何等宝贵！应许的蓓蕾或已结出丰满的果子，这果子就是不可言说的喜乐。或许信仰的春天已过，充满得胜喜悦的夏天已来到。”¹⁹

¹⁹ 根据讲章笔记本，面向圣徒的讲道开始于1915年，到本篇为止，已接近尾声。剩下还有14篇讲道，13篇基于创1-17，最后一篇基于约6:44，题为《来就基督意味着什么？》(What is Included and Involved in Coming to Christ?) 这些讲章可能用于周日和周间聚会，和福音讲章配搭使用，直到1920年2月底。

第四章 加利福尼亚的帐篷聚会

到此，我们对宾克经历的了解暂时告一段落。因为很显然，宾克夫妇到宾州后，就不需要与赫伦丁通信了，而对这一时期宾克的了解，我们完全依赖于他跟赫伦丁的通信。再有宾克消息时，已是四个多月后。1920年7月28日，在加州的加登格罗夫（我们知道，1913年宾克在这里讲过道），宾克给赫伦丁写过一封信。他受邀去那里讲道，一直讲到8月7日，原因是那里的新任牧师还未到任。¹在那里讲完道后，在奥兰治（Orange）有为期一周的聚会，宾克预料，西海岸也有其他牧职空缺。他虽未考虑再次牧会，但显然愿意偶尔参加一些基督教会议和福音事工。宾克夫妇积蓄可能都花在了新家上，多年后，宾克有如下回忆，几乎可以肯定，这里说的就是1920年夏去西海岸的这次旅程：

我要在布鲁克林带一个三天的聚会。我估计，那个聚会给的报酬刚好够我去加州的路费（需75美元），但没有薇拉的。去布鲁克林时，薇拉只能待在家。布鲁克林最后一晚聚会结束后，一位女士给我一个信封，说“到家后给你妻子”。薇拉打开后，我们发现里面有75美元，而我们没向任何人提起过去加州的事。在去加州的路上，我们得在芝加哥停留，在那里倒火车，要等七个小时。薇拉之前没去过芝加哥，我问她要在芝加哥市里逛，还是去慕迪圣经学院看看，她选择了后者。我们跟学院的学生和访客一起吃饭，薇拉旁边一位女士得知她姓名后，问她是否跟亚瑟·沃申德·宾克先生有关，说几年前，我在《我们的盼望》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她读后获益甚多。在那周，他们夫妇正在“拜访”慕迪圣经学院。在知道了我们后，这对夫妇立刻对我们关心倍至，请我们吃了顿丰盛的晚餐，并把我们送上火车。去洛杉矶路上要走三天，我们当时囊中羞涩，没钱买路上带的食物。那位先生给了我3美元，然后又去商店，花2美元给我们买了满满一大篮各种水果、坚果和饼干！

在上文提到的1920年7月28日给赫伦丁的信里，宾克写道：

我们在周一中午安全到达。在火车上，我得了重感冒，头疼嗓子哑，昨晚第一场聚会，我刚能开口讲话…老友格温尼·路易斯（Gwynne Lewis）昨天下午过来，一直待到今天早上。他已给我安排了八天聚会，在加州的里弗赛得（Riverside），由当地大多数教会联合举办。这周末，盖柏林也会过去。路易斯相信，上帝至少要我在里弗赛得待整整两周，在第二周，我要反驳老朋友梅彼博士（Dr. Mabie），他在那里教导普救论（universal reconciliation）。路易斯告诉我，在里弗赛得，信徒已普遍接受普救论…李弟兄（Brother Lee）非常希望我能在洛杉矶圣经学院待一周，要是我肯答应，他保证为我找一个讲台。对此事，我正在寻求上帝的指引。相信我的书会在里弗赛得畅销。

芝加哥旧书店把《希伯来语语法》寄过去了吗？

能否把我那本《上帝的主权》寄过来？书放在从前门数第二个书柜的顶层，我觉得我得开始了。²

¹ 在这时写给赫伦丁的信里，宾克说在加登格罗夫见到一些“老朋友”，但信中并未表示，他曾在此牧过会。《巡回传道人信札》（Letters of an Itinerant Preacher），1920至1921年部分，贝尔彻编，里奇贝里出版社（Richbarry Press），1994年，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市，第7到12页。

² 《巡回传道人信札》第7到8页。这一时期宾克西海岸来信都引自此书。“开始”《上帝的主权》是指1921年修订版。信里提及书放在哪儿，这似乎证实，他们在斯文格的房子已建好。在后来几封信里，宾克需要其他物品，也告诉赫伦丁，“要么在小储物间墙上的小信夹里，要么在餐桌上”。为了有这个“小储物间”，宾克之前把所有房间都改为了长宽12英尺。起居室长宽14英尺，兼做书房和图书馆，小房间减小到长10英尺，宽8英尺。（译注：从上文看，最终并非所有房间都长宽12英尺，但原文即如此。）

在随后给赫伦丁的信里，宾克描述了里弗赛得当地信仰状况，他之前对这里很熟。宾克发现，这里信徒普遍“信仰混乱，不知所信何物，令人震惊。哈登 (Hadden) 和法尔 (Farr) 等人似只讲圣经预言，不讲人的堕落、上帝的恩典等教义。”一位友人在旧金山运营一个神学院，叫国家圣经学院 (National Bible Institute)，八月中，宾克应邀前往，但那里对聚会的支持不多，跟学院名称不相符。但因一位来自西雅图“汤普森弟兄”的求助，宾克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汤普森是一位旅行传道人，带着大帐篷，从旧金山穿过湾区，来到奥克兰，在那里已讲了三个月的道。他说，已有“150 多人真正归信”，并有当地四五百位基督徒提供支持。他向宾克恳求帮助：“这上百人都是基督里的婴孩，急需牧养，但我并非牧师。”因不知如何答复，一个周日晚上，宾克去了奥克兰汤普森的帐篷。他写给赫伦丁说：“聚会开始前 10 分钟，我到了那里，帐篷里挤满了人，一千个座位全部坐满，还有许多人站着。聚会开始时，不得不把帐篷的一面揭起来。根据我的小册子《救恩之路》，我讲了 65 分钟。人们全程都屏息凝神的听着。哦，赞美上帝，我有幸在这里讲道。”

汤普森也很感激宾克，成功说服他留了下来，继续传讲教义。四天后，宾克再写给赫伦丁说：

这次讲道极其愉快，之前从未如此：每晚有 700 人聚会，周六日超过 1000 人，所有与会者兴趣盎然，渴慕圣言。汤普森弟兄深愿我继续讲下去。

接下来的时间证实了宾克的第一印象。1920 年 8 月 20 日，他写道：“许多罪人前来寻求上帝，数以百计的信徒得到造就，与会人数稳步增加。”9 月 8 日的信里写道，“最近两周在奥克兰，“上帝做了奇妙之工”，我希望能抽出半小时，跟你详细说一下，但根本没时间。”在这些信里，还有一长串人名地址清单，都是订购宾克全部作品集的人。对此，圣经真理出版社的赫伦丁一定很惊讶。

在 9 月第二周，宾克不得不回到洛杉矶，赴先前讲道之约。在讲道时，他心情愉快，听道人数日益增多。同时，汤普森希望继续与宾克同工，“在他传完福音后，把人聚集起来，进一步跟进。”但宾克没接受，因他觉得，至少应把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学习和写作。他写给赫伦丁说，目前事工太多，《上帝的主权》只能等回去后修订。他也鼓励赫伦丁：“亲爱的弟兄，你在这项蒙福的事工上有份。我确信，最后那日（译注：指最后审判那日）会证明这些。尽管因我太忙，不能给你多写信，但我一直挂念你，经常为你祷告。或许因我是英国人，不善表达，但相信我，在主里我非常爱你。”

在 1920 年最后一封加州来信里，宾克告诉赫伦丁，他们将于 10 月 30 日周六到家。这封信也表明，宾克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问赫伦丁，能否为他们过滤一夸脱牛奶，留一打鸡蛋和两个面包，他们回去后去取。能否“周六早上去肉店买三磅烤牛肉，最好肥一点”？

回到宾州后，当年最后两个月，宾克一直待在斯文格，具体不详。直到 1921 年初，宾克外出讲道，重新给赫伦丁写信，我们才有了更多了解。他们又去了加州的奥克兰，参加汤普森弟兄的帐篷聚会。1921 年 1 月 27 日，宾克写给赫伦丁说：“我们走的是芝加哥到柏灵顿 (Burlington) 的铁路，沿着格兰德河 (Rio Grande)，从丹佛到奥格登 (Ogden)，海拔从七千英尺上升到一万英尺，我和薇拉都觉得不适。”

然而，各种考验接踵而来。“我们到达时，与会者每晚已减至 300 人，周末 500 人”。对此变化，宾克显然有部分责任。如上文所说，奥克兰是基要主义领导人哈利·艾恩赛的大本营，上次宾克讲道时，艾恩赛没在。艾恩赛负责西部图书与小册子出版公司 (Western Book and Tract Company)，弟兄会在“福音礼堂”聚会，艾恩赛对其影响甚大。艾恩赛回来后，恢复在奥克兰的福音事工，跟帐篷聚会的关系就变紧张了。据宾克说，人们不去听艾恩赛讲道，更愿参加帐篷聚会，听汤普森讲道。为改善关系，汤普森邀请艾恩赛，一同参与帐篷事工。如此一段时间后，在某天晚上，艾恩赛公开质疑汤普森未“凭信心生活”（译注：即不拿固定薪金，依靠信徒自发奉献生活）。艾恩赛说，汤普森得到了弟兄会的金钱支持。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宾克再来奥克兰之前。几乎可以确定，关于宾克第一次在奥克兰的事工，艾恩赛已多有耳闻。有一次，宾克参加一个弟兄会聚会，会后与人交谈时，“我说，我属于浸信会，因我认为，浸信会比弟兄会更合圣经，他们‘极为吃惊’，我毫不讳言，说弟兄会在某些方面不合圣经”。³这次谈话内容可能传到了艾恩赛那里。然后，就牵扯到了宾克的《上帝的主权》：

有人去见艾恩赛弟兄，讨论弃绝 (Reprobation) 之教义，给他拿了这本书，上面还有标记。艾恩赛抓住这点，大做文章，说此书是致命毒药等等，又警告所有弟兄会成员，应烧掉我的书，并力劝他们远离帐篷聚会。大多数弟兄会成员这么做了，由于艾恩赛和汤普森的决裂，相当一部分新信徒被绊倒。

宾克再到奥克兰不久后，去过书屋 (Book Room, 艾恩赛图书与小册子出版公司的总部)，“艾恩赛弟兄在他办公室里，与外边只隔着一层玻璃，但他没注意到我。”几天后，弟兄会一位巡回传道人阿利索·马歇尔 (Alesor Marshall) 当时在奥克兰，他要跟宾克和汤普森见一面。此次会面表明，问题的焦点确实是宾克持守的加尔文主义。会谈持续了 90 分钟，显然是在基督徒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他们讨论了诸多主要分歧之处，包括圣经中涉及基督救赎之工那些带有“所有”和“世界”措辞的经文。特别探讨了提前 2: 1-6。宾克写给赫伦丁说：“他的要点是，上帝已吩咐我们给万民传福音，若基督只为选民而死，上帝就在拿救恩戏弄未被拣选的罪人。关于这点，我们辩论许久，福音是否由上帝“提供” (offer)，供人们选择，他最终同意不是，但接着就讨论不下去了。”在其他分歧之处，我们没达成任何共识。最后，马歇尔“叹了口气”，对汤普森说：“现在，你了解宾克先生的立场了吧”。然后说道：“再说下去也没什么用了”。宾克最后记载道：“我们握了握手，友好地离开了”。

一周后，宾克去了书屋，跟艾恩赛和一个同工简短会谈，当时气氛有些不同：“他们非常无礼…艾恩赛弟兄是弟兄会的‘教皇’，他成功说服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弟兄会成员，要他们远离帐篷聚会。这很可惜，但我们没非常在意：有些上帝子民在自己宗派里不能得到牧养，我们更想服侍这些人，而非那些自以为懂之人，他们甚至认为比我们还懂，我指的是‘弟兄会’”。⁴

如同基督徒间的所有争论，他们也只是听说别人的言论，无第三方从中传递信息。没提到消息来源，1921 年 2 月 28 日，宾克写给赫伦丁说：

艾恩赛先生那边的反对越来越强烈。当艾恩赛听说，盖柏林已答应 4 月参加 3 天帐篷

³ 1920 年 8 月 30 日宾克写给赫伦丁的信，《巡回传道人信札》，第 18 页。

⁴ 同上，第 44 页。若当时宾克不那么年轻，或更能理解艾恩赛的立场，他一定会赞同，“每人心中都有个教皇”。舒乐·英格利希在艾恩赛传记中未提到此事，那本传记写于 1950 年代早期，当时宾克还不出名。

聚会，他自发致信盖柏林弟兄，说宾克先生在教导‘该死的异端邪说’...还说，盖柏林万不该在《我们的盼望》上刊登宾克的《创世纪拾遗》（Gleanings in Gensis），强烈建议停印。我个人觉得，盖柏林弟兄很有判断力，不会听艾恩赛的。

宾克与汤普森也有差异，显然也会有摩擦，但“汤普森弟兄”仍一如既往支持宾克。汤普森性格随和乐天，两人非常不同，但仍能相处融洽。这说明，人们有时以为宾克难相处，这并非事实。在去年9月，汤普森告诉宾克说，他“无法抗拒宾克的吸引力”。宾克觉得，汤普森“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当然，跟我们一样，也有他的缺点。”

到1921年1月底前，参加帐篷聚会的人数有所回升，周内晚上有六七百人。宾克经常讲道，但不是每晚都讲，⁵他这样描述典型的晚上聚会情形：

晚上7点半，开始唱诗歌，人们陆续到场。在这段时间，汤普森弟兄通常在台上，基于每首刚唱过的诗歌，做三五分钟短讲。他很擅长短讲，讲的非常自然，但不粗俗。7点50分，我到达会场，走到台上，这时再唱一首诗歌，接下来由汤普森弟兄带领祷告，最后是报告事项。8点整，我开始讲，一直讲到9:15或9:20，最后以祷告结束。我正在讲《约翰一书》。偶尔，有听众问能否提问，我会说，与讲座相关的可以，每有这种情况，几乎都是听众饥渴慕义，在寻求属灵之光。⁶

与会者一直很多。到二月份，宾克夫妇搬到一个套间。之前，他们住在一个单间里，月租金6美元。现在，当地基督徒给他们提供这个套间，租金不变。那时，西海岸经济凋敝，这个套间实属意料之外。在同月，宾克记录道：“这里工业不景气，数千人失业，上百人在街上闲混。”在讲解《约翰福音》时，宾克明显着眼于先传讲“简单的福音”。在大约三月初，他给赫伦丁写道：“会众人数稳定，许多人从中受益，上帝的祝福很明显。我已花了50多个小时讲解《约翰福音》，现在第四章才讲了一半！”在周日，他不做释经讲道，而是采用福音式讲道，传讲像浪子、瞎子巴底买和撒该这样的经文。3月7日，他记录道：“昨晚讲的是徒17:30-31，最后的审判”。“大约有一千人参加，听众得到极大释放，会议气氛庄重，一些人深受感动。”在月底两次周日崇拜聚会里，他讲道的主题是基督徒的复活。他说到传讲这些信息时，心情极为欢畅。

作为一名讲员，能在如此长的时间持续吸引这么多听众，这说明，宾克的讲道大有能力。到1921年4月，帐篷聚会已在奥克兰持续了11个月，汤普森觉得，是时候在月底搬到西雅图了。汤普森有希望把帐篷扎在西雅图市中心，并计划增加旁听席，好能容纳3000人就坐。他给宾克说，会有很多人来参加。在写这些时，宾克补充道：“对汤普森说的一些大话，我得打个折扣”。由于有了截止日期，宾克加快了约翰福音的进度，对剩下的经文，两次讲完一章。⁷四月的一周里，帐篷聚会旁边有狂欢节活动，或许有人因好奇来参加帐篷聚会，因此他们计划，把聚会改成福音性质。“汤普森弟兄说，对这些人，要讲的‘简单轻松有趣’。我建议他来讲，因这种讲道我不擅长”。

到1921年4月，我们对宾克的近距离观察就要结束了，因为在这个月之后，宾克写给赫伦丁的信没保留下来。汤普森让宾克跟他一起去西雅图：“汤普森给我说，我会在西雅图

⁵ 1月29日，阿利索·马歇尔受汤普森之邀去帐篷讲道，之后不久离开奥克兰。

⁶ 《巡回传道人信札》，第50页。有个人宾克觉得“已经快信了”，他问道：“未重生之人会下地狱，他们之所以没重生，是因上帝对他们动工不够吗？”宾克答道：“不，是因他们定意拒绝基督。”

⁷ 4月11日，宾克写道：“上上周我讲过7次道，上周8次。这次外出布道，我总共已讲过77次。”

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他愿意帮助推销我的书，但想让我把《上帝的主权》排除在外。”⁸汤普森邀请宾克几天后，宾克写给赫伦丁说：“我仍觉得，可能会在四月底离开这里，前往西雅图，但只有动身时，才能确定。”宾克之所以不确定，是因汤普森做事多变。显然，他们还是去了西雅图，因后来宾克提到，他在西雅图待过四个月，住在一对姓理查兹（Richards）的老基督徒夫妇家里。

⁸ 尽管汤普森应极为认可宾克讲道能力，但对加尔文主义一些观点，汤普森显然未接受。宾克写道：“前一天，他还公开表示，强烈赞同上帝主权之教义。第二天，他又说我在兜售‘一家之言’等等”（1921年3月18日）。“我要是根据某个前提，得出一项结论，他会立马摇手否定，说这是‘推测’。我要是引用某段经文，他会说‘我知道，但也有相反的经文’，然后引用其他经文，但通常引用的经文与我们讨论的毫不相关……关于《上帝的主权》一书（他从未读过，他说家里的书一本也没读完过），他说一定有些问题，否则不会导致信徒分裂”（1921年4月21日）。本书下文将表明，汤普森的顾虑有其合理之处，这点宾克当时没意识到。

第五章 作家和旅行家

宾克夫妇可能于 1921 年夏末回到斯文格家里，我们相当清楚他下一步打算。尽管深受西海岸大型聚会鼓舞，他依然确信，写作与阅读为他首要任务。1922 年，慕迪圣经学院出版他长篇之作《创世纪拾遗》（Gleanings in the Genesis），这更坚定了他的想法。他常与赫伦丁讨论下一步事项，其中一个决定是撰写《约翰福音》注释卷一，由圣经真理出版社出版。此书于 1923 年 5 月准备就绪，宾克在前言中告诉读者：“本书并非草草写就。15 年来，笔者对《约翰福音》做了特别研究。”但在此前，他已投入到一个更大的项目中。1921 年，赫伦丁建议宾克开办一个月刊。事实证明，这是宾克毕生最重要的事工，在决定前，宾克反复考虑，祷告良多：

我们已写过不少文章，这一事工并非小事，但在上帝面前为此事祷告后，再加上出版商同意负担出版事务，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刊物。

于是，在 1922 年 1 月，这份刊物的第一期出版，全名叫《圣经研究》，一份致力于圣经研究与解释的期刊（“若上帝许可”，每月出版），总共 20 页，没有封面。前言题为“致读者”，由赫伦丁署名，其中写道：“我们当‘摒弃个人偏好’，从古今上帝仆人之笔下，寻找对圣经的忠实阐释和研究，服务学习圣经之人…对所有喜爱‘上帝深奥之事’的人，我们希望得到衷心认同与支持”。其中，宾克的文章占了 14 页以上，包括《约翰福音》注释开始部分，再加上昔日基督徒作品摘录。第一年，宾克选择刊登的作者有：弟兄会作家，特别是查尔斯·坎贝尔（Charles Campbell），约翰·布朗（John Brown，19 世纪苏格兰释经家）、安德鲁·富勒（Andrew Fuller）、拉尔夫·厄斯金（Ralph Erskine）、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司布真（C. H. Spurgeon）和波拿尔（Andrew Bonar）。编辑工作由宾克一人承担，6 月这期，前言题为“致我们圣经研究的大家庭”，他写道：

仔细阅读前五期，读者会发现，在诸多方面，本刊与许多其他宗教期刊不同。本刊并不迎合一般读者，若以读报心态阅读本刊，会获益甚微。我们请求读者如下几点：首先，在阅读本刊任何文章前，读者须在心里向上帝祷告，诚心祈求上帝赐下分辨之灵，能分辨祂的真理，并打开读者的心，接受所读到的真理。第二，为达此目的，读者在阅读每篇文章时，案前应备一本圣经，查考文中引用的每节经文，看作者观点是否出自圣经。第三，在阅读文章时，应缓慢阅读，带着批判之态度，审慎思考。上帝在圣经中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赛 28:16），上帝的儿女需特别注意这一训诫，尤其是现在。上帝的儿女受此世界精神的污染，我们周围每件事都在疯狂到处奔跑，不敬虔之人整日喧闹，直奔永恒的灭亡，这些已影响到上帝的子民，就算有人幸免，也为数很少。我们亟需远离此狂热精神，因这会迅速损害上帝子民属灵的生命力。在大多数讲台上，圣经以不敬虔的语速读出，圣诗以普通的方式唱出，许多人以不圣洁的方式，贸然来到至高者上帝面前，在祷告时，随意说出涌上他们心头的话。以上例子都表明，上帝的儿女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污染。哦！在阅读解释圣经时，大多数人也被这种精神占据。我们诚挚请求读者，以祷告的心研究圣经中“站立”、“坐”、“等候”和“耽延”这些词。

本刊的名字表明，懒惰之人不适合阅读本刊，忙于今世事务之人也同样，这些人没时间（实为没心思）研究上帝之事。相反，本刊之所以出版，是为造就圣经研究者，或愿成为圣经研究者之人。本刊中的文章须仔细研究，深思熟读，长久默想。

最后，本刊不应代替每日读经：而应成为激励，促使读者自行研读圣经，发现其中蕴含的无价珍宝。

这一标准委实不低，对宾克来说，这意味着重负荷的工作。所有文章都得他亲自手写，至少在出版前两个月付印。赫伦丁负责打字和印刷，宾克负责校对样稿，然后付梓。

与此同时，宾克也偶尔去别的地方服侍。比如1921年，宾克在费城云杉大街浸进会教堂 (Spruce Street Baptist Church) 带领了一个为期10天的圣经聚会，这次聚会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听众中有一对年轻夫妇，丈夫叫查尔斯·斯坦利·普雷赛尔 (Charles Stanley Pressel)，妻子叫艾尔希 (Elsie)，他们是挂名基督徒，分别有循道会和路德宗的背景。后来，在回忆起云杉大街教堂的圣经聚会时，艾尔希写道：“我们在听宾克讲道时，被圣灵警醒。宾克的圣经知识非常渊博，他拥有上帝所赐的能力，来传讲圣经中的宝贵真理，这让我们非常‘吃惊’（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¹1922年和1923年夏，宾克再次前往云杉大街浸进会教堂，他和薇拉住普雷赛尔夫妇那里。他向普雷赛尔夫妇赠送了一本他的《十架七言》 (The Seven Sayings of the Saviour on the Cross)，上面写着：“作者夫妇赠给斯坦利和艾尔希·普雷赛尔夫妇，以此纪念在他们家度过了愉快的三周。1923年6月。”一方面，宾克给他们夫妇带来了信仰的新生，另一方面，我们将看到，不久后，他们成为了宾克的助手。

到1923年底，也就是《圣经研究》发行的第二年，这本杂志的前景堪忧。在发行第一年，订阅人数刚刚超过一千，略有盈余。根据这种情况，赫伦丁和宾克把杂志增至32页，增大页面，改善版面设计，价格不变，10美分一期或1美元一年。然而，订阅量却未见增加，1923年10月，杂志缩减为24页，宾克向读者告知，订阅人数“比去年同期略少”。由于11月15日是1924年1月期付印的最后期限，他催促杂志读者，尽快续订明年的，否则“我们完全不知道1924年1月期要印多少份。”

在1924年到来之前，宾克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危机，对此他毫无准备。1923年12月期《圣经研究》出版后，该刊副主编和出版商，宾克相识八年之久的友人赫伦丁辞职，没有记载表明他辞职的原因。我们知道，在1920年代某个时期，在斯文格待了11年后，赫伦丁搬到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 (Cleveland)，继续从事文字事工与出版。搬迁或许是他辞职的原因。没有了赫伦丁的帮助，宾克遇到了严重困难。多年后，宾克这样写道：

《圣经研究》出版第二年底，我们的搭档辞职。那时，我们的讲道之门实际已关闭，这对我们影响不小。我的亲身经历表明“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传1:18），挂名基督徒不接受我的讲道。

我与妻子皆无打字经验，身处山村，找不到打字员，眼看《圣经研究》就要停刊。我当时束手无策，完全绝望，实在令人羞愧。但因上帝的恩典与怜悯，薇拉仍有信心，并未绝望。因着她多方努力，我们搬到了费城。²

宾克说没机会讲道，在斯文格可能确实如此。我们没听说斯文格有教堂，但那里有弟兄会，赫伦丁一家似乎与其有来往，带领人似乎叫“伯德弟兄” (Brother Burd)。宾克夫妇

¹ 所有普雷赛尔夫妇的话都来自1970年代他们写给我的信。

² 1946年《圣经研究》合订本，第283页，在《创刊近25周年致辞》一文中，宾克对自己一生做了简要回顾，除此之外，宾克未发表过类似文章。

来斯文格前，伯德弟兄有些顾虑，这可以理解。1919年12月7日，宾克在斯帕坦堡写给赫伦丁道：

很高兴得知，伯德弟兄明显对我们可能去斯文格持积极态度。但愿你已告诉过他我对加州帐篷聚会的看法。我打算，若上帝带我们去斯文格，如果你同意，每周圣经课程最好能在你家，以便赫伦丁姊妹可以经常从中受益。³

到斯文格后，宾克对弟兄会运动更不抱希望，宾克在那里没有讲道机会，或许也与此有关。曾几何时，斯文格似乎为理想居住之地，但如今，对宾克的吸引荡然无存，他和薇拉没理由再待下去。宾克在上文中说他“绝望”，主要原因当然是：他如以利亚一般，担忧那里信仰的衰败。沮丧固然不对，但若非爱真理胜过生命，37岁的宾克就不会如此。

这时，费城的艾尔希·普雷塞尔出现在我们故事里。1923年底的一天，她接到薇拉的电话，吃惊得知，薇拉只身来到费城，正在瑞丁火车站（Reading railway station）。薇拉告诉她，宾克“身体不适”。对此，薇拉需要她的建议，因艾尔希在一战期间当过护士。艾尔希写道：“我坚持要她来家里。她乘出租到达后，告诉了我宾克的症状。她接受了我的建议，第二天回到家，第三天把宾克带了来。宾克当时神经衰弱，需要彻底休息。他告诉我们，每年他要读两三万页的书，对此我们非常吃惊！”

艾尔希对薇拉很有好感。“薇拉举止文雅，性格温和开朗，第一次见面就展现出南方人特有的友善。”但年轻的普雷塞尔夫妇仍多少保持着对宾克的敬畏。艾尔希回忆到，起初宾克很拘谨，“上下打量他们”，在刚开始，她没觉得宾克会是一个好对付的病人。艾尔希写道：“他是一个意志坚决的人，但在短期内，似乎允许我支配他。在这段时间，我尽量对他‘严格’，要求他服从护理安排。最终，他友好地服从了。当时的问题是，他不愿限制阅读，也不愿听到别人告诉他能做多少阅读。但我们大多数人不也同样固执吗？上帝给了我们智慧，帮助他恢复健康，让他和我们待了三个多月。”

之前，普雷塞尔夫妇对宾克的了解主要只在讲台上，而通过这几个月的近距离了解，他们加深了对宾克的爱戴和尊敬。宾克虽然有时严厉，且不苟言笑，但的确是一位极其认真的基督徒。他身体一恢复，就赶快让普雷塞尔夫妇邀请人来学习圣经。这促成了普雷塞尔夫妇家里的圣经学习聚会，每周两次，有二三十人参加，这段时间成了普雷塞尔夫妇记忆中“珍贵的时刻”。

到这时，艾尔希已了解到，宾克并非没幽默感，一次偶然的午餐时间就说明了这点。随着宾克作息恢复正常，他已形成习惯，早上在楼上学习，直到叫他下来，跟艾尔希和薇拉一起吃午饭为止。在做完饭前祷告，开始吃午饭时，艾尔希发现，在宾克看来，她的功课没做完：“他会突然对我说，‘向我背诵代下7:14’或别的一些生僻经文。前两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不知道，他想听到的是圣经中的经文。’由于艾尔希回答不出来，宾克表情严肃，似乎陷入了沉思。到最后，艾尔希决定直接回答这类问题，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对策。因此，在下次宾克问这个问题时，艾尔希回答道：“我在做饭时，已经寻求过上帝的帮助，让饭不要烧糊，厨房里不要出意外，不要导致家里着火——我的工作是做饭和招待，不是回答你问的圣经经文。现在，你要告诉我这些经文！”“他听了我的回答后，

³ 同上，第182页。1918年7月，宾克《上帝的主权》一书仍在草稿阶段，伯德弟兄就已对其中弃绝（Reprobation）的教义提出批判（同上，第30页）。

先是目瞪口呆，然后大笑起来。他还是有幽默感的。”

到 1924 年，宾克夫妇准备重新开始自己的家庭生活。他们先临时找了一个住处，然后租了一个合适的房子，在北克莱顿大街 222 号 (222 N. Creighton Street)，这个地址刊登在 1924 年 2 月到 1925 年 1 月的《圣经研究》上。艾尔希除了当宾克的护士，还兼任打字员。在她的定期帮助下，《圣经研究》得以继续出版。艾尔希写道：“我一周去宾克家两次，从早上 8 点半一直待到晚饭时间，有时会到晚上 8 点半，宾克的速写文稿用的是他自己特有的简写，他对着文稿口述，我来打字。我丈夫下班后过来，大家一起吃晚饭。”上文提到，宾克说他们搬到了费城，然后紧接着，就提到了跟普雷塞尔夫妇的友谊：

在费城，上帝感动了一对年轻夫妇来帮助我们。他们跟我们不算熟，但让我们住在他们家里，直到我们找到合适的住处。那位妻子为我们的文章打字，同时教薇拉打字，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后来薇拉能接手打字为止。这是上帝对我们的重大看顾，也显然意味着，祂要我们继续这一文字事工。正因如此，从那时直到如今，我一直坚信，上帝会供应我们所有需要。

在叙述完宾克人生中这段重要时期后，我们必须提到普雷塞尔夫妇对一件事的评论。这件事就是，宾克很容易精神抑郁。不管当时还是后来，他们夫妇都很了解宾克，因此，我们要留意他们的判断。他们并不认为，宾克以前身陷神智学，是因自身性情不稳定。关于宾克的总体气质，艾尔希写道：“他是典型的英国人”，也带有自己的“个性”。艾尔希接着写道：“但我们大多数人也都有自己的个性，为什么要抓住宾克不放呢？”。

除了过度劳累⁴，普雷塞尔夫妇认为，导致宾克在 1923 年底情绪低落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我们经常认为，宾克之所以状态低落（我们每个人都有低落的时候），一部分原因是，他仍然记得在撒旦教（译注：指神智学会）的那段时间，为他的行为深感难过。但现在，他又恢复了过来，这是因为他看到，他能够被赦免，完全是因着上帝对失丧罪人的恩典，他也回想起了圣灵所施行的伟大神迹，正是这神迹，把他从黑暗带入上帝恩典和怜悯的大光中。”

普雷塞尔夫妇给出的第二个原因我之前提到过。这是由于他敏锐地意识到，那时基督教的属灵状况不荣耀上帝。他感受到了与使徒保罗同样的悲伤，不管是对未得救之人，还是对基督教会的不足。尽管他跟其他基督徒一样，也会禁不住陷入有罪的自怜，他的朋友们却毫不怀疑，他对这种情况的担心是出于更高层次的考虑。“宾克的人生目标是荣耀他的上帝。”

跟所有的基督徒一样，宾克的“神经衰弱”是上帝所赐试炼的一部分，经历了这些后，宾克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强。在三卷合订本的《圣经研究》中，1924 年的几期是最好的。其中，宾克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出埃及记拾遗》（Gleanings in Exodus），刊登了两篇都以《安慰的信息》（A Message of Comfort）为题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显然都跟他的近期经历有关，虽然他没在文中直说。第一篇是基于林后 4:17（译注：经文“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刊登在 5 月那期，文章的结语是：“跟永远与上帝同在相比，多年的辛劳、疾病、贫穷和逼迫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天堂待一刻，就能胜过在地上的所有试炼。愿上帝赐我们信心，让我们能用信心之手抓住将来，从而现在就能得享安

⁴ 这一因素不容小觑。司布真经常抑郁，他写道：“有些人习惯久坐，就容易沮丧…久坐不动，不管阅读或写作，都很费神。若再身处闭室，不常锻炼，心有挂虑，就足以导致抑郁。”《传道人健康指南》（Minister's Fainting Fits），《神学生讲座》（Lectures to My Students）卷一，帕斯莫尔与阿拉巴斯特出版社（Passmore and Alabaster），伦敦，1887 年。

息！”第二篇文章基于类似的主题而展开，引用的经文是伯 23:10：“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宾克从未打算把《圣经研究》作为他事工的全部。在 1924 年春夏之际，随着健康和信心的恢复，他已做好准备，进行更多的公开事工。现在的问题是，哪里有事工的机会。他能得到的事工机会当然非常有限。之前服侍过的一些地方发来邀请，特别是科罗拉多和加州，但尤其吸引他的是两封来自悉尼的信。这两封信来自乔治·阿迪尔（George Ardill），他是悉尼一个基督教书店的经理，同时也是新南威尔士州福音协会主任。⁵作为一名《圣经研究》的热心读者，阿迪尔敦促宾克考虑前往澳洲，造就那里的基督徒。到了 10 月，宾克已决定，进行一次“海外圣经之行”。宾克做出这一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因为他们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出发。在 1924 年剩下的几个月里，他们都忙于准备。他们需要提前准备四个多月的《圣经研究》，在斯帕坦堡、斯文格以及费城的克莱顿大街，他们积攒了一些物品，而现在，不得不跟它们暂别，其中包括宾克一些引以为豪的藏书。与此同时，在 1924 年 11 月，普雷塞尔夫妇搬到了宾州的约克市，在新家里，他们承担起了每月派发《圣经研究》的所有事务。《圣经研究》会继续在美国印刷，宾克提供文字内容，普雷塞尔夫妇负责其余事务。

就这样，在 1925 年 1 月 5 日一个寒冬的清晨，宾克夫妇最终关上了克莱顿大街所租房子的门，从费城前往悉尼。他们先走了 3000 英里的陆路，然后又走了 6500 英里的海路。在旅程的第一阶段，他们先坐了 3 天火车，到达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在那里作为主讲人，宾克参加了一个落基山脉圣经聚会（Rocky Mountains Bible Conference），“每天讲两三次，听众反应热烈，上帝给了我讲道的机会。”宾克认为，这是一段“大受上帝祝福的时间”。聚会在加利利浸信会教堂（Galilee Baptist Church）举行，跟教堂牧师格雷维特博士（Dr. Gravett）和会众一起，宾克夫妇“大大享受了一周与基督徒的团契”。在同一周，在丹佛市及郊区的浸信会牧师聚会上，宾克还做了关于释经式讲道的讲座。

他们的下一站是加州的奥克兰，宾克评论道：“我们受到了基督徒友人的盛大欢迎。”在这里接下来的六周，他“很高兴给许多饥渴的灵魂提供了生命之粮”：

在瑞典差传教会（Swedish Mission Church）的第一次聚会大大激励了我们；会众所表现的真诚、对真理的饥渴以及喜乐再次表明，圣经能满足人的内心。我们会一直记着在第一长老会度过的两周，那里的牧师西斯利博士（Dr. Silsley）衷心配合，提供了很大帮助。我们请求《圣经研究》的读者为他祷告，让上帝加增他力量，为祂的荣耀大大使用他。我们在他教会三个周日晚上带领的晚崇拜最受上帝祝福，也最庄严。每次参加人数都远超一千人，而且在会众中可以感到一种神圣的肃静。在最后一次崇拜，我们讲到了主的再来，不得不增加了临时座位。只有我们进入永恒后，才知道当日结的果子。⁶

在这段时间，宾克也在旧金山讲道，在伯克利的贵格会厅（Friends’ Meeting House）作了一系列释经讲道。在这些聚会上，他遇到了两件令人鼓舞的事，两位当事人都从他的文章中受益良多。第一个人曾是一位灵媒，在三年前归信，起因是读到了宾克在《我们的盼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后来，赫伦丁以小册子的形式重印了这篇文章，书名叫做《通灵术的哲

⁵ 阿迪尔（1857 - 1945）并非泛泛之辈。1994 年，悉尼的福音派历史协会出版社（Evangelical History Association）发行《澳大利亚福音派人物志》（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Evangelical Biography），把爱迪尔作为“布道家与福利事工人士”（Evangelist, welfare worker）收录入内，描述如下：“阿迪尔创办多个机构，承担各种事工，毕生致力于此，精力充沛，影响巨大”。

⁶ 《圣经研究》1925 年合订本，第 121 页。

学》(The Philosophy of Spiritualism)。上帝想从邪教中拯救的不只宾克一个人。第二件事是，有个人读了他的小册子《没有得救》(Not Saved)，从而被带到了基督面前。

在经历了这些事后，我们就很能理解，宾克夫妇在1925年3月3日离开旧金山时，“心里充满了对上帝的赞美”。经过六天航行，他们到达夏威夷群岛的火奴鲁鲁，船在这里停靠8小时，这让他们可以下船，活动一下身体。他们惊奇的发现，这里有非常多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关于接下来的行程，宾克自己的记载如下：

从火奴鲁鲁出发，下一站是萨摩亚群岛(Samoan Islands)，这段行程花了整整一周；我们穿过了热带，但清新的“信风”(Trade Winds)徐徐吹来，让人精神振奋，使这段旅程舒适而惬意。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晚上的苍穹。在南半球，星星显的很低、很亮，而且也很多。这让我们想起了诗篇上的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南十字星座”非常漂亮，这在北半球是看不到的，它由四颗星组成，每颗都是一等星，排列出一个完美的十字形轮廓。

途经萨摩亚群岛的旅程很愉快，在小岛间穿梭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停在了帕果帕果。这里有一个小型美国海军基地，有二三十个美国家庭住在这里，其余人口都是食人族遗留下来的土著。船上下来两个摩门教传教士，在这里鼓吹他们害人的教义。这里的风景非常壮观，非文笔所能描述。在狭窄的海滩上，陡峭的绝壁拔地而起，有七百到一千英尺那么高，从上到下覆盖着茂密的植被，由于几乎每天有阵雨，万物都郁郁葱葱。在我们登陆前一天晚上，一个部落的首领死了。我们亲眼看见，当地的土著手里拿着棕榈，前去参加葬礼，在经过我们身边时，唱着古怪的葬歌。我们站在旁边，心想：不知他们中间有多少人曾听过上帝的“生命之道”。仁慈的上帝让我们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对此，我们该何等感恩！

3月16日，我们离开帕果帕果，开始最后一段旅程，四个小时后，到达阿皮亚岛(Isle of Apia)，这里埋葬着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译注：斯蒂文森是19世纪后半叶英国伟大的小说家。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绑架》《卡特丽娜》等。)。我们穿过赤道时，天气很暖和，但不热。在那里，我们把日期调快了一天(译注：因为经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从周三调到周五。周五晚上，发生了一件令人悲伤的事，这提醒我们“在人生中，我们每天都面对着死亡”(in the midst of life we are in death)。这件事是：在那天晚上，船突然倾斜了一下，把一个乘客冲出了甲板。她是一位热心的“基督教科学会成员”(译注：基督教科学会并不信仰基督教!)，事先没任何征兆，顷刻之间就被冲入了永恒。哦！时刻为永恒作好准备是多么重要！在我们快到澳大利亚时，由于适逢春分，海面比整个旅程中任何一段都要凶险。在最后两天，我们遇到了强风，船倾斜颠簸的厉害，医生和海关官员都上不到船上，一直持续到我们快靠岸为止。但上帝掌管着海浪，大海也听命与祂，在海上航行了21天后，3月24日清晨，祂带领我们安全抵达悉尼。旅途中，信实的上帝给了我们丰富的怜悯，把我们带到了目的地。⁷

⁷ 同上，第144页。

第六章 澳大利亚：反应不一

宾克在悉尼的环形码头 (Circular Quay) 登陆上岸，那时，他临近 39 岁生日，精神焕发。尽管在澳大利亚举目无亲，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但宾克相信，是上帝把他带到了那里。他离开北美时，那里正值寒冬，到达澳洲时，这里却正处夏末。再一次来到英式文化中，宾克感觉像回到了英国。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和一群认真且喜爱祷告的基督徒在一起，这些人渴望花时间学习圣经，这让他很高兴。乔治·阿迪尔完全实现了宾克信中提到的期待，他跟各个教会联络，安排宾克的讲道日程，接下来的几周都安排满了。1925 年 4 月 22 日，宾克把《圣经研究》六月期的手稿寄往美国出版。在手稿里，他给读者说：“仁慈的上帝为我们开路，让祂这里的子民喜爱我们，为我们打开许多服侍之门。我们不得不拒绝了一些讲道邀请，接下来几个月都已经安排满了。凡我们所到之处，都有很多人对灵粮极为渴慕。我们满心期盼，上帝会赐下祝福，我们将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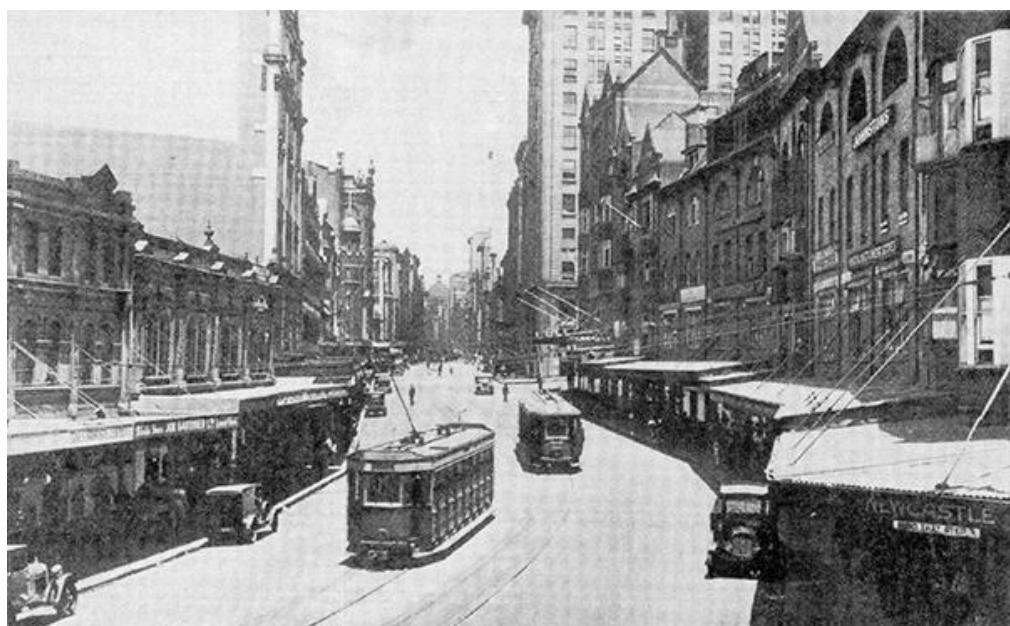


图 8 乔治大街，悉尼，1920 年代后期。
承蒙《悉尼先导早报》 (Sydney Morning Herald) 提供。

下个月的《圣经研究》里刊登了另一个说明，这一说明于 5 月 27 日写于悉尼，是写给“我们在美国的兄弟姐妹”，其中解释他本想写一些信件，但却未能如愿。宾克写道：

现在的情况是，我一周要讲十次道，准备这些讲道要花时间，另外，也有人急切想全面了解上帝的救恩之道，我们要跟他们会谈，这两件事情加起来，几乎用去了我们所有的时间...这里的聚会让我们对仁慈的上帝发出深深的赞美。参加聚会的人数在稳步增加，与会之人表现出明显的兴趣，相当多的人从中受益。在过去几个月里，这里许多人向上帝诚挚祷告，祈求祂派来一位教师，向他们开启圣经里的部分珍宝。数以百计渴慕的灵魂带着圣经和笔记本，每周参加五六次晚间聚会；上帝让我在传讲祂宝贵的话语时，言辞流畅，心里充满了喜乐。我们收到很多讲道邀请，都安排不过来。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扇大而有功效的门向我们敞开了”。

宾克当时的讲道引起了不小的属灵震动，在 1980 年代，事情已过去 60 年后，悉尼还有

人记得这些。艾伦·麦克莱尔 (Alan McKerrell) 写道：“最近，一位年长的女士告诉我，当时，她每天晚上都走好几里地，去听宾克讲道。她说，宾克是一位出色的老师，解经清楚，令人信服。他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人们来听道。他的讲道清楚直接且毫不妥协，但不是那种人们所说的“像火一样的”讲员。”¹

也有其他人记得宾克这段时间的事工，他们注意到，在讲道方式，以及特别是讲道内容方面，宾克与那些常见的讲员不同。他不使用手势，也不大喊大叫。“他站在听众面前，就像上帝一位忠诚的战士。他从来不会偏离讲道主题，穿插一些故事和笑话。每个在场的人都知道，他没有时间讲肤浅的笑话，因为作为传道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荣耀三位一体的上帝，传讲圣经对人的要求。”

据一位早期定居者说，在 1804 年，悉尼只有 675 个房子，看着更像是一个营地，而不是一个城镇。而到了 1920 年代，悉尼已有一百万人口，城市里穿行着有轨电车和蒸汽火车，郊区还在扩张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数以千计的基督徒加入了 19 世纪的移民大军，其中一些在伦敦的司布真牧师学院接受过培训。在 1920 年代悉尼的福音派教会中，规模最大的有位于艾士菲 (Ashfield) 的浸信会会幕教堂 (Baptist Tabernacle)，距离市中心 6 英里。可能是这个教会较早发来邀请，要举办一个“圣经教导活动” (Bible-teaching Campaign)，这让宾克夫妇首先停留在了艾士菲的诺顿大街 5 号 (Norton Street)。

据宾克所说，塞尔-哈里森 (L. Sale-Harrison) 是“该教会忠诚可靠的牧师”，在他的支持下，到 1925 年 6 月底，宾克实际上在这里举办了两次活动。许多聚会是专门为了传福音，讲道的主题有关于浪子、三个十字架 (the Three Crosses) 和重生，但也有主要面向信徒的讲道。在这一时期，宾克重复次数最多的讲道包括《基督徒最大的需要》 (对《路加福音》 10:38-42 的释经)、《上帝给祂子民的食物》 (《出埃及记》 16 章) 和《圣徒的罪》。

在艾士菲待了一段时间后，宾克确信，这里需要更多的教义性教导，因此他写道：

在艾士菲第二次活动快结束时，我们做了一系列关于上帝的主权和神圣拣选的讲道，这些教义非常重要，但却备受忽视。当时天气湿冷，但从周一到周五，还是有四五百人前来参加，周日时，会幕教堂里挤满了人，不得不增加许多额外座位。上帝明显祝福了祂的圣言，使圣徒得造就，罪人得拯救。²

从下文可以判断出，宾克享受了极大的自由，得以特别传讲恩典的教义。从 6 月 18 日起，宾克讲了三次关于上帝主权的道，在第一次讲完后，他说：

我的朋友们，我已讲了将近一个半小时，还只刚开了个头，让我现在做个总结。我们当以何种态度面对这样一位上帝？我谨列出四点，不展开阐述。第一，应当敬畏他，在祂面前颤抖。圣经中的上帝是一位让人害怕并极度敬畏的上帝。第二，我们当以何种态度面对这样一位上帝？我们当顺服祂，因祂有至高主权，我们只是祂的仆人，祂有至高主权，我们不过是祂的子民，要按祂说的去做，遵行祂的命令，不管这些命令看起来多么不合理。

¹ 见于《宾克的早年生活》一文，刊登于《今日改革宗》 (Reformation Today) 1977 年 8 月 10 月期，第 6 页。《宾克的早年生活》是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该系列的其他文章出自雷·莱维克 (Ray Levick) 之笔。《今日改革宗》是第一份介绍宾克生平的杂志，主编艾罗尔·赫尔斯 (Erroll Hulse) 在担任真理旗帜出版社理事期间，为宾克作品首次在英国出版起了重要作用。

² 《圣经研究》1925 年合订本，第 216 页。

第三，我们当以何种态度面对这样一位上帝？我们当大大赞美祂，因祂能使万事互相效力，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祂能做到这些，是因祂是至高无上的，无人能阻挡祂。祂是一位值得赞美的上帝！最后，我们当以何种态度面对这样一位上帝？我们当发自内心敬拜祂。祂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一适合我们的地方就是，在祂脚边的尘埃中，向祂表达尊崇和感恩。³

6月26日，在关于拣选的第四次讲道中，宾克再次说到：

现在，我必须结束这次讲道了。在最后，我真希望时间能停下来，再多讲几个小时。今天下午，有人对我说，“如果哈里森牧师想让你回来再讲一个月，你会来吗？你已经向这些人讲了50次道，还有其他可讲的吗？”啊！我的朋友们，听着，要是一位牧师讲道是靠报纸上的逸闻趣事和花边新闻，他的讲道之泉很快就会枯干，这是当然；但一个人要是传讲上帝的话，讲道之源就永不会枯干。我亲爱的朋友们，我的问题是，几乎不知道要讲哪些，不讲哪些。在上帝的帮助下，我愿每晚向你们讲道，一直讲十年，然后，我们或许才会对圣经略知一二。⁴

说出上面这番话的人显然很喜爱圣经，也喜爱讲道！虽没明说，他所传讲的就是改教家、清教徒和司布真所持守的古旧“加尔文主义”教义。宾克提到了司布真：

哦！愿上帝在今日兴起如司布真那般有影响力之人，讲道简单明了，忠于圣经..当然，若传道人想寻求这世界之喜爱，世俗之人的支持，必定不会传讲这点。但若有传道人完全不讲这点，说明他要么不称职，因他不懂这一基本圣经真理，要么不忠诚，因他未传讲上帝全备的真理。我并非是说，传道人应只讲这点，绝非如此；我是说，上帝的真仆人会相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与教导人有益，因此他不会忽略其中任何真理。⁵

除了上面这番话之外，宾克清楚说到，他之所以传讲拣选这一真理，并不是为了挑起任何教义争论，因为“在传讲或谈到这一教义时，永远不应该以一种争议的心态，而是以敬畏和虔诚的心态”。他同样强调，坚持这些教义绝不会影响传福音。在一次关于拣选的讲道结尾，他说了如下这段话：

现在，我最后想说的是：你说，上帝拣选这个，弃绝那个，这不公平。请听我说，上帝并无不公平。任何人若真心寻求救恩，上帝绝不会拒绝。任何人若真心悔改，寻求上帝，上帝也绝不会拒绝。哦！若今晚有哪个罪人在此，可以亲身证实一下。若今晚有哪个罪人在此，可以亲身尝试一下！基督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如果你到他那里去，就会得安息！你现在就可以试一下！现在就试！你可能会说，这跟你整晚讲的矛盾了。不，没有矛盾，因为若不是上帝吸引，没有哪个罪人会到祂那里去。人有责任到上帝那里去，若他不去，就会下地狱。而且听着，说白了，罪人下地狱，这并非上帝创造他的目的，乃是因自己的罪。他因自己的不义，受到公义的报应；虽然如此，他仍应来到上帝面前，若他如此行，就会得救。⁶

艾士菲会幕教堂里，来听宾克博士（那时人们这样称呼他）讲道的人摩肩擦踵，各宗派

³ 《圣经研究》1925年合订本，第213页。

⁴ 《圣经研究》1926年合订本，第115页。

⁵ 《圣经研究》1926年合订本，第39页。

⁶ 《圣经研究》1926年合订本，第94页。

都有。他们很少听到如此简单明了的讲道，他所宣讲的恩典教义，很多人一定觉得新奇而陌生。当时，慕迪风格的布道几乎风靡整个英语世界，但宾克的热情和深邃给人印象深刻，在这时，听众没有减少。在澳洲的前几个月里，宾克的事工果效非凡。他写到：“上帝在许多人心里动工，加深了他们对圣经的兴趣和喜爱。我们的事工之门大开，接下来几个月都安排满了。墨尔本那边已发来邀请，但我们还得在悉尼这边待一段时间，才能过去。”⁷

1925年6月底，宾克不得不结束在艾士菲的聚会，以保证在另一个郊区奥本（Auburn）的聚会。用宾克自己的话说，在那里，在“广受爱戴的柯楼·布莱克（Cleugh Black）牧师衷心配合下，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两周”。到8月21日，宾克已完成六次圣经课程，每次平均三周，即将开始第七次。与此同时，《圣经研究》的工作也在扩展。现在，印刷也搬到了悉尼，《圣经研究》在这里有很大的需求量：“这里新增了好几百位订阅者。”⁸宾克在澳大利亚的讲章开始出现在专栏里，《约翰福音释经》仍在继续（开始于1922年），《出埃及记拾遗》也在继续，对其他作者一般只是一些简短的引用，其中开始定期出现约翰·欧文的名字。

在这时，宾克还不够谨慎，但考虑到当时悉尼教会的属灵状况，对宾克事工的争议早晚会出现在。他意识到所面临的选择：要么不被人认可，要么不被基督认可。在许多教会里，已经长时间很少教导圣经了。在历史上，长老会曾坚定捍卫宾克所教导的教义，但此时，长老会已基本被自由派神学占据。在当时的新南威尔士州，塞缪尔·安格斯（Samuel Angus）等人在大力传播自由派神学。在那里，宾克也见过弟兄会的人，但没留下太多印象。而浸信会，我们将要看到，已经没有了司布真那种风格的教义框架。圣公会在悉尼有长期的福音见证，但宾克似乎跟他们没有接触。

在与浸信会牧师发生了一次决裂后，宾克把对悉尼属灵状况的看法发表在《圣经研究》上。在表达这些看法时，宾克是一如既往的清晰：

到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整个悉尼没有其他传道人在传讲上帝的主权、永恒的拣选、特定有效的救赎和无条件的救恩。⁹

在这里，普遍的信仰状况与美国很类似，大部分教会不如人意。一些教会极为属世，却绞尽脑汁，想各种新奇之术，吸引人到教会。另一些教会仍保持表面敬虔，但对人们的灵魂无任何实质性付出，很少向人的内心传讲基督，也很少传讲“纯正的教义”，没有这些，信徒就不可能得造就，建立信仰。大部分所谓“牧师”求助于一些职业“布道家”，举办高压气氛的活动，在两到四周里，得到足够的新“归信者”，以顶替上次他在这里布道之后的“流失者”。这简直是一出闹剧！也恰证明了他们的失败！想象一下，这就像说，司布真需要某个布道家每年为他传一个月的福音！这些待遇优厚的牧师为何对提后4:5熟视无睹，自己不“做传道的工夫”，来“尽他们的职分”？

在今日，澳大利亚最需要这样的传道人：他们受上帝差遣和膏抹，无所避讳，传讲上帝全备的旨意；他们心里充满圣经，能与使徒同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他们敬畏上帝，不惧怕人。愿身在远方的读者和我们一起，每日祷告，祈求庄稼的主起来，打发更

⁷ 《圣经研究》1925年合订本，第192页。

⁸ 《圣经研究》1925年合订本，第217页。

⁹ 《圣经研究》1926年合订本，第118页。多年后，宾克评论过这一时期他论拣选的讲道，见《圣经研究》1938年合订本，第26页。

多的工人到祂的这块葡萄园。¹⁰

宾克与浸信会的决裂是因 1925 年 6 月他在艾士菲教堂的讲道。在完成上帝的主权与拣选系列讲道之前，在一些地方已经有人反对他了。因此，当宾克受邀，在 8 月 4 日新南威尔州浸信会牧师联合会月度例会上讲道时，他选的题目是《人的责任》，以回应对他的批评。事实表明，这次讲道是对圣经教义的一次有力陈述，正确区分了属灵上的“能力”和“责任”（在亚当堕落时，人已丧失了这一能力）。“我并没像人们说的那样，否认人的责任，而是坚持这一点，跟我的一些反对者相比，或许坚持的程度更大，范围更广。”¹¹讲道结束后，出席者（媒体报道说“与会人数众多”）前往基督教青年会共进午餐，并公开对宾克的讲道表示“衷心”感谢，但会议议程并未就此结束。1925 年 8 月 11 日，《澳大利亚浸信会》报道说：

在午餐结束时，决定休会。之前在会议室里，在一个多小时内，与会者继续向宾克博士提出一系列问题，宾克博士皆一一有礼作答。这是一个相当彻底的测试，要是他在神学装备上有任何薄弱点，就会被发现。无论与会者是否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该联合会最有益、最发人深省的一次会议。¹²

另一份报纸以《宾克博士访问新南威尔士牧师联合会》为题，用整个栏目报道这次聚会：

宾克博士是一位出色的圣经教师，他在艾士菲教堂举办了多周聚会，激发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宾克博士讲道的主题是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他的教导引发了相当多不同的观点…他说：“我不是一个极端加尔文主义者（Hyper-Calvinist），但是一个严谨而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¹³。

这一报道对宾克持赞同态度，作者承认：“人们开始关注宾克博士传讲的这些伟大主题”，近些年来，这些主题“被人们所忽视”。此文作者希望，人们能够达成共识，以避免更多的争论。

但事与愿违。尽管对宾克做了“公开致谢”，在九月的新南威尔士牧师联合会月会上，与会者“一致决定，他们不认同宾克的观点”，该联合会的主席与名誉秘书长（Hon. Secretary）为此发表声明，刊登在《澳大利亚浸信会》上。¹⁴因此，宾克在悉尼的一扇门就此关闭，事工受到了限制。尽管并非首次遭遇这种事，宾克一定仍感受强烈。他知道，因为坚持真理，所以才遭遇这些，但让他难过的是，除了那些对上帝不忠心，未重生的牧师外，另外一些人“是因畏惧他们的宗派领袖，或担心破坏会众中不敬虔的富人对他们的好感，所以保持了缄默”。

关于最终的争议，宾克在艾士菲教堂的讲道要负多大责任？现在讨论这些已于事无益。我们当然可以问，澳大利亚听众显然不适应教义性讲道，宾克刚到那里，就传讲这么“难消化的教义”，这种做法是否明智。在 1925 年 6 月期的《圣经研究》中，他自己写道：“在

¹⁰ 《圣经研究》1927 年合订本，第 120 页。

¹¹ 此次讲道全文刊登于《圣经研究》1926 年合订本，第 159 到 160 页。

¹² 《圣经研究》1926 年合订本，第 163 页。

¹³ 此处引文来自一份报纸的剪报，由普雷塞尔夫妇提供，但已字迹模糊，看不出报纸名字。

¹⁴ 见于该报 1925 年 9 月 29 日期。也见于《圣经研究》1926 年合订本第 163 页，文后附言出自宾克：“对以上声明，我们不做评论，只想指出，圣经说‘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 26:7），此言何等真实”。

澳大利亚，讲道很少讲解圣经”。很明显，宾克公开发表这种评论，这足以激怒那些福音派传道人里面的“老亚当”，他们会觉得，他们向会众讲解圣经了。同时，我们也要反复为宾克辩护，那些带有明显“加尔文主义”标签的教义并不是宾克事工的主要特点。他最关注的是讲道应当解释圣经，传讲福音，并且保持平衡。

但也要承认，我们将看到，不像他后来的讲道，那时他的讲道还不够平衡。有时，他措辞非常激烈，似乎不够有智慧，但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他没有经验，不够成熟，而是他已计算过代价。他确信，教会正在偏离教义，因对圣经无知，故信仰肤浅，使圣灵担忧，对此他心急如焚。他传讲恩典的教义，不是为神学生做某项“专门研究”，而是作为一个重要的真理，跟荣耀上帝的见证和过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密切相关。尽管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点，但宾克确信，福音派教会之所以信仰肤浅，是因对上帝的认识肤浅。因此，他对艾士菲教堂的会众说：

在今日，我们更关心福音的结果，而非福音的纯正，各地几乎都是如此！我们更关心人能得到的祝福，而非基督的荣耀！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在今日，各地最关心的问题难道不是福音产生了什么“结果”？福音结出了什么“果子”？去年，你的教会有多少人得救？我不是说，这个问题不重要，但我要说，要是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这说明，我们的信仰层次是多么的低！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在你的教会，传讲的福音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圣经？传道人有否尊崇基督？传道人有否强调，基督已完成的工作是绝对充足的？传道人有否清楚传讲，上帝不需要罪人做任何事，基督已完成了所有工作？啊！朋友，要是现在用这些测试传道人，很少有人能通过。在今日，有多少传道人告诉可怜的罪人，要把心交给上帝！好吧，你会说，难道不是这样吗？这难道不对吗？要是罪人要得救，难道不要把心交给上帝吗？哦，我们居然还要问这样的问题，这本身就多么可悲！我们讨论进步和发展；然而，为什么我们还要教导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就是福音！不，朋友，没有哪个罪人把心交给上帝而得救。我们得救不是因我们的付出，而是因上帝的付出…

在今日，看到我们大量所谓的基督教事工，我会想到第一次看到父母整理花园的小孩。在土地整理好，种子种下后，小孩每天都会到花园里四处察看，看种子是否开始发芽。要是没有任何发芽的迹象，他就会拨开周围的土壤，想看到些东西。朋友们，这就是今日在从事基督教事工时，我们所做的！哦，我们是如此小信，尽管上帝已命定，这神圣的“种子”大有能力，足能带来丰收，我们却仍不信！¹⁵

正因以上这种评论，以及他持守的教义，许多第一次听他讲道的人不太容易接受。毫无疑问，主要因为这点，新南威尔士州的浸信会牧师才在1925年9月做出不利于宾克的决定。在那时，宾克写道：“每当以合乎圣经的方式传讲拣选的教义，就会有人反对…一些人本来站在我们这边，但大部分人反对我们时，他们就抛弃了我们。但我们在圣经里读到，当主耶稣宣告‘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然后‘从此他们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约6:65-66）。门徒和夫子一样是应当的。”¹⁶后来，说到这件事时，宾克写道：“大部分在开始最大声赞美我们的人，到最后变的也最快。”¹⁷

¹⁵ 《圣经研究》1926年合订本，第111到112页。

¹⁶ 《圣经研究》1925年合订本，第256页。

¹⁷ 《圣经研究》1926年合订本，第117页。这其中不包括乔治·阿迪尔（George Ardill），他一直坚定支持宾克。

在浸信会的大门对宾克关闭的当月，另一个宗派的门向他敞开了，而之前，他跟这个宗派并不熟悉。在英格兰，长期存在一个叫做严格特定浸信会 (Strict and Particular Baptist) 的宗派，这一宗派独立存在于那些统称为“浸信会”的教会之外。他们教会章程的特点是，更看重教会成员制，并特别声明认信加尔文主义。许多浸信会教会已不再相信“特定”救赎，转向“普遍”救赎，而严格特定浸信会仍持守这一古老信条，以此为他们宗派信条的特有之处。1920年代，这个宗派在悉尼有三个教堂，最大是贝尔沃街教堂 (Belvoir Street Church)，位于市中心，已经12个月没有牧师了。

毫不意外，贝尔沃街教堂的会众非常高兴，一位意料之外的牧师来到悉尼，充满活力地传讲上帝的恩典，他们不顾讲台通常只为本宗派牧师开放的限制，邀请宾克前来讲道。1925年9月底，宾克开始在那里讲道。从那时起，他们邀请宾克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每周日和周三前去讲道，到12月，邀请又延长了三个月。他们非常喜欢宾克的讲道，唯一阻碍宾克成为贝尔沃街教堂牧师的原因是，宾克不是该宗派的成员。宾克在《圣经研究》中说：“在三月（1926年）的第一个主日，本刊编辑与妻子被悉尼严格特定浸信会接纳为教会成员。在经过仔细考察后，我们发现，他们的信仰告白完全符合圣经”。现在，最后的障碍也没有了。

第七章 澳大利亚：两任牧职

宾克成为悉尼贝尔沃街教堂牧师时，他在南半球第一个令人难忘的夏天也接近了尾声¹。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忙过，截止 1925 年 12 月，他已经在这一年讲过 300 多次道。除了在贝尔沃街教堂的服事，为了帮助“基督处在挨饿和需要中的羊群”，宾克每周在悉尼的不同地方开设了三个“圣经学习班”，“总共吸引了两百多人”。

除此之外，宾克夫妇还要全权负责《圣经研究》的编辑、印刷和发行：“这本杂志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要不是我妻子的辛劳付出，就不可能继续下去。她要打出所有的文章，帮助处理信函和其他的行政事务。”后来，宾克回忆道：“那时，我们要给《圣经研究》撰写大量文章，还要回复读者来信。在大多数晚上，我们都工作到凌晨两点。但上帝支撑着我们，我们没得任何病。”在另一个场合，在写到“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赛 40:31）时，宾克拿他在悉尼的经历举例：“在许多时候，笔者顶着澳大利亚的炎热，一周去多个地方讲六次道，每次很少少于一小时，通常讲 75 到 90 分钟，晚上十点回到家，觉得很累时，就满怀期待地支取上帝这一应许，然后便重新得力，再伏案努力研究四个小时，为本刊撰写一篇文章。”²

在一月，温度达到了 85 到 105 华氏度（译注：相当于 29 到 40 摄氏度）。尽管如此，宾克似乎并未减少工作。在美国时，他已摸索出一套对付酷热的办法，好能继续研究。赫伦丁说过，在某个大热天里，他发现宾克为了能舒服点，在读圣经时，把脚放在水盆里，头上还缠着毛巾！尽管如此，悉尼盛夏的高温还是让宾克很不舒服。在热了两三天后，凉爽的“南风”会让温度降 10 到 25 度，“清凉的微风让人精神立刻为之一振”，这让宾克很高兴。

尽管上任牧职已是六年前，宾克还是毫不费力地开展起了贝尔沃街教堂牧师的日常工作。在 1926 年 5 月期的《圣经研究》中，他写道：

在悉尼，这个教堂交通非常便利，各个郊区（在去年 5 到 9 月，我们在郊区服侍）对信仰感兴趣之人把这里作为聚集的中心。相当多之前参加过我们聚会的人继续定期来这里聚会，而且逐渐还有新人加入。在 16 年的事工里，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心里经历如此的祝福和喜乐；在基督的葡萄园里，这里深受偏爱；我们在事工时，言语畅快，深受鼓舞。

在一年后的 1927 年 5 月，宾克说，他们夫妇仍然在严格特定浸信会里过着幸福的生活：“在这里，我们享受着上帝持久的祝福，得到了祂许多恩惠”。然而在那时，已经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并在 1927 年 9 月变得无法解决，这导致了宾克的辞职。起因仍然是宾克想忠于整本圣经，但会众由于偏见，反对圣经中的一些教导。宾克自己并不想招惹麻烦，在担任贝尔沃街教堂牧职后，他本来觉得前景不错：“本人和妻子以为，找到了一个志趣相投的教会，打算待在这里，直到主的再来”。但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如此。

这次的问题与艾士菲会幕教堂的争论正好相反。宾克发现，贝尔沃街教堂的一些人在反对阿米念主义时，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一些人反对现代传福音中的“轻信主义”，完全不认为自己有得救的确据，从而退出了教会的正常会员身份。对这类听众，宾克这样说道：

¹ 悉尼位于南半球，到 1926 年 3 月，夏季将要结束，逐渐进入秋季。

² 《圣经研究》1943 年合订本，第 47 页。

在今日，基督的事工需要的是战士——勇敢的男人和女人。我们中有太多三心二意之人，世界一旦向他们耸肩，他们就胆怯。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像但以理和以斯帖这样的人。愿上帝赐你神圣的勇气，跟随耶稣，与受人藐视的救主同行，与那些寻求荣耀祂的人同在！要是人人都像你，教会，传福音和讲道会变成何等光景？我指的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站在门外的人。假如人人都像你这样——那么，教会将不复存在。朋友们，这里要没有教会，我今晚也不会在悉尼。要没有贝尔沃街教堂，我也不会在悉尼待这么久。要不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也不会在这里，传讲上帝全备的教导！³

但问题还不止这些，不少教会成员的想法都有问题。长久以来，牧师一直强调上帝的主权，这使人们相信，人在归信上没有义务做任何事。这种思想在贝尔沃街教堂根深蒂固，宾克很快就确信，必须反对这种想法。因此在1926年，基于路24:25（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宾克在贝尔沃街教堂做了一次大有能力的讲道。他表明：阿米念主义和极端加尔文主义的错误都在于断章取义，没有相信“整本”圣经。“令人悲哀的是，在今日，几乎所有地方都只是过分强调了一部分真理。”他的观点十分重要，值得在此大幅引用：

一些阿米念主义者如此讲解人的“自由意志”，几乎废黜了上帝，我不赞同他们的说法。另一方面，有些加尔文主义者传讲一种宿命论（除了宿命论，我不知道该用哪个词描述），把人变成一个傀儡，为罪开脱，为不信找借口。他们犯的是同样的错误，我几乎不知道，哪个带来的危害更大。当加尔文主义者说，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出自上帝的预定，我会衷心的说阿门，我也愿意被称做加尔文主义者；但要是阿米念主义者说，一个人犯罪，是他自己在犯罪，要是他一直犯罪，就必定会灭亡，要是灭亡了，责任在他自己，我认为这也符合圣经；但是，我不愿意被称做阿米念主义者…

许多阿米念主义传道人害怕传讲圣经中的某些经文。他们害怕传讲约6:44：“若不是差我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他们害怕传讲罗9:18：“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同样，因为害怕他们信仰的正统性受到挑战，或怕被人说相信自由意志，许多加尔文主义传道人也害怕传讲圣经中的某些经文。比如，他们害怕传讲主耶稣的话：“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或像这样的经文：“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或“努力（挣扎）进窄门…”

哦，愿上帝帮助我们，保持真理的平衡！弟兄姊妹们，圣经除了拣选、特定救赎和重生之外，还有更多的内容。圣经确实讲了这些，我绝无削弱或否定之意，但这并非圣经的全部。圣经中有些是关于人的，关于人的责任，罪人的悔改，信靠基督，对未得救之人恳切传讲福音。而且我想坦白告诉你们，一个教会若不传福音，就没有生命力。要是我没说错，这就是澳大利亚一些严格浸信会教会的状况。这些教会中，有些曾经很健康，现在却已没落；还有些已经死亡，只是还没入土；我认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尽力传福音。教会若不传福音，就会失去生命力，这是上帝延续祂的工作和保守教会之道。上帝通过一些途径来动工，圣灵动工的途径就是向未信之人传讲福音，向每个人传讲福音。确实，圣灵若不祝福，不动工，讲道就不会有任何作用；上帝若不使罪人重生，这个罪人不会也不

³ 《圣经研究》1927年合订本，第166页。

能相信福音。但尽管如此，传道人还是应当传讲福音，这也是上帝的命令。⁴

这种类型的讲道跟会众所熟悉的截然不同。同样不同的是，宾克在讲道结尾所做的福音呼召：

你为何不信？为何不信祂的宝血是为你而流？为何不在今晚就归信呢？朋友，为何不在今晚呢？上帝已完成了祂的工作，只要你信，祂就乐意拯救你。耶稣的宝血已流出，祂已把自己献上，完成了赎罪祭，筵席也已备好。上帝在今晚就邀请你：“来吧，一切都已备好！”

之后一篇关于瞎子买巴底的讲道也同样直接：

一些地方过于强调未重生之人没有能力得到上帝的恩典，过于强调受造之物的无助，从而培育鼓励了一种毫不作为的氛围，非常令人可悲。恐怕今晚在座的一些人也沉浸在这不作为主义中，这很令人悲哀。他们需要被唤醒，意识到自己的责任。⁵

到这时，教会执事已听明白宾克讲的，他们也不喜欢宾克讲的这些。宾克后来发现，在悉尼另外两个位于莱德 (Ryde) 和史密斯菲尔德 (Smithfield) 严格特定浸信会的会约中，有些条款恰恰赞同他所反驳的错误，而这两个教会又跟贝尔沃街教会有关联，因此就无回转余地了。令人遗憾和难过的是，在贝尔沃街教会讲了两年多道后，宾克现在只能选择辞职。在一封信里，宾克详细解释了他人生中这一重要的转折点。鉴于这件事的重要性，我们把这封信全文引用如下。信里讲了这件事，我们也可以从中清楚看到宾克的性格和属灵敏感性：

赫尔斯通大道 15 号
萨摩山
1927 年 12 月 27 日

亲爱的布鲁克斯弟兄，

在基督里向你和家人问好：愿祂通过你被彰显。几个月前，我写信给你时提到过，我已被迫从贝尔沃街教堂辞职。在你的回信中，你希望我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并非仓促而成。出于上帝的恩典，我行事一直遵从如下原则：上帝的仆人“当淡泊名誉”，在遭受误解时，不应为自己辩解。因此，我没有试图为自己辩护，而是指望在将来那日，上帝会“显明”我行事的动机，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但这也依情况而定。

上周日晚，在向你女儿，亲爱的科尔曼 (Coleman) 姊妹，询问你的状况时，她说，因我离开了贝尔沃街教堂，她担心你会挂虑我，并把你写于本月 21 日的信转交与我。读完信后，出于基督徒的责任，我觉得当尽力除去你当前的担心。现在我只能大概讲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来澳大利亚的几年前，我和妻子已经不属于任何教会，并声明不再加入任何教会。在悉尼待了四五个月后，我们接触到了“严格特定浸信会”，以及他们的信条和教会建制，对此我之前闻所未闻⁶。我受他们邀请，在那里讲了四个主日的道，讲道大

⁴ 《圣经研究》1927 年合订本，第 163 页。

⁵ 《圣经研究》1927 年合订本，第 163 页。

⁶ 这句话很重要，这解释了宾克为何会无意中卷入英国浸信会长久以来的争论。关于这个话题，见拙著《司

受上帝的祝福。然后，他们邀请我再讲三个月，此时，我所有别的服侍之门都已关闭。在寻求上帝的指引后，我接受了邀请，当时并未考虑加入他们教会。上帝给了更多的“印证”，许多人从我讲道中受益。接着，他们邀请我再讲三个月，我接受了。在这段时间，我重新认真研读了新约，研究了这“末后”的时代中教会的责任，以及基督徒对教会的责任。圣灵赐我了更多亮光，我的道路愈发清楚。我仔细研究了贝尔沃街教堂的“信条”与“教会治理章程”，除了不重要的两点外，根据我目前从上帝得到的亮光，这些信条和章程符合圣经。我觉得这个教会忠心捍卫“恩典的教义”，公开宣告坚持“上帝全备的旨意”，我有责任与他们联合，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支持他们的事工！

因此我申请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在会众面前，我表达了对两个小问题的不同看法，一是他们坚持在早上领圣餐，二是教会信条里称义一项中的措辞：信徒生活的准则是福音，而非律法。1926年3月，我们被接受成为会员。

由于发现他们错误看待人的责任，而且总的来讲缺乏传福音的热情，我想在上帝的帮助下，尽量纠正这些错误。我寻求上帝的恩典，想“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进行缓慢而平和的纠正。从1926年4月到10月，我平均每五次讲道中，有一次是面向未得救之人。最后一次是关于瞎子巴底买的，你听过，也表示认可。在去车站的路上，我跟你讨论过。教会众执事对我这次讲道大加批评。不久后，在接下来的教会会议里，会议秘书公然谴责我那个讲道支持“自由意志”。对此，我好几个朋友很愤怒，对米勒先生提出批评，因为他自己没听过这个讲道，却对其大肆批评。

我没有和这些朋友一起，表达我的不满，而是站起来说：“当认为传道人在传讲错误教义时，这个教会的同工有足够的恩典和勇气对传道人提出挑战和批评。他们之所以批评我，是因他们太爱真理。尽管他们深知，这样做会得罪一些会众，但仍然如此行。为此，我个人觉得应感谢上帝。”我恳求全体教会成员保持耐心，保留他们的判断，以祷告之心寻求上帝的帮助。并建议在某个晚上，我与众执事碰个面，讨论我们的分歧。我们最终花了两个晚上，在充满兄弟情谊的友好气氛中，讨论了许久。如会议秘书所宣布的，讨论的结果是：“我们在基本教义方面没有分歧；只是我传讲真理的方式有些问题”，也就是说，在每次讲道时，我只传讲了真理的一个方面，没有兼顾到其他方面。因此，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我不负重任，以更全备的方式慢慢向他们展现上帝的救恩之道。在那段时间，我讲了两次关于“人的责任与福音的责任”的道，还有一些是关于拣选、特定救赎和有效呼召。上帝祝福了这些讲道，光照了许多人。

但颇出乎我意料的是，此事并未就此结束，反而急转直下。有弟兄从莱德和史密斯菲尔德的严格特定浸信会过来，拜访我们教会弟兄，讨论一起进行国内福音事工。他们说，只有信仰基础相同，才能一起同工。并说，他们教会信条里有几条是贝尔沃街教会信条没有的。而那几条都明确强调否认人的责任，完全不接受“悔改的本分”(duty-repentance)和“归信的本分”(duty-faith)。⁷要是贝尔沃街教会的信条中有这几条，我肯定不会加

布真与极端加尔文主义：传福音之争》，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1995年。

⁷ 严格特定浸信会中的“福音标准”派持守这几条。内容是：“我们不认为，应当劝诫未重生之人信靠或转向上帝”，“在今日，传道人在呼召人们悔改、相信和接受基督时，若是面向未归信之人，或不加分别地向所有人呼召……就相当于高举受造物的能力，否定了上帝特殊救赎(special redemption)的教义”(《严格特定浸信会信仰告白与治理章程》第26和33条，伦敦，1907年)。后查明，莱德和史密斯菲尔德的教会信托协议并未认信这些“福音标准”条款。1895年，史密斯菲尔德教会“废除”之前信条，接受上述严格特定浸信会信条，但1857年的信托协议并未赋予他们“废除”之前信条的权力。今日(2004)的史密斯

入。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莱德和史密斯菲尔德教会的信条中有这几条，因为贝尔沃教会一直说，这两个教会是他们的兄弟教会，信条和章程相同。来自那两个教会的弟兄指责我们教会弟兄背弃信仰，说我是令人厌恶的“自由意志”者，要我们教会执事说清楚，他们是否“赞同”我所传讲的。这个事很清楚。关于我对福音责任的教导，各位执事并不赞同。于是，来自莱德和史密斯菲尔德教会的弟兄提议，“采用莱德和史密斯菲尔德教会的信条与信仰准则，作为新南威尔士州严格特定浸信会联合国内传道部的教义基础”。对此，大部分贝尔沃街教会代表投了赞成票。对我来说，事情已经很清楚，无意中，我成了“传讲非法教义之人” (sailing under false colors)。尽管没在教会信条里正式说，从教会运作层面，贝尔沃街教会否认“人在悔改和归信上的责任”。在得知了贝尔沃教会在教义上的真正立场后，我就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辞职。教会众执事一致否认人的责任，立场毫无改变的余地，但却从未开诚布公告诉我这点。我不想再费口舌，“争取”让他们相信，我所信的才是真理。我已向他们讲了 22 个月的道，又花了整整两个晚上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仍然拒绝顺服圣经。上帝通过莱德和史密斯菲尔德教会的弟兄，揭露他们口是心非，有意欺骗我。他们明知我的立场，还邀请我来讲道，这本身就不对。

从他们中间离开后，上帝通过大量清楚的证据向我表明，我的离开完全正确。我再也没有“消灭”过圣灵的感动。

关于你信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是的，我亲爱的弟兄，我并不奢望，在基督再来之前，地上有完美的教会。但教会的外在形式和建制应当符合圣经。如果路 1:6 (译注：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 说的是不完全之人，那么不完全的教会也应做到这点。腓 2:16 (译注：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为我们设定了标准，每个属基督的教会都应以此为目标，寻求上帝的恩典来达到！

总而言之，我相信绝大部分贝尔沃街教会成员都能作证，我在那里的讲道绝没有只局限于一个主题，而是尽力保持真理的平衡，传讲上帝全备的旨意；也绝没有激进地传讲人的责任，只是在大部分时候稍微提到这点；更没有因这方面看法的差异，立即离开那里，而是跟他们一起耐心共处了将近两年。从人的角度讲，要不是因为在跟莱德和史密斯菲尔德教会弟兄的会上，这个问题针对到我，我现在还会跟他们在一起，尽量引导他们进入真理。但当我发现这个教会的立场不合圣经时，要还留在那里，就比那些虚伪不忠的现代主义者 (modernist) 好不到哪儿去了，这些现代主义者拿了教会的工资，却不捍卫基督教信仰，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好几个执事让我以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我的观点，会议的秘书也说，我们唯一的分歧只在于传讲的方式。但我发现，在经过两年事工后，我们在基本教义上的看法相差甚远，因此我除了离开，别无选择——“一家自相分争”，必站立不住！“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向你们全家致以最真挚的主内问候。

你们蒙上帝奇恩的朋友 亚瑟·沃申德·宾克

宾克辞去贝尔沃街教会的牧职后，在澳大利亚又待了十个月，然后才离开，要解读宾克这段时间的想法并非易事。贝尔沃街教会四成的会员也相继辞职，而这并非出自宾克的压力。

菲尔德教会在积极传福音，立场应当与宾克相同。

1927年9月27日，26位贝尔沃街教会的前任会员聚在一起，以宾克博士为牧师，成立了一个独立教会。做为活动场所，他们租了悉尼萨摩山区利物浦路上的共济会大厅，租期为六个月，供周日聚会使用。这个教会的一本记事录保留了下来，记录涵盖了1927年9月28日到1928年4月15日这段时期，使人们可以一瞥这个教会的历史。在这段时期，教会成员稳步增加，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一位艾倍特夫人（Mrs. Ebbett）在共济会大厅聆听宾克讲道时，第一个经历到福音的拯救大能。这本记事录对此事的记载如下：

她说，当她意识到自己是失丧之人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做了各种尝试，但很快就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当时，宾克博士讲了一篇道，主题是“基督为不敬虔之人而死”（Christ died for the ungodly）。因此她意识到，基督是为她而死。因着上帝的恩典，在宾克面前，她向上帝倾诉她所有的状况，并请求宾克因着耶稣基督，接纳她为教会成员。

乔治·阿迪尔把位于英联邦水库街（Commonwealth and Reservoir Streets）上的福音堂租借给他们，作为周中祷告会地点，也在洗礼时用。在1927年11月2日的洗礼崇拜上，记录显示，宾克在“上帝的帮助下，做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讲道，主题是关于信徒的洗礼”。记事录记载的其他事项包括：教会采用《桑基1200首歌曲及独唱》（Sankey's 1200 Songs and Solos）做为诗歌本（购进125本），购进一套圣餐用品和亚麻布，决定圣餐使用未发酵的葡萄酒，一年指定两个周日，当日收取的奉献用于宣教。还有寄送衣服前往印度以及帮助在犹太人中传福音的记录。关于宾克的工资，在1928年1月22日的一个会议记录上，我们发现如下这段话：

他以前从来没接受过这么多报酬，也比任何人都反对福音的商业化。在过去6个月里，他每周收到7英镑的报酬，其中3.1英镑用于支付房租。他租了一个带家具的独立小屋，原因是编辑杂志的压力很大，绝对需要安静，没法在他们之前租的房子里做。

记事录上也说，宾克要他们不要再称呼他“宾克博士”。

毫无疑问，记事录中最不寻常的一条如下：

牧师提出如下问题：若基督复临，带祂子民归家（译注：原文如此），或万一教会解散，会众希望如何分配教会财产。会众的决定是，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发生，教会财产应当变卖，所得收入捐给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在后来一次会议中，教会把可能受益人改为三一圣经公会（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

对于支持圣经公会，会众显然没有顾虑，但对于支持宣教团体，会众却有。一位“都可比弟兄”（Brother Dockaby）在做原住民事工，有人对他说：“为一个宣教团体工作不合圣经”。⁸因此，教会进行讨论，是否要给这位弟兄提供需要的帮助。

本书作者于1980年代生活在悉尼，当时还有许多人记得，他们在60年前从宾克事工中

⁸ 宾克对此事的看法更有智慧，这从多年后他写给哈巴克的信里可以看到：“你抓住这些宗教组织（extra-religious organizations）不放，认为这是个问题，我觉得这么做不明智……就算你是对的，除了不再支持它们，别的什么你也做不了……只有‘教会’才是上帝所命定的管道，这当然是对的。但所有宗派都或多或少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圣经。”这封信写于1947年11月10日，见《给一位年轻牧师的信》，第35页。

所得到的属灵祝福，薇达·麦考利（Vida McAulay）小姐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她从来不是宾克教会的成员，但经常跟母亲和姐姐们一起去听宾克周间讲道。在1980年与本书作者的一次交谈中，麦考利小姐提到，她和家人从宾克的事工中受益甚多，超过她们所有待过的教会。那时，她已经是基督徒，读过像《马钦回忆录及选集》（M' Cheyne's Memoir and Remains）之类的书。但她回忆道：“对我来说，宾克先生的到来恰逢其时，我永生难忘。他对我教诲甚多，超过任何人，也使我一切都变的不同，我几个姐姐也这么说。”宾克先生讲道流畅，不照本宣科，“他嗓音优美，无论讲话还是唱诗都很好听”。我们提醒麦考利小姐，对年轻人来说，宾克讲道时间很长，问她，是什么特别吸引了她，她回答道：“是圣灵…宾克先生是一位极为出色的讲员。”

与此同时，麦考利小姐也回忆起：“他在这里并不受欢迎，有两三个牧师极力反对他”。有人编造故事，歪曲他的人格，比如说他殴打妻子，出入色情场所。我们问：“宾克脾气古怪吗？”她清楚回答道：“不古怪！他思维清楚，非常理智。”有时，她和母亲受邀，前往宾克小屋做客，宾克都“非常友好”。在其他方面，她注意到宾克喜欢运动。她承认，在宾克与人打交道方面，或许有人有不同看法：“我不认为他是不友好，而是绝不碍于情面，立马指出任何不对之处。”有一次，在宾克讲道前，一位女司琴伴奏完后，离开钢琴，以一种模特的姿态穿过讲台前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宾克立即告诉她，以后不能这么做！麦考利小姐确信，反对宾克的真正原因是，改革宗关于救恩的教导普遍不受欢迎。她回忆起宾克如何面对他人的质疑：“要是你相信上帝的拣选，为什么你还要传道？”宾克直接回答道：“因为上帝要我这么做！”

另一位依然健在的听众，艾伦·麦克莱尔（Alan McKerrell），写道：“这个新成立的教会在共济会大厅聚会。很显然，上帝在祝福这里”。他继续回忆道：

我现在的一个朋友在宾克的事工下归信，宾克给他施的洗。现在，他还经常说起那段时间，以及他从宾克事工中得到的祝福。

我父亲和我们全家开始参加萨摩山教会的聚会，正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宾克先生。他每个主日讲两次道，下午还有主日学和圣经课程。因为中午回家太远，我们会在那里待一整天。

就是在这段时间，我第一次自觉有罪。我那时年龄不大，关于宾克先生的事工，我唯一记得的可能是他基于罗6:23（译注：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的讲道。在上帝的护理之下，在祂所定的时间里，通过这段经文，我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配得永死；也在祂所定的时间里，在祂恩典的引导下，我带着懊悔与泪水，在真福音中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⁹

尽管情况令人鼓舞，到了1928年3月，宾克得出结论，当时决定做他们牧师，这一决定并不成熟。这个新教会组织形式的某些方面使他困扰。3月25日，宾克辞去牧师一职，但同时承诺，若他们愿意，可以继续在讲道上帮助他们。在当日，作为牧师，他主持了最后一次晚崇拜。之后在跟会众的谈话里，他表明了对这个新教会成立动机的不安。在他们的思想里，上帝的荣耀并不是最重要的。会议记录上写着：“他觉得，主要罪责在他”。但同样清楚的是，宾克对未应验预言的看法，以及特别是这么多教会明显的背道行为，这些都影响

⁹ 《今日改革宗》（Reformation Today），1972年八月十月期，第8页。

了他的判断。他对任何信念的坚持从来都不仅限于理论。他很确定，现在教会里的属灵状况跟 1920 年南卡州的一样，而正是这促使他辞去了那里浸信会的牧职。共济会大厅的会议记录者写道：“七年前，他就跟现在一样清楚看到，基督教会这艘船已经破损，成立现在这个新教会并非上帝的旨意。他当时是情感用事，担心那些人从贝尔沃街教会出来后无处可去，才接受了这个牧职。”

会议记录里还写道：“他提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说现在不可能凡物公用”。这句话令人费解，或许指的是，他们想所有事情都跟新约一模一样。我们不知道都可比弟兄是否听到这番话，并联想到别人给他的建议。

很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宾克的决定。尽管他赞同独立的教会治理，但讨厌“宗派主义”，而且他可能已觉得，新教会并未摆脱这一危险。宾克完全不是一个好斗之人，他越来越希望避免“口舌之争”。可能他觉得，他待在悉尼，会引发更多的争议。也有可能他身体疲累，想回家探亲（宾克的父母还健在，从 1915 年起，宾克就没回过家），这些都可能是他辞职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我们看来，宾克相信圣经中未应验的预言，这可能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如上文所述，在一段时间里，对任何有组织教会事工的前景，他都深表怀疑。1927 年，他写道：“似乎有很多迹象表明，当前所处的教会时代几乎已走到尽头”。1931 年，他说“离开了澳大利亚的悉尼，在那里，群体性见证基督已变得不可能”。

不管我们如何解读，宾克自己的话让我们确信：“上帝让我们清楚看到，祂带领我们去澳大利亚的工作已完成”。因此，在 1928 年 6 月 20 日，宾克夫妇登上了前往英格兰的轮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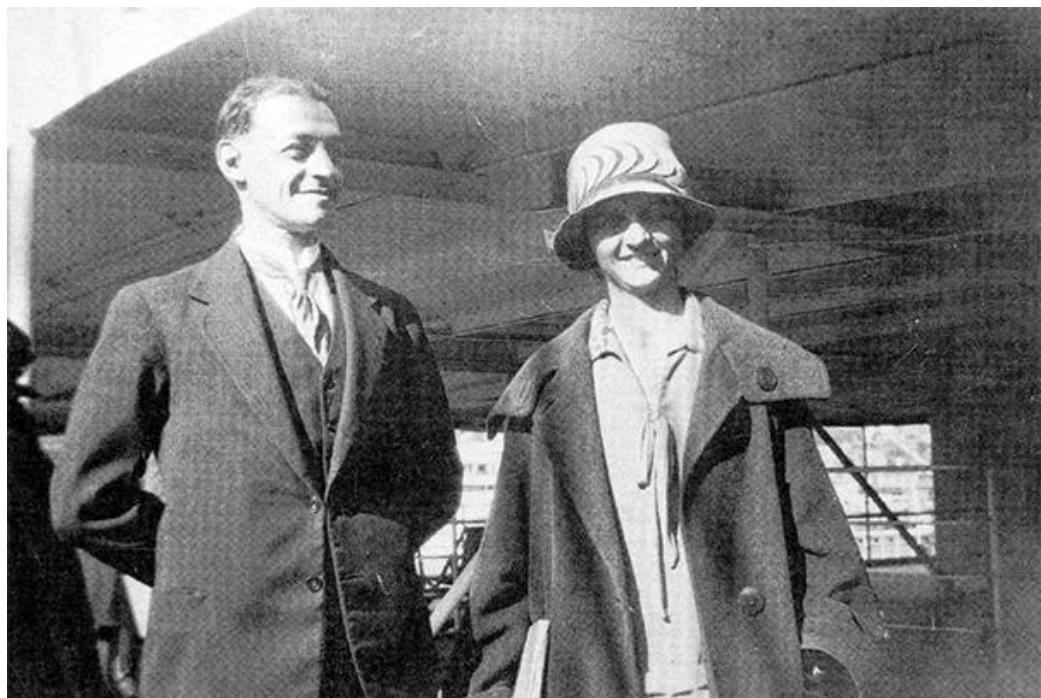


图 9 宾克夫妇在悉尼环形码头 (Circular Quay) 合影，1928 年 7 月 20 日。
他们当日在此乘船前往英国。

在奥蒙德号 (Ormonde) 离开环形码头时，艾伦·麦克莱尔记下了当时分别的情形：

前来给宾克送行的弟兄姊妹很悲伤。在船上，宾克先生向他们大声说出了临别赠言，那是徒 20:32：“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当船起锚，开始缓慢驶离码头时，人群中唱起了赞美诗。直到宾克夫妇去世，我们都再没见过他们。但感谢上帝，我们会在荣耀之地再相见。我们会互相认出对方，围绕在上帝宝座周围，唱这首新歌：“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启 1:5-6）

9 天后，经过 2500 英里的航行，他们驶近弗里曼特尔 (Fremantle, 译注：澳大利亚西海岸城市)，这段航行“风平浪静，就像乘坐悉尼湾的轮渡一样”。在给两位最亲密的澳大利亚朋友贺拉斯·科尔曼夫妇 (Mr and Mrs Horace Coleman) 的信里，宾克总结道：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与你们所有人在悉尼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团契，这都是仁慈的上帝所赐。我毫不怀疑，我们会在天堂回忆起这些，耶和华的“纪念册”（玛 3:16）上也多有记载。上帝如此爱我们，没有一样好处留下不给我们！

18 年后，在宾克的记忆里，澳大利亚的这段时光是“最幸福忙碌的三年半”。¹⁰

¹⁰ 《圣经研究》1946 年合订本，第 283 页。

第八章 一位不受欢迎的传道人 (1928-1930)

宾克横跨印度洋，到达苏伊士运河，穿过地中海，抵达大西洋，在海上航行了一万两千五百英里，旅途异常的“风平浪静”。在船上大部分时间里，宾克在为《圣经研究》杂志撰写文章和写信。经过安静的四十天后，他们于 1928 年 8 月 30 日到达伦敦。如我们之前所说，他们结束了“最幸福忙碌的三年半”。接下来，他们会经历八年的试炼。从他们回到英国到 1936 年，宾克夫妇前后换了大约 12 个住所。因此，在 42 岁到 50 岁之间，当大多数人都已步入事业稳定期时，宾克的状况却不理想，他在寻找一个能更稳定服侍的地方，不得不经常更换住所。

当然，他相信是上帝有意如此安排，抱着这样的信念，经过这番试炼，他更深经历了信仰，也变得更谦卑。但这试炼本身却非常熬人，有时令人沮丧。在接下来，我们或许能更清楚理解这点。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理解他人生这一时期的关键点在于，他对教会的看法，以及作为一位传讲上帝福音的牧师，对自己职责的看法。

1925 年，在艾士菲的浸信会会幕教堂，宾克在讲道中说到，基督徒应当离开那些不忠实传讲福音的传道人。从随后两年的经历中，他确信，当今的基督教各宗派都已严重偏离信仰，基督徒绝对应当离开他们。令人感觉意味深长的是，对于一起离开严格特定浸信会的人，他讲的第一篇道是基于来 13:13，“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篇讲章后来发表在《圣经研究》上，宾克把标题定为《出到营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宾克经常使用这个词。

虽然在一些情况下，宾克会说：“最好还是呆在家里，自己读圣经”，但他还远没到建议他人放弃与教会联结的程度。他说：“作者认为，除了得救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归属于一个基督的教会。”¹这里基督的教会指的是，具备真正新约圣经特点的教会。在论到“藐视神的教会？”（林前 11:22）这节经文时，他说，“做这些事的人是基督徒，他们轻看基督的教会，从来不加入。”²加尔文在他四卷本的《基督教要义》首页写到，作为一个组织，教会是“上帝呼召我们进入与基督的相交，并维系我们在其中的一个外在途径或帮助”，对此，宾克显然并非一无所知。正如他在 1929 年 3 月所写：“只有每日使用蒙恩之道，和与敬虔之人相交，我们才能得以保守。”³

宾克对事工的看法也类似。虽然宾克警告人们，要抵制不忠于信仰的传道人，以及支持这些传道人的宗派，但他远没有贬低牧职本身。弟兄会不认为，应授权牧师和传道人，做教导事工，宾克对此毫不认可。有一次，在写给一位弟兄会背景，倾向“人人事工”观点的年轻人时，宾克说，虽然他不支持未重生得救的牧师，但“这不意味着应废除牧职本身！你应该关注的问题是：新约的教导是什么？传道和教导是由可靠的教会领袖来做，还是任何一个叫迪克（Dike）、汤姆（Tom）或哈利（Harry）的人都可以随意在聚会中站起来，发表长篇大论？”⁴

1 《圣经研究》1927 年合订本，第 281 页。

2 《圣经研究》1927 年合订本，第 19 页。

3 《圣经研究》1927 年合订本，第 52 页。

4 1950 年 5 月 21 日写给威廉·奈史密斯（William Naismith）的信。关于这点，他更全面的看法见于《圣经研究》1937 年合订本，第 354 页起。再版于《希伯来书释经》（大急流城：贝克出版社 1954 年出版），第三卷，1954 年，第 334 页起。

几乎可以肯定，在1928年，当宾克处在各个宗派之外时，作为一名传道人，他并未放弃上帝的呼召。要是当时他这么做了，待在某个角落安静写作，就绝不会经历之后的许多艰辛。但鉴于对所受呼召的确信，他不可能选择那条路。虽然在悉尼的布道给他带来了难熬的后果，他仍乐于传讲基督，与信徒会面。

因此，1928年宾克回到英格兰后，并未从公众事工中退出。还在船上时，他就给科尔曼一家写到：“我开始盼望抵达伦敦，若上帝许可。而且祈求祂让我们接触到祂众多属灵饥渴的信徒，使他们喜悦我们，让我们给他们提供‘需用的饮食’”。他意识到，在伦敦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他告诉《圣经研究》的读者说：

我们没有接到任何人电话或邀请；目之所及，没有向我们“敞开的门”。在伦敦，我们熟悉的基督徒很少。由于我们不属于任何教会，大部分听说过我们的人可能对我们都有偏见。⁵

上述这番话写于宾克离开澳大利亚之前。后来，他说：“在船上度过了安静的六周（在500名乘客中，我们未发现一个基督徒），在英国上岸后，我们又过了安静的四周”。在伦敦，他们待在宾克弟弟弗兰克在索比顿（Surbiton）的家里，他们也一定去了英国中部拜访宾克的父母。由于这两个地方都没有事工机会，在1928年9月底，宾克接受德文郡（Devon）西顿（Seaton）一位《圣经研究》读者的邀请，到他家里去。做出这个决定的关键因素是，“在那附近有传讲上帝之道的机会”。

在西顿，宾克可以自由讲道，并得到了鼓舞。但在那里不久后，宾克就收到一封来自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的主动邀请函，那里一个教会没有牧师，该教会声称是“依据圣经而建”，想找“一位圣经教师”担任他们下一任牧师。宾克在给科尔曼一家的信里说，“我们去了那里，但过了一周后，执事会通知我，不再需要我的服侍了”。这封信接下来说到：

在向上帝诚挚祈求亮光和指引后，我们觉得，祂乐意让我们回到德文郡的西顿；首先，这是祂一开始带领我们到的地方。其次，我们在切尔滕纳姆时，来自西顿的信件清楚表明，通过我们在那里的讲道，上帝祝福了许多人。弟兄会的带领弟兄写信给我说，他最近理解了上帝至高无上主权这个神圣的真理，“在他的经历里，这仿佛是第二次归信”。第三，在这些西顿的信徒中，虽然在上帝的祝福下，一些人有传讲福音的能力，但他们没有老师，许多人盼望能有一个。第四，为了《圣经研究》这个杂志，我们必须安顿下来，而上帝并未暗示别的地方，西顿似乎是唯一选择。第五，西顿的生活成本比伦敦低。因此，我们在十天前回到了西顿。在到达那天的周内晚间聚会上，我们受到了诚挚欢迎，很多人都因主派我们回来而高兴。但在周六早上，带领弟兄告诉我们，他们“遇到了麻烦”。有三位弟兄已决意反对我关于上帝主权的教导，说如果再允许我在这里讲道，他们将在“擘饼”聚会中离开；其他人跟他们想法一样，要是那些赞同我教导的人坚持要我继续讲道，教会就会“大分裂”。因此，七位“监督”（相当于执事）在那个周六晚上（一周前的今晚）召开了紧急会议。三位反对者中，有两位是监督。在上帝的帮助下，我的讲道深受其他五位监督的喜爱，也大大帮助了他们；对这种情况，他们很难过，但觉得应尽量维持和平（这个教会存在七年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没发生过争吵），阻止分裂。因此他们达成一致，暂停我的讲道。两位监督在周六晚上很晚时拜访我，告知了他们的决定。

⁵ 《圣经研究》1978年合订本，第215页。

因此在目前，公开服事之门又一次迅速向我关上了。我和薇拉两人过的主日，但从诗篇第 25 篇中，主使我们重新得力，让我确信，这属于罗马书 8:28 中的“万事”，若我们单单信靠祂，到最后，我们会看到，这一切都是有益的。⁶

尽管宾克跟西顿弟兄会的人做了进一步讨论，但还是未能重开“服侍之门”。五位“监督”告诉他，有很多人，可能有五十到七十人，愿意听他讲道，但他要是继续讲道，教会就会一分为二。在 1929 年 1 月期的《圣经研究》里，宾克在最后加入了一段“个人的话”，里边写道：

我们在这里的四个月中，只有两次相对短的讲道机会。目前，每一扇门似乎都迅速朝我们关闭…我们在一个海边小镇租来的小木屋里过冬，在这里，我们全身心投入到这本杂志里。我们期待，在上帝喜悦的时间，以祂喜悦的方式，我们能接触到祂饥饿的子民…当下的讲道只是为了取悦人，讲一些轻松好玩的，人们还在听着这些讲道；而除了极个别的例外，纯正的教导却不再被人接受。

在位于西顿锡德茅斯路 (Sidmouth Road) 的小屋里，1929 年 1 月 10 日，宾克再次写信给科尔曼一家。宾克说，他和薇拉心里“驻留”着关于上帝的伟大与不变这样的真理，他们为这样的真理而高兴。之后，他还说了一些事情：

一位声称是基督徒的有钱人在利物浦有一个宣教大厅，一个朋友向他推荐了我，他以高人一等的姿态给我们写了封信（“试问”我们能否去那里讲道）。他在信里说，他“向很多人讲过道，一直很受欢迎”。我在回信中指出，他的经历与先知、主耶稣和使徒的经历是多么不同。之后，就再没收到过他的信。另一个诺维奇 (Norwich) 附近的教会了解到我，该教会不属于任何宗派，他们正在寻找一位牧师，因此找到了我。我在信里说，作为上帝的仆人，牧师的职责是“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而真道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上帝的至高无上以及在拣选上祂有差别的恩典。真道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是，要宣讲未得救之人会遭受永刑。他们回复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稳重、平和的牧师”。注意，不是“一个荣耀上帝、高举基督、忠于信仰”的牧师。还有另外一个人写信过来，问我是否有时间讲道。这个人在伦敦，14 年前我们过从甚密。在回信中，我坦诚地讲述了一下，在上帝无限的恩典下，我将传讲什么样的道，后来就再没消息了。提后 4:3,4 写的多么真实！

从 1928 年冬到 1929 年春，一直是这种情况。“一小部分人在我家查经，另一些人想参加，但又不敢。”⁷宾克夫妇的注意力慢慢转回到了美国，那里的朋友催促他们回去，也有各地邀请他去开设圣经学习课程。到 1929 年 4 月 11 日，他们做出了决定。5 月 2 日，他们从南安普顿乘船返回了美国。尽管一直忙于杂志的工作，他们认为，就像基督给门徒的一样，之前六个月也是“在旷野中”穿插的安息（可 6:31，经文：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工夫。）。“我们去年七月离开澳大利亚时，以为带我们回到英国，是为了让我们积极服侍。然而，祂另有安排……从 12 月份起，我们已在属灵上完全与世隔绝，处在‘旷野中’。哦，上帝是何等奇妙地祝福我们，向我们显现！祂并没说‘去’，而是说‘来’——祂与我们同在。”

⁶ 1928 年 11 月 24 日来自西顿的信。

⁷ 《圣经研究》1929 年合订本，第 71 页。

宾克夫妇的目的地是薇拉的家乡——肯塔基州。在位于莫顿斯加普的这个乡村小镇上，他们希望在当地浸信会的社区里安顿下来，“这里的人很了解我们”。到达纽约后，在与移民官面谈时，他们有如下这段对话：“面试官问到，我们是否打算在美国传道。我们回答道：‘是的，靠上帝的恩典。’他接着问：‘你们来这里是为了修复破碎的灵魂？’我们答道：‘不，先生。与此相反，做为上帝手中的工具，我们是要把生命带给那些死在罪中的人。’他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大声说道：‘说得好，这次面谈太愉快了！’”宾克很喜欢与面试官的这次谈话。⁸

他们先到了宾州的约克市，拜访普雷赛尔夫妇。从上次分开后，在这四年半里，他们是《圣经研究》杂志在美国的代理。之后，他们短暂拜访了阿尔图纳（Altoona）的其他一些朋友。5月30日，他们到达莫顿斯加普。对薇拉来说，这算“回家”了，宾克也很喜欢这个新环境。他们租了一个房子（“三室一厅，房间大小合适”），并以40英镑购置了“干净整洁的二手家具”。但最愉快的还是跟这里基督徒的团契。当地教堂有一位牧师，似乎他也欢迎“一位信仰上的助手”，附近也有讲道的机会。在1929年7月1日写给科尔曼一家的信里，宾克说：

昨天，我有幸在一个小乡村教堂讲了两次道，听众是简单淳朴的村民：早上的讲道是关于安息日；下午是关于基督徒人生中的十字架，基于太 16:24。上帝帮助了我，我相信祂的一些子民也从讲道中受益。重新开始讲道，我觉得挺好的。我收到很多讲道邀请，都忙不过来。我和薇拉身体都很好，你们应该也是。

然而再一次，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在1929年8月19日写给科尔曼一家的信里，宾克谈的都是属灵方面的事，但在信末尾，提到了一句话，这句话表明，宾克夫妇本来希望在莫顿斯加普找到一个属灵的家，但这一愿望现在并未实现：

几乎从今天早上7:45起，直到晚饭时间，我都在校对十月期的《圣经研究》，希望下周初能寄出去。现在我觉得有点累，但还是想给你写信聊聊，回一下你7月14日那封亲切友好的来信，这封信我今天早上刚收到。我想聊“什么”呢？或者说，想聊“谁”呢？我相信，出于上帝主权的奇异恩典，你们更想听我聊一些关于“比世人更美”的那位，而不是其他，或我们自己。

哦，关于那位为我们而死的主，我们怎样思考、默想、研读和爱戴都不过分！荣耀的主降卑，遭受了不可测度的耻辱！那位赐福者为我们而受诅咒！让我们停下来，为此惊讶、诧异和敬拜。但祂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十字架并不是万事的终结：“因为祂原不能被死拘禁”。祂从坟墓中荣耀复活，升到高天，坐在上帝的右边。祂为何要这样？是为了让自己过得舒适、安定或喜乐吗？不！“作为先锋的耶稣，为了我们进入幔内”。祂完全是为了我们着想，唯一考虑的是我们的益处！这还不是全部。只有等到所有赎民与祂团聚，天堂才变得完全。祂并不满足于只去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祂还回来接我们，到祂那里去。祂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父阿，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约 17:24）…作为祂的子民，我们应当多么快乐，充满赞美，敬拜祂！我们太过关注自己、同伴，或各种事情。我确信，今天许多上帝宝贵的子民没能享受他们的产业，其中一个主要障碍就是，他们待在错误的地方，而基督不在那里：基督

⁸ 《圣经研究》1929年合订本，第163页。

在任何群体之外。没有基督的同在，就没有上帝的祝福和平安，就会被不与主同行之人所败坏。今天，我比 14 个月前更确信我们处在“营外”。这里有“责备”，孤独和试炼。但因为有基督同在，所以这里有祝福、平安和喜乐。在上帝良善的护理之下，我们待在这里，跟之前的地方相比，这里说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上帝不会做错事的。关于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

尽管说过决心“待在营外”，宾克仍做好准备，接受教会的讲道邀请，希望有教会能接受他传讲的真理。在 10 月，他再次向科尔曼一家写道：

在周五，1929 年 10 月 18 日，我前往 350 英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庄，去到那里的一个浸信会乡村小教堂。在过去四个月里，那里的牧师跟我通过几封信。他似乎是一个非常属灵之人，并向我保证，他在寻求建立一个符合新约圣经的教会，说他们那里有 20 个人，期待我去那里布道等等。我那时希望，这个教会可能是个例外，或许是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因为“爱不计算人的恶”。哎，我的愿望落空了！尽管这位牧师已婚，有六个孩子，却没有家庭崇拜。这个“教会”已连续四年没举行过圣餐。在这里，有个人信仰还可以，他对我说：“教会里还是有些人有足够的常识，他们知道，在目前的状况下，举行圣餐太可笑了”。我相信，上帝之所以差遣我去那里，就是为了祂这位孤独的信徒。他告诉我，待在这个“教会”里，他觉得良心很不安，失去了所有的平安和喜乐，但又别无选择。我在那里待了两周，11 月 8 日离开。出乎意料的是，上帝开了另一扇门，那是一个城市“教会”，教会成员家境不错，我在那里讲了两个下午和三个晚上的道。他们要我在周内的女信徒聚会上讲道，经文是彼前 3:1-6，讲道时间 45 分钟。在讲道上，我有较大的自由，但却很难过。我主要强调了太 16:24-25，我在真心寻求上帝的恩典，好能更多亲身操练这两节经文。

⁹

宾克曾经一周讲六次道，他悉尼的朋友知道这些，也见过他讲道的属灵影响力，在得知更多的讲道之门向宾克关闭后，宾克的这些朋友显然感到不安。在 1929 年 12 月 11 日的另一封信中，宾克把自己也归到那些“跟我们一样，事实上与上帝的子民分开，没有任何可见团契的人中”。但他向科尔曼一家保证：“不要为我们的经历和遭遇有任何担忧，我们一点也不担忧。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非常满足，内心从未像现在这样幸福，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地意识到上帝的同在。”1930 年 3 月 9 日，宾克又写到：“在莫顿斯加普，我们接触的人比在西顿少。人们都觉得，我研究的太多，已经疯了。除了邮局和商店，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几乎一年没读过报纸，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但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是最重要的。祂在继续供应我们的所有需要。”¹⁰

当时，宾克并未解释，为何没能于 1929 年在肯塔基州重新安顿下来。1946 年，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写道：“我们发现，12 年前我们跟他们关系很好，但现在已今非昔比。非但不能友好相处，我们反而成了他们的一根刺。”我们想知道，是否是由于宾克哪方面不成熟，让以前的一些熟人不容易接受他。对他来说，之前莫顿斯加普教会里的加尔文主义从未让他满意，现在更是如此。加尔文主义应该“渴望看到灵魂得救”。“只要阐述了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就宣讲了上帝的全备旨意吗？我们不这么看。”¹¹在他听到的讲道中，基督教的实践层面似乎没得到重视，但对他来说，这点越来越重要。他在 1931 年写道：“我

⁹ 引自《日日更新》(Reformation Today)，1977 年 11 月/12 月期，第 9 到 10 页。

¹⁰ 同上，第 11 页。宾克这么说，并不是他反对读报纸，而是肯塔基州乡下没有合适的报纸可读。

¹¹ 《圣经研究》1929 年合订本，第 144 页。

们年纪越大，就越觉得有必要更深经历上帝，经历圣灵以大能把圣经应用在我们心里。我们越来越觉得，对信仰的理性认识与内心的经历之间有着巨大的距离。”¹² “今日的基督教令人悲哀，其根源在于对内心的普遍忽视。”¹³

如果只根据上述信件中摘录的内容判断，人们会认为，宾克这段时间的所有事工都带有悲观主义色彩。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段时间，他开始了另外一项事工，可以说明这点。宾克和赫伦丁保持着联系。1929年，经宾克修订后，赫伦丁出版了新版的《上帝的主权》。同年，赫伦丁建议宾克，除了《圣经研究》（保持月刊出版），应准备另一个月刊，专门面向主日学老师。对此，宾克表示同意。这个月刊的第一期于1930年1月发行，刊名为《主日学课程》（Help on the Sunday-School Lesson），由克利夫兰圣经真理出版社（Cleveland Bible Truth Depot）出版。这一期共有八页，排版紧凑，每页两栏，包括了当月每个主日的课程。当第三期在三月出版时，赫伦丁在个人致辞一栏中说，有133位订阅者，“不是很多，但还可以；这是一个开始...在准备这些课程材料时，宾克先生做了大量研究，付出了诸多辛劳。”从这期起，这个杂志变为季刊，增至24页。但在当年的最后一期，即1930年10月至12月期上，刊登了一则简短告示，说本刊“暂停”，并说“我们衷心感谢所有读者对我们的支持。”

《主日学课程》存在的时间很短，几乎不值一提。但这个杂志除了表明宾克的精力和帮助小孩的兴趣外，也说明，宾克完全没有退缩，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份杂志未收到很大反响，但这不能归咎于内容。在这个杂志中，包含了精心讲解的圣经教导，以及恰当的应用，在同类杂志中很少见。宾克写作绝非为了论断他人。在关于“论断弟兄”（太7: 1-5）一课里，他的总结表明了他努力遵循的原则：

首先，上帝禁止的是，对他人不公正和不公义的论断：忽视他人好的方面，只看他人微不足道的罪。第二，祂所谴责的是，习惯性对弟兄吹毛求疵。第三，祂禁止的是，假冒伪善地指责他人的不足，而不谴责自己明显的大罪。在第二节中，祂忠实地警告说，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批评别人的，也必被别人批评。不怜悯人的，将受严厉的审判（雅2:13）。

宾克之所以放弃第二份杂志，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他不相信，上帝要他们在以后的人生里，只待在肯塔基州从事文字事工。尽管手上有两本杂志的工作，早在1930年4月，他们就搬到了3000英里以外，西海岸洛杉矶北部的一个郊区。在一年前，正是来自这个地区的信，把宾克的想法转到了美国的事工上。1930年4月11日，在加州格兰岱尔市（Glendale）阿拉梅达大道（Alameda Avenue）1139号，宾克向科尔曼一家写道：

再一次，上帝让我们挪移帐篷。在祂的护佑下，我们于昨日安全到达上面所写的地址，受到了一些久经考验老友的衷心欢迎，其中大部分已有十年没见过面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上帝要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我们在安静等候上帝。格兰岱尔是洛杉矶的一个郊区，洛杉矶现在比悉尼还大。这里教会的情况跟其他地方一样，到处都很没落。但在这样一个大的地方，可能有些“上帝的子民”。我们已经认识了一些人，他们心里厌恶教会的现状，渴望与信仰上志同道合的人团契，期盼得到属灵的教导。我无意尝试组织任何事情，或“开创新局面”。但上帝或许让我在教会外开设一些圣经课程。同时，我应相信“信靠的人必

¹² 《圣经研究》1931年合订本，第286页。

¹³ 《圣经研究》1933年合订本，第278页。

不着急”。我们住在一对基督徒夫妇家里（比我们年长很多），九年前在西雅图时，我们曾在他们家住过四个月。他们是理查德夫妇。¹⁴

我们已收到你三月四日的来信，以及随信附上的340英镑汇款单，这些都是从莫顿斯加普转寄过来的，已安全到达我们手上。我们在寻找服侍上帝的机会，以祂的圣名，我衷心感谢你们：愿上帝赐福所有奉献者和这些奉献。我们离开悉尼已快两年，在这期间，我只讲过不超过三周的道。尽管如此，上帝还是供应了我们的所有需要，使我们一无所缺。感谢赞美主！你提到了上帝对你的历练，你的经历以及内心的操练，很高兴你告诉我们这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天天祷告，好让我们在奔走天路时，凭信心而不凭眼见。

格兰岱尔市位于洛杉矶北部，宾克之前来过，对这里很熟悉。但他发现，这里教会的情况也不如以前了。尽管宾克开始了一门圣经课程，在1930年9月1日，薇拉写给科尔曼一家说：

我们已经放弃了开始的课程。来上课的人仍然带有这个败坏之地的宗教观点，拒绝从中分离出来。有个人表面上对课程非常感兴趣，但在上周二晚，他一晚上都在数选票。有位女士也是如此，有人说，她根本不赞同离开错误的教会。因此，宾克又一次退回到了写作事工。在这儿所有的教会里，情况都非常糟糕。也有些人继续来上课，但他们说，之所以来，“只是为了见一些周内因工作见不着的朋友”。¹⁵

同时，宾克夫妇已经搬到洛杉矶贝茨大道（Bates Avenue）1339号，他们在这里自己租的房子。在这里，正如薇拉在另一封信里说的，他们新经历了一件事：

1930年9月1日，周六，大概下午四点半，宾克坐在小卧室里学习，我在厨房准备周日的饭，正靠在洗碗池旁削苹果，突然听到一阵轰隆隆的噪声，就像一辆大卡车开了过来，在声音最大的时候，我觉得房子在往上升，就像海上大浪上的一只船。洗碗池离我而去，我根本站不稳，大吃一惊。接着又是两次，第二次比其他两次更明显。我觉得第三次持续了四秒。我们之前没经历过，但立马就知道是地震了。我感觉不舒服，持续了一会儿，宾克说，我看起来脸色苍白，但我一点也没觉得害怕。这场地震突如其来，房子摇的像船一样，宾克觉得有点头疼恶心。我后来想，“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那该会是怎样的情景。这次地震非常轻微，但却是洛杉矶十年来震感最强的一次。我们那些无神论邻居感到惊慌失措，但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能按部就班，继续工作。¹⁶

洛杉矶的情况似乎是，由于宾克听到的，或在教会公告板上看到的一些事情，他拒绝（或许是第一次）在一些“基要主义”教会讲道。我们现在先注意这件事，暂不考虑他拒绝的理由。1931年1月，宾克写给贺拉斯·科尔曼说：“1930年，我们没在任何‘教会’，月复一月，见的人非常少”。尽管他没告诉《圣经研究》读者这些个人信息，在1930年《圣经研究》里一篇题为《敲响警钟》（Sound the Alarm）的文章里，宾克写道：

在今日，几乎所有的“教会”都处在这种糟糕的状态中。有鉴于此，上帝真正的子民该如何应对？读者们，你们想在圣经中找到答案吗？如果是，在这个问题上，上帝的旨意

¹⁴ 同上，第70页。

¹⁵ 出自雷·莱维克，《今日改革宗》1977年三四月期，第20页。

¹⁶ 同上，第21页。

清楚无误。“不可随众行恶”（出 23:2）。 “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弗 5:11）。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 6:14）。

我们没有说，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出来”，因为我们并不了解每个“教会”。但我们确实说，我们不知道哪个“教会”在以合乎圣经的方式管理会众，执行教会纪律，传讲神的道，进行崇拜。我们到过世界各个地方，在很多地方讲过道，但没有一个教会，我们能在其中委身。要是在你们教会里，凡事都依圣经而行，牧师和同工敬畏上帝，在日常生活中尊主为大，那你就应当衷心赞美上帝，尽你所能的去坚固他们。本文无意攻击上帝的真仆人，也并非指“普利茅斯弟兄会”¹⁷

尽管历尽艰辛，在 1934 年，宾克毫不犹豫地写道：“我于 1910 年成为牧师，也从未后悔过这一决定！”¹⁸

¹⁷ 《圣经研究》1931 年合订本，第 46 到 47 页。

¹⁸ 1934 年 6 月 3 日写给洛威尔·格林的信。

第九章 上帝神秘的护理 (1931-1936)

1931年3月31日，宾克夫妇最后一次离开了洛杉矶和西海岸，那是宾克50岁生日的前一天。又一次，他们因为相同的原因离开。宾克告诉朋友约翰·布莱克本 (John Blackburn) 说：“上帝向我开了一扇讲道之门，去向一些身在营外的小群体传讲上帝的话。”¹

他所提到的这些小群体人数确实很少，集中在宾州，但因为他们，宾克夫妇又长途跋涉了三千英里，回到美国东部。宾克在《圣经研究》里简短提到，他将重新开始传道事工，对这个“愉快的服侍特权”充满期待，并请求代祷，让“圣灵‘加倍’与我们同在”。讲道要想有果效，圣灵的帮助必不可少，宾克无疑很看重这点。他写道：

从来没有单因为讲道，被吸引到基督这里，从而得救。从来没有过，即使是最忠于圣经的讲道也不能…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热衷追求“赢得灵魂”，做“个人事工”和传道，反而没时间向上帝做恳切、敬虔和恒久的祷告。哦，弟兄们，和笔者一起以悔改的心向上帝祷告吧，向祂承认你对圣灵的忽视！²

宾克相信，上帝垂听人的祷告。在他的人生中，很多实际的例子都表明了这点。多年后，他记录了两件事，都是上帝听了祷告后，做的干预，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931年这段时期。

第一件事是关于宾克夫妇租的那间带家具的小屋，位于格兰岱尔市贝茨大道，房东是一位犹太女士。他们告知房东要退租后，房东自然在屋前放了一个“招租”的标志，并在本地报纸上刊登了广告。尽管宾克夫妇恳求，不要在主日带人来看房，但这位女士执意不听。宾克写道：“尽管她知道，我们尊主日为圣，每周日晚上在房间里有小型聚会，她坚持说，带人看房是她的权力。我们强烈抗议，但她置之不理，说一直以来，周日来租房的人最多。于是，我们告诉她，上帝会阻止人下周日来看房，她听了后，表示不屑。在周六晚上，我和薇拉在上帝面前祷告，祈求祂派天使在我们周围安营扎寨，保护我们免受一切干扰。周日那天，晴空万里，我们继续向上帝祷告，确信祂不会让我们在女房东面前难堪。那天，没一个人来看房子。在晚上，我们的聚会正常举行，没被打扰！这位女房东有两套类似的这种小屋，她第二天说，在她十年的出租经历中，这是第一次没在周日租出去。”³

第二件事发生在他们前往宾州长途火车旅途的后半段。在1950年的《圣经研究》中，宾克回忆道：

当踏上从芝加哥开往匹兹堡的火车后（1931年4月），我们遇到了一位陷入困境的基督徒女士。车站行李员把她误带到这个快车上，这会让她多跑好几百里路。车上检票员告诉她，火车不可能在她那个村庄停靠。笔者和妻子提醒她，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为她特别祷告，并向她保证，上帝会让火车停下。几小时后，她得到通知，准备下车，火车在她那个村庄停了几秒钟。一些费城的读者会记得这件事，因为他们看过薇拉收到的感谢信。信里说，这次经历让她对这位行神迹的上帝更确信了。⁴

在很久后，宾克才说到这件事。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不认为应当通过这种例子，来告诉

¹ 1931年3月30日。

² 《圣经研究》1935年合订本，第31页。

³ 《圣经研究》1946年合订本，第156页，或《约书亚拾遗》(Gleaning in Joshua)，第60页。

⁴ 《圣经研究》1950年合订本，第179页，或《约书亚拾遗》(Gleaning in Joshua)，第283页。

别人如何祷告。宾克写给一个朋友说：“不能通过祷告来‘命令’上帝。真正的祷告是来自圣灵，祂把祷告的负担放在人心里。我不赞同现代这种使用‘祷告清单’的做法，也从不定时祷告！传道人经常错误引用‘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这句经文，把它变成了‘教我们如何祷告’，我经常对此觉得很诧异。人们关心的是‘如何’，而上帝关心的是‘祷告’——真正的祷告常常是一种无以言表的呻吟！”⁵

1931年4月初，宾克夫妇离开匹兹堡后，停留的第一站是阿尔图纳的老朋友亨特夫妇家。宾克写给科尔曼一家说：“我们在那里停留了10天，度过了一段极其美好的时光，受到一个基督徒家庭的热情款待，那里真是我们的‘伯特利’。我们每晚都有聚会，每周日有三次聚会。”⁶离开那里后，他们继续前行了170英里，到达普雷塞尔夫妇位于约克市的新家。他们在那停留了八周，每周举办“两到三次查经”，查考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几个人”参加。在这封信里，宾克告诉科尔曼一家说：“我也期望，上帝为我开道路，每个月都能在费城待上一个周末。费城跟大悉尼区一样大，在去澳大利亚之前，我们在那里住过18个月。”

住在别人家里时，宾克夫妇总是为主人着想，就算在最亲密的朋友家里，他们也不会住的时间过长。宾克觉得，两个家庭不应该生活在一起。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接下来住哪儿。1931年6月，他们决定搬到联合县（Union County）密尔蒙特（Millmont）一个没粉刷过的木屋，离约克市不到100英里，离斯文格也只有一英里。他们上次离开斯文格是在1923年。可能是赫伦丁告诉他们这里有房子，因为赫伦丁于1930年从克利夫兰回到了斯文格。

现在，宾克夫妇似乎终于安顿了下来，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而且这里也有讲道的机会。1931年7月11日，宾克写给科尔曼一家说，有17个人在周末一起聚会，包括亨特夫妇和布雷塞尔夫妇，已经持续了几周。“我们聚集在主的宝座前，聆听上帝的话，度过了一些珍贵的时光。”在这段时间，宾克也服侍着格林赫顿（Glenholden）的“一小群人”，每周两次，都在晚上。他们租的这个房子“完全在乡下”，与世隔绝。尽管每天要走两英里的路去买牛奶，宾克夫妇很喜欢这种安静的生活。“我们可以祷告、学习和写作，不会受到打扰，唯一听到的是鸟叫声和偶尔汽车驶过的声音。”

1931年到1932年之间的冬天到来后，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当然这并不能阻止他们。这个问题是，房子里没有通电，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后，他们别无选择，只好钻到被窝里，把床下一楼厨灶的火打开烧着。虽然他们住的是木屋，但每晚他们都相信上帝的护理，因而不担心发生火灾。宾克写道：“上帝是守约的上帝，是‘信实的造物主’，当躺在祂的臂膀里，我们就不担心，能安然入睡”。他引用了同样一段司布真的话：“没有哪个枕头比上帝的应许更柔软，没有哪个被单比基督里有份的确信更温暖。”⁷多年后，又说起密尔蒙特的严冬时，宾克回忆道：“去打水时，我得拿两个大木桶，踩着6到8英寸厚的雪，回来时要爬半英里的坡！”⁸

1932年又是一个寒冬，宾克在年度读者致辞里写道：

在过去的一年中，笔者与妻子没生过一天病。这是上帝何等的怜悯！尽管笔者每天至

⁵ 1935年3月24日写给洛威尔·格林的信。

⁶ 1931年4月19日。

⁷ 《圣经研究》1950年合订本，第167页。

⁸ 1940年2月18日写给洛威尔·格林的信。

少在书房里待 12 个小时，做大量脑力劳动，然而年复一年，健康却丝毫未受损害。尽管到目前为止，笔者已通读圣经 50 多遍，翻阅神学文献超过 100 万页，但仍没戴眼镜，阅读最小的字体也无障碍，跟 25 年前一样。笔者妻子完全自己承担家务、做面包、缝衣服、打理花园，并腌制罐装了 250 到 300 品脱的水果和蔬菜；而且还负责打印本刊所有信封以及邮寄，尽管她身体虚弱，慈爱的上帝还是给了她一切所需的力量。⁹

在这段时间，宾克有机会讲道，这无疑让他很高兴。1932 年 7 月 21 日，他写信给科尔曼一家说：

很高兴昨天收到你们 6 月 20 日的来信。我提笔回信时，想起刚好是在四年前的今天，我们乘船离开悉尼。这四年里，我们深受上帝的祝福，祂充充足足地善待了我们。我确信，过去四年的经历对我们有益，在上帝的祝福下，我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上帝在修剪更新我们，使我们免于“口舌之争”……但祂也给了我们偶尔讲道的机会，得知这点，你们应该会很高兴。在 6 月，有两家人驱车 500 英里来我们住的地方，在这里待了几周，在上帝的宝座前学习祂的话。其中一人带来了 15 岁的侄女，在上帝主权的恩典下，这个小女孩认识了祂：回到家后，她写信给我们，这些信件清楚无疑地表明，她得救了。哈利路亚！

到 1933 年初秋，在密尔蒙特待了两年多后，他们这段相对平静的日子画上了句号。房东要卖掉房子，宾克夫妇不得不再一次搬家。在得知房东这一决定后，宾克在杂志的空白处加了一首他最喜欢的诗：

受上帝祝福的疾病对我们有益，
不受上帝祝福的幸福对我们有害，
若出于上帝美好的旨意，
看起来最不幸的经历也是祝福。

大约在 1933 年 10 月，宾克夫妇搬回了约克市，他们的朋友普雷赛尔夫妇住在那里。在纽约，他们另租了一套房子，位于托马斯街 531 号，他书房的墙上挂着用油漆写的座右铭，“耶和华存到永远”。那时还处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告诉一个朋友说：“一套位置不错的 8 室住宅（三楼我们从未用过），每月只需 18 美元。”这里是宾克夫妇在美国最后的居所。1934 年，他唯一的讲道机会是在普雷赛尔家，每周会见一两个人。宾克希望能在费城找到一个牧职，但这一希望从未实现。他开始相信，回到英国才是出路。在 1934 年 8 月写给洛威尔·格林（Lowell Green）的信中，宾克写道：

对于我的文字事工，上帝一直在施恩祝福，这毫无疑问；但我想通过直接与人接触，做个人事工，这几乎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今天早上，我独自坐在房间里，回顾过去的几年，想到我什么时候会永远离开美国，几乎没有心情写一封正式的信。¹⁰

如果宾克只做文字事工，那他在英国也能做，但他仍希望，在英国能有公共事工的机会。因此，他请读者代祷，“祈求上帝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不受撒旦的欺

⁹ 《圣经研究》1932 年合订本，第 286 页。从《圣经研究》1925 年 12 月期起，宾克通常每年都会简要介绍一下个人近况。从 1932 年起，改为年度致辞，刊登在 12 月这期。

¹⁰ 《宾克信件集》，第 43 到 45 页。

骗，或出于自己的意思擅自行动”。¹¹



图 10 宾克夫妇在美国最后的住所，托马斯大街 531 号，纽约，宾夕法尼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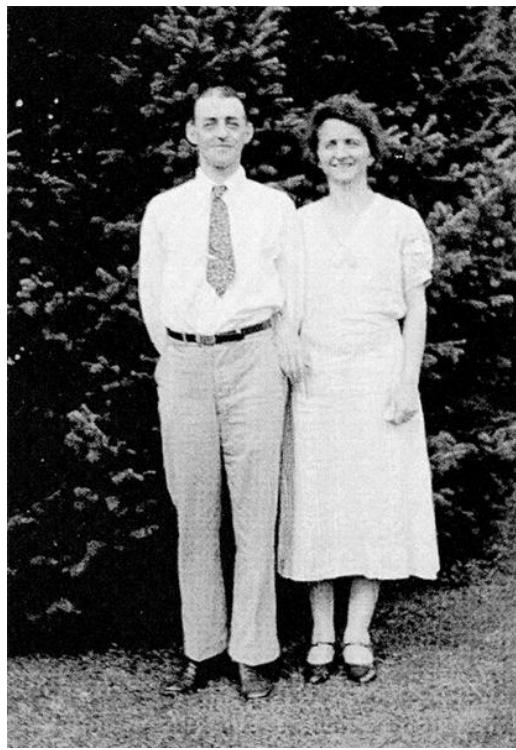


图 11 摄于宾州，1931 与 1934 年之间。

跟普雷赛尔一家做了最后的道别后，宾克夫妇带着所有的物品，三个行李箱和六个箱子

¹¹ 《圣经研究》1934 年合订本，第 215 页。

(装的是宾克的书) 乘火车前往纽约。1934年9月5日, 他们乘坐庄严号 (R.M.S. Majestic) 启程: “我们站在甲板上, 顺流而下, 经过自由女神像。看着远去的海岸线, 我百感交集, 因为尽管我出生于英国, 在那里受的教育, 但从1910年起, 我在英国待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年半。”¹²

他们在英国的目的地是切尔滕纳姆 (Cheltenham), 位于格洛斯特郡 (Gloucestershire), 是一个舒适的温泉度假村, 人口约五万。温斯顿夫妇 (Winstones) 住在这里, 他们曾是《圣经研究》在英国的志愿代理商 (honorary agents), 也是宾克夫妇“友好忠实的朋友”。1928年, 宾克夫妇短暂拜访过这里, 可能是那时结识了他们。宾克夫妇在那里租了房子, 租期六个月, 位于切尔滕纳姆北区31号。在新家里, 宾克向《圣经研究》的读者简单描述了他回英国的航程, 然后接着说:

我们每天祷告, 盼望收庄稼的主施恩, 为我们打开传道之门。但只有很少的地方适合我们, 因为许多教会里的活动都打着基督的名义, 我们不敢过多谴责, 就算去那里也不合适。但要是在教会之外传道, 又几乎没人来听。我们租了一个房间, 每周二晚上聚会, 但迄今为止, 只有几个人参加。

我们恳求读者的代祷。在上帝的帮助下, 我们主要的工作仍将是继续每月出版这个杂志, 它联系着分散在各地上帝的儿女, 我们从未奢望能见到这些读者。尽管如此, 我们仍热切盼望, 除了文字事工之外, 还能有机会从事讲道和教导事工。

在大不列颠群岛的某些地方, 肯定还有教会或团契欢迎与本刊立场相同的讲道事工, 欢迎“上帝全备的旨意”。我们的祷告是, 上帝带领我们接触到这些人, 让他们愿意接纳我们, 使用我们带领他们, 更紧密与上帝同行, 得着祂丰富的全备祝福。在古时, 上帝的子民“因无知而灭亡” (何4:6), 在今日也基本如此。上帝的子民缺乏忠于福音的讲道、纯正教义的教导和实践的指导, 不知道如何在今生得到上帝最好的祝福。这种需求确实很大, 情况紧迫。这对信仰、祷告和事工 (believing effort) 都是一个挑战!

在1934至1935年冬接下来的几周里, 宾克暂时未能战胜这一“挑战”。那个小聚会在切尔滕纳姆租来的地方举行, 但没任何进展。一周来了13个人,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 时间改到了周一晚上, 但来的人还是一样。宾克通常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但英格兰“阴冷、潮湿、不见阳光的阴暗天气”似乎加重了他的抑郁心情。他在《圣经研究》上问读者谁知道哪有空缺的牧职, 但未收到回应。跟平时相比, 甚至读者的来信也少了。在那段时间, 他的心情跟诗篇作者一样: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华莱士·尼科尔森 (Wallace Nicolson) 是宾克的朋友, 他当时正在读神学, 为以后在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的服侍做准备。在一封信里, 宾克向他敞开心扉道:

北区31号
切尔滕纳姆
1934年12月30日, 安息日

¹² 《宾克信件集》, 第49页。

我亲爱的在基督里的兄弟：

在主里向你问好。圣经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 90:12）。在这个季节，很适合默想这节经文。我们尽这些本分的单位不是“年”，而是“天”。在每日凌晨，我们都需要让我们的心得着智慧，就像劳作的人用手完成工作那般的确定、勤奋和坚持。在这点上，只靠我们自己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属天的“教导”。

多谢你 27 日的友好来信和随信的新年贺卡。我知道，上封信会让你为我担忧，抱歉的是，这次我也没有好消息可以分享给你。现在，我成了一个负担，也让朋友为我难过。这么多年来，过去两周是我属灵状况最差的两周。我似乎处在麻木状态，不能激励我自己。不管谁想说服或安慰我，都会让我状态更差。薇拉不让任何人来我家跟我说话。除非上帝喜悦，通过祂的护理，愿意向我彰显祂自己，否则任何都是徒劳：除非祂这样做，否则作为一个心碎之人，我会消沉下去。读书也于事无补，收到的信件也非常令人沮丧：跟去年同月相比，《圣经研究》的新订户和收到的奉献下降了 50%，上帝的微笑似乎已离我们而去。兰开夏郡（Lancashire）严格浸信会的牧师没再给我任何消息。

是的，我的弟兄，我早已意识到，人的话和承诺没什么价值。但我曾希望，我怎样待别人，上帝也让别人怎样待我。在过去的 25 年里，我尽己所能，帮助了许多传道人，但这些人中没人来帮我。不幸的是，有些朋友很想帮我，但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些有能力的却不愿帮。顶多再过几年，就算有服侍的机会，也太晚了。在过去的七年里，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还好，到以后，就算服侍之门向我敞开，我也无能为力了。就算这样，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尽力寻求上帝的恩典，随上帝的主权而行，并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还好你没来我们这里过年，否则我只会让你感到沮丧。以现在的状态，我谁也帮不了，也没人能帮得了我。除非上帝动工，否则我会被沮丧笼罩。

我的弟兄，你现在还没因基督的缘故受苦，但别担心，以后不会少的！

受造之物在道德上不完美，也会变化，但上帝之爱不会因此受限。这句话说的很对：你要小心区分上帝之爱和上帝之爱的表现方式，以及我们对上帝之爱的喜悦。

在这些天里，我的状态远远低于《雅歌》中的描述。要讲《雅歌》，属灵境界要相当高，我觉得我永远也不会达到这种境界。

好吧，我觉得最好还是结束这种不愉快的闲聊，因为你自己要操心的事也够多了，现在还要听我说这些。或许，乌云很快就会散去，阳光会再次照耀我。不知道，我既没有信心，也没有盼望。现在，撒旦对我像筛麦子一样，他在我里面掀起各种尘土，让我什么也看不到。我还能感谢上帝的祝福，但却是以一种机械而无生气的方式，我的状态或许比表现出来的更差。若上帝喜悦，愿祂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以及祂所有宝贵的子民！

你们蒙上帝怜悯的朋友 亚瑟·宾克

你要准备一两个更直接关于基督位格的讲章，试一下诗 45:2！

上述信件的末尾表明，尽管处在低落之中，宾克对上帝的信心仍在。若我们只看上面这封信，对宾克来说未免不公平。在宾克的人生中，他并非总处在这种低落状态。再一次，他又经历了与强烈沮丧的抗争。他会给别人带去安慰，但在这段时间，他却不能得到安慰。1933年9月16日，在给科尔曼一家的信中，宾克写道：“许多上帝宝贵的儿女经历过抑郁和沮丧。有时是由于人的性格，有些人天生就容易抑郁；而有时是由于人的身体状况。但这是上帝所命定，试炼他们信心的一部分：在黑暗之时信靠祂。”

这一时期的《圣经研究》表明，宾克并没使读者感到沮丧，而是告诉他们圣经真理，从中可以得到安息。就在给华莱士·尼科尔森写上面这封信的当月，这一期的《圣经研究》付梓，其中有宾克写给读者的年度致辞，所引用的经文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宾克写道：“确实，忧郁的性格会使人消极，不愉悦的环境容易使人沮丧，困难的处境易使人烦躁，缺少跟快乐圣徒的团契会使人难过。虽然如此，圣灵不会被这些事所限制。当祂把有关基督的事展现给我们时，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喜乐。”

在《圣经研究》里，宾克从未提到写给尼科克森信里的情况。宾克并不认为抑郁是属灵的表现，他说：“面带喜乐是基督徒的义务…很少比一大群基督徒酸涩、悲伤和阴郁的表现给传福音带来更大的伤害了。”¹³同时，他想让读者知道，他也在学习的过程中。在1935年3月期的《圣经研究》里，关于来12:5的经文：“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也不可灰心，”他提到了绝望的罪性：“我的弟兄，与绝望努力争战，免得你的抱怨或沮丧绊倒别人。不要轻敌，也不要灰心！”宾克接着说：“愿上帝的恩典既保守笔者，也保守本刊读者。”¹⁴在下一年的《圣经研究》里，宾克更多提到了自己：“我们非常不愿意提及自己，免得似乎夸大了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和耐心，好像我们只是为了显得非常谦卑。在属灵方面，我们时好时坏，信心时有时无。每天，我们都要到施恩座前祈求上帝的怜恤！”¹⁵

宾克的“这段属灵低潮来的正好”。宾克担心，这会让他的状态一直低沉，但事实恰好相反，这实际上使他的事工对别人的帮助更大。因此，在对自己失去信心时，他写出了（如《圣经研究》显示）一些最能帮助别人的作品。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认为，《与基督联合》系列（Union and Communion）是宾克最好的作品之一，这一系列就是开始于1935年。

对宾克来说，在试炼中顺服并不意味着只是接受所处的环境和事件。在之前的几年，他脱离于教会，这让他很苦恼。尼科尔森在回复他1934年12月30日那封令人沮丧的信时，催促他北上苏格兰，宾克认真考虑了这个建议。跟英格兰相比，但愿那里幸存了更多的传统基督教信仰（Historic Christianity）。那里也有一些《圣经研究》的读者，似乎有些是自由长老会（Free Presbyterian Church）的传道人。尼科尔森确定，宾克跟自由长老会有颇多共同之处，应该会跟那里的人相处的很好。

¹³ 《登山宝训注释》（Exposition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达灵顿：福音出版社，1977年），第184页。

¹⁴ 《圣经研究》1935年3月期，第71到72页。亦见他的《希伯来书释经》（大湍流域：贝克出版社，1954年）第三卷，第18到79页。

¹⁵ 《圣经研究》1936年12月期，第382页。宾克所著《以利亚生平》（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1976年），第212页，“以利亚容易发怒和抱怨，这当然不对。但笔者完全能感受到，他在杜松树下的心情，因为笔者也常常如此。”

1935年4月，宾克接受了尼科尔森的建议，前往苏格兰，住在格拉斯哥市（Glasgow）大西路（Great Western Road）386号（一位自由长老会女士的家里）。这是尼科尔森安排的，离他住的地方不远。出行之前，宾克不无幽默地写给尼科尔森说，到时会需要一把螺丝刀和钢条，好能打开他们带的各种箱子：“我手劲不够大，拧不开绑箱子的粗铁丝，可能需要像参孙那样手劲大的苏格兰人帮忙。”

宾克在信里说，他需要一些书架，来放他的750本书。由于预计那里比切尔西冷，宾克希望提前把煤定好。“迪奇”（Dicky）也会在他们的行李里，这是他们养的宠物鸟，会放在笼子里带过去。他在信的最后说：

我希望到时候给你大概讲一下，我们最近几年的所有经历。当你听完后，我想你不会再吃惊，为什么我对未来持悲观看法……尽管如此，“或许”（摩5:15）我们在格拉斯哥安顿下来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好：我希望到时我会更有信心，但“所盼望的延迟未得，令人心忧”（译注：箴12:13）。无论如何，满有智慧的上帝带领我们走过了这些，我希望这些经历至少能使我们更耐心温柔地对待那些沮丧的灵魂。要是这样，所有这一切经历都不是徒劳了。

在离开伦敦之前，宾克夫妇先去了瑟比顿（Surbiton）（前往宾克的弟弟弗兰克家，他们已经六年没见了）。然后，他们于1935年4月1日早上10点乘火车离开伦敦，当天下午6点左右到达格拉斯哥。在《圣经研究》上简短的“个人致辞”中，宾克写到：

我们确信，上帝已经呼召我们，接下来安顿在苏格兰。哦，这可能是“就到会友那里去”（徒4:23）的一个例子。愿主内友人为我们祷告，使上帝让诺克斯（Knox）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祝福我们疲惫的灵魂；若上帝喜悦，让我们能服侍这里的人。跟我们住过的任何国家相比，这里更严格遵守安息日，更广泛持守改教家和清教徒的信仰。在这里，我们希望能觉得更自如一些。¹⁶

之后，《圣经研究》上再也没提过他们在苏格兰的生活，宾克为它蒙上了一层寂静的面纱。自从到悉尼后，宾克就没发表过针对个人的批评。但从他的信件中，我们还是能拼出一些他在苏格兰的情况。虽然他之前从未到过苏格兰，但据我们所知，他非常了解苏格兰人，知道他不太可能立即被格拉斯哥的信徒接纳：“毫无疑问，我们要想得到他们的信任，得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因为苏格兰人是出了名的‘谨慎’和保守，不轻易‘接受’任何人。”¹⁷

他们到格拉斯哥后，就一直在自由长老会。在接下来两个月里，他们参加了自由长老会的所有聚会，受到了罗德里克·麦肯兹（Roderick MacKenzie）牧师的热烈欢迎。这个教会的一位资深长老是《圣经研究》的读者，对《圣经研究》很欣赏。宾克很感恩这个新的信仰团体，五月初，他甚至去了北边，拜访自由长老会的另一个教会。1935年5月10日，他写信给伊芙琳·索雷尔（Evelyn Sorrells）说：

我去“苏格兰高地”（Highlands）参加了一周的特会，昨晚刚回来。我工作上已经拉下了一些，所以得长话短说，这已经是我今天写的第十封信了。我对这里的讲道多少有点失望：尽管教义纯正（对此我很感恩），但缺乏力量。我参加了两次祷告会，一次在周

¹⁶ 《圣经研究》1935年合订本，第19页。

¹⁷ 1935年3月24日写给洛威尔·格林的信。

六晚上，一次在周日早上八点，对我帮助倒是很大。我有幸见到了一些非常虔诚的信徒。

18

宾克已公开说明，要是自由长老会有牧职空缺，他愿意前去讲道，不拿工资。但他觉得，他不会正式加入自由长老会。考虑到这点，他意识到，按常理自由长老会未必会邀请他去讲道。

很快他就得知，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了。1935年5月中旬，在因弗内斯 (Inverness) 召开的自由长老会总会上，有人提议“禁止自由长老会邀请其他宗派的人主持祷告，或在其他方面协助服事。”一位支持此议案的牧师说：“我们不希望与其他教派的人来往过于密切。”这时，宾克夫妇已与麦肯兹先生熟稔。麦肯兹先生从总会回来后，不得不遗憾地对宾克说：“我们这个宗派太排外了。”¹⁹宾克面临的情形是，要么完全接受自由长老会的信仰立场（译注：即选择加入自由长老会），要么接受甚至不能带领公开祷告这一事实（译注：即以非正式成员身份继续在自由长老会聚会，但不能参与事工）。宾克选择了从这个新结识的信仰团体悄然退出，这点我们能理解。1935年6月6日，宾克写给科尔曼一家说：“跟我所有所知的其他人相比，在教义上自由长老会跟我更相近，再加上他们不那么世俗，也缺人手，我曾希望（因为“人心多有计谋”），上帝或许乐意，以某种卑微的方式在自由长老会中使用我，偶尔为他们讲道，但上帝却另有安排。自由长老会格拉斯哥教会的牧师对我们非常友好，曾多次请我带领公开祷告。”

宾克从美国回来时，还抱着讲道的希望，但在1935年8月25日，他告诉约翰·布莱克本 (John Blackburn) 说，他“今年没讲过一次道”。在8月18日的信中，宾克向普雷塞尔夫妇传达了同样的信息，信的结尾是如下这条宾克家的新闻：“迪奇正在大量换毛，比去年早了六周。它绝对是个勇敢的小家伙，每天都会成功地叫一会儿，比我强多了。”

宾克关于公共服事的最后一次呼吁是在1935年秋，写在《圣经研究》的年度公开信里，按惯例刊登在12月这期，内容如下：

在本刊读者中，有谁知道大不列颠有哪个不属于任何宗派或“独立”的教会愿意欢迎一位传讲真理之人？或任何基于圣经的“传道会”需要圣经研讨会的讲员？我们的讲道跟本刊中的文章遵循同样的信仰准则。有些读者结识的人多，或许知道合适的空缺，上帝可能使用他们，让我们跟那些欢迎坚持信仰立场并造就灵魂讲道的地方取得联系。请为此事祷告，并写信联系我们。²⁰

在上述这段话出版之时，苏格兰确实出现了一些空缺牧职。《圣经研究》的一位读者属于基督徒弟兄会 (Christian Brethren)，于1935年10月去了格拉斯哥，把宾克介绍给了当地兄弟会的带领。可能是通过这个渠道，宾克在苏格兰做了第一次讲道，地点是福尔柯克 (Falkirk)（一个位于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中间地点的小镇）卡米洛 (Camelon) 的伯大尼厅

¹⁸ 1935年5月10日写给给伊芙琳·索雷尔的信。

¹⁹ 《宾克信件集》第72页。跟开明时期相比，此时的苏格兰长老会是多么的不同。见马钦芮的《论与其他宗派弟兄交通的信》，《马钦芮生平与作品》(Memoir and Remains of R.M.M'Cheyne)，安德鲁·波纳尔 (Andrew Bonar)，1966年，第605页及其后。1944年，罗伯特·麦肯兹（译注：应为罗德里克·麦肯兹？）自己也被迫离开自由长老会。1935年6月24日，宾克给普雷塞尔夫妇写道：“哦，可怜的基督教会，处在何等的光景中！跟错误的教义和世俗化一样，宗派主义也同样能使圣灵担忧，或消灭圣灵的感动。”

²⁰ 《圣经研究》1935年合订本，第382页。

(Bethany Hall)，主题是“圣经的默示”(The Divine Inspiration of the Scriptures)。²¹1935年12月22日，在弟兄会的一个主要聚会点，宾克做了在格拉斯哥的第一次讲道，选取的经文是“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太5:4)。这个讲道诚恳、深刻、合乎圣经。但他并未再收到去那里讲道的邀请。这篇讲道刊登在《圣经研究》上，那天是“圣诞主日”(Christmas Sunday)，这个讲道的一些内容很可能出乎人们的意料，但讲道的语气是属灵的，而非争辩性质的。他告诉听众，对那些重生之人，必定会有哀恸和属灵的贫穷。只有喜乐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一定是基督徒。因为耶稣说：正是那个像石头地的听道者，“欢喜”领受这道，“只因心里没有根”(太13:21)。非常可怕的是，今天在正统基督教的圈子里，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是传肤浅的福音所致，这种福音急于得到立竿见影的“结果”，在这些人“归信”之前，他们并未确信自己有罪，并为罪痛悔。²²

宾克认为，这个弟兄会的讲道之门之所以向他关闭，跟他的讲道没太大关系，主要是跟之前发生的事有关。关于宾克将要去讲道的那次聚会，他们在报纸上刊登了告示，宾克注意到，聚会时还有B小姐的单独表演，以及另外一位女士的竖琴选奏。宾克问聚会的带领，作为个人请求，能否在周日取消那些表演。经过讨论后，那个带领人同意了，但也对宾克表示了抗议，说他“非常呆板”。1936年1月7日，宾克和那个带领人约好了一起吃午饭，而那天，宾克原本要跟“另外一个安排某个圣经课程讲员的弟兄”见面。结果只有宾克一个人来了，那个带领人没来。在那个弟兄会的周中聚会上，宾克提醒那个带领人失约，那个带领人承诺会写信再约。“但就再没消息了”，在1936年2月2日给美国洛威尔·格林的信中，宾克这么写道。

在1936年初的几个月，宾克确实收到了一些讲道邀请，格拉斯哥市里和周围的都有。或许因一些早期著作带来的名气，宾克受邀前往格拉斯哥市里的伯克利厅(Berkeley Hall)讲道。但他没讲圣经上未应验的预言，而是利用这个机会，讲了一篇关于“为将来的荣耀而准备的恩典”(Grace Preparing for Glory)的道。²³但在格拉斯哥，这种讲道的机会看起来不会再多了。兄弟会中认同宾克事工的人向他保证，伦敦是最有希望“扩大机会”的地方。

²⁴

1936年3月23日，在苏格兰刚待了不到一年后，宾克夫妇搬到了英格兰南海岸的霍夫(Hove)。他们在这个安静的海边小镇租了房子，房子位于一户人家的二楼。在这里，他们希望给将近八年的漂泊生活画上一个句号。

但宾克仍不想完全放弃公开事工，在他们乘火车南下之前，他写信给洛威尔·格林说：“我们去的地方离伦敦有一个小时车程，若上帝许可，我可以偶尔去伦敦讲道”。然而在随后的几周里，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在伦敦兄弟会中经历了更多的失望。但到1936年6月，他相信上帝为他安排的道路是，放弃所有进一步公共服事的想法。

²¹ 《圣经研究》1936年合订本，第28到30页。刚开始，福尔柯克那边要宾克讲“敌基督者”(The Antichrist)。宾克告诉普雷塞尔夫妇：“他们坚持要求只讲预言，因此我谢绝了他们的邀请。”这表明，宾克不愿卷入次要问题的争论。在随后的讲道邀请中，福尔柯克弟兄会显然改变了态度。

²² 《圣经研究》1936年合订本，第87页。

²³ 《圣经研究》1936年合订本，第141到145页。

²⁴ 3月1日，宾克写给约翰·布萊克本说：“到这儿之后，我接触到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他们给我写推荐信，把我介绍给其他一些在伦敦的人。上帝的作为是多么奇特！”

1936年6月11日，他写信给科尔曼一家说：

我相信，我们不应该到处跑了。在这八年里，我们到处迁移，想寻找一些可与之团契的人，或至少是愿意听我讲道的人，但都徒劳无功。最终，我明确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和努力（包括祷告或其他途径），不再寻找讲道的牧职，（我向你保证是极不情愿地）退出了所有的公开事工。我是真的迫不得已，才最终迈出这一步，因为“所盼望的延迟未得，令人心忧”。一次又一次的大失所望让我没法写文章——那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现在，我把全部精力投到了杂志和跟读者通信上，觉得很愉快。

在1936年的年度读者致辞中，宾克用如下简短的话告诉读者：“对从事讲道事工，我不再报任何期望。”在1937年底，他说他的期望得到了验证：“在1937年，我没讲过一丁点道。这非常痛苦，但我们寻求上帝的恩典，好能顺服祂至高无上的旨意。”

对一个一年讲过300次道的人来说，他的传道事工以这种方式结束，这确实让人觉得蹊跷。但正如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所说：“上帝最钟爱的仆人并非诸事顺遂。但人若以上帝为乐，就算并非诸事顺遂，‘心里所求的’也会得满足（诗27:4，译注：应为诗37:4）。”

在早些年，根据伯37:21，宾克曾以《有云遮蔽》（Illumined Clouds）为题讲过道。那时，他讲过基督徒经历的奥秘；现在，他有了更多的理解。在那篇讲章的注释中，他写道：“在许多人的人生中，似乎充满了未实现的理想、落空的期待和破碎的希望。但总有一天，我们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匪夷所思之事。到那时，我们会看到每件事的真正缘由和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在此时，许在将来，不在这里，许在美地。’”

第十章 对宾克孤立的解释

我们在前两章里看到，宾克的传道之门是如何被关闭的。从离开澳大利亚起，到 1936 年他最终接受讲道事工结束为止，宾克一直遭受孤立。从 1910 年到 1928 年，在大部分时间里，宾克都是一位富有恩赐和影响力的布道家和教师，因此对他来说，这种孤立确实极不寻常。

现在，我们来解释宾克后几年的经历时，会立即想到一种解释。这就是：之所以如此，有无可能是因宾克太具批判性，过快批评与他看法相异之人，性格太有棱角所致？他不认同任何教会，因而没机会耐心与他人同工，帮助他人成长。与此相反，他频繁更换城市，缺乏常规教会生活，以致成为孤家寡人，这必然使当时的人不接受他的事工。换句话说，可以说他的孤立主要是由自己所导致。

上述批评并非全无道理。根据圣经，每个基督徒都应把本地教会作为生活与服事的主要范围。宾克过于独立，不属于任何教会，这种做法站不住脚，人们有时不接受他，原因无疑在他。诚实并不意味着要立即直接对每件事发表看法（箴 29:11），作为一位教师，要想改变他人，就得花时间先赢得人们的信任。

在同时期英国的另一个地方，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传讲的信息与宾克几乎相同，而且也是在不熟悉这种教义的教会。但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正如他几年后所说的：

要是我像宾克那么做，就会一无所获，什么也干不了。我觉得，唯一的希望就是用真理使人信服，所以必须非常有耐心，从长计议，否则就会被赶走，什么也干不了。¹

同时，我们也得承认，钟马田一开始在他从小长大的宗派服侍，拥有宾克没有的优势。关于宾克 12 年²的牧职生涯，我们知之甚少，因此无法说，他未能稳定在一个地方，原因在他。如前文所述，他在科罗拉多锡顿首次任牧时，很可能由于看法改变，不再认同公理会婴儿洗礼观，出于良心，离开了那里。在悉尼贝尔沃街任牧时，由于教会正式采用极端加尔文主义信仰告白（hyper-Calvinistic Articles of Faith），他不得不辞职。³

在澳大利亚待了几年，1928 年返回英格兰后，他实际上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在浸信会服侍，要么在弟兄会。要在浸信会讲道，就得先加入浸信会，就洗礼观而言，加入不是问题，但因他持守传统加尔文主义（historic Calvinism），由于不同的原因，既不可能加入浸信会联盟教会（Baptist Union churches），也不可能加入认信“福音标准”（Gospel Standard）的严格浸信会。

有一段时间，似乎弟兄会的希望更大，但后来也证明不可能。宾克后来信仰立场变化颇大，与兄弟会中盛行的教义相差甚多。但与他人交往时，宾克并未坚持狭隘的信条。如前文所引，在 1929 年 6 月期《圣经研究》中，宾克写道，传讲“上帝全备的旨意”并非指只解释“加尔文五要点”，他继续道：“我们当然需要恒切祷告，好能更爱基督与他人之灵魂，更热心有能力传讲福音。”

¹ 见拙作《钟马田：信仰之战 1939-1981》（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1990 年），第 232 页。

² 宾克自述，见于《大卫生平》（The Life of David）（司文革，宾州：瑞纳出版社），第一卷，第 43 页及书中其他地方。

³ 同上，第 109 到 116 页。

理查德·贝尔彻同情宾克，给宾克写过传记。他提出这个问题，即宾克是否适合当牧师。他写道，宾克不善交际，“似不喜与人来往。”此外，贝尔彻博士又写道，宾克也过于直接。他曾亲耳听过宾克在澳大利亚一次讲道的开场白，主题是关于拣选，宾克说：“今晚，我将传讲圣经中最遭人痛恨的一个教义，即上帝主权的拣选”。⁴

我觉得很难评判贝尔彻博士的看法。宾克性格内向，不喜闲谈，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有充分证据表明，他有一颗真正的牧者之心，有一些我们之后会看到。他关心他人，在离开一些地方很久后，他写的信表明，他还在关心着曾经帮助过之人的福祉。比如，在给悉尼科尔曼一家的信里，他会询问好多人的状况。再有，他与之前的朋友都保持着友谊。1924年，是乔治·阿迪尔邀请宾克去的澳大利亚，而在1932年，阿迪尔仍在支持着宾克。普雷塞尔夫妇跟宾克夫妇一起生活过几次，是终身好友，其他人也如此。毋庸置疑的是，宾克真心关心他人，受人爱戴，下文叙述了一件小事，很能说明这点。有一次，宾克夫妇离开美国一个地方，许多朋友来车站送行，给他们带了路上用的礼物，其中主要是水果。但上火车后不久，宾克便把水果分给了一位黑人工人。宾克的友善让这位黑人意想不到，深受感动，因为他久病痊愈，刚重新工作，生病给家里带来了很大负担。宾克一向关爱体贴他人。

在了解宾克一生时，当今大多数读者最无法置信的就是，宾克对当时教会属灵状况的评判。每一代基督徒都倾向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比之前都要糟糕，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在这点上，宾克彻底错了。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要是宾克对那些“宣信基督教”教会（“professing” churches）严苛的评价大错特错，那就说明，对宾克的批评是对的，也就说他的孤立完全是咎由自取。

在深入讨论这点之前，我们必须同意，要是宾克能多花点时间，亲身接触其他坚守福音的传道人，下结论时就会更谨慎。比如在悉尼时，尽管住在艾士菲地区，没有迹象表明，他曾见过当地长老会中极为保守的传道人麦克格文牧师（Rev. R. J. H. McGowan），圣公会在信仰上也很保守，但他似乎也无联系。在悉尼浸信会联盟的传道人中，也有像约翰·里德利牧师（Rev. John G. Ridley）那样，心向基督，为人真诚的人，但宾克似乎不知道他们。里德利牧师写过自己传道的经历，换做宾克，很可能他也会那么写。

里德利牧师引用经文“撒义种的，得实在的果效”（箴 11:18），回忆在1920年代，他如何被迫经常想到这个应许：

好能有勇气，继续“存着盼望撒种”，在将来那日，得主称赞。我原本期望：讲道令人激动，会众自觉有罪，乐意听道，人们踊跃回应，归向基督；但事实完全相反，很少讲道，回应寥寥，大多是在发小册子，默默撒种，人们往往漫不经心，似乎大多拒绝福音。⁵

若宾克与他们有来往，就不会如此孤单。他一心做工，似乎未意识到，花时间联络他人

⁴ 见贝尔彻所著《宾克传》，第43到45页。

⁵ 见约翰·里德利所著《怜悯的历程》（Milestones of Mercy）（悉尼：基督教出版社，1957年），第183页。在那时，里德利牧师（1896-1976）因生病，“很少讲道”。

也很重要。我们虽承认，宾克处境相对孤立，导致他全面否定当时教会，但我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1920和1930年代，英美两国的基督教信仰处在历史低潮。在十九世纪，对基督教信仰怀疑之风吹入各个神学院，因而在此时的英美大部分地区，基督教主流宗派的讲台正在自食恶果。有些教会领袖刻意拆毁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而一些教会领袖对此毫无准备，未能抵制这些人的错误影响。在这些教会中，不信基督教之辈常得享尊荣，而坚守圣经之人却可能被说成“反启蒙主义者”（obscurantists）。格洛弗（T. R. Glover）博士是一位英国浸信会联盟领袖，因司布真志同道合者的消失而高兴，并于1932年宣称：“在今日，要想找一个真正旧时反启蒙主义学院，就只能自己办一个。”⁶这正是司布真和莱尔于1892和1900年去世前，就已预见到的状况。

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华菲德（B. B. Warfield）于1921年去世，我们也可以引用他的见证来证实，宾克认为这一时期教会处于低谷，这一看法符合事实。在华菲德去世前不久，关于他对教会现状的看法，他同事梅钦（J. Gresham Machen）得到如下印象：“他预计，有形教会将被自然主义占据，变得极为冷漠僵死，人们会逐渐看到，属灵生命只可能存在于有形教会之外，这时才会有新的开始。”⁷

不管怎么说，宾克事工之所以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教会已远离他所受教喜爱的真理。对这一时期许多传道人来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随波逐流，越错越远；要么被人忽视，丧失影响力。1936年，宾克在霍夫偶遇一位新西兰传道人，正因如此，他对宾克说：

“现在，要是我还讲30年前在格拉斯哥圣经学院（Glasgow Bible Institute）学的那些，我和妻子早就饿死了。”但宾克并未轻易妥协。同年，薇拉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们夫妇没找到志同道合之人，她难过地说：“宾克先生真是一位清教徒。他常给我说，他跟当今这个时代差了两三百年。”⁸人们认为，在四十年前，清教徒的教导随着司布真的离世而消失。在今日，要是还相信在平衡教导圣经方面，清教徒“被上帝大大使用，超过使徒时代迄今任何人”，就得付出沉重代价。宾克常提及传道书1:18“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原因就在于此。

1935年，宾克写道：“上帝仍在动工”，但根据他对所处时代的描述，我们觉得他有理由写出如下这段话：

我们处在一个“属灵低迷时代”。跟五十年前相比，不管是忠实传讲真理的传道人数目，还是坚守家庭崇拜的家庭个数，亦或是对真正有益的属灵读物需求，当今时代都相差甚远。之所以有这种差距，原因可能有两方面。首先是上帝的主权，因祂在不同时间做工不同。一些季节比其他季节的阳光雨露更充足，自然界如此，属灵之事也如此。其次是上帝子民的不信实。若上帝已赐下亮光，信徒却不跟随，上帝已赐下恩典，信徒却不结果子，圣灵就会因此而悲伤，圣灵的感动就会被销灭，也就不会赐下更多祝福。对目前这种状况，以上两方面原因都有。⁹

⁶ 发表于《时代周刊》，普勒康纳（E. J. Poole-Connor）引用于《英国福音派》（伦敦，独立福音教会团契，1951年出版），第251页。

⁷ 斯通豪斯（N. B. Stonehouse）《梅钦传》（大急流城：埃德曼出版社，1955年），第310页。说到他们本宗派美国长老会，华菲德告诉梅钦：“你无法劈开一块腐烂的木头”。最近，有位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对基督教信仰有不同的看法，他如此批评华菲德：“他学识渊博，远超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他似乎极为担心，他所界定的合乎圣经的神学和教会将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休·汤姆森·克尔（Hugh Thomson Kerr），《神学家华菲德》（Warfield: the Person behind the Theology），《普林斯顿神学院通讯》（Princeton Seminary Bulletin），2004年，新系列第25卷第一期。

⁸ 1936年9月6日写给伊芙琳·格林的信。

⁹ 《圣经研究》1935年12月期，第381页。

宾克不愿待在纵容自由神学的宗派，这可以理解。但令人费解的是，美国的基要主义教会也把宾克拒之门外，而这些基要主义教会相信圣经。正是这点，让宾克最为痛苦。因曾几何时，宾克受到许多基要主义教会欢迎，在他们聚会上讲道，写的书也颇受他们欢迎。之所以出现后来这种情况，是因宾克对这些基要主义者的一些看法所致，对此读者应已相当清楚，我现在试着总结一下。

宾克确信，基要主义的严重错误在于对福音的陈述。在布道中，没有传讲人要想得救，就必须悔改，凭信心来到基督面前，而是说每个人都已得到救恩，“接受”这个“事实”，就能成为基督徒。这种类型的阿米念主义比卫理宗的福音派阿米念主义更危险，因它实际上把“接受基督”等同于宣告信仰或“决志”。因此，仅凭一些外在行为（如走到前排或举手），许多人就被告知，他们已“重生”。

宾克看过迪克森（A. C. Dixon）在芝加哥使用这种“决志”的做法，这在当时基要主义圈子中很流行，但即使在完全理解恩典教义之前，宾克也从未接受这种做法。在给洛威尔·格林的一封私信中，他写道：

在向未得救之人布道时，我的做法与我文章中所写的一致：尽我所能传讲上帝的真理，让圣灵随己意应用和祝福这一真理。在布道后，我从不举行“会后聚会”，也从不邀请罪人用任何外在行动表示，他们接受了基督，或愿意接受代祷。在会后，要是有人等着跟我谈话，我会坦诚告诉他们，我帮不了他们，只能敦促他们回家读圣经。司布真也从未用过任何像“撒网”、“悔改的形式”（penitent forms）这种阿米念主义做法，原因很简单，基督和众使徒从未这么做过！不用说，我经常为此遭受批评，但末日会显明，我的看法讨上帝喜悦！¹⁰

1930年代初，在了解到基要主义教会的情况后，宾克相信，正是由于这种决志式布道，才有这么多教会成员未得救：“在今日，基督的教会正在自食上两三代人种下的恶果，特别是这些不合圣经的‘传福音’做法，这些做法要求可见的‘结果’，贪求‘归信人数’。数以千计之人出于压力‘宣告归信’，仓促‘加入教会’。”¹¹

在这封信里，宾克又说到这个话题：

大多数人的信仰只是坚信，他们的罪得赦免，灵魂永远安全了。在他们看来，质疑他

¹⁰ 1939年3月19日。

¹¹ 《圣经研究》1931年合订本，第188页。40多年前，达布尼（R. L. Dabney）已反复警告过这种做法的危险。有人说，结果表明，“圣坛呼召”（altar calls），也叫公开决志邀请，是有作用的。达布尼说，这种呼召是基于两个不成立的假定：“一是虽然事实表明，接受呼召的大部分人是受现场情绪影响，并未真正得救，但之后的光景也不比之前差；二是如果不这样，无法得着少数真正得救的人。”对于前者，他写道：“许多人来到教会，但并未真正归信，只有信仰的形式，没有生命，被习惯、稳定来教会和自义所蒙蔽。对于这些人，我们该如何评价他们的真实光景？”（《短文集》第一卷，1890年出版，1967年重印，第571到573页）。再者，“这些轻率的做法会在将来产生巨大的错误影响，在美国传播了一种信仰的实践，而这种做法跟那些天主教国家盛行的一样，都完全不合圣经，极为错误...在我们看来，基督信仰普遍不再坚持高标准的圣洁生活、信仰原则、道德标准和教会纪律，对社会良知几乎已失去实际影响力，这些做法正是罪魁祸首”（《短文集》，1892年出版，第三卷，第486到474页）。许多人认信加尔文主义，却不同意达布尼的看法，认为这么做并无不妥。比如，大卫·布里德（David R. Breed）说“慕迪主义”（他认为不等同于慕迪）已是“过去之事”（《普林斯顿神学评论》1903年期，第227页及其后）。到1930年代，这种传福音方式带来的恶果达到了顶峰。

们是否得救是极大的错误，他们的全部经历就是“信心”与“喜乐”：相信的是，他们的罪被遮盖，喜乐的是，确定能得到永恒的祝福。在他们的经历中，没有遵从上帝神圣的律法，也没有因自爱和自我满足而哀痛，没有谦卑，也没有内心的破碎。要是有人要他们“自我省察”，检验他们信仰的基础，负基督的轭，他们立马就会大声说这是“律法主义，危险的教导”！哦，在死后的五分钟内，他们会猛然意识到，他们犯了多大的错误！¹²

而且宾克看到，在影响个人永恒命运的同时，这种教导也在改变教会生活。现在，不得不调整教会崇拜，以迎合未重生会员不合圣经的口味。因此，由于听众需要“娱乐”，传道人的讲道就不再庄重，变得轻浮；为了让听众悦耳，就引入“有吸引力的音乐”，以代替庄严赞美上帝所需的简洁音乐。1930年，宾克在加州记录道：“几乎在所有地方，周日晚上福音聚会开始前，就会有半小时“唱诗”，而不是一起等候上帝。”¹³

在很多方面，基要主义把对上帝的崇拜从“纵向”变到“横向”，经常只不过是“赢得灵魂”的附属品。由于宾克现在更关注崇拜这一主题，他得出了1930年在加州意识到的结论：“‘许多教会’我们不敢进（弗5:11），尽管有人因此不悦，但我们知道，上帝了解我们的心，因而满得安慰”¹⁴

在另一件事上，宾克也与基要主义教会看法不同。阿米念主义认为，信徒有可能最后失去救恩，而在当时基要主义教会里，几乎普遍接受的教导则是信徒“永远安全”（eternal security）。对这个教导的解释是，一旦一个人“接受基督”，就永不应质疑此人是否得救。作为认信的基督徒（professing Christian），得救与否在乎“信”，与行为无关。关于善行与救恩的关系，宾克认为有两种主要错误：“通过行为得救（salvation by works）和得救无需行为（salvation without works）”。前者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导，而后者发轫于19世纪，传播者“披着正统教义外衣，吸引大量听众…他们教导说，基督徒有善行当然好，但这并非必须，若无善行，只是失去某些“千禧年”的荣耀，照样能进天国。”¹⁵

到1930年，宾克开始认为，信徒之所以不太敬虔，信仰生活水准不高，而且这在教会里司空见惯，这种得救无需行为的教导要负主要责任。他写道：“对于那种简单绝对‘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我们毫不认同”。为阐述不认同的原因，他引用了“一所著名圣经学院出版物上的文章”。在文中，作者说他去监狱探访一位待处决的杀人犯，原文如下：“我无权请求政府赦免他的罪……但可以告诉他，上帝已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担当了他的罪。感谢上帝！我发现那人在之前听过福音，清楚上帝的救恩计划……他已接受过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但后来这些年，他信仰上变得冷淡，失去了与主的关系，然而并未失去救恩，结果就是一生处在罪中。”¹⁶

宾克认为，这种说法完全自相矛盾。“救主是圣洁的上帝，将祂的子民‘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太1:21），而不是让祂的子民‘留在罪中’，上帝除去他们对罪的喜爱和罪对他们的辖制。“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

¹² 《圣经研究》1931年合订本，第46页。

¹³ 《圣经研究》1931年合订本，第46页。

¹⁴ 《圣经研究》1931年合订本，第191页。1928年，《圣经研究》刊登了几篇关于敬拜的文章，第一篇开头这样写道：“在今日，一个最严肃和败坏灵魂的谬误就是，未重生之人有能力敬拜上帝”（第252页）。

¹⁵ 《登山宝训》（Welwyn, Herts: 福音出版社，1977年），第341到342页。尽管坚信称义无须善工，宾克还是给出了许多圣经依据，解释为何善工是需要的，其中包括“荣耀上帝和彰显上帝的恩典”（第348页）。

¹⁶ 《圣徒保守的教义》，见《圣经研究》1947年合订本，第61页。

上帝的救恩是超自然的工作，会产生超自然的果效，这是上帝恩典所行的神迹，能使荒漠像玫瑰一样开花。从结的果子，我们能看出上帝的恩典。若结坏果子，还说是好树，这就是撒谎。成圣是称义的证据，改变的生命是重生的证据。”

关于这个问题，那个时代只有为数不多的传道人跟宾克看法一样，陶恕（A. W. Tozer, 1897 - 1963）是其中之一。在说到基要主义的光景时，陶恕写道：

因信称义是圣经真理，它使人得以解脱，免于刻板的律法主义和无结果的自我努力，但在我这个时代，这个真理却被滥用，被许多人误解，实际上阻碍了人们认识上帝。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全部的归信过程变得机械化，没有圣灵参与其中。现在一个人可以单有信心，但这种信心对道德生活却无任何触动，也不会影响老亚当的自我。在当今，一个人可以“接受”了基督，但在心里，却不会对祂产生任何特殊之爱，可以已经“得救”，却不饥渴寻求上帝。¹⁷

传统基督教的教导是，通过圣洁和成圣，圣徒得蒙保守到底。但由于把称义（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和重生（基督徒经圣灵更新过的内心）隔离开来，基要主义不仅损坏了这一真理的根基，而且抛弃了上帝的律法，这律法是判断圣洁的标准。基要主义宣称，上帝的道德律以及基督在登山宝训里对律法精神的阐释，并非基督徒应当遵循的准则。道德律与福音相对立，福音并非旨在恢复律法所代表的圣洁。基督徒不再因恩典而说：“我是喜欢神的律”（罗 7:22），人们得到的教导反而是，律法与基督徒无关。阿米念式福音对基督徒的界定已经不完全，这种反律法主义谬误更进一步大大支持了对教会内不属灵生活的姑息。用宾克的话说：

50 年前，许多传道人和“圣经教师”犯了一个灾难性错误，在今日，凡有眼能看的，都能看到其导致的可怕后果。这个错误是，他们认为在旧约时代，上帝的子民处在严厉的律法之下，没有上帝的恩典；基督来后，废除了严厉的律法，带来了大为宽松的时代。¹⁸

在给科尔曼一家的一封信中，谈到十诫时，宾克说：“要是有人否认，上帝的律法是基督徒生活的准则，你们就当躲避那人，就像躲避致命的毒蛇”。¹⁹ 在另一封信中，宾克先引用了一段话，据说是一位慕迪圣经学院领袖写给基督徒的：“无论干什么，不管是偷窃还是谋杀，你们都会永远得救”，然后宾克写道：“数以千计的‘基要主义者’赞同这种撒旦式的错误，盲目臆断在圣徒永恒保障方面，这种教导能高举上帝的恩典。但上帝不会在罪中保守祂的子民：祂会在他们心中动工，让他们痛恨罪，从而得以保守！”²⁰

基要主义不认为，道德律是基督徒生活的准则。而正是由于这点，宾克与基要主义彻底决裂。我们已说过，在早期事工中，宾克极为赞同基要主义关于圣经中未应验预言的教导，这类教导通称为时代论，正是这种教导把基要主义聚在一起。前千禧年派（Premillennial）认为，基督会在世界末日前一千年复临，时代论是这种观点的详细阐述。时代论一般认为：首先，基督会以不可见的方式降临，地上存留的教会在“大灾难”之前秘密被提，然后整个

¹⁷ 陶恕《每日心意更新》（哈里斯堡，宾夕法尼亚州：基督出版社，1980 年），12 月 12 日。多年前出自陶恕之口，并被记录成文。

¹⁸ 《圣经研究》1942 年合订本，第 27 页。也见于《登山宝训释经》第 20 章。

¹⁹ 1941 年 8 月 10 日。

²⁰ 1934 年 12 月 2 日写给洛威尔·格林的信，见《宾克书信集》第 58 页。

以色列国归信，向万邦传福音。“被提”七年后，但以理书第九章所说的“第七十个七”将结束，教会将与基督一同回到地上，迎来千禧年。千禧年结束时，基督会再次显现，终结所有人类历史，这就是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

但对过去和将来的历史，时代论有新的理解。它认为，在不同的“时代”，上帝的救赎也不同，并以此把历史分为不同时代。若犹太人顺服，“上帝的国”就赐给他们，这就是“律法时代”，基督一生的教导都与这个时代一致。但当犹太人拒绝基督和“上帝的国”，上帝在更新对以色列的救恩计划前，设立了“教会时代”，在此期间，所有“基督身体”的成员都会得救。

1930年代初，宾克改变了对未应验预言的看法，这看起来没什么大影响。毕竟宾克多年来的原则是，《圣经研究》杂志不刊登理论性的争议话题。1929年，他写信给布莱克本说：“我个人觉得，争论性的讲道和文章对圣徒毫无益处。‘喂养我的羊’是主的命令”。但现在，他确信时代论不只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产生了广泛的属灵影响。从1933年1月到1934年7月，宾克在《圣经研究》上连载了18篇系列文章，阐述了他对时代论的看法。

宾克看到，如果上帝和以色列打交道发生在“律法时代”，“恩典”和“教会”就只在五旬节后才有，那么旧约中的应许和诫命，甚至五旬节前主耶稣的教导都只针对犹太人。艾萨克·霍尔德曼 (Issac M. Haldeman) 是一位时代论领袖，他宣称“在基督教中，主祷文并不比西奈山的雷声或利未记中的献祭更重要。”²¹宾克反对将圣经的应用如此区分。他写道：

重生之人相信圣经的神圣默示，以及圣经的应许真实可靠，撒旦知道无法撼动这点，便进行更隐蔽的攻击（一旦成功，同样有效），试图劝我们相信，上帝的大部分应许根本不属于基督徒，因这些应许记载在旧约中，所以只属于犹太人。

撒旦推进这项运动，以削弱圣经中大部分内容的重要价值，实在狡猾。在此邪恶勾当中，他驱使的衙役并非公开的无神论者或异教徒，而是假装拥护正统信仰之人，此等人认信圣经的全部默示，籍此赢得了那些轻率信徒的信任。尽管在最初，“时代论真理”教师提出的理论激进且富有革命性，可能已使那些思维简单的信徒感到一丝不安，但大部分时候，他们安慰自己说，这些人对“基要主义”颇为忠心，对基督甚为忠诚，如此熟悉圣经，“一定不会错”，从而去除了担心。此外，这些时代论者声称，上帝“在圣经上给他们的亮光比前人都多”，这吸引了听众的自豪感，因为谁想“落在时代之后”呢？在耶36:23我们读到，犹大王约雅敬听到先知读了一段来自上帝的信息后，“他用刀将书卷割破”。时代论者常提到这件事，或将之应用于，或使之适用于“圣经高等批判”所采用的有害解经法。时代论的听众认定，这些教师“持守整本圣经”，因此消除了任何潜在担心；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教师强烈斥责“现代主义”与“进化论”，故可尽信他们所有观点。魔鬼何等狡诈！然而，就产生的后果而言，时代论与“圣经高等批判”同样有害：后者断言旧约相当多的内容不实，而前者坚持认为旧约与我们无关。无论哪种说法，都减少了圣经在今日的功用与价值，把其大部分内容变成了一纸空文。²²

²¹ 霍尔德曼 (1845-1933) 是司可福 (C. I. Scofield) 和格雷 (J. M. Gray) 的同事，被乔治·多勒 (George Dollar) 描述为“关于圣经预言方面一位严谨的学生和作者”，见《美国的基要主义历史》(A History of Fundamentalism in America) 第326页，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 (Greenville) 鲍勃·琼斯大学出版社 (Bob Jones University Press) 1973年出版。在霍尔德曼纽约事工的后期，据说他每周日晚都会宣讲关于基督的复临，当时教堂需要修缮，但资金不足，他敦促人们继续事工，原因是在修好之前，基督可能就已经再来了。

²² 《圣经研究》1933年合订本，第39页。

在最后一篇文章里，宾克总结了他列举的时代论者十大“罪状”，其中有：“否认上帝道德律作为今日基督徒生活准则。用圣经反对圣经，而非展现经文间的完美和谐与一致，令人厌恶。”²³

今天人们无法想象，在1930年代得出这一结论多令人震惊，因时代论在当时基要主义世界中颇受欢迎。1830年代，弟兄会传道人提出时代论，受到后来像慕迪这样布道家的支持。190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圣经，内含完整时代论注释，由司可福（C. I. Scofield）撰写，这使时代论获得了全世界认可。

到1945年，司可福圣经已发行200多万册。几乎每个圣经学校都接受了司可福的圣经注释，福音派出版商接踵推广持相同观点的作者。离奇的是，这种解经体系是基于几乎对圣经的全新阐释，却能在美英新教徒中广泛流传。但无论如何，司可福圣经做到了这点，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时，圣经上未应验预言是最流行的话题，不管在哪儿，只要以此为主题，就能聚起一大群人。²⁴

宾克之所以震惊，不仅因该教导错误，还因其分散基督徒注意力，与应对教会真正属灵需要毫无益处。在1930年代早期，先是大萧条，后有欧洲新独裁者兴起。对此，基要主义并未鼓励基督徒如何在这艰难时代生活，反而主要在讨论“圣经预言问题”和对“时代记号”的解读。

宾克于1932年写道：“唉，上帝如此多宝贵子民被教导要思考的问题是：十个童女的比喻是关乎‘基督教会’，还是‘大灾难期’的犹太人；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大战会发生在山谷还是山顶。在当下思考这些问题，就如同罗马已经着火了，尼禄不去救火，却在到处闲逛。我们主要需要思考的是基督教信仰的实践方面，这关乎我们当下属灵与属世的福祉。”

回想起宾克这里提到的这种怪事时，钟马田医生说：“1939年，莫洛托夫（Molotov）和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一些人确信，他们看到以西结关于歌革（Gog）和玛各（Magog）以及北方联盟的预言实现了。”²⁵

1954到1955年间，当钟马田在讲道中也反对时代论时，许多听众感到震惊，这再次表明，长期以来时代论在福音派圈子里有多流行。20年前，批判时代论的几乎只有宾克一人。1945年，奥斯卡·艾利斯（Oswald T. Allis）在出版那本颇具影响力的《预言与教会》（Prophecy and the Church）一书时，他只知道有两个人积极反对时代论，一个是菲利普·莫罗（Philip Mauro），另一个是宾克。²⁶

²³ 《圣经研究》1943年6月期，第134页。

²⁴ 可能是在1930年代后期，有一次在开始讲道前，坎贝尔·摩根博士（Dr. Campbell Morgan）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更衣室对钟马田医生说：“今晚来聚会的人一定比平时多”。钟马田问为什么，摩根博士回答说“之前宣布，我这次讲道的主题与预言相关，我从未涉及过预言的问题。但每次这么说，来聚会的人数就会明显增多。”钟马田，《教会与末后的事》（The Church and Last Things）（惠顿：十字路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²⁵ 见上，第108页。据说，这两个人代表苏联和德国。“当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时”，这种对预言的解释“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

²⁶ 艾利斯（O. T. Allis）的《预言与教会》（费城：长老会与改革宗出版社，1945年），第15页。

因此宾克是在孤军奋战，这毫不奇怪，其中的原因也并非是宾克性格与众不同。1934年，宾克写道：“如今，上帝的真仆人和传讲纯正教义之人在地球上几乎已消失殆尽。提后4:3 现已显现在我们面前：人们‘将厌烦纯正的道理’”。²⁷至少另一位同时代的传道人也能部分证实这点。这位传道人发现，他呼吁严肃对待信仰，否定自我，实践敬虔，但不受人们欢迎。这位传道人就是陶恕，他曾说：“由于我的讲道，这个国家所有的圣经会议都不接受我。”跟宾克一样，因对基要主义阵营的评价，他被拒之门外。用他自己的话说：

先知被禁言，文士控制了信徒思想……一个非官方阶层决定基督徒当信什么。不是圣经本身，而是文士所理解的圣经成了基督教的信条……极端时代论体系被人为构建起来，让基督徒不再悔改、顺服和背十字架。根据一套严格的“分解真理”系统，整段新约经文不再适用教会，遭到丢弃。所有这些产生了一个宗教体系，与基督的真信仰为敌……恩典变得不是免费，而是廉价。在今日，我们忙着向世界证明：人们可以享有福音的所有好处，同时习以为常的生活也不会受到影响。“既要世界，也要天堂”，这是对现代基督教的描述，尽管并非人人如此，但适用于今日绝大多数基督徒。²⁸

有证据表明，宾克并不是那种喜欢争辩的人。在批评时代论教导这件事上，由于额外的原因，对他来讲，撰写这些批评文章是一件痛苦的事。从真正意义上讲，他是在批判自己。宾克早期笔记表明，他现在要否定的，正是他曾深入研究和教导过的。²⁹在他写的书中，有两本是关于圣经中未应验的预言，分别是《救主的复临》(The Redeemer's Return, 1918)和《敌基督者》(The Antichrist, 1923)。宾克还不完全确定，关于前千禧年的看法，这两本书错的有多离谱，但现在至少已意识到，他曾经的教导有误，因良心深受圣经约束，宾克一定深感痛悔，从前的无知和谬信使他谦卑下来。1934年3月17日，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在我看来，上帝在圣经‘预言’中安排了许多难懂之事，来挫败人的骄傲！”在下个月的《圣经研究》中，宾克承认：“年轻时，笔者从所尊敬之人受的教导是，律法与恩典就如水和油一般无法调和，笔者一些早期作品中也有这一错误，愿主赦免……律法与恩典非但不矛盾，反而互补。在十字架上，两者显出完全的荣耀，都在真正的福音中得以彰显。”

在1934年2月3日给约翰·布莱克本的信中，宾克解释了为何要修订他早期对预言的教导：

我现在很不喜欢前千禧年的教义。及友知人，教义也如此！我研究过早期前千禧年者的生平，也对当今前千禧年者作了观察，相较之下，他们跟敬虔的清教徒相差甚远。因此，我越来越怀疑这一教义，决定重新审视他们的根基。我知道，人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也知道真正不带偏见探究一件事有多难，所以我采取了更为缓慢谨慎的方式。此事已进行五年多，我现已得出一些积极（或“确定”）的结论，但还没下定决心动笔。

30

²⁷ 《宾克信件集》，第40页。

²⁸ 陶恕《信仰进深之道》(Keys to the Deeper Life) (大急流城：宗德文出版社) 1957年，第13到17页。

²⁹ 在早期作品中，宾克无疑接受了时代论对“天国”和“教会”的区分，“旧约对千禧年的描述最多，而教会来自新约的启示。此外，我们必须谨记，在千禧年时，上帝之国会降临于地，而教会则是属天的创造，拥有属天的身份与将来。”（《救主的复临》1918年，第362页）。但时代论认为，“上帝之国”的子民不属于教会，律法也并非教会的生活准则，这点宾克并不接受，也在早期《圣经研究》中反驳过（如1924年合订本，第3页，第43页；1925年合订本，第142页，等等。）宾克从不认为，新旧约展示了不同的救恩之道。

³⁰ “还没下决心”是指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未应验的预言。如上文所示，他已撰文反对时代论。在给布莱克本的另一封信中，他说：“我从帕特里克·费尔贝恩(Patrick Fairbairn)两卷关于预表(Typology)和一卷

1920 年代，宾克形成了“出到营外”的看法，跟时代论教导的长期接触或许加强了他这一看法。对千禧年之前基督教会的状况，时代论不抱任何希望，这实际上使悲观主义成为福音派的一种正统看法。我们之前注意到，在 1927 年他相信，“当今的时代正大行其道”。无疑，这种教导有时会跟宾克那些令人沮丧的经历相互加强。因此，当宾克开始怀疑这一教导是否准确时，他就看到，基督徒更有希望能在当今时代做有效的见证。

清楚的是，宾克在 1930 年代经过了试炼，但这并未使他变得失望刻薄。这些试炼也并非徒劳无益，他并未因此变得狭隘，产生门户之见。与此相反，《圣经研究》上的文章越来越强调需要平衡，既为了弟兄之爱，也为了基督教信仰的多样性。他后期作品灵性更深刻，下笔更谨慎，跟早期相比，价值高很多。跟任牧时相比，宾克 50 岁时更温和，眼界更宽广。

1935 年 3 月，宾克在杂志中写道：

我们不应过多纠结小事，关于这些事，上帝的子民很可能永无法达成一致，而应注目看法一致的大方面。

笔者无意为任何宗派、体系或基督徒群体的每个过失辩护，但对其凡属上帝之处，都乐于认可。笔者虽不属任何教会，也未加入任何团体，但期盼与任何爱主、愿在每日言行中讨上帝喜悦之人团契。我们已年逾花甲，游历过各地，未发现哪个教会、团体或个人通晓全部真理。随年龄渐长，对那些要求别人须全部接受自己释经看法之人，我们耐心甚少。

31

宾克虽放弃前千禧年立场，但据我们所知，他从未攻击过这种观点，这反映了上文所说宾克的态度。在他看来，只要关于圣经预言的看法不像时代论那样，推翻基要真理，“就不应疏远圣徒之间的感情”³²，他避免在次要问题上与人争论。在 1937 年的年度致辞里，宾克写道：

我们并非不知追求（而不充分权衡）新看法的危险，但据经验，我们知道放弃先前看法有多难。最近几年，我们对圣经预言的看法有较大改变。我们今日确定，关于未来之事，大量猜想是出于肉体。属肉体的自然生出骄傲、猎奇、喜爱哗众取宠和受人注目，只有靠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人清醒、谦卑，并坦然承认：“我不知道”。如此多已应验预言在发生前未被正确理解，这一事实应阻止我们对未应验预言在理论上胡乱推测，在教义上做任何结论。圣经上说：“主来的日子近了”（雅 5:8），也就是说越来越近，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没人能说：“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请各位友人注意，我们无意与任何人通信讨论此话题。若你认为我们看法错误，请为我们祷告；由于也可能是你的错误，也请为自己祷告。

他对洗礼的看法也持同样态度。1936 年，宾克写道：“关于此话题，尽管笔者坚信一些看法，但 14 年来，一直避免在《圣经研究》上发表（甚至提及）。”³³

关于预言的书中收效甚微。”在后来的《圣经研究》中，宾克没再碰过预言这个主题。

³¹ 《圣经研究》1935 年合订本，第 94 页。

³² 《圣经研究》1938 年合订本，第 381 页。

³³ 《圣经研究》1936 年合订本，第 14 页。我们也能看到他对一位年轻婴儿洗立场信徒的关爱，见《宾克信件集》第 56 页。宾克在给洛威尔·格林写了 46 封信后，才第一次说到洗礼这个话题。

在次要问题上，宾克对不同看法持包容态度，这本应使他更易认同一个教会，但有时也会成为障碍。正如 1935 年在格拉斯哥发生的，他再三发现，在他眼中无关紧要之事，却成了团契的前提条件。1936 年，他写道：

宗派主义藩篱使基督的一些羊与其他羊隔离！“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罗 15:7），这是上帝的命令。这里的接纳并不是说“接收”为教会成员（罗马圣徒已是教会成员：罗 12:4-8），而是把每位弟兄姊妹放在心上，好能关心他们，并尽你所能，增进他们现今与永恒之福祉。但如今，浸信会多半只接纳“浸信会立场信徒”，长老会只接纳“长老会立场信徒”，那些称作“兄弟会”的也只接纳“认同他们的信徒”。作为对宗派主义的抗议，笔者未加入任何教会，这就是原因之一。

哦，由于缺乏弟兄的友善，温柔的同情和基督徒的关爱，如今导致了何等恶果！非但不担彼此的重担，一些人似乎更愿意增加他人的重担。哦！愿上帝赐下恩典，让我们放下微不足道的分歧，寻求所有上帝儿女的真正合一与团契；爱主所爱之人，这都是祂宝血赎来的。但这经常需要自我否定与自我牺牲，持守真理和信仰的原则，治死肉体的骄傲，这骄傲总喜欢抬高自己，贬低他人。³⁴

以上这番话并非出自一位隐士，而是出自一位阅历丰富的基督徒之口。他所遭遇的试炼确实非同寻常，但经历之后，就能更加帮助他人。正如 1937 年 8 月 15 日，宾克写给洛威尔·格林所说的：

上帝在陶造祂儿女时，这些难熬的历练必不可少（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一样），但对此，我们却反应迟钝。一生中，我们要不断学习。古语说“经历是最好的老师”，我加一句，这位老师的学费可不菲！

³⁴ 《圣经研究》1936 年合订本，第 119 页。对那些无关救恩宗旨之事，就算某个宗派认为他们的观点合乎圣经，宾克可能也不认为，他们需要特意表达出来。太经常发生的是，宗派差异影响了基督徒间的团契。

第十一章 “我们信，因此如此说”

到目前为止，据我们对宾克一生的描述，似乎容易得出这一结论：宾克早在五十岁之前就应意识到，应当专注文字事工。现在对我们来说，这或许很清楚，但当时却绝非如此。宾克会提醒我们：“上帝在护理和恩典上的踪迹常‘何其难寻’（罗 11:33），不仅我们自己觉得如此，在旁观者看来亦如此。比如上帝对待约伯的方式，就被约伯的‘友人’所误解。”

宾克的一些遭遇似乎表明，他的文字事工不太可能发挥多大作用。首先，整个基督教界都明显缺乏对“能滋养灵性之圣经注释”的需求，讲台和基督教出版机构通常都不提供此类作品。说到当代基督教出版物，宾克在 1929 年 7 月的《圣经研究》中写道：

大多博人眼球，诉诸知识；很少检视良心，滋养灵魂。即便其中佼佼者，也不过刊登许多当下宗教新闻，大多不能使人更近跟随上帝，令人悲哀。关于“时代记号”的作品读来令人激动，但不能使人更近与基督相交（communion with Christ）……这是因缺乏对圣经的解释，讲道和文字事工皆是。7 年半前，我们应邀出版一份杂志，仅致力于圣经研究。我们竭力工作，以不负友人信任，但已得知，与我们预想不同，并无太多人欢迎这类事工。

宾克的早期作品并不畅销。盖柏林先生的出版机构位于纽约，1922 年，在其发行的《我们的盼望》杂志上发表了宾克的第一本圣经注释《创世纪拾遗》。之后，宾克与基要主义渐行渐远，文字事工之门因此关闭。圣经真理出版社的赫伦丁先生住在斯文格，在 1920 年代中期，他已开始出版宾克的四卷本《约翰福音注释》，但到 1929 年第三卷发布时，宾克不得不给《圣经研究》读者解释，定价高（每卷 2 美元！）是因发行量少。¹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1938 年 2 月 27 日，宾克写给洛威尔·格林说：“听说赫伦丁先生没接到多少《约翰福音注释》订单，对此我毫不吃惊”。因此，圣经真理出版社不可能考虑出版宾克的任何新书。洛威尔·格林希望，宾克在《圣经研究》上关于“上帝的惩罚”那些文章能结册出版，宾克答道：“把我关于‘上帝的惩罚’那些文章单独结册出版，这几乎不可能，十分抱歉。就算删减一二，篇幅也不会小，印一千份要一百美元。现今对这类书的需求实在太少，出版商卖不了多少本，‘入不敷出’。”²

到 1930 年代，读者对宾克作品的兴趣变得更少。按常理说，他的作品越接近清教徒，就越有可能跟那些清教徒作家一样，被人忽视。几乎同出一辙，那些传统神学家的作品也是如此被人遗忘的！在回复洛威尔·格林关于二手书的问题时，宾克写道：“上次我‘挨家’逛伦敦二手书店时，24 家书店中，有 22 家告诉我，他们早已不卖任何神学书——因为没人买！”他向格林推荐了曼顿（Manton）、欧文（Owen）和古德温（Goodwin），然后加了一句：“要是能买到！”³

另一方面，不得不提的是，不仅大部分人对严肃基督教作品不感兴趣，到 1936 年，宾克《圣经研究》杂志的前景也令人堪忧。

10 年前，也就是 1926 年底，宾克去掉了《圣经研究》的定价，取而代之的是这句话：

¹ 《圣经研究》1929 年合订本，第 169 页。宾克说此书是他“十年祷告和辛勤劳作的结果”。与他其他早期作品一样，此书也受了时代论影响，有些地方过度依赖弟兄会的作者。

² 1936 年 10 月 4 日。

³ 1937 年 1 月 3 日。

“有意阅读者免费赠阅。”他如此做，似乎是为了严格践行如下原则：“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太 10:8），另外也希望籍此扩大发行量，同时帮助那些负担不起订金的人。

一开始，结果喜人。“1927 年的发行量超过之前任何一年。”⁴但很快，困难也清楚起来。对于一本免费杂志，要判断哪些人是真正的读者，这相当困难。任何人把地址发给宾克，就能免费收到杂志。当然，宾克在杂志上表明，期望得到能负担起杂志费用读者的帮助，也收到了捐赠。尽管如此，宾克还是面临资金问题，1929 年 3 月期《圣经研究》上一则简短通告说明了这点：“本刊每周印刷邮寄费逾 5 英镑（合 25 美元）。各位读者有否尽当尽之义务？1928 年全年，《圣经研究》寄送读者千余人，但无一人捐赠！”

宾克未从《圣经研究》中得到任何报酬。相反，那时他一定在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个杂志。宾克最后一次拿到薪酬是 1928 年，在悉尼。从那时到 1930 年底，他从讲道得到的报酬不足 200 美元（合 40 英镑）。1929 年底，他在《圣经研究》的编辑致辞（Personal Word）中说：在杂志运营资金方面，“我们经历了严峻考验”。那时，宾克已回到美国，经历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崩溃，接着是长期严重的产业衰退”。在 1930 年底的编辑致辞中，没再提到遇到的困难。只是在 1946 年，宾克回忆说，1930 年是“我们最难熬的一年”：“我们决定，就算停刊，也不欠任何债。我们为此向耶和华以勒（创 22:14）祷告，祈求杂志所用资金……11 月 30 日是《圣经研究》财务年度最后一天，那天早上我们赤字 1.75 美元（合 7 先令），信箱里什么也没有，下午还会送一次信，但我们几乎没在下午收到过信。然而那天下午，里面有一封，信里附了 3 美元，因此这一财政年度结余 5 先令。我们当然会有盈余：上帝从不使信靠祂的人失望！”⁵

在整个 1930 年代，宾克都在尽力增加读者，以维持《圣经研究》的发行。每年都会寄杂志给可能感兴趣的新人，但许多时候无任何回复，宾克只好断定，这些人无兴趣订阅。1933 年 12 月 22 日，他给约翰·布莱克本写道：“每年都会寄出几百份赠刊，但其中大部分杳无音信，第二年就不再寄了。”当年有 350 人是这种情况，宾克在《圣经研究》的专栏里写道：“我向你保证，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对那些不感兴趣之人，或占他人慷慨便宜之人，我们不敢浪费赠刊。”1934 年，宾克不再有讲道机会，在这一年，他说：“在过去几年里，本刊订阅人数略微持续减少。”在这之后，订阅人数有所增加，但并未持续下去。

1935 年有段时间，宾克不得不暂时自己出钱，以维持杂志运转。宾克的朋友斯坦利和普雷塞尔承担美国的代理，1935 年 7 月 14 日，他写给他们说：

斯坦利的结论是“毫无疑问，大部分读者把信和订金直接寄给了你（译注：指宾克）”，鉴于你收到的信和订金这么少，这么说很自然，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几乎所有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读者都杳无音信；事实上，要不是英格兰和苏格兰读者的订金，最近四期的《圣经研究》就无法付梓。除了你收到的小部分订金外，从美国收到的订金为：4 月 31 美元，5 月 13 美元，6 月 27 美元，7 月 截止到今日 6 美元！

在 1935 年 9 月期的《圣经研究》中，有如下这则短讯：“本刊发行量减少，我们为此大伤脑筋。许多曾喜爱本刊的读者也不再订阅，颇多老读者已故去，但无新读者补充进来。

⁴ 《圣经研究》1927 年合订本，265 页。

⁵ 《圣经研究》1946 年合订本，284 页。

诸位可否把本刊介绍给可能认同本刊的信徒？”在那时，《圣经研究》已濒临停刊边缘。1935年12月，宾克写道：“很少人与我们合作，在信徒中推广本刊。若我们因缺乏支持，被迫停刊，有多少人会真的感到遗憾？又有多少人在竭尽所能，避免此事发生？”1936年1月，宾克搬到霍夫，那时他又写道：“我们发现，要找到足够多感兴趣的读者，好能继续发行本刊，这相当困难。”

准确来说，很难确定要维持《圣经研究》的发行，最少需要多少读者。1936年3月，在给布莱克本的信中，宾克说：“近来，本刊收到大量捐赠（我们的需要得到了供应，感谢上帝），但读者仍不到900人！”到1938年，杂志读者人数跌至历史最低点。宾克在《圣经研究》上说：“读者人数的减少常让我们感到灰心，但对现有读者，我们表示感激。正是为了少量真正感兴趣的读者，我们才艰难前行。”下一年的情况更差，读者继续减少，少了近70位：“1939年，本刊发行量继续显著下滑，但为了少部分真正认同本刊的读者，我们希望能有足够的读者，好能在下一年继续...”

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不知怎么做到的。在1940年代初，《圣经研究》大约有700位读者。其中100位还是来自澳大利亚，最多的是美国，“有200多位”。直到二战后，英国读者才超过这个数。除此之外，在全部读者中，总是只有一部分人寄来奉献。这么多年来，真正热心的读者可能也就比一百人多点！1948年，宾克写道：“要不是有一百多位读者每年寄来捐赠，让我们能给他们多寄一本，几年前我们就早已被迫停刊了。”

要想从《圣经研究》或宾克信件中收集这些读者人数，这绝非易事，因宾克极少提及于此。要是脱离上下文，单看上文引用的宾克这些话，会让人误以为，作为编辑，宾克喜欢抱怨，但事实绝非如此。只是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而且主要为寻求代祷时，宾克才会提及所遭遇的困难。宾克极其厌恶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募捐。但我们需要列出上述引文，因这表明，尽管宾克逐渐相信，他现在全部的公共事工呼召是从事文字事工，从当时情况来看，得出这一结论不容易！要是只看当时《圣经研究》的发行情形，他绝不可能做出这一决定。因此倒不如说，他记得传道书11章中的命令，当将粮食“撒在水面”，这章也警告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传11:4）。纵观《圣经研究》的历史，归根结底来说，这项事工是出自信心。正如他在1937年所写：

事实上，我们的读者人数勉强让我们“入能敷出”，继续经营，过去现在皆如此……我们经营本刊的经历难道不是跟每位信徒读者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如出一辙吗？上帝如此安排，正是为了让“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而不凭眼见”。⁶

薇拉承担了《圣经研究》发行的大量工作，她也持有同样的信心。在给伊芙琳·格林的信中，她写道：

对我和宾克，读者减少是一个巨大试炼。但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交托给祂，任祂旨意而行，不再像以前那样，或为其担忧，或受其打击，为此我们感谢上帝。很抱歉，我们如此软弱，会为此事担忧，但当所有的门都关上时，再想到《圣经研究》也会停刊，我们就觉得很难过。⁷

⁶ 《圣经研究》1937年合订本，第221页。

⁷ 1939年6月25日。

在两年后给伊芙琳·格林的信里，薇拉又说起《圣经研究》这项事工：

在迄今为止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上帝恩待了我们。祂供给我们一切所需，好能进行这项不属任何教派、宗派或“大人物”，也不被他们承认的事工。就算只讲述一部分祂对我们的引导，也能写好多。“在人不能的，在神却能”，这寥寥数语已达我意，胜过一本书。所有的赞美都归于祂！⁸

有件事很明显是上帝对宾克夫妇的带领。除了每月发行的散装本，宾克每年年底会发行数量相当有限的合订本。1936 年，他告诉读者，邮寄 12 个月的散装本要花 3 先令 6 便士，合 1 美元，而合订本要花 4 先令。由于散装本都没封面，许多不久后定已不复存在，因此在后来，《圣经研究》能发挥持久的影响，合订本居功至伟。后来，甚至合订本也变得非常稀少，因每年过后，宾克自己也无存货。

在这里，要说一些关于《圣经研究》的事。直到停刊为止，《圣经研究》一直保持着 1930 年代的出版风格。

宾克在澳大利亚时，《圣经研究》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讲章。后来，这部分内容去掉了，也不再刊登其他基督徒作品的长篇摘要，改为刊登宾克自己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立场平衡，主题多样。刊首是一篇简短的评论，针对某一属灵话题，如祷告、舍己和信心，接下来往往是释经系列。1928 年 1 月至 1938 年 7 月是《希伯来书》，之后是登山宝训，其他还有大卫生平（1932 年 1 月至 1939 年 12 月），以及以利亚（1940 年 1 月至 1942 年 12 月）。与此同时，也总会有一些跟属灵实践和品格更直接相关的文章，以及教义性的系列文章，涉及诸如人的败坏、圣徒保守、称义和成圣等主题。

在 1930 年代，《圣经研究》内容的标准无疑高于创办最初的八年，若非全职，无论对宾克或其他任何人，维持这一标准都委实不可能。1930 年代，《圣经研究》读者减少，但宾克从不认为，是杂志水准变低之故。他相信，是因他更有分辨力、更合乎圣经，从而流失了一些读者，这点他是对的。反对时代论的文章无疑使他失去了一些读者，他坚持强调合乎圣经的敬虔，以及严肃的基督徒生活，也同样如此。1945 年，他写道：

过去 20 年中，我们或许失去了几百位读者，皆因我们竭力展现圣洁之标准，这极不受欢迎、招人不快。在此邪恶时代，大部分宣传基督徒只想听“吉言”，厌烦探究良心、斥责世俗和谴责属肉体之言。⁹

与此同时，当时许多人宣称每天过着“得胜的基督徒生活”，而宾克并未夸大基督徒的灵性差别，这方面他起了很大作用。他既反对“全然成圣论（perfectionism）”，也反对任何类型的“无能为力论（defeatism）”。与此同时，他以清教徒为例，向读者展现了基督徒生活的高标准。他写道：

上帝最好的儿女（要是有！）常会有不信和爱心冷淡。头一天，他们真诚信志行善，

⁸ 1941 年，7 月 21 日。

⁹ 《圣经研究》1945 年合订本，第 285 页。

但第二天发现，热情已有所减退，他们的喜好是如此变化无常。这一刻还满怀希望，下一刻却感到沮丧；这一刻唱诗赞美上帝，下一刻便偃旗息鼓；这一刻谨遵上帝诫命，下一刻却误入歧途。与其说外在环境变了，不如说他们自己变了！有些人在一个场合荣耀上帝，另一个场合却使祂蒙羞。上帝使他们降卑时，他们行为得当；但要是被高举，就烦躁不安。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在顺境时谨言慎行，在逆境时却满腹怨言。¹⁰

1939年，关于撒下23:5中大卫的遗言，宾克再次写道：

接近人生终点时，大卫不但想到，他起初出身卑微，上帝的恩典高举了他，使他有今日之地位，还回顾他曾犯下的罪，为他的失败恸哭，为他对上帝良善作出的卑劣回应而难过。这是敬虔之人的共同经历：他们在旷野前行时，备受试炼磨砺，行过深渊，经历过诸多剧烈冲突，在信仰上常有困惑。

上帝喜爱的众圣徒，
与祂的使者和先知，
都在罪、怀疑和忧愁中，
走过这条窄路。

最后，因一些最亲近之人未蒙上帝恩典，他们通常为此难过，并惊呼：“尽管我的家在上帝面前并非如此”。¹¹

如前文所说，宾克《圣经研究》事工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他虽历经坎坷，但并未在杂志文章中流露出来。在那时人们会以为，宾克饱受试炼失望，文章也会蒙上一层阴郁之气，如他偶尔在几封私人邮件所流露那样，但事实远非如此。比如在1930年，我们发现他如此写道：

主恩待我们，不寄托付此项事工。就算拿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之位交换，我们也不干。因出于上帝之恩典，赢得属世声名绝无法与我们所做之事相比。我们受万王之王差遣，得此蒙福特权，服侍同为基督后裔之人。我们在播撒能收获永恒之种，圣灵月复一月，填满我们所挎之篮。我们虽殚精竭虑，恒久持守此文字事工，但从未感到厌倦。上帝永恒之道有神奇能力，能赋人生命活力。“祂的草地常青”（诗23:2），永远新鲜；祂的井水沁人心脾，永不枯竭。

1934年12月，宾克在切尔滕纳姆，那是他1930年代最困难之时。尽管如此，我们注意到，他不仅保持了杂志水准，使读者不易察觉他内心的争战，而且在第二年，开始撰写他水准最高的两个系列文章。他知道，他的职责不是写自身经历，而是教导上帝之道。如上文所引，在12月那个黑暗的一天，宾克给华莱士·尼科尔森写了那封绝望的信。两个月后，他写给科尔曼一家说：

有时，似乎我写关于“成圣”的文章有些自不量力。但我从不过多谈及自己，且出言谨慎，这点就足够了。在12月，我经历了一段非常难熬的时期，对我打击不浅。上帝似

¹⁰ 《圣经研究》1948年合订本，第275页。“没有哪个基督徒在属灵上永不失脚。没有哪个基督徒完全了解自己的想法。圣徒得以‘完全的那天’还未到来。”《圣经研究》1935年合订本，第31页。

¹¹ 《圣经研究》1939年合订本，第10页。

乎任由撒旦来攻击我，到现在我还没完全恢复过来。我真希望，这段经历能结出一些果子，好得上帝的称赞。¹²

宾克经历过失败，也从中恢复了过来。他能与诗篇作者同说：“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诗 116:6）。宾克在写关于祷告和从基督来的更新时，其实说的正是他亲身经历，因此下笔掷地有声。他的文章绝非生搬硬套，文中显出他新得了亮光与恩典，充满喜乐。尽管没明说，我们在《联合与相交》（Union and Communion）中读到的显然是宾克的亲身经历。比如：

当我们经过死阴的幽谷，单有基督就足够了，这时，只有基督才真正对我们有益：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相信这个真理。上帝为了让我们领悟这点，难道不是煞费苦心？他拿去我们这个，不让我们得到那个，因祂看到，我们的心太看重这些。我们认为，某样东西应该会让我们非常愉悦，对我们有益，觉得不能没有它；要是能得到它，我们觉得定会非常满足。若上帝把它赐给我们，我们难道未曾发现，它并非我们所期？我们异想天开，建造空中楼阁，活在想象的乐园中，结果只能备受失望。通过这些失望，上帝旨在使我们逐渐远离这个世界，并厌恶它，教导我们所有世上之事不过是“虚空，也是捕风”。

哦，我的读者，若我们把万事都交托在基督手中，我们就会得享平安，蒙受祝福。我们需向祂恒久祷告，去除我们任何自我意志，让祂在我们心中动工，能完全顺服祂神圣旨意，并以此为满足。依本性，我们满是烦躁、贪婪和不满——从不满足所拥有的，总是贪求所没有的。但靠上帝恩典，在世上我们虽衣食之外，别无他有，却能活得赛过王子。是的，若我们只在基督里寻求所有满足，就能如此，保罗与西拉、班扬与卢瑟福、以及盖恩夫人的人生之所以与众不同，关键就在于此。他们虽身陷囹圄，其中一些甚至多年，却为何能如此满足喜乐？毫无疑问，上帝喜悦他们，给了他们加倍的恩典和安慰，但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的心完全被基督所占据。¹³

无论经历是喜是悲，宾克都以基督为中心，在他笔下，基督徒生活并非阴郁乏味。写到经文“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 11:30）时，他说：

我们不能说，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如晴空万里，只有祝福，但我们下笔须谨慎，以免让人以为，信徒之境遇毫不令人羡慕，在今世，比非信徒相差甚远。不，绝非如此！若基督徒殷勤使用上帝命定蒙恩之道，支取他在基督里的丰富，操练每日与祂相交，行在祂命令中，他将拥有出人意外的平安，经历世人所不知的喜乐。他或许不受世界喜爱，魔鬼也来攻击他，但他良心得满足，不受定罪，感觉上帝以笑脸迎他，与他有甜美交通，确信能在所爱救主面前得享永恒祝福，这些回报就已足够。因此就算可能，让他做身居豪宅的百万富翁，或皇宫中的国王，但不认识基督，他也不干。¹⁴

宾克确实偶尔会跟密友说起，“他们的心就如铁砧”，这些文章是如何“在其上锤炼出来”的。¹⁵1941年8月10日给科尔曼一家的信中就有一例，当时他刚写完一篇关于以利亚在罗腾树下（王上 19:4）的文章，接着就写了这封信：

¹² 引自《今日改革宗》（Reformation Today），1977年，七八月期，第32页。

¹³ 《圣经研究》1936年合订本，第213到214页。

¹⁴ 《圣经研究》1941年合订本，第140页。

¹⁵ 1932年7月21日写给科尔曼一家的信。

在我基督徒生活中，今天第一次在“罗藤树”下度过了快乐的几小时。我承认，在不同时期，我在那里有过一些最不愉快的时光。但今天完全不同，在准备一篇相关文章时，占据我的是主的爱与恩典，而非先知的沮丧。圣经真是一本奇妙的书！无论处在何种境遇，都有正好适合我们的经文：无论遭遇什么，在山顶欢呼，或在绝望沼中惊慌失措，都能在其中找到上帝的仆人，经历与我们完全一样。

宾克生性志向远大，成为基督徒后，虽然志向为之改变，但因他的影响显然有限，而许多同龄人此时都已处在人生巅峰，因此他有时会感到沮丧。每个基督徒都会骄傲，魔鬼知道如何利用这点。即使最敬虔之人也不免受到试探，过于看重自己。宾克长期向上帝祷告，愿《圣经研究》有更多读者，产生更大影响，但似乎并未得到回应。他以信心为盾牌，愈发谦卑，以抵挡这一试探。¹⁶他愈加明白，这项事工虽看似不大，但重要性不由他衡量。在这方面，他常向他人引用如下这段话，表明他所看重的：

祂会让我们看到
我们所认为的丰功伟绩不过是罪；
但会告诉我们
我们所遗忘曾赐予他人的几杯水却是为祂而做。

但宾克之所以想服侍更多人，是因只有很少人想更深理解圣经，这是他心里的负担。如此多基督徒在信仰中挣扎，却得不到喂养，这让他感到难过。一次，他把自身感受跟保罗的感受相对比，说出了这点：“保罗在雅典时，看到城里满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当我们看到，许多人对圣经既不在意，也无敬畏，结果是他们的内心和生活深受其害，我们大为震惊。我们相信，这是圣洁的义怒。”¹⁷正因这种想法，他祷告能有更多读者。我们已看到，这个祷告未蒙上帝应允，或至少刚开始如此。其实在宾克意识到之前，上帝对该祷告的回应就已现端倪。他在1947年8月写道：

上帝以奥秘的方式施行奇事，而我们目光短浅，决难与之相比，难道不是如此？多年来，我们祷告上帝，愿祂“扩张我们的境界”（代上4:10），使更多饥饿的灵魂能与我们共同分享一些祂恩典奇妙的丰富。但跟20年前相比，本刊发行量非但没增加，反而大幅减少。这让我们感到不解，也使我们得到操练，因所有其他关于本刊的祷告都显然蒙祂应允。直到最近，我们才清楚意识到，祂行事确非我们所能测度。

宾克接下来给出的解释是，据他所知，《圣经研究》上的文章对传道人愈加有帮助。一位读者向他表达了这点，并说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上帝为了祂的荣耀，从中干预。我们很高兴得知，祂使你间接从事讲道事工，这是我们最没想到的。你的文章被有力宣讲，使人得大祝福。”宾克写道：“通过给其他播种者提供种子，我们的付出因而事半功倍。通过许多牧师的讲道，我们的文章传到了数以千计未读过本刊之人。现在，有一百多位传道人使用本刊，我们的代祷者得知后定会很高兴！”

¹⁶ 宾克讲话习惯直接了当，因此也不介意别人的直接。他仍记得在肯塔基州发生过的一件小事。那是在1929年，有个人不喜欢他在宾克身上感受到的批判精神，有次他在大街上对宾克说：“宾克先生，你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宾克并未恼怒，只是回答道：“或许你说的对。”

¹⁷ 《圣经研究》1933年合订本，第14到15页。此处引文出自他18篇论述时代论文章的导言部分。

事实上，通过阅读《圣经研究》的牧者，宾克事工的范围得以扩大，产生影响之深远，远超他所知。保罗·塔克（Paul Tucker）就是一例，他后来在东伦敦会幕教堂（East London Tabernacle）等处事工影响巨大。他曾记载了钟马田博士 1945 年给他的建议：

他跟我说到事工，并说我若受呼召成为牧师，他会如此建议我：“不要浪费时间读巴特（Barth）和布伦纳（Brunner）的书，这对你讲道毫无帮助，去读宾克的。”那时，宾克作品的发行量有限，因此远在今日宾克大为流行之前，我就接触到了《圣经研究》。我非常感激钟马田博士的建议。¹⁸

钟马田之所以推荐宾克，是因他自己定期阅读《圣经研究》。除了保罗·塔克，钟马田也建议过其他人。在 1946 年 10 月 2 日写给一位读者的信中，宾克写道：“是爱普索姆（Epsom Downs）的道格拉斯·约翰逊先生和伊灵（Ealing）的钟马田先生，把《圣经研究》介绍给你的”。显然，宾克不认识约翰逊和钟马田。约翰逊博士（1904-1991）是校园团契（Inter-Varsity）¹⁹的创建者和领袖，颇具影响力。在那时，英格兰的基督教正重新开始看重教义，钟马田博士处在这场复兴的中心。四年后的 1949 年，钟马田时任威斯敏斯特教堂牧师，当他正处在一次短暂的属灵低潮中时，正是在读宾克的一篇讲章时，属灵的帮助“仿佛一束光”从天而降。²⁰

钟马田与宾克无任何私交。²¹正是因着信，宾克开始看到，上帝的目标更大。他未料到，在他去世后的 20 年里，世界上会有好几千位传道人读他的著作。在那时，他看到教会中有太多肤浅的不信和世俗，但他已开始相信，这些必将过去。宾克曾认为，除了“这个时代的结束”，别的无可期待，但现在已不这么看；与此相反，我们发现他说道：

在上帝所定的时间，当祂的审判结束，圣灵会再来，此时教会已得洁净，在其中再次见证上帝。²²

在《救主的再临》（Redeemer's Return）一书中，宾克对地上教会的将来极悲观，这与他后期作品中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比如在评论以利亚的沮丧时，他劝告传道人要记得，上帝的旨意“不但包括今日，也包括将来！至高者不受限于哪个人。以利亚以为，所有事工要他一人来做……在上帝安排的地方尽责：开荒撒种，尽管当时没收获，但或许会有哪个以利沙来接替你，最后欢呼收割，这谁能知道呢？”²³

无论如何，《圣经研究》的事工显然向我们展示了所有做真见证之人一生遵循的原则：

¹⁸ 《为信仰而战：钟马田传》，第 137 页。

¹⁹ 1991 年 12 月 11 日，《独立派》（Independent）刊登了圣奥尔本斯（St Albans）主教约翰·泰勒（John Taylor）撰写的讣文，文中说约翰逊：“在基督教内不大为人所知，在教外更是如此。但对于 20 世纪后期基督教会的发展，他功不可没。”

²⁰ 《为信仰而战：钟马田传》，第 209 页。

²¹ 钟马田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担任牧师时，吉比尔（A. V. Gilbey）是其中一位执事，可能是他安排给钟马田寄了《圣经研究》。在写给吉比尔的一封信中，宾克曾问道，那位认可《圣经研究》的“琼斯先生”是否是钟马田牧师。得到的回答是，就是钟马田牧师。

²² 《圣经研究》1943 年合订本，第 215 页。在之前，宾克非常怀疑，《圣经研究》能否在传道人中发挥影响。但现在，他看到了新的希望，并想尽力帮助这些传道人。1948 年 8 月，他给洛威尔·格林写道：“请严肃考虑调研如下之事，并为之祷告：能否找到一些年轻的神学生，以及农村地区收入微薄的年轻牧师，他们可能会对《圣经研究》有兴趣。”

²³ 《圣经研究》1942 年合订本，第 84 页，或《以利亚生平》（伦敦：真理旌旗出版社，1963 年）第 242 页。

“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
(林后 4:13) 。

第十二章 两万封信

在写信方面，宾克远超一般人。毫不夸张的说，到 1946 年他已“亲笔写了两万多封信”。如上文所说，有时他一天写的信多达十封，这些信并非匆忙写就，而是根据收信人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所写。他也很喜欢收到回信，在给澳大利亚的老朋友科尔曼一家的信中，在说到“仁慈的上帝让人连续寄来许多信件”时，宾克说：“几周前，一次收到了 18 封信。”在一年元旦前，他给另一个人写道：“我估计，那些每年一次的来信很快会纷至沓来，几乎能把我‘埋住’！”

宾克重视与他人的通信，认为这是基督徒团契的源泉。除此之外，他无疑也将之看做是《圣经研究》之外的另一项事工，颇为重视。他意识到，作为一本印刷期刊，《圣经研究》的读者来自不同阶层，杂志本身提供的服侍有限。他想抓住每个机会，给每位写信人提供更个人化的帮助。他虽未公开表示乐意回复来信，但很显然，许多来信人定期阅读《圣经研究》，能感觉到宾克有着一颗牧者之心，可以向他畅所欲言。有不少人找不到能委身的教会，宾克实际上成了他们的牧师，他知道一些友人处于这种情况，在信结尾处，他一般会写“愿上帝怜悯，你的牧师亚瑟·宾克”。

给他写信的人中，有些在不同地方听过他讲道，随着岁月流逝，这些人自然越来越少，其他绝大部分素未谋面，连接他们的是对圣经的喜爱。宾克偶尔会提到《圣经研究》的读者主要是哪些人，我们可以假定，给他写信的主要也是这些人。1943 年，他写信给约翰·卡尔弗 (John B. Culver) 说：

非常感激你为招募新读者所做的努力，但他们是否是从最可能的途径得知本刊，我表示怀疑。长期经验表明，20 个神学教授、传道人和传教士中，有 19 个不会接受《圣经研究》，除非有人送他们一本，就算这样，收到杂志后，他们也未必会多看一眼。有些平信徒心地单纯，默默无闻，但饥渴追求灵粮，只有找到这样的人，才更有可能扩大杂志的读者群。¹

宾克后来意识到，跟 1943 年他所知的相比，其实有更多传道人阅读《圣经研究》，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些人很少写信给他。1949 年，宾克向另一位《圣经研究》支持者写道：“感激你为本刊获取新读者所做的努力：新信徒和因故不能参加聚会之人最有可能订阅本刊！”

许多人第一次写信给他，似乎都是因为个人问题。宾克很少在信里提到别人的事，但从下面这封写给洛威尔·格林的信中，我们能大致了解宾克给读者写的信，以及写信时秉承的精神：

最近，我要回一些非常棘手的信：其中一封来自一位内心困惑的姊妹……她之前以为在遵循上帝的旨意，现在才确定，是被撒旦所蒙蔽。她想知道，如何区分圣灵的提醒与魔鬼的引诱。另一封来自一位传道人的多年经历，他曾有过精神崩溃，最后去找了一个“祷告医治者”（其实是魔鬼的衙役），从那以后，他内心就被压制，无法祷告，失去了全部得救确据，因此再也不敢向他人讲道。让我觉得非常难过的是，在今日，似乎只有非常少人能给这些可怜的灵魂提供帮助。许多人能做福音、教义或先知性讲道，但似乎完全不能

¹ 《宾克信件集》，第 118 页。

与那些困惑痛苦之人感同身受，向他们说“一句合益安慰的话”。牧师若无属天的能力做灵魂的医生，便是“无用的医生”。约伯在困苦中时，那些人不能辨明他的情况，无法帮助他，他就是如此称呼这些人的。任何神学院或圣经学校也无法“授予”人这种能力！²

现存的宾克信件表明，他很有属灵智慧。他的回信并非一成不变，来信人需求不同，他回复也不同。同时他也并不认为，写信人能正确描述他们的需求。比如，一位心情沮丧之人写信描述了自己的悲惨状况，可能期望来自宾克的同情，得到的却很可能是激励他的劝诫。宾克写给一位读者说：“感谢上帝，我们永远可以向上帝承认自己的失败，重新开始。在基督的宝座前，上帝的‘怜悯’会赦免我们的过往，祂的‘恩典’会提供当下的帮助（来 4:16），对极度灰心之人，这是永远的鼓励。绝不要因感觉失败，而远离施恩宝座。那宝座上撒满了赎罪之血，坐在上面的是罪人的朋友，怜悯恩惠都来自祂……哦，亲爱的朋友，我真希望你记住：无论你将来如何，遭遇何事，基督总是你的朋友，祂希望你投靠祂，在祂面前毫无保留得释放。无论祂的护理看起来多令人难以接受，也绝不质疑祂对你的慈爱、怜悯和看顾。”

在他信里，经常有大段表达同情的话，但同时，也总会给出指引，提醒收信人当尽的属灵本分。如下文字摘自给悉尼科尔曼一家的几封信，很具代表性：

以上帝可颂之名问候你们，祂告诉我们：“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诗 68:28）。祂每位子民的亲身经历都证实了这句话……虽然我并不怀疑，这句话主要指的是属灵方面，但也不应把身体方面排除在外。上帝也赐我们体能，我们无法超越祂睿智命定的范围。上帝让祂许多子民在年老体弱之时仍活在人世，之所以如此，我相信原因之一就是让他们越发依靠祂。当你体质变弱，逐渐老去之际，不必过于沮丧：这只不过是上帝命定的自然规律，注定要如此。若你不能如往日那般集中精力阅读，可多默想祷告……

C 弟兄说到自己的失败经历，其中很多我也经历过。上帝不会让我们去爱戴崇拜自己，而是将死亡写在我们身上……

在现今，上帝许多宝贵子民正在经历人生磨练：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得知了一些让人极为难过之事。只有信心真正得到操练，我们才能从罗 8:28 中获得安慰！只说“顺服上帝主权的旨意”是不够的，穆斯林也会这么做——若要内心平安，常常凡事谢恩（弗 5:20），就须深信祂的良善与智慧。近年来，我大大感谢上帝对我的一些阻拦，在过去，这些阻拦让我非常失望！

一个人的儿子很悖逆，这位父亲写信寻求建议，宾克回复说：“你既需要智慧，也需要耐心。你要让他看到上帝神圣的标准，但别太期望他能达到。他只是基督里的婴孩，你知道这句老话‘幼者难有长者智’！我们都曾愚蠢依靠个人的理解，跟随自己心中的欲望与计谋，然后经历痛苦，从中学习，因此不要觉得年轻人会有例外。在不放过他过错的同时，尽量忍耐他的软弱。上帝以智慧来操练你，或许这是其中一部分。”

在信中，宾克很少提及对基督教作家的看法，但被问到有关读书的建议时，宾克的回复值得我们注意。他喜爱的清教徒作家是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约翰·欧文（John Owen），托马斯·曼顿（Thomas Manton），约翰·弗拉维尔（John Flavel）和托马斯·古德温（Thomas Goodwin）。他告诉一位读者：“《天路历程》写的非常好，是一本非常有帮助的属灵书籍，

² 1939 年 7 月 10 日。

我真诚建议你反复阅读。”他给另一个人写道：“古纳尔 (Gurnall) 的四卷文集饱含灵性，读来有益，但需慢慢读，每读完一部分，都要默想。”宾克曾认为，《上帝护理的奥秘》(Mystery of Providence) 是弗拉维尔最好的作品，但后来发现另一本更好。在给一位朋友的回信中，宾克说：“很高兴你熟悉弗拉维尔的《生命之源》 (Fountain of Life)，他的作品中我最喜欢这本。最近，我把这本书给妻子朗读了一遍——每晚读一章。”

宾克的作品里也提到一些其他清教徒作家；他对清教徒的研究热切而广泛，但并不盲目。他说约翰·霍伊 (John Howe) 是“最无聊的清教徒”。在另一封信中，他回复道：“我个人觉得，是上帝带领你，让你没读过特拉普 (Trapp) 的解经书——他有许多‘非凡’之言，但并不擅长解经。”宾克确信，上帝并非只光照某一群作家。尽管他对预言的看法变了，但并未完全否定弟兄会作家。1936年，宾克开始在《圣经研究》上刊登《成圣之教义》系列文章，他写道：“关于这一主题的某些方面，笔者发现，普利茅斯弟兄会的作家比改教家和清教徒更有帮助。”在所了解的德国作家中，他最喜欢路德宗的亨斯坦贝格 (E. W. Hengstenberg)；苏格兰作家中，他最常引用托马斯·波士顿 (Thomas Boston)，但后来，也开始了解到19世纪苏格兰自由教会的神学家，像帕特里克·费尔贝恩 (Patrick Fairbairn)、乔治·斯米顿 (George Smeaton) 和坎宁安 (William Cunningham)。写给约翰·布莱克本 (John Blackburn) 的信表明，宾克有一些美国南方长老会领袖的书，特别是桑威尔 (J. H. Thornwell) 的，但他的书没给宾克留下太深印象。宾克认为司布真的书“都很好”，每次提及，都评价甚高。

对所有寻求读书建议的读者，宾克会说：“与其翻阅大量普通的书，远不如仔细品读一些真正有帮助的书。”比如：他建议约翰·卡尔弗 (John Culver) 说：“你得到的爱德华兹和欧文的书都极好，能读好几年。³等你把这些完全消化吸收后，再读别的。仔细阅读、默想消化一本书，顶的上匆忙浏览二十本。”宾克自己的藏书都仔细做了标记和索引，他告诉一位朋友说：“我在一两位作者上花的时间，可能是其他50个作者的一二十倍。”

虽然如此，他涉猎相当广泛。有人只读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书，宾克极不赞同这种做法，特别是牧师。约翰·布莱克本认为，广泛阅读“很危险，除非先有良好的圣经根基”，虽认同这点，宾克还是劝布莱克本扩大阅读范围。与此类似，另一位读者在引用亚历山大·麦克拉伦 (Alexander Maclaren) 时，半抱歉地补充道：“但很显然，他是一位阿米念主义者”。宾克回复道：“他是，但不像一些人那么极端。他关于任何主题的书都值得读，只是要小心。从他的书里，我经常得到有益的建议，相信上帝大大使用了他。要是我只读加尔文主义的书，就会遭遇极大损失！”

当说到“高派”或极端加尔文主义作者时，宾克也会谨慎地把一些作家介绍给某些读者。说到撒母耳·艾尔斯·皮尔斯 (Samuel Eyles Pierce) 时，他告诉写信者：“尽管我几乎不会向任何人推荐他的书，他两卷本的《属灵主题信件集》 (Letters on Spiritual Subjects) 值得一读，特别是当你觉得需要，或想畅饮一杯属灵的香槟时！书中有颇多之处让人觉得甜蜜宝贵。”但另一方面，当一位信仰刚入门的年轻基督徒问他对18世纪晚期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威廉·亨廷顿 (William Huntington) 的看法时，宾克直接回复道：

“你问我是否读过《亨廷顿文集》？是的，我仔细通读了他这本三千页的文集。首先，我发现在他人生中后期，有这么多人来听他讲道，这引起了我的怀疑——这不是一个好兆

³ 但要注意，年轻基督徒第一次读清教徒的书时，宾克不建议先读欧文！

头（加 1:10）。后来我很快就明白了，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来听他讲道，就是因为他讲的东西新奇（徒 17:21）。他一直在尽力展示所谓经文的“原义”，这最能吸引大量“耳朵发痒”的听众！再有，虽然他讲的许多是对的（否则也不会有人这么容易就受他错误影响），但其中夹杂了许多严重错误，比如：他否认所有听到福音的人都可以白白得救，也否认人有“责任悔改和相信”，坚持认为道德律并非基督徒的“生活准则”。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背离了敬虔清教徒的一致教导，背离了圣经。哎，他的错误被威廉·加兹比（William Gadsby）和菲尔波特（J. C. Philpot）所接受，并被福音标准杂志（The Gospel Standard）保留至今。我上面说的三点也完全适用于詹姆斯·威尔士（James Wells）。⁴

宾克会说，基督徒读书要均衡。即便都是信仰正统的作者，所处时代不同，擅长的也不同。一些作者擅长客观陈述信仰，另一些擅长处理信仰的主观层面。他告诉格林夫妇说：“我和薇拉都极其喜欢《罗曼文集》（Romaine's Works），因他尊崇基督，使信徒注目基督。但也要读欧文的书以保持平衡：罗曼讲的几乎全是福音的甜蜜，而欧文会往里加点盐。罗曼的事工很特殊，尤其适合他那个时代，让圣徒从律法主义和过度内省中解脱出来。”

如我之前所说，在宾克的信里，这类评论只占很少一部分，他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处理直接与圣经相关的问题。宾克特别欢迎读者求助关于圣经真理的问题，特别是当涉及重大真理，且写信之人考虑的是这些真理的实践价值时。1933年，一位读者写信求教启示录第七章的一些经文，宾克没回答，只是建议说：“我很早就把注意力转到了更重要更实际的问题上，不再思考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的征兆，要是我更早这么做就好了。”1946年，另一位读者询问关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位置，宾克简要答道：“上帝会实施祂永恒的旨意，但我现在不知道具体对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时例外，除此之外，宾克绝对鼓励读者来信，说出他们信仰上的困难。所以在1935年8月，与洛威尔·格林通信的早期，宾克写道：

实在应该感谢上帝，祂乐意让你明白关于祂主权的真理。关于我们与祂律法之间的关系，这一真理同样重要（也同样遭人憎恨！），我相信祂也会同样让你明白。在去年《圣经研究》里（第18页等处），我写了一些文章论到这个主题，盼望你能仔细重读一下。你在阅读和默想时，要是遇到任何困难，或想到“另一方”任何反对的意见或说法，请记在纸上。上帝若许可，你把这些记录总结一下，发给我，在上帝的指引下，我会尽力帮助你。

在另一封给洛威尔·格林信件的附言中，宾克说道：

回信时，请将这封信放在你面前，评论一下我对诗25:9的注释：我想看你是否真的理解了。

宾克的许多信件更像是一个高级函授课程，在其中，他亲自教授圣经。他从未在信里有一丁点儿抱怨，说来信人占用他的时间。与此相反，他不遗余力，尽可能给每位来信人提供最好的答复。他乐于给来信人提供帮助，这点很清楚。宾克把一本关于律法的小册子借给约翰·麦克尼（John T. McNee），并督促他阅读1939年2到4月期《圣经研究》上关于登山宝训的文章。他对麦克尼说：“用一两周时间完全消化这些文章，在一个月内回信给我，把你对这一主题的看法坦诚清楚写给我——不用担心会‘伤害我的感受’，我只是想帮助你。

⁴ 1947年5月宾克写给约翰·麦克尼（John T. McNee）的信。宾克阅读了菲尔波特大量作品，偶尔也会引用其中赞同之处。他仔细读过大约20卷菲尔波特的《福音标准》杂志！

愿主更好指教我们每个人的道路！”他向另一位读者写道：“我盼望你每两三个月给我写封信，信的内容可以关乎任何个人问题，或你想更明了的圣经主题或经文，而不是一年才写一次。”对某一类特定群体的来信人，宾克会优先回复，如他在1945年对一位老友所说：“在过去两三年里，我把大部分闲暇时间用于给年轻基督徒写信。长期经验告诉我，人在15到30岁之间最易受外界影响。”

威廉·奈史密斯（William Naismith）是宾克晚年一位年轻读者。第一次给宾克写信时，他还是学生，宾克给他回信说：“对，欢迎提问，我很想帮助他人；但就算是小孩提的问题，可能有好多我也回答不了。”几次通信后，宾克就了解了他，开始让他自己解决问题。下文很好阐明了宾克因材施教的做法：

通过他人，我们信仰上的疑问和困难要是得到解决，这是挺好的，但对我们来说，这种方式并非总是最有益的。与其继续回答你的疑问，我觉得还不如帮你学着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或许这样对你帮助更大。对我帮助最大的人，是最大程度把我丢给上帝，激励我研读（study）圣经之人。我之所以说“研读”，是因虽然许多人每天读（read）圣经，而且使用经文汇编（concordance），但却很少人研读。要想做到研读，首要条件当然是灵里依靠上帝（而非自己的能力），要祷告，但这并非鼓励怠惰，也并不排斥殷勤使用上帝所给的恩赐……关于“神所赐的”（弗2:8）到底是“救恩”还是“信心”，我能很容易给你三到四个理由来证明，但更希望你自己想出来。我先向你保证，钦定版圣经（Authorized Version）中弗2:8-10的译文完全符合希腊原文，无需任何修改。我希望你在接下来一周左右时间，聚焦这三节经文，分析揣摩其中每个字。特别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1.第八节开头的“For”特指什么？在你理解下文之前，一定要重视这个词，搞清楚它的含义。2.为什么第八节要加“因着信”这三个字：从语法和上下文来看，没有这三个字，八九两节不也是完整的吗？3.“不是出于自己”的主语是什么？4.在回答“神所赐的”到底是救恩还是信心这个问题上，上一问中提到的主语有什么帮助？5.这两个词（救恩和信心）中，哪个跟第九节更相关？6.结合八九两节，第十节开头的“For”特指什么？7.第十节前半部分对理解第八节中“不是出于自己”的主语和“神所赐的”有什么帮助？若上帝许可，之后把你“找到的答案”寄给我。

宾克遗留下来的信件中，与英国诺维奇（Norwich）的哈罗德·布拉德肖（Harold J. Bradshaw）的通信最引人注目。这些信件写于1943年2月至11月间，从原件眷打时，用小字间距打在大号纸上，打了48页。这次的通信对象不是年轻基督徒，而是一位苦于没有得救确据的成熟信徒。

在1943年一月期的《圣经研究》上，宾克刊出了一篇两页的文章，文中认为，若“信心”不能使人生发仁爱、净化心灵和胜过世界，这“信心”就不能使人“得救”。布拉德肖给宾克写信，咨询与这篇文章相关的问题。宾克写道：“得救的信心并非一个孤立的行为，并不是说，信徒在以后的人生中，只有这个就够了。与此相反，得救的信心是一个活的原则（living principle），会使人不断做工，不停寻求能使这信心得以满足的目标”⁵布拉德肖写信问道：这难道不是说，信靠耶稣不足以使人有得救的确据吗？在回信中，宾克解释道，他并不是想动摇软弱的信徒，而是想揭露那些“徒有虚名的宣信者”，这些人的“信心”没有结出果子；同时，他告诉布拉德肖，正是由于错误的教导，许多真信徒才没有坚定的确据。布拉德肖请求宾克解释一下他后来说的这句话，宾克指出，在论到得救确据时，“极端加尔

⁵ 《圣经研究》1943年合订本，第5页。

文主义、普利茅斯弟兄会或极端阿米念主义”的建议过于消极。这些团体没教导上帝的子民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更没解释这军装的组成部分和使用方法。作为阅读材料，他向布拉德肖推荐《圣经研究》最近刊登的论《内里诚实》(An Honest Heart)系列文章(1943年三四月期)。在回答布拉德肖一个直接的问题时，宾克在这封信里说到了自己，这很少见：

没，目前我没讲道，近十年也没讲过。我曾在美国担任过一些年浸信会牧师，因不认同那里的做法而辞职，随后成为“自由传道人”，担任圣经聚会和特会的讲员，向五百到两千人传讲过信息，但随时间推移，我感觉能与之默契团契的地方越来越少，许多地方不接受我讲道。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待过几年，后回到美国。1934年，我因绝望放弃美国事工，回到英国。

他们通信的主题是关于布拉德肖的得救确据，布拉德肖对此不确定。因此，宾克用了较长篇幅谈论此话题。宾克上来就说：“我不敢想当然假定你是重生得救的。”宾克认为，在严格浸信会“福音标准”这一派长大的人中，布拉德肖遭遇的困难很典型：

说的负面点，听他们这一派讲道的人会得到如下印象：从消极方面说，只在理性上相信这些真理，这并不能使人得救。从积极方面说，我必须感受到自己是失丧的，感受到基督正是为我这种绝望状态而准备，感受到基督完全能拯救我，感受到我信靠了祂，披戴了祂的义，感受到有平安占据我内心，这平安非人所能理解。这种感觉是通过听一些有能力的讲道，或独自在自己房间里时得到的，或许同时有声音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于是我就欢欢喜喜地走了。但不久，这种喜乐变弱，我感到心里有罪恶肆虐，可能会冲出内心，变成行动，现在我可能极为担心，罪还在我身上“作主”。对此我大吃一惊，但仍愿意祷告，与上帝的子民团契。我问自己，要是没得救，我愿做这些事吗？我极为困惑。在我读到和听到的讲道中，有许多说到上帝子民的困惑、起伏和黑暗中的历程等等，于是我略感安慰，希望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我矛盾的经历。现在，我大部分思想和时间都花在认真寻找我身上“恩典的记号”上。在一些节期（特别是安息日），这种教导让我更期待能在我身上确实找到一些“记号”；而在其他时候（尤其是周内），因“罪孽胜了我”，我极为沮丧，无法把这跟我那些“恩典的记号”调和起来。因此，我的“得救确据”就像秋千一样，来回摆动。在我看来，以上文字或许过于泛泛简略，但客观描述了一般严格浸信会信徒的内心经历。

现在，让我试着阐明，他为何会（不可避免地）“经历”这些，以及他听到的讲道有哪些问题：

1. 这是因为，他只听到了福音和救恩之路的一个方面。他几乎完全不知道基督的话和祂的要求：要想得救，必须离弃罪恶（赛 55:7），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给祂，接受祂为主（西 2:6），负祂的“轭”，下决心乐意让祂“作我们的王”（路 19:14）。

2. 这是因为，他只看到了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方面。他几乎完全不知道基督对祂子民的“要求”。这些“要求”体现在祂的诫命和劝勉中，而他没思想这些诫命，主要被引向了那些应许。严格浸信会的牧师没告诉信徒，基督徒主要关心的不是寻找“恩典的记号”，也不是把内心的平安与喜乐当成神，而是践行顺服。此外，基督徒的生活既有阳光明媚的一面，也有阴云密布的一面，既有经历方面，也有实践方面，但令人难过的是，严格浸信会讲道的主调没能在两者间保持平衡。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他

们的“力量”（尼8:10），或约翰在使徒书信中告诉圣徒的：他们的喜乐“会充足”（约一1:4）；相反，传道人鼓励他们接受的看法是，怀疑与担心是基督徒的正常经历。在践行基督徒生活真理方面，关于如何“治死”他们的肢体，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成功抵挡魔鬼，祷告蒙应允，成为葡萄树结果子的枝子，有多少严格浸信会成员得到过任何明确教导？

3. 这是因为，关于如何能得到得救的确据，他们听到的教导是错的。我之所以确信自己已重生得救，被上帝接纳，并不取决于发现自己身上“恩典的记号”，也不取决于内心的平安，而是基于自己清洁良心的见证：我被上帝所接纳，是因我竭尽所能，真诚离弃祂所有厌恶之事，践行祂所有吩咐之事（见林后1:12）。

对于这些，布拉德肖部分赞同宾克说的：“你对严格浸信会的了解远比我多。但我确定，现今的“福音标准”派在竭力践行敬虔，不过他们确实很少强调基督对祂子民的要求，很少劝诫信徒顺服基督的诫命……我确信，是这些有缺陷的教导导致了我的困难。”不过他争辩说，宾克是否把“顺服基督的诫命”看的太高了，从而有把成圣当做得救确据前提的危险，这跟信徒持续寻求“恩典的记号”雷同，而这正是宾克想特意避免的。为了支持他的担忧，他引用约翰·欧文反对基督徒把服从置于“时时信靠基督”之前的观点，也引用约翰·吉尔对林后1:12的解释，以反驳宾克的看法。

对这些异议，宾克做了详细回复，后来誊打时，大号纸打了四大页。在其中，他以更准确的方式耐心界定了讨论的问题，指出在他看来布拉德肖思维中一些混淆的地方，并提出一些问题让他思考回复！他已经摒弃了布拉德肖或许并非真基督徒的可能，劝告他不要因自己的直率生气：“一名邮差可能粗鲁，甚至是一般的，但他要是给你送来一封珍贵的信件，这份粗鲁（相比之下）就微不足道了！我是上帝使用的陶土器皿，不是金的。我可能没你期望的温和，甚至有些尖锐，但希望你不因有可能成为你医生之人身上有缺点，就对他给你开的药方产生偏见。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坦诚相待，而非犹大般的亲吻。”

关于欧文，宾克回复道：

你在信里说，我强调践行顺服先于“信靠基督”，欧文严正反对这点。在这里，我觉得你有些搞混了。在信靠基督与践行顺服之间，虽然有一方取代或压倒另一方的危险，但两者并不矛盾。你难道不熟悉“信服真道”（罗16:26）这句话吗？你是不是给“信靠基督”加了太多限定？——也就是说，局限于相信祂的应许，或在你看来，信靠基督只是意味着信靠祂的位格，蒙恩惠得安慰？难道我们不也应“信靠”祂的权威和诫命吗？大卫难道没说过：“我信了（也就是说自己践行了）你的命令”（诗119:66）？

布拉德肖做了相同篇幅的回复，感谢从宾克那里得到的帮助（尤其是《圣经研究》）。但他想继续探讨欧文和吉尔的注释，继续引用他们，也引用了一段约翰·牛顿的话，并说：“亲爱的宾克先生，像这些话，我觉得不会出自你的笔下。”他觉得宾克的话有失偏颇：“过于强调人的责任，从而低估了上帝必在我们身上完成祂的工作，使我们愿意也能讨祂喜悦这一事实。”

宾克一点也没觉得被冒犯，回复道：

跟之前相比，我更喜欢你上封信。在写 5 月 23 日那封信时，我知道这对你会是个考验：十个宣信基督徒中，九个读后会觉得非常“失望受伤”，从而拒绝回信。我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友好，写了这么多。

你的许多批评很中肯。我完全承认，我最近的好多文章都极其失衡，过于强调人的责任，太少强调上帝恩典的作为，在写给高派和极端加尔文主义者的大部分信里也如此。我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人生大部分时间里受的教导正好相反，我觉得需要以这种矫枉过正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保持平衡。在过去两年里，英格兰标准福音浸信会和美国“原生”（primitive）浸信会的人给我写过信，要是你能读到这些信，就会承认，上帝乐意祝福我这绵薄之力，我也非常清楚，这确实只是些绵薄之力。同样，25 年前我在美国出版了《上帝的主权》一书（现已绝版），且投入大部分时间宣讲这一主题，许多人批评我有失平衡。因此，在这本书第二版前言里，我说：“在今日，或许 95% 的基督教文章都在阐述人的责任与义务。而事实是，正是那些阐明人的责任那些人有失‘真理的平衡’，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上帝的主权。坚持人的责任完全正确，但上帝呢？祂难道默不作声，毫无作为？要想重建‘真理的平衡’，需要数百本这样的书，在这片土地传讲数万次这一主题的讲道……确实，跟过于强调上帝而轻看人相比，过于强调人而轻看上帝要危险的多。”但“福音标准”派的人正好相反，太过强调上帝的主权，轻看了人的责任。

我完全承认，近些年来，我的文章中响彻着“律法主义的警钟”，不是偶尔为之，而是经常如此。这是因为在今日，律法饱受藐视，而我在竭力坚持律法的标准，坚持我们必须遵行之。不管你怎么说，你觉得所引用的那些约翰·牛顿深受祝福的话“不会出自我的笔下”，我都不介意，因为我的文章完全取决于我的写作对象！

到这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才刚过半！在 1943 年，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几乎找不到这种通信。关于得救确据的根源仍是讨论的主题，布拉德肖仍认为，一种对上帝之爱的特殊经历是得救确据的根源（他的依据是罗 8:16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比任何来自清洁良心的见证都强烈。他问道，若良心的见证足够，为何还特意要圣灵的见证？宾克不接受这种看法，就林后 1:12 和罗 8:16 的含义，他们做了进一步辩论。宾克引用了托马斯·古德温（Thomas Goodwin）和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而布拉德肖则引用了约翰·吉尔和菲尔波特（J. C. Philpot）。最后，布拉德肖拿出“大多数上帝子民”的经历这一理由，宾克的回复如下：

我想知道，你见过多少“上帝的子民”！我确信，许多甚至大部分有这样经历的人，都深受菲尔波特先生与他同宗派之人教导的影响，但这绝非上帝子民的一般经历。我亲身接触过几十位来自德国、瑞士、荷兰、丹麦、瑞典、挪威和叙利亚的基督徒，做过几年其中一些人的牧师，在其中另外一些人的家里住过，其中还有一些人，我也与他们熟识。此外，我还认识好几百位过着圣洁生活的英国基督徒，他们的得救确据谦逊而坚定。我也不止一两次，而是好几十次在循道会、贵格会、长老会、顿克会（Dunkards）、联合弟兄会、门徒会（Campbellite）、一般浸信会（General Baptist）和严格浸信会讲过道，地点横跨美国东西海岸、加拿大、澳大利亚、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几十个城镇（毫不夸张）。我并不认为，这些教会的所有成员都已重生得救，但对上帝子民的一般特征，我所知的不是纯理论，也绝非来自道听途说。我可以说，也必须说，在我有幸结识的基督徒中，很少有像这么多严格浸信会信徒这样怀疑忧郁的，与此相反，在顺服的道路上，十有八九虽每天为自己内心败坏叹息，盼望从罪性中完全解脱，但仍在主里喜乐，享受与祂相交。

从上述引文可略微看到,这两位同样认真基督徒之间的讨论是多么彻底。讨论的结论是,他们同意,圣经中关于得救确据有不同方面的描述。布拉德肖指出,在信里宾克只坚持了其中一方面,即信徒有责任践行顺服;对此宾克回复说,他认为,恰恰是在这方面,无论思想或行为上,布拉德肖都要更加重视,而且布拉德肖应当看到,在《圣经研究》中,他确实教导了得救确据的其他方面,包括信靠基督。

读者应已注意到,本书引用了不少宾克写给洛威尔·格林的信。这些信件得以保留下来,对本书帮助不少。洛威尔·格林是一位佐治亚州的年轻人,在读过《上帝的主权》一书后,于1932年7月第一次给宾克写信。此后,双方信件就来往不断。这些信件表明,宾克对这位他竭力帮助之人的各方面情况都很感兴趣。除了提供属灵咨询,宾克还在其他方面提供具体的建议,包括生意、为未来储蓄、撰写遗嘱的必要、婚后找房子时某处的优缺点等等。这场婚姻与宾克夫妇有特殊关系,因为洛威尔娶的是伊芙琳·索雷尔(Evelyn Sorrells),她来自佐治亚州另一个地方,如上文所述,也与宾克有信件来往。1935年3月,宾克收到洛威尔来信,得知佐治亚州这两位《圣经研究》的热心支持者订婚了,他非常高兴。他回复洛威尔说:“我曾私下盼望过,上帝把你们结合到一起。”⁶

洛威尔夫妇1935年夏结婚后,通常是薇拉写信给伊芙琳。其中一封是建议如何居家,这让我们对薇拉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有了一些了解:

我很高兴得知,你发现家务占用了相当多时间。许多年轻妻子担心,丈夫整日不在家时,她们会无所事事,但你没这样。我每天早上会读一两章圣经,花一些时间祷告,然后默想刚读到的经文,觉得这样很有帮助。我的安排如下:家庭早崇拜后,把早上的事做完。在做针线活、外出和写字前,有整整一个小时的安静时间。下午会读些好书或《圣经研究》。晚上再读一章圣经,然后祷告。这样,整天都有事情,时间安排的很满,没空发呆。⁷

薇拉和伊芙琳之间的大量信件保存了下来,有一大捆,这些信件反应了薇拉的魅力和灵性。在思想上,她并非随声附和宾克。她喜欢自己研读圣经,能把深刻的真理讲的浅显易懂,如下文所示:

我喜欢这句话:“我们的生活就像织匠手中的网”,因生活正是如此。现在,我们只看到这张网的背面,乃因织匠还未完工。但当那日,我们就能看到祂那面,看到这张网正面的美丽,而不再是背面那些由我们的罪与失败所打的结。

相较其他圣经真理,拣选遭到的反对更多,也更强烈。可能因它高举上帝,把人放在尘土中,所以激起人的反对。

我不能靠你的信心而活,你也不能靠我的——每个人必须自己有信心,且要使用它。要是把信心包在纸巾里不用,就不能讨主的喜悦。我们必须使用操练它,越这么做,信心

⁶ 洛威尔·汉森·格林于1909年出生,1981年离世,为基督做了美好见证,我们有幸认识他。伊芙琳·格林女士生于1910年,时至今日(2004年5月),年事已高,仍在为基督作见证。他们的儿子大卫·格林是新英格兰一位受人尊重的牧师领袖。

⁷ 1935年10月13日。

就会越大。

在每件事上都能看到上帝的作为，这真让人惊叹。雪花、鱼鳞与小小飞蛾的翅膀，这些都展现了上帝造物的奇妙，对肉眼来说，这些神迹太小，不用高倍放大镜就看不到。上帝的每个创造都有它的作用，在宇宙中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所有女性的人生中，都会有段时间，岁月带来的变化让人难熬。但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反复证实，祂的恩典够我们用。噢！祂是如此有耐心，不轻易发怒！我们越多依靠他，就越讨祂喜悦。

是的，祂将来的降临确实让人期盼。但我们还在这地上时，在这个拒绝基督的时代，能为祂作见证，这是我们蒙福的特权。

像宾克一样，薇拉很少提及自己，偶尔会提到她祖父或她年轻时认识的“老圣徒”。有时，她会说到家务事，给一些烹饪或健康方面的建议。尽管入了英国籍，她对美国的感情一直还在：“我记得以前在肯塔基州老家时，那里的人都很善良——我想，现在应该跟以前差不多。”

在这些跨越了20多年的信件中，只有两封表明，当时她可能心情沮丧。她信里的主基调充满了快乐、满足、感恩与敬虔。

在宾克和薇拉与其他人的通信中，正如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上帝祝福了宾克夫妇，赐他们合一的心，为福音增添了色彩。

第十三章 隐居者的巨大贡献

从 1936 年起，到 1952 年宾克 66 岁去世为止，在这段时间里，他全身心投入在《圣经研究》上，其他地方几乎无可留墨之处。

1936 年 3 月下旬，宾克夫妇去了英国南海岸的霍夫 (Hove)，他们看到了刊登在《福音标准》杂志上的租赁信息，预订了一周住宿，房间位于考波尼路 (Colbourne Road) 31 号二楼。他们住了一周后，觉得非常适合他们，就决定在这里定居。在从格拉斯哥搬到这个毗邻布莱顿 (Brighton) 的海滨度假胜地之前，宾克就在信里告诉过洛威尔·格林他们的愿望：

“我们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尘埃，靠近大海，我和薇拉都喜欢海。”现在他们的愿望实现了。薇拉写给伊芙琳说：“我们能住在这个地方真是太好了，就算找好几天，也未必能找到更安静舒适的地方。”1936 年末，宾克在《圣经研究》年度致辞中告诉读者说：“我们现在的居住环境是近年来最舒适的……在这一年中，我们夫妇身体都很好。因父母去世，通过继承部分遗产，我们得到不少收入，都用在了《圣经研究》上。”

宾克在美国的最后几年里，父母相继离世。母亲于 1930 年春离世，享年 80 多岁。父亲于 1933 年 8 月 14 日在瑟比顿 (Surbiton) 离世。父亲去世时，宾克给朋友写道：“不到一个月前，我们接到消息，得知慈父归回天家。他已过 85 岁高龄，去世前身体所有机能正常。他只经历了一两天病痛（因发高烧器官衰竭），在睡梦中安静离世。”

尽管宾克继承了父亲部分财产，缓解了他和薇拉后半生的生计之忧，他们仍继续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从美国回来后直到去世，他们租的房子从未超过两室！有 3 年半的时间，所有《圣经研究》工作都在他们位于考波尼路的那间大起居室里完成。冬天，他们用燃气取暖，若天气寒冷，就加一个油炉。薇拉很少提及她为《圣经研究》做的工作，但有时会在信里说，她担心丈夫过度劳累：

没人意识到，为了避免杂志出错，误导读者，宾克花了大量精力撰写这些文章，并且反复检查。除此之外还有校对，这也需要一个人来做，最后还有邮寄，这也很重要。所以你看，宾克先生一个人其实干了三个人的工作。所以，我尽可能帮他做记录、打字，还有写投递信封¹。

除了在家从事文字事工，他们很少外出事工。如上文所说，不管是伦敦还是别的地方，都没人邀请他前去讲道。有时，他们会在海边散步，要是夏季天气好人多，他们就去别的地方。有时在散步途中，他会停下来，跟邻居的小孩说说话。1936 年他们刚到霍夫时，偶尔会去离他们最近的加尔文主义教会。这个教会在布莱顿，叫迦累得 (Galeed) 严格浸信会，传道人是年事已高的波帕姆 (J. K. Popham) 牧师，宾克夫妇的两位女房东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但这间教会持守“福音标准”信条，正是这些信条，导致宾克当年离开了悉尼贝尔沃教堂，所以宾克不可能加入这个教会。在参加教会崇拜时，他也觉得不是很自如。²在某些方面，波帕姆牧师的讲道对宾克有吸引力，但其中有种宿命论的味道，这让他很失望。在一封纯粹探讨属灵之事的信里，薇拉对伊芙琳说：“有时，我希望我们能离得近点，可以当面谈论这些宝贵的属灵之事，而不是局限于信件。在这里，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敞开心扉谈论属

¹ 给伊芙琳·格林的信，1939 年 6 月 25 日。

² 宾克应该会更认同本杰明·沃伯顿 (Benjamin A. Warburton) 牧师服侍的布莱顿西街会幕教堂，但沃伯顿牧师从 1938 年才开始那里的事工。

灵之事的人，虽然我相信，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³

宾克把守主日看做是一件极大的特权。在周日，他会抽出时间回复信仰相关的信件。辛克莱·傅格森 (Sinclair Ferguson) 写道：“这让人想到一幅奇妙的画面。在周日，霍夫当地教堂的塔楼里传来阵阵钟声，某个房子的女主人正准备参加周日崇拜。这个房子里有位租客，他在应用圣经方面的能力非同寻常，全世界拥有众多读者。此时，他正安静地坐在书桌前，给其中一两位读者写信，阐明基督的奥秘。”⁴

无论遭遇何等境遇，薇拉都毫不怀疑，这是出于上帝的带领。她写给伊芙琳说：“对一位受到呼召，且有讲道能力的人来说，不能从事讲道是一种煎熬。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最好的安排。到目前为止，宾克需要更多时间写作。”⁵ 但她也意识到，她丈夫工作起来几乎不停歇，这种做法并不明智。这导致宾克晚上失眠，一天工作结束后无法放松。

他们在世界各地居住时，薇拉养成了帮小孩和朋友集邮的习惯。现在，她听说了一个关于已故英王乔治五世的故事：在非常疲倦时，这位国王会想看看他收集的邮票，这让她产生了一个想法。她告诉伊芙琳：“因此，我建议宾克也开始集邮。他刚开始拒绝，但在我的努力下，最终同意了。当他过度劳累，长时间脑力劳动头疼时，会在睡觉前欣赏一小时邮票。看看邮票上的颜色，以及每枚邮票上的日期和内容，这对他相当有帮助。他集邮时间不长，邮票不多，但即便这样，也不用再服药了。看到这个效果，我确定这对他有好处。”从这之后，格林夫妇也会寄来一些邮票，支持宾克这个新爱好！

在 1938 和 1939 年，全世界都在谈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慕尼黑与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而宾克关注的却是“基督的国”、“温柔的心”和“上帝的拣选”这类主题。他并非无视政治，给洛威尔·格林的信表明，他了解最新时事。但他认为，传道人的职责是提供“圣经之乳”，而非“时事之水”。最让他痛心的是，那些预言贩子以历史为材，炮制自己的新想法：“如今，年轻归信者不操练如何讨上帝的喜悦，却关注哈米吉多顿 (Armageddon) 大战何时爆发……不为复兴圣洁恒切祷告，却热衷于‘罗马帝国的复兴’。”

二战开始后，在论到“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并要在此专心”（提前 4:15）这节经文时，宾克说道：

本刊既不评论当今时事，亦不提及战争近况，更不枉费精力，从圣经预言角度，分析当今英国资本主义之紧张局势，一些（我们相信很少一部分！）读者或对此失望。我们之所以不行这些事，是想避免一战中此举之人的前辙，是因我们认为这非我们分内之事，对人并无属灵之益处，更因经上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指属灵之事），这节经文明令阻止我们行文初所说之事。⁶

战争还是很快波及到了宾克。在 1939 年，还只有一些“虚假”的警报和不必要的反毒气袭击准备。到了 1940 年夏，空袭就真的来临了。霍夫正对着德军占领的法国海岸线，位于许多敌机的直航线上。起先，作为安静的海滨度假区，这里已接收了好几千名从大城市遣散来的儿童，但随着法国北部完全沦陷，英国南海岸显然会成为敌军入侵的前线，英国政府

³ 1939 年 10 月 30 日。

⁴ 这段话出自傅格森的《宾克生平简介》一文，是为 1978 年编纂的《宾克信件集》而写。

⁵ 1938 年 2 月 6 日。

⁶ 《圣经研究》1940 年合订本，第 285 页。

迅速转移了这些儿童。到 1940 年 8 月，许多当地居民也逃离霍夫，去了更安全的地方。在这个月写给洛威尔的信里，宾克说道：

这里的防空警报是一段响亮的汽笛声，持续两分钟。此时，所有人都会逃离街道，隐蔽起来。要么进入公共掩体（在地下）或私人掩体（自家花园里用泥土覆盖的钢架），要么待在家里。我们没有私人掩体，住在一个两层现代小楼里，砖混结构，不是很结实，我们住二楼。除了上帝的保护，我们和炸弹只隔着一层薄屋顶。⁷

七月初，他们旁边的房子遭到空中机枪扫射，夜间空袭的危险迫在眉睫，宾克夫妇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夜间要是有警报，他们就和房东太太们一起睡在冷飕飕的一楼客厅，薇拉睡小行军床，宾克用草垫打地铺。7月2日晚，机枪子弹离他们大概只有一米远，射进了街对面房子烟囱里。格林夫妇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家里写信，催促宾克夫妇去美国，住他们家。宾克夫妇非常感激他们的邀请，但还是拒绝了。宾克回复道：“在当前，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也应当留在这里。首先，这是为上帝做见证，祂能在大患难中保守我们（诗 91:1-11）。其次，显然是上帝把我们带到当前这个地方……最后，就算我们愿意，美国政府也不会允许我们入境。我在英国出生，在这里受的教育，在美国时从未申请过归化入籍，尽管薇拉是肯塔基人，但在嫁给我这个外国人时，就失去了美国国籍。多谢你们的代祷，请不必过于担心，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我能感恩地说，我们‘安息在主里面’，知道‘若非出于上帝的慈爱，一根树枝都不会落到我们头上’。”

9月15日，宾克再次给格林夫妇写信时，情况更严重了。从9月4日起，霍夫经历了28次空袭，他们房子附近也落过炸弹。在一次空袭中，有50人左右丧命。他们住的房子并不坚固，抵抗不住任何炸弹或燃烧弹的冲击。接下来的一周，一位住在苏格兰西北部的朋友再次要他们离开霍夫。他们相信，上帝的时间到了，是时候离开这个生活了四年半的美好之地。

因打包匆忙，他们费了一番周折，包括精简宾克的藏书（因战争旷日持久，他们把一些书寄给格林夫妇妥善保管），最终于1940年9月24日离开霍夫，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旅行。先乘火车到伦敦，但最终目的地比伦敦远得多。1940年10月14日，在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Outer Hebrides）北尤伊斯特（North Uist）岛洛赫马迪港（Lochmaddy）华莱士·尼科尔森（Wallace B. Nicolson）的牧师住宅里，薇拉给伊芙琳写信描述他们的经历，这时他们还没到最终目的地。薇拉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殚精竭虑，历经千辛万苦。昨天，我卧床休息了一天，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恩有这段经历。在其中，我学到了宝贵的功课。当我意识到，我们在祂手中时，就会经历到祂保守的大能。祂能使我们内心平静，等候祂。躺在一楼客厅的睡垫上，我们不止一次感谢天父，祂赐给我们这些有爱心的朋友。我们知道，你们和许多其他朋友都一直在祷告中支持我们。我们一直保持冷静，等候上帝，而周围的人紧张地跑前跑后，反差巨大。我和宾克经常说，要不是有上帝的子民为我们祷告，我们就会跟他们一样。

在1940年的年度致辞中，宾克报告了他们的这次长途旅行：

在旅途中，我们穿过伦敦，等火车时，一颗炸弹落在车站，我们毫发无损。我们长途

⁷ 1940年8月18日。

跋涉五百多英里，平安到达格拉斯哥。在那里，我们休息了一周，跟几位好友相聚。他们尽力招待我们，不管在身体还是灵性上，我们都得到了充分休息。然后是 170 英里的火车和 12 小时的海上航行，都很顺利。接着在另一个朋友家住了几天，与他们夫妇有很好的团契。最后，经过一段短暂海上旅行后，安全抵达目的地。现在，我们在一个岛上，远离战争。在这里，我们可以安静学习，忙《圣经研究》的事。更为美好的是，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能跟一些敬虔的基督徒一起团契。

他们的新家位于斯托诺韦港 (Stornoway)，这个小镇位于大不列颠群岛 (British Isles) 西北角的路易斯 (Lewis) 岛上。这里相对与世隔绝，当地人说盖尔语 (Gaelic)，还保持着基督教文化与生活方式。他们住在路易斯大街 27 号二楼，跟麦基弗 (MacIver) 夫妇住在一起，麦基弗夫妇也是路易斯大街 29 号的房东。从那时起，到 12 年后宾克去世之前，他们只搬过一次家，就是搬到了路易斯大街 29 号！



图 12 斯托诺韦 (Stornoway) 港鸟瞰图。
承蒙《苏格兰人报》 (The Scotsman) 提供。

1940 年 11 月 4 日，宾克写信给科尔曼一家，提到他们从北尤伊斯特到斯托诺韦的这段最后旅途，坐船走了 4 个小时：

海浪很大，我严重晕船，非常虚弱，在之后的一两天里像个泄了气的轮胎，但薇拉一点儿事没有。我瘦了一英石 (译注：约 6.35 公斤)，现在重 9.6 英石 (译注：约 61 公斤)，是我成年后最瘦的，正好跟薇拉体重一样。她一点儿也没瘦，跟离开悉尼时比，还胖了 10 磅。我们到斯托诺韦已快两周，现在已完全休息过来，一切都很平静。房东太太非常敬虔，薇拉跟她相处的很好。⁸

对宾克来说，斯托诺韦的情况是全新的。在文化层面，这里虽受基督教影响，但与宾克之前所知的任何地方都不同。当地有两个加尔文主义教会，一个是自由长老会 (Free Presbyterian)，另一个是自由教会 (Free Church)。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未在任何一个教

⁸ 尽管在涉及任何战事事宜时，宾克很谨慎，信寄到悉尼时，里面还是有六处被信件审查员剪去了。

会愉快安顿下来。周日早上聚会时，两个教会都不用英语，主要说盖尔语。他告诉布莱克本：“这里大多数人不会说英语。那些会说英语的人认为，与盖尔语相比，英语是一种野蛮的语言。”周日下午聚会用的倒是英语，在前三个月，宾克夫妇参加了下午聚会。这些教会不习惯陌生人，没有欢迎新人的准备。更糟糕的是，宾克认为聚会的气氛冷冰冰的。在高地文化 (Highland culture) 里，即使会众深受感动，看起来似乎也毫不为所动。宾克所经历的，多大程度是因这种文化，我们不得而知。一百多年前，司布真也曾写过，高地教会聚会给人的第一印象“不令人鼓舞”。⁹

我们不知此时自由长老教会的牧师是谁，但自由教会的牧师是肯尼斯·麦克雷 (Rev. Kenneth MacRae)。宾克去自由教会时，或许他没讲道。要是麦克雷在，宾克应该不会对讲道如此失望，也不会后来写信给他，问能否见面一聊。由于在宾克提议的时间，麦克雷没空，他们没能见面。多年后，麦克雷告诉笔者，他非常后悔，没在会众中发现宾克这个人。自由教会的人很多，麦克雷工作量巨大，一周探访五天，每天三个小时。跟路易斯岛大部分人一样，他没读过宾克的任何书¹⁰，令人吃惊的是，宾克住的地方离麦克雷的牧师楼只有几百米，但他们从未谋面。正因如此，宾克在 1945 年 2 月 14 日写道：“苏格兰人极其排外，绝大部分人把我当成外国人”。宾克夫妇没再继续参加周日下午的聚会。



图 13 路易斯大街 29 号，斯托诺韦。

从 1944 年初到 1952 年 7 月 15 日宾克去世，宾克夫妇居住于此处二楼。在斯托诺韦的第一年，他们住在隔壁 27 号。

⁹ 司布真《自传》卷二，《大丰收》(The Full Harvest, 爱丁堡: 真理旌旗出版社, 1973 年), 第 253 页。

¹⁰ 宾克的作品中，麦克雷读的第一本书可能是《上帝的主权》(伦敦: 真理旌旗出版社, 1961 年)，当时宾克已去世 10 年。1963 年，在写给我的一封私人信件中，麦克雷写道：“这本书毫不矫揉造作，作者也无任何极端加尔文主义倾向。在教义和实践方面，这本书完全符合圣经，能建造人，开卷有益。关于祷告那章写得尤其好。”本书作者曾负责出版《肯尼斯·麦克雷日记: 50 年基督教事工记录》(爱丁堡: 真理旌旗出版社, 1980 年)。

在爱好交际的斯托诺韦人看来，这个新来的人过着完全奇怪的生活。宾克极其遵守时间，当地人却没这方面意识，喜欢长时间聊天。他们不理解这个英国人在做什么，周复一周，偶尔在公共场合露一下面。他们牧师应该要比这位“宾克先生”忙的多，但也没这样。

更严重的是，对那时几乎所有的路易斯岛居民来说，周日去教会极为重要。他们中一些人读到的清教徒著作告诉他们：“若习惯忽视公共蒙恩之道，私人蒙恩之道也会受上帝的诅咒”¹¹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宾克如果不是只参加正统教会的聚会，而是与其中某个人深交，应该能更好的融入。他熟知人性，知道这点，但已 53 岁了，无法改变太多，来适应这里教会要求所有成员遵守的一些习俗。这两个教会都只唱诗篇，实行婴儿洗礼。宾克认为这两项都不合圣经，但对此并不排斥。¹²然而多年来，这两个教会形成了一些氛围，其中一些宾克无法接受。1941 年 1 月 24 日，他写给朋友约翰·布莱克本（一位美国南方长老会牧师）说：“宗派有它的价值，但宗派主义是一个诅咒。在发现我们不打算加入他们教会后，就几乎没人愿跟我们来往了。哦！作为基督徒，在走窄路时，愿我们的心胸是宽广的！”

早年间，宾克交到过一些朋友，但毫无疑问，在人生这个阶段，宾克没以同样方式交到新朋友。他仍与朋友保持密切联系，但因 1920 和 1930 年代的经历，他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回避社交。还在霍夫时，他就在《圣经研究》上写道：“我们遗憾不便接待任何来访。若读者来此地，敬请勿登门拜访。但请注意，我们一直乐意与基督徒友人保持书信来往。”¹³一些人的解读是，这表明宾克不需要与基督徒团契，但这并非宾克本意。出于好意，一些来访者一再敦促宾克“行动起来”，宾克已经听得太多了。他们只是不理解上帝对宾克的带领。另外，因宾克家里没装电话，这些拜访者总是不打招呼就登门，而且一般也不能理解，尽管宾克在家过着安静的生活，却跟其他英国人一样工作繁忙！如宾克在 1951 年所写：

很少人意识到，编纂这种篇幅和性质的月刊，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因为我们并非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每篇文章都要花几个小时。另外，几百位读者至少拥有本刊之前发行各期的一半，其中五十位可能每期都有。在此情形下，若非因圣经博大精深，每年撰写六十篇不同的文章几乎不可能。即便如此，要做到这点，也需殚精竭虑，不断学习，好能从圣经中得到新的亮光。为维持之前所定的杂志水准，我们全年劳作，不分昼夜。我们相信，各位朋友能理解我们的处境，会意识到，我们之所以没回信，是因正在为上千名读者撰写文章。

我们既不想不近人情，也不愿离群索居，但我们“不属自己”。在上帝的恩典下，我们决意投入所有精力，喂养基督的羊群。我们极其看重此等特权与荣誉，唯恐其他事情或影响此事。我们万分感谢上帝，祂使我们远离“口舌之争”，恩赐我们“平安的居所”（赛 32:18）。我们如此说，绝无敦促他人效仿之意！他人须坚守个人岗位，在上帝护理之下，无论身处何位，都当恪尽职守。¹⁴

尽管如此，我们很难认为，宾克远离社会生活，跟早年被一些教会拒绝毫无关系。他不计过去的伤害，但偶尔会提及这些经历。在 1943 年 6 月 20 日写给洛威尔的信中，他说：

¹¹ 《理查德·薛伯斯文集》卷三（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1981 年重印），第 511 页。

¹² “我喜欢唱诗篇，但反对贬低其他赞美诗”《给一位年轻牧师的信》，第 28 到 29 页。

¹³ 《圣经研究》1938 年合订本，第 383 页。

¹⁴ 《圣经研究》1951 年合订本，第 285 到 286 页。

许多人曾喜欢听我讲道，要是我在附近讲道，就算走好几里路，他们也一次不落，且对我感激不尽。但过了几年，他们就变了。今天，就算我在隔壁讲道，他们也不会来听。

搬到路易斯岛后，宾克夫妇远离了战争。虽然很少在《圣经研究》中提及，他们仍关注着这场吞噬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战争。他们为遭受空袭的城市恒切祷告，特别是格拉斯哥。薇拉写给格林夫妇说：“格拉斯哥有上帝许多宝贵的仆人，包括一些最优秀的仆人”。一些年轻士兵开始慢慢给他们写信。战争也影响了杂志发行，能接收杂志的国家减少到15个，有时一些地方还收不到。所有送往美国的1941年三四月期《圣经研究》都沉入了大西洋。宾克写给格林夫妇（他们没收到这两期）说：“要是我们能出1941年合订本，里边会包括整十二期。或许到那时，美国会承担起相应责任，护送大西洋上的物资运输！”如薇拉在下封信中所说，他们相信“战争不会影响上帝的供应”。但这些年来，这本杂志的存亡在考验着他们的信心。1942年，位于巴斯（Bath）的印刷厂被炸，购买纸张也越来越困难。到最后，由于《圣经研究》发行量小，找印刷商也是个问题。1945年，由于通货膨胀，杂志成本比战前翻了一倍。

房东乔治·麦基弗（George MacIver）在镇上经营一个商店，可能由于战争的影响，他把房后一大片地改成耕地，给宾克夫妇也分了一块。一开始，宾克帮麦基弗先生犁地，后来由女士们接管。薇拉告诉伊芙琳：“我和麦基弗太太种了一大片菜地，长得不错。我和宾克在家待的太久，很喜欢每天出来两三次，在外边除草种地。这让我们能呼吸新鲜空气，从高度精神集中和写作中解脱出来。”

1945年二战结束时，宾克夫妇没打算离开这里。尽管与世隔绝，他们说斯托诺韦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同年2月14日，布莱克本写信问他“个人近况”时，宾克回复道：

一切如故。我全部时间都用来学习、写文章和写信，许多是写给年轻基督徒和传道人，给他们提供建议。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我外出“购物”，也做些锻炼，每周六天如此，其他时间没离开过书房……我们没收音机，在与信仰无关的阅读上每天只花10到15分钟，也没有访客。但我们很知足，以上帝为乐，就算能，我们也不想跟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交换住所。上帝很恩待我们，对我们比许多人都好。祂继续带给我们读者，正好够杂志发行，不多也不少。我们不用担心生计，过着像斯巴达人一样的简朴生活，住在这里相对便宜，鱼很多，但没水果。

在布莱克本收到这封信后的几个月里，一位访客不期而至，来到宾克夫妇位于路易斯大街住处的门口。他是哈罗德·布拉德肖（Harold J. Bradshaw），与宾克长期通信，我们在上一章引用过他与宾克之间的信件。他和宾克住在大不列颠群岛的南北两端，要不是在1945年，布拉德肖安排了一次在苏格兰北部的休假，他们绝不可能见面。以下是布拉德肖自己的话：

我想，我应该尽量实现这个伟大心愿，亲眼看看上帝这位非凡的仆人，跟他作一番交谈。从两年前起，我们一直保持通信，其中也有意见不同之处。我觉得，要是我说要来看他，他可能会拒绝。因此，我从因弗内斯（Inverness）坐火车过来，希望有幸至少能见到他，跟他握个手。

晚上，我到了洛哈尔什凯尔（Kyle of Lochalsh），住在附近一家旅店，他们答应明天一大早叫我，给我准备早餐，好让我能赶上去斯凯岛（Isle of Skye）波特里（Portree）的船。上船时，一位先生与我搭话，问我能否照看一下他三个孩子，他们去斯凯岛的亲戚家过假期。到波特里时，我看着他们安全下了船，有个亲戚在等着。而我继续待在船上，前往下一站，哈里斯岛（Isle of Harris）的塔伯特（Tarbert）。到塔伯特时，大雨倾盆，前往斯托诺韦的车晚开了两个小时。接下来的旅程是穿过风景如画的哈里斯岛和路易斯岛，但一路上阴雨绵绵，能见度很低，抵达斯托诺韦后，天才放晴，晚上七点二十左右到的。我毫不费力找到了宾克住的地方，敲门时，还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接待。是宾克夫人开的门，当我表明身份，是远道而来时，她非常惊讶，并告诉我，她真不知道宾克先生是否愿意见我，因为他不喜欢访客！她问我能不能等一下，她上去问宾克先生。我急忙说，如果宾克先生那时无法和我交谈，就算只和他握一下手就走，我也满足了。但宾克夫人很快就回来了，让我上楼，带我进到他们的起居室，也是卧室，里边塞满了家具，到处放着书和纸张。在这间小屋中间，放着一个桌子，旁边坐着我大老远来见的那个人，身穿短袖，灰白的头发向后梳着。

我受到了友好欢迎，坐在他对面，立刻开始了交谈，宾克夫人坐在旁边，主要听我们说。很显然，他很高兴见到我，这让我放松下来。我们避开有争议的话题，特别是他在信里写过的那些。他告诉了我一些他的经历：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事工，后回到英国，在英国南部没找到事工机会，1940年代初，深受轰炸之苦，以及怎么来到斯托诺韦这么北的地方，好能继续《圣经研究》事工。他告诉我，他每天早上外出锻炼一个半小时，每天会去图书馆看报纸。

关于我的家庭关系，工作情况以及上帝对我奇妙的护理，宾克夫妇都很感兴趣。在我们畅谈了大概两个半小时后，宾克先生突然严肃对我说道：“现在你得离开了！”他们问我，在走之前，愿不愿意喝一杯可可。宾克夫人离开房间，给我们三个人带回来几片果酱面包，每人一杯热饮。我永远不会忘记，宾克先生祈求上帝祝福食物的方式。他双手交叉，低头祷告时，似乎强烈感受到了上帝的荣耀与威严。那时，他祷告的语气，还有那充满极度敬畏的声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后来多次回想起这一场景。然后，我就离开了，赶上了午夜回洛哈尔什凯尔的船。

那天晚上，布拉德肖和宾克一直聊到十点多，他觉得，宾克很喜欢那天晚上的谈话，这点他说对了。在不久后写给科尔曼一家的信中，宾克提到了这次拜访。这封信表明，不止一个人拜访过宾克：

有位到访者从小接受“福音标准”教导，家里几代人都如此。但后来，他不满于这个教导，觉得它没有生命力。在上帝的带领下，他读到《圣经研究》，我也给他写了很多信，这帮助了他。他在七月拜访了我们，是从诺维奇来的，路上很不容易。后来，他写信给我们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拜访你们的那个晚上。”

另一位到访者是一名美国陆军中尉。他用他第一次休假，从德国远道而来，特意来拜访我们，在这里停留了五个小时。我不鼓励这样的来访，因我相信，通过文字一样能帮助他们。要不断学习、默想和写作，就需要安静的环境，不受打扰。但一些苏格兰朋友没看到这点，觉得我们“不合群”。不管怎样，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意和初衷。

到 1946 年, 《圣经研究》已发行了 25 年, 宾克自己撰写的文章有将近七千页。他列出了到那时为止刊登过的文章, 按系列如下:

约翰福音 74 篇, 出埃及记 73 篇, 希伯来书 127 篇, 登山宝训 65 篇; 大卫生平 96 篇, 以利亚生平 36 篇, 以利沙生平 30 篇。教义类文章: 论救赎 (Atonement) 24 篇, 称义 10 篇, 成圣 34 篇, 上帝的拣选 24 篇, 人的无能 24 篇, 圣徒保守 26 篇, 神人和好 36 篇。论神圣之约 50 篇, 敌基督者 22 篇, 圣徒合一与圣餐 25 篇, 时代论 18 篇, 上帝的律法 21 篇, 安息日 19 篇, 信心 18 篇, 得救确据 14 篇, 从读经中得益 10 篇。

关于上帝的属性, 我们写了 24 篇文章, 基督的荣耀 41 篇, 圣灵的位格和工作 65 篇。论人心 10 篇, 属灵成长 30 篇, 祷告 20 篇, 众使徒的祷告 (截止目前) 36 篇。¹⁵

在结束这章前, 我们可以简单了解一下那段时期读者写给宾克的信。从中可以了解到, 《圣经研究》对那些定期阅读之人的重要意义。每年, 宾克都习惯在杂志中刊登两页读者来信摘录, 标题是“读者反馈” (Welcome Tidings), 通常只注明来信者的国籍, 有时是所属军队分部。来信者显然来自不同年龄段、职业和宗派, 跨度非常大。或因战时职责, 或因缺乏纯正讲道, 许多来信者显然把《圣经研究》当作获取属灵帮助的主要来源。一位澳大利亚籍军人写道: “军队的工作要求我一个人独处, 因此对我来说, 你的杂志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小至圣所。”一位加拿大籍士兵说: “从你的文章中, 我获取了大量属灵帮助”。另一位加拿大人说: “我们中有些人身处偏远之处, 他们很期盼《圣经研究》, 因从中得到了属灵的喂养。我们收获的不只有教义, 还有责备, 这是我们绝对需要的, 但据我所知, 没有其他信仰刊物提供这些。”

对许多读者来说, 《圣经研究》是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在战争初期, 宾克担心杂志有可能停刊, 表达过这方面的担忧, 许多读者表示关切, 并为之代祷。1940 年, 一位北达科他州 (North Dakota) 读者写道: “得知你考虑过停刊, 我深感遗憾, 特写此信。要是停刊, 我们到哪里接受属灵的牧养呢? 从讲道中已不可能, 信仰纯正的好释经书也快绝版了。我只能恳求你, 为这一小部分人的益处, 继续此项事工……”来自澳大利亚、新泽西和苏格兰的读者分别写道: “迄今为止, 《圣经研究》已陪伴我十年, 为此我感谢上帝”; “我仍旧喜欢这本杂志, 要是没有它, 不知道会怎样”; “期盼你们夫妇能有时间, 继续出版《圣经研究》。这本刊物安慰了许多饥渴的灵魂。”

杂志内容以多种不同方式融入了读者的生活。在整个战时期间, 一位威尔士读者的习惯是, 早上出门工作前读一个小时, 那是在早上四点半到五点半之间! 一些人习惯晚上读。一位军工厂工人写道: “目前, 战时工作非常忙, 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半个小时 (除了周日), 一天结束后, 觉得心力交瘁。对我来说, 阅读《圣经研究》是一种属灵滋养。”一对美国夫妇写道: “在我们家庭晚崇拜中, 除了读经祷告, 一定会读一篇《圣经研究》文章, 至少会读一部分。我们一直在为你们夫妇祷告。”另一对夫妇写道: “我无法表达, 你们这项事工对我们夫妇有多重要。通过阅读《圣经研究》, 我觉得我们有合一的团契。我们越来越了解你, 也非常尊敬你, 不仅把你当作一位大有能力的释经家, 也把你当成朋友。我们这里说的“朋友”, 包括朋友这个词的所有含义。收到《圣经研究》时, 我们感觉好像你也来了, 来

¹⁵ 《圣经研究》1946 年合订本, 285 页。

我们家拜访我们。”关于这种感觉，宾克补充道：“许多读者也有同感。”

人们一致认为，这本杂志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刊登的文章质量高，正如以下读者来信摘录所言：“这本刊物促使我更殷勤使用蒙恩之道，更认真寻求那使我平安之事。”“读了你的文章后，我读经更严肃深入了。”“我想写信告诉你，你的文章对属灵真理的分析敏锐，对主耶稣的爱真挚热烈，这两方面都给了我巨大祝福。”“你的文章初读令人振奋，再读依然觉得清新！”“我对《圣经研究》的喜爱仅次于圣经。随着年龄增长，就想读一些头脑知识以外，能打动人心的东西。”“对我来说，我所知的其他所有信仰杂志加到一起，也比不上《圣经研究》。”“所有当归给上帝的荣耀，你都归给了祂。你激励他人研究圣经，‘讲明了圣经的意思’（尼 8:8）。”

很清楚，《圣经研究》以不同方式帮助了年轻传道人。很多时候，宾克不仅提供直接的帮助，还指明研究的方向。一位“年轻传道人”写道：“你大量引用清教徒著作，使许多人意识到他们著作的真正价值。”另一位说：“你的文章不仅对我讲道有帮助，对我个人生活的帮助更大。我很感恩，上帝带领你，讲解圣经实践方面的问题。在读你的文章时，上帝的话在我身上动工，探究我的内心，这在读其他人文章时从未有过。”

或许，最值得引用的是1942年一个新西兰人在信里写的：“虽然在今日，意识到《圣经研究》价值的人不太多，但我确信，在你离世后，里边的文章会帮助到各个国家的人。”

宾克并非每周都收到这类来信。但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宾克说，这些“自发的见证”让他很感恩，“在面对诸多令人灰心之事时，鼓励我们继续前行”。宾克的文章之所以能结出长期的果子，读者当然也起到了一部分作用。上帝通过这些读者的信心和祷告，支持着宾克。

第十四章 祂所作的事都好

二战结束时，宾克夫妇似乎也提前进入了晚年。到 1946 年，《圣经研究》已发行了整整 25 年。在 11 月 15 日写给伊芙琳的信里，薇拉说：“今年我们开了一整年暖气，只有一周没开”，又说：“这里靠海，冬天不太冷。我们觉得很适合养老。”两年后，宾克 62 岁。他在年度致辞中写道：

现在，我们至少已开始步入迟暮之年，距笔者第一次讲道已有 40 年……从那时起，我们或通过讲道，或通过文字（近 12 年中专注于此），播撒善种，把这当作我们的神圣特权和庄严职责，从未停歇。

他们这么说，绝非以此为由，减少劳作，而是愈加努力，完成上帝对他们的呼召。“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要祂的子民在晚年无所事事。祂在信徒年轻时，保守他们度过危险，在信徒成年时，保守他们经过试炼，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在晚年裹步不前。”

在六十岁时，大多数基督徒领袖已经过多年试炼，事工稳定，但宾克却并非如此。1946 年，在《圣经研究》发行了 25 年后，薇拉写道：“就杂志印刷而言，今年最难熬。”主要困难是缺纸，还有印刷厂不愿承印。另外，二战开始后，杂志订阅量减少，现在也未回升。他担心这项事工“一方面致力于揭露无价值的信仰，另一方面促进信徒更紧密与上帝同行”，会“越来越不被人接受。尽管如此，上帝对祂仆人的命令没变：“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结 2:7）。愿主保守我们，把这项事工坚持到底！”¹

1947 年，尽管杂志发行量无实质性增加，但如我们之前提到，有证据表明，《圣经研究》对传道人有帮助，因此宾克确定，上帝在“间接而非直接”地扩大这项事工的影响。“目前订阅者中有逾百位传道人，本刊代祷者得知后定会很高兴！”²在《圣经研究》事工接近结束之时，上帝显然祝福了宾克，让他信心更大，对未来更有信心。因此，在说到约书亚在吉甲立石头作纪念时，宾克写道，它“教导我们，应为下一代考虑，为他们作打算。之所以要立这些石头，就是让后人发问，引起他们注意。这样，后人就能记住上帝的大能和怜悯。这会永久见证上帝为祂子民所做之事，也可作为一个保证，就是上帝定会继续向以色列显出祂的大能……因此，当读者怀着这种想法，购买合订本时，我们很高兴。至少现在有一个人在满怀感恩地阅读本刊合订本，那是他母亲（现已在天堂）二十年前买的，当时他还未归信。我们盼望，在我们回天家很久后，许多人会阅读本刊合订本！”³

在 1948 年的年度致辞中，虽然他写道，杂志低迷的发行量“仍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但他也说，盼望这个刊物在将来会发挥作用。他特别喜欢这节经文：“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传 11:6）。在写到这节经文时，他说：“‘撒种’非常形象，最能表明信心的操练。因为表面看来，似乎是白忙一场，没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撒种这一行为也是出于盼望，期望将来能有收获。侍奉上帝之人也应如此。”

1948 年，《圣经研究》发行量悄然增加。对上一年的寄送名单做了必要删减后，宾克发现，多了五十位读者。1949 年“又略有增加”。1950 年，他说“订阅者不算多，但比去

¹ 《圣经研究》1946 年合订本，第 1 到 8 页。

² 《圣经研究》1947 年合订本，第 190 页。见上文，第 210 页。

³ 《圣经研究》1947 年合订本，第 228 页。

年多了不少。”1951年是他完整负责《圣经研究》的最后一年，他在年度致辞中写道：“尽管跟那些更流行的信仰刊物比，本刊发行量很少，但还是增长了50%！考虑本刊所登文章性质，这定是上帝的作用。我们觉得，这个增长挺惊人的。”⁴

在1951年7月17日写给伊芙琳的信中，薇拉说：

今年读者人数激增，我们备受鼓舞。读者寄来许多信件，措辞极为友好。我们认为，上帝以厚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竭力为祂和祂散居世界各地宝贵子民所作之工蒙祂祝福，结出了果子。

但宾克最感恩的是，他们晚年灵命成熟，单单依靠上帝。早年的一些烦躁与偶尔近乎绝望的状况不再，他们完全确信上帝护理的良善，可以见证如下此言：

我心有平安，
因我主的安排最好。

他们比之前更清楚看到，唯有信靠上帝，才能拥有真正喜乐的人生。在62岁时，宾克写道：“笔者成为基督徒已有40年，足迹遍历全球各地，可以作证，从未遇到一人，信靠上帝后，发现祂的应许不可靠。”在漫长一生接近终点时，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是一心一意地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书23:14）。⁵

在《圣经研究》中，对上帝的赞美越来越明显，在宾克心里也是如此。“在地上，圣徒最尊贵的工作就是赞美尊崇上帝，因为在天堂，这将是他主要的工作。”现在，这种心情也影响了宾克对教会的期望。上帝能用赞美，去掉我们“内心的沉重”，祂也确实这么做了。1950年，宾克写道：“在教会经历低谷后，上帝也会赐下复兴，这在怀特菲尔德时代有过，在我们时代也会有。”⁶

我们希望，能更多了解宾克在斯托诺韦的日常生活。在霍夫时，他开始集邮。在这里，他尽量坚持这项爱好。虽然不得不放弃在麦基弗园子的耕作，他仍喜欢大自然，乐趣之一就是给宾州的老朋友普雷塞尔一家寄花种。他没有车，也没开过车，也没记载表明，他们在住处附近旅游过。但宾克很喜欢散步，尽管似乎因身体虚弱，薇拉不能像在霍夫时那样陪他了。他一直对风速很感兴趣，在给洛威尔的一封信中，他说：“我喜欢真正的大风，觉得那时的大海就算可畏，也很壮观。”也是在这封信里，他说最近风速达到了时速90公里，只好顶着风去散步。

1948年2月6日，薇拉写信给伊芙琳时，他们已在斯托诺韦住了7年，信里说：

你让我向你介绍一下这个小岛。怎么说呢，这个地方虽小，在很多方面却很重要。这

⁴ 《圣经研究》1951年合订本，第286页。现在杂志有了盈利，宾克从没把这些钱留给自己，而是奉献给了三一圣经公会，圣经捐赠公会（Scripture Gift Mission）和福音杂志。

⁵ 《圣经研究》1948年合订本，第184页。

⁶ 《圣经研究》1950年合订本，第239页。

里很适合捕鱼，有时港口里挤满了来自冰岛、设得兰群岛（Shetland）、挪威和其他许多地方的渔船。他们停在这里避风，船上载着大量捕到的鱼，非常好看。这里气候稳定，纬度虽高，却不像你想的那么冷。西海岸边不远就有墨西哥洋流（Gulf Stream），所以这里气候温和，免受寒流侵袭。偶尔会有冰雪天气，但持续时间不长。雨水充沛，经常有风，有时很大，似乎要把衣服吹走，但极少带来灾难。这里风雨充足，很宜居。

岛上的居民很敬虔。斯托诺韦比美国的大村庄大些，有9个教堂，主要是长老会的，圣公会和兄弟会各一个。七个长老会教堂分成四个支派（容我们这么说），每个支派之间几乎不来往，就像美国的浸信会和循道会那样。他们讲话用当地的盖尔语，讲道也是。我们一点儿也不懂盖尔语，属于外来人，但因喜欢这里安静平和的生活，所以待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从事《圣经研究》事工，不需要他人帮助，也没人打扰我们。

在另一封信中，薇拉写道：

在这里，我们不去别人家，除了写信外，很少与外界联系，每天忙于杂志事工。我读了许多属灵的书，自从不去教堂后，觉得有这个需要。目前在读一本马太·亨利的书，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但我们不应以为，宾克夫妇在这里没有朋友。我们之前提到，他们与房东麦基弗太太“相处愉快”。在其他朋友中，认识宾克的詹姆斯·麦克莱恩（James MacLean）回忆道：

最初，宾克在斯托诺韦自由长老会聚会，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觉得没法再跟这个宗派来往。但在这个教会里，他也有一些关系近的朋友，包括房东太太。

在斯托诺韦，宾克每天会围着镇子和各个码头散一个小时步，在这期间结识了一些密友。他跟其中大多数人聊天时，或在他们店里，或在路上，很少在社交场合。谈话内容总是围绕圣经，他经常以这样的问题开始：“之前的问题解决了吗？明天见面时，听你的答案。”宾克这期间的一位朋友说：“我记得，他问的问题经常跟他办的《圣经研究》密切相关，每次碰到他前，我都会特意做足功课！”

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散完步，宾克会沿着镇上大街，大步走回家，有时会在路上杂货店买点东西，总会拿一个袋子，买两条鲱鱼装进去。宾克先生在世时，宾克太太在住处附近一个小商店购物，极少逛镇中心的商店。他们家没有奢侈物品，从萝卜头到苹果皮，所有东西都物尽其用。

宾克先生在世时，宾克太太只来过我们家一次，几点来，几点走，宾克先生都提前做好了安排，没在我们家喝下午茶。

路易斯岛上流行见面握手，宾克先生不喜欢这点。⁷有一次，一位朋友跟他握手，向他打招呼说：“宾克先生，你还好吧？”，宾克先生答道：“不太好，因为有人拉着我的手！”

⁷ 在路易斯岛上，见面握手的习惯跟其他地方不完全一样。在这里，即便是长期老友，头一天晚上互道晚安后，第二天早上见面一般也会再次握手。

宾克先生性格坚强，为人严肃，不轻易表露感情。但有一次，一进我店里，就递过来一封信让我看，接着情不自禁哭起来。这封信来自一位宣教士，得了麻风病，之前正在康复中。宾克先生多年前在美国时，以“我渴了”为题讲过一次道，他听后归信。那时，宾克先生和这个人的哥哥为他的归信整整祷告了一晚上。但从这封信里，宾克才知道，这个人结束了事工，与主同在了。这封信里写道：“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

到 1951 年，《圣经研究》已发行三十年，该年的年度致辞刊登在 12 月期上，开头是对这句经文的注释：“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林前 1:31）。宾克总结道：“一切都归功于上帝主权的良善、祂对我们的特别护理、祂充足的恩典、永不止息的信实和对我们的长久忍耐。就算我们尽了本分，也不过是“无用的仆人”（路 17:10）！”宾克发现，他写了两千多篇文章，涵盖各种主题，平均每篇四页，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为出版本刊，编者费尽心血，贤妻在处理家务外，还承担了所有打字工作。以上数据仅能大概表明，我们付出的工作量之大。我们侍奉的上帝实在伟大，值得大赞美。本刊发行了整三十年，近二十年里，编者未卧床休息过一天。我们当然期盼主赐下健康与力量，也从未失望过。”

但有迹象表明，宾克本不强壮的身体在逐渐变差。薇拉注意到，宾克越来越瘦。在 1952 年 4 月 1 日，宾克过 66 岁生日时，这种情况似乎愈发明显。随着订阅者增多，写信的人也越来越多，宾克第一次觉得力不从心。1952 年 5 月 8 日，宾克最后一次写信给洛威尔·格林，信的开头写道：“在基督里问安，无论何时，经历何事，基督都是信徒的一切”，信的结尾写道：“我觉得自己年老体衰，不得不大幅减少写信时间。”

斯托诺韦大街上仍能看到他消瘦的身影，但詹姆斯·麦克莱恩注意到，现在宾克进到他店里后，得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才能说话，因此很为宾克担忧。宾克得的是一种贫血病，“这种病很痛苦”，麦克莱恩写道：“但几乎直到离世前，要是药可能让他思维迟钝，无法完成工作，他都拒绝服用。”宾克加紧工作，撰写杂志上正在连载的各系列文章。在去世前几个月里，加尔文在撰写约书亚记注释，宾克也同样。到 7 月初，他完成了第 21 章。在同时进行的约翰一书系列中，到他最后停笔前，最后一篇写到约一 3:1：“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标题是《奇异的恩典》。

多年前，在大卫生平系列末尾，宾克写道：“大卫为离世做好了所有准备，异常平静。因他知道，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结。”宾克现在也如此。詹姆斯·麦克莱恩写道：“他安排好了一切后事，给宾克太太交代葬礼事宜，告诉她出席葬礼之人的名单。”最后一次外出时（大约在 6 月 15 日），他买了一个航空信封，给薇拉说，“当我去世后”，薇拉写信告诉普雷塞尔夫妇时，用这个信封邮寄。1952 年 7 月 15 日，宾克离世。他向来喜欢引用下面这段话，现在他完全得享其中描述的喜乐了：

祂与我同在光明荣耀中
同享无尽的喜乐；
我的喜乐是永远与祂同在；
祂的喜乐是我永远在祂那里。

葬礼似乎在 7 月 17 日举行。詹姆斯·麦克莱恩写道：“那是一个简单的葬礼，棺木选

材适中，既不昂贵，也不廉价。按照宾克遗愿，依据徒 8:2（“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八位好友将他遗体安葬在镇外桑威克墓地（Sandwick Burial Ground）。这再次表明，宾克一生都在按照圣经里的教导和例子生活。在回到路易斯大街宾克夫妇家里后，我们以科尔希尔（Coleshill）调唱了诗篇 23 篇，读了一段圣经，并做了祷告。房东、宾克太太，我妻子和其他两三位女士也参加了这次简短崇拜，结束后，享用了房东麦基弗太太准备的茶水。”

宾克为杂志准备了好几个月的文章，因此不会立即停刊。在九月份那期中，薇拉以《本刊已故编者的最后岁月》为题，发布了宾克去世的消息：

在他去世几个月前，我看他日渐衰弱，非常为他担忧。每次我说到他身体，他总会说：“亲爱的，我确实老了。为此，我感谢上帝。我很感恩已接近人生终点，而不是刚开始。我发自内心为当今的年轻人感到难过，对敬虔的基督徒来说，日子会非常艰难。对他们来说，当今的时代如此黑暗，且会越来越黑暗，但上帝会保守祂的子民。”很多次，因为体力不支，他看上去疲惫不堪，我不得不强迫他休息，好能更有精力完成工作。对此，他总说：“我们必须趁着白日做工，等黑夜来临，就没人做工了。上帝召我回天家时，我希望我正在做工。”他每天早上习惯外出散步一小会儿，除此之外，都在工作，直到去世三周前。

他一直感谢上帝，把我们带到路易斯岛，安置在当前的住处。在这里，我们愉快地生活了十二年。他觉得，我们能跟同样喜爱尊崇主日的人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上帝恩待我们的证据。他喜爱主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神圣的日子，他也爱那些同样敬畏主日的人。在这和平安静的路易斯岛上，他远离城市喧嚣的人群，愉快地从事他的研究。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他不想去别的地方，在上帝接他到荣耀里之前，他不打算离开这里。

五月一天晚上，他发过一次病，持续了几分钟。过后，他说：“不久后，我就会回到天家，在荣耀里了。我想越快越好。‘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译注：诗 103:1）我非常喜乐，就像把这首诗歌唱了一遍一样。”他看我在哭，就问：“亲爱的，为什么要哭呢？你应该喜乐才对，因为我马上就要回天家了。”我告诉他，我之所以哭，是因为就要剩下我自己了。我知道，这对他是好的，只是我害怕与他分离。他对我柔声说道：“这些年来，主已格外善待我们，保守我们平安至今。在你最需要之时，祂不会不管你。单要全心信靠祂，祂不会让你失望。”

那晚之后，他为自己离世做了详尽安排，就像要出远门一样，告诉我要做什么。其中一件事就是，在《圣经研究》停刊之前，把他所有遗留下来的文章刊登完。他看自己时日无多，就更加努力，尽可能多留些文章，完成正在连载的系列。每天，他都会说：“耶和华本为善，所行的也是善”。很少人像他那样，安息在上帝的主权中，似乎完全把自己的意志交托给主，以至他多次说：“愿他凭自己的意旨待我。（译注：撒下 15:26）”有一次，我们说到在信仰的旅程中，上帝让我们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事，他说：“他所作的事都好。（译注：可 7:37）亲爱的，是都好，不是只一部分好！”

他于周二早上去世。在他去世一周前的周三早上，我在收拾房间，他还未起床，就开始说：“黑暗已经过去，真光正在闪耀。是的，越来越亮，直到那日。”他手指着天花板说：“我眼前看到的全是荣耀。我无法赞同卢瑟福先生所说的：‘黑暗，午夜全是黑暗，’因为我的经历与他如此不同。我能说：‘拂晓将近，荣耀，荣耀照耀在以马内利的大地上。’

我将离开这黑暗，只剩下你，你要继续完成你的信仰之旅。”我对他说：“你看到的这些真是太美好了”，他立即答道：“如果你放下疑惑担心，完全信靠上帝，也能这样。”那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椅子上，费很大力气在口述一篇文章，因为他非常想完成这篇文章。但他说，觉得开始的太晚，做不完了。当他停下来时，我们只剩四句话没写完。他放下纸和眼镜说：“扶我到床上去。”我不知道是怎样把他扶到床上的，但因着上帝的怜悯，我做到了。我看护了他一个多小时，直到情况缓解，才让他躺下。休息了几分钟后，他说：“拿着你的眼镜和纸笔到床边，我告诉你最后这四句话。在我离世后，你把这篇文章打出来。”我把他说的记了下来，我写完时，他说：“我当做的工做完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我已经做好了离世准备，越早越好。”从那以后，他再没能起过床，但仍保持着喜乐，赞美上帝。

他总向我和基督徒护士说起诗篇 23 篇，给我们说了许多奇妙的事，其中包括“祂应许赐福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另一次，对我们说：“祂没有按我的罪过待我，也没有照我的罪孽报应我。”还有一次，他说：“令人厌烦的夜晚来临了，但我毫无怨言，因为主已如此恩待了我，使我一生免于病痛，直到如今。”有一次，我们听到他问护士，她是否知道：“我牧人乃慈爱君王，祂的良善永不止息；我若属祂，就无所缺，祂也永属我。”他觉得这些话说的极好。

有次极为痛苦时，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译注：诗 34:8）”当时，一位好友接替这位护士，来医院陪我，我们多次看到他脸上发着光，我们觉得，他一定是看到了荣耀的异象。然后，我们听到他说：“圣经不需要证明”，这是他最后说的话，告诉我们他当时在想什么。就这样，宾克先生走完了一生，完成了他的工作，去了多年服侍的爱主那里。“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诗 34:3）”⁸

《圣经研究》不仅是对宾克的纪念，杂志名本身就表明，上帝的恩典是宾克一生的主要特征。他钻研圣经，旨在传播上帝的荣耀，敦促人们过圣洁的生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当人的智慧被高举，上帝的启示遭到轻视之时，宾克却在宣讲圣经。他在阅读、祷告和教授圣经的过程中，愈发觉得圣经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他说：“就算那些最有才能之人的作品，读上二十遍，也会觉得无聊乏味！”但他发现，圣经的吸引力只会与日俱增。在办《圣经研究》的过程中，宾克遇到过各种困难，但从未受过内容枯竭的困扰：“有取之不尽上帝的话语，用之不完各种属灵的丰富，以及圣灵的教诲，因此他从未有过‘无材可取’的困难”

除此之外，他的一生表明，圣经能够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基督徒的生活。尽管意识到自己相差很远，作为基督的仆人，他一直把圣经的原则作为标准。在简短评论到她丈夫时，薇拉说出了宾克一生的主要特点：“两节经文一直指导着宾克事工，分别是：‘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作。’（传 9:10）和‘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耶 48:10）为主作工是一件严肃的事。”

宾克的一生提醒我们，《天路历程》里的“卫真先生”（Mr. Valiant-for-Truth）不仅只在 17 世纪有。我们之所以这么说，并非因为宾克跟班扬的性格完全一样。据说班扬“在离

⁸ 《圣经研究》1952 年 9 月期。

世那日，许多人陪在他身边。”而宾克在世时，他的人生和信仰都不为人所知。但论到内心对圣经的委身，他跟《天路历程》里的人是一样的。他第一次听到这些人时，还是儿时在诺丁汉安静的主日里，父亲读给他的。

大无畏对卫真先生说：“你真了不起。让我看看你的剑。”卫真把剑递过去。大无畏把剑握在手里，看了一会儿，说道：“啊！这是一把地道的耶路撒冷利剑。”

卫真说：“是的。如果一个人有这种利剑，能舞得动，又会用，就甚至能跟天使交战。只要他知道怎样用它进攻，就不必担心它是否吃得消。这剑锋永不会钝，肉与骨、魂与灵以及其他东西都能切开。”

大无畏说：“但你和他们打了这么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觉得累。”

卫真说：“我拼命作战，直到这剑和我的手粘到一起，就像我手臂上长了一把剑。血流过我手指时，我便越杀越勇。”

在美国，普雷塞尔夫妇首先得知宾克去世的消息，很快通知了其他人。薇拉暂时由一位医生照看。1952年8月27日，在宾克去世后写给格林夫妇的第一封信里，薇拉写道：

你们惠寄的航空信已安全收到，非常感谢。我只能说“祂所作的事都好（可7:37）”...现在，宾克先生在荣耀里，与基督同在，他已盼望了好久。噢！他是多么的蒙福。没有他的日子，是多么寒冷空虚。现在，我觉得身体好了点，能出去走一下了，医生和朋友们也都这么劝我。是的，上帝赐给我了许多朋友，真诚关心我，我完全被爱包围着。

薇拉面对的困难是，如何处理《圣经研究》停刊事宜。宾克预先写好了约书亚记和约翰一书的系列文章，能一直刊登到1953年4月，因此不会立即停刊。但问题是，由于编者去世，能否有足够的读者续订，这决定下一年的发行。《圣经研究》已发行30年，现在要考虑停刊，薇拉觉得很难接受。她写给伊芙琳说，希望“《圣经研究》能像宾克先生一样，成功完成使命”。最终，薇拉决定再发行一年，重新刊登宾克早年的文章，以补剩余手稿的不足。1952年12月中旬，正忙于杂志事务时，薇拉得了中风，影响到右侧身体，从头到脚都受到影响：

这次中风来的毫无征兆，当时我正坐在椅子上，打完最后一篇文章《吗哪：基督的一个预表》。通读之后，我把稿件放在桌上，准备起身时，发现下半身毫无知觉。关于这次中风，原因有很多，这点毫无疑问。但对我来说，最奇妙的是，因我只工作不休息，上帝因着祂的良善，让我卧床休息。祂用爱手带走我的悲伤、担忧与败坏这些所有不好的方面，让我一无挂虑，安静休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敢说，在这次中风的前几天，特别是通读那篇文章的晚上，出于祂的恩典，祂神圣的同在充满了我，在接下来那几天危急的日子里，这大大坚固安慰了我。对属肉体的人来说，“祂的道路在深水之中，祂的脚踪无人知道”，但有信心之人能听到祂说：“你跟从我吧”（译注：约21:22）。哦！神奇的是，祂要祂子民走的路，祂都事先走过！哦！是祂帮助了我！作为一个寡妇，在世上孤身一人，伤心欲绝，无依无靠，濒临死亡，祂对我施以援手，夜以继日地牧养我，在那几周看顾《圣经研究》的发行。从主那里，我有幸得到了更多不知疲倦、可信赖的看顾，比从忠实的医生、护士和朋友那里得到的更多。

1953年1月10日，在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里，薇拉写道：

上帝对我呵护备至，陪我走过丧亲之痛。祂对我如此鼓励支持，让我大为惊奇。在病痛中，祂派来好友帮助我，协助我发行《圣经研究》。

这次中风后，薇拉恢复的很好，但无法再打字了。再一次，如同多年前1923年的秋天，埃尔希·普雷塞尔（Elsie Pressel）从大西洋彼岸赶来，帮薇拉把之前《圣经研究》中的文章打出来，好能完成1953年剩余各期的出版。

与之前一样，最后一年的《圣经研究》中引用大量圣经经文。在二月那期，有一页半不易被人注意到，内容是读者来信摘要。我们有必要从中简略引用一些：

我们失去了一位从未谋面的朋友，我们非常喜欢他……他使人们对圣经中深邃属灵之事更敏锐，这些人会继续在世上作见证，荣耀他们的主，也是他所爱的主，他的事工对这些人产生的影响将继续长存。

以色列失去了一位父亲。他是基督对我们的恩赐，对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感恩，并将继续感恩。当祂以至高无上的主权，收回这份恩赐时，我们只能接受……我们只能和许多人一起哀悼，上帝正是通过他的事工，赐福了这些人。

有非常多次，我都惊讶于他对圣经的精通，通过经文对比，他把真理展示的如此清楚。

我们觉得，没人能像宾克弟兄这样，对圣经有如此深的属灵洞见，如此辛勤劳作，带来这个时代所需的信息。长久以来，他的文章以圣经为中心，给我们带来甜蜜的团契，他的去世，给我们留下了无法弥补的伤痛。

你丈夫的去世是整个基督教会的巨大损失，当上帝的仆人在世上的工作完结时，上帝最了解他工作的价值。我们感觉像孤儿一样，失去了我们属灵的父亲和世上最好的朋友。

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宾克先生对我的帮助。我有《圣经研究》合订本，这是我现在最爱读的书。

他通过研读圣经，得到了上帝所赐的才能和亮光，并把这亮光告诉其他人，大大祝福了他们。他发现了这真光，虽现今离世，他的著作将与世长存。赞美上帝！

对那些以《圣经研究》为灵粮的读者，宾克的离世对他们影响巨大。在给格林夫妇的信里，埃尔希·普雷塞尔说出了许多人的感受：“在这些年里，我们读过20多种基督教刊物，没有一本能比得上《圣经研究》。”

1953年8月1日，薇拉写给格林夫妇说：

杂志事工中我那一部分已完成。因此，因祂极大的怜悯，我能得以休息。在这些孤单悲伤的日子里，上帝一直与我同在，帮助我。各位好友在这段时间对我也体贴入微，那位

亲爱的护士来过好几次，所有人都在帮助我。对于来自上帝的关心，我怎么赞美都不够。祂在我身上行了多少神迹！祂的应许一句也未落空。出于祂的爱，也为了我们的益处，祂的护理之工给我们带来伤痛，但祂应许医治我们，好让我们能经受的住。

《圣经研究》当年底停刊。最后一次年度致辞出自薇拉之笔：

这是《圣经研究》杂志的最后一期。本刊开始于1922年，出于爱心而创办，旨在为灵里贫穷和有需要之人提供属灵之水。我们仍记得创刊之初和每年取得的进展，这份小小的刊物发行至世界各地，传播救赎之言，安慰人心。我们夫妇喜爱这个杂志，但因身体虚弱，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承担起完成本刊的责任；但至高者使我完成这一使命，以此表明，祂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本刊经历过颇多困难试炼，但高高低低的变为了平坦，崎岖的成了平原。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这项事工也变得愉快，出于爱心的事工本应如此；所有颂赞都归给祂，因祂所作的事都好！回顾过往，最神奇的是，尽管我们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却未停刊一期。对此，我们只能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

（译注：诗118:23）在试着撰写这篇文章时，我心里想的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译注：箴3:6）。我没有资格完成这个任务，但它落在了我肩上，我力争尽最大努力，完成已故丈夫心愿，但自己完全明白，就算尽全力，也达不到我丈夫的标准。在完结本刊时，我感觉自己缺乏能力，只能单单仰望祂，祂未让我失望，所行的神迹超出所能想象。但耶和华难道不为大，不行奇事吗？我难道不应期盼祂行大事吗？《圣经研究》发行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大大感谢主！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译注：箴3:6）——无论艰辛愉快。顺服祂的圣洁旨意，安息在这句经文里：“愿他凭自己的意旨而行（译注：撒上3:18）”。将所有毫无保留放在祂爱手中——“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译注：约1:21）本刊已故编者，我亲爱的丈夫，把粮食洒在水面上，完成了在世上的工，在荣耀里，他必能得着赏赐。至于我，会在软弱中在这流泪谷中继续竭力前行，进到那更美之地，在那里，没有可憎与虚妄之事。这是多么美好的前景！永远没有了罪！我亲爱的朋友，长久以来我们尽力服侍你们，现在，我建议你们信靠祂的看顾，因祂曾说：“看哪，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在施恩宝座前纪念我。受上帝奇妙怜悯的薇拉·宾克。

宾克去世十年后，薇拉也离开人世。关于那段时期，詹姆斯·麦克莱恩写道：

由于宾克太太现在有了更多空余时间，她与更多人交往，拜访许多朋友，也有许多人去她家做客。在这段时间，她最好的一个朋友是麦克雷牧师（Rev.K.A.MacRae）。宾克太太是一位举止优雅、富有爱心的女士。她面带荣光，关心他人。在英国某个地方，宾克夫妇继承了一笔遗产，在这段时间，她的收入来自这些遗产的利息。

她一直住在路易斯大街的那个房间，麦基弗太太像母亲一样照料着她，直到她第二次脑出血，住进医院为止。

人们会希望，宾克夫妇在到路易斯岛不久后，就能有这么多真正的基督徒朋友。1958年，笔者到访斯托诺韦时，作为荣耀的见证，当地不同宗派的基督徒都知道薇拉·宾克。宾

克去世数月后，自由长老会传道人詹姆斯·塔拉赫牧师 (Rev.James Tallach) 来到斯托诺韦⁹，他跟肯尼斯·麦克雷牧师一样，很乐意拜访宾克太太。正是在塔拉赫牧师的建议下，我们去医院看望了宾克太太。在她荣光的同在中，我们备受属灵祝福。她在斯托诺韦医院又度过了安静平和的四年，于 1962 年 6 月 17 日回到天家，享年 69 岁。

从真正意义上说，宾克夫妇的事工并未“终结”。他们遵行上帝的旨意，竭力服侍他们那一代人。同样，上帝的旨意是：这项荣耀上帝的事工会继续在后人中结出果子来。

⁹ 见弗雷泽·塔拉赫 (Fraser Tallach) 所著的《弗雷泽：并非私事》 (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2003)

第十五章 作为教师的宾克

作为一名作者，宾克几乎总能在读者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反响，这是他的特点。大多数注意到他文章的人都不得不选择某个立场，很少会有人无动于衷。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宾克写这些文章，并非出于理论探讨的兴趣，也从未视之为谋生手段。对他来说，写作是一项事工。他相信，这项事工相当于传讲上帝的话，带有权威性。一旦他确定，他所传讲的符合圣经，他的职责就是“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多2:15）。宾克旨在直截了当传讲真理，对任何在传讲真理时，仿佛要人们以“施舍的态度”对待基督和祂教训的做法，他都感到痛心。

其次，宾克的教导很清楚，这有助于人们得出明确的结论。他相信，阐明信仰真理时，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但他也坚持认为，讲述真理时，应遵循必要的原则，好能使教导起到作用。

再次，宾克的习惯是，让人们要么接受他，要么反对他。因他坚信，他的工作并非只局限于正确传讲圣经，学以致用同样重要。理解圣经是为了“规范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了使人知罪，激励、安慰和坚固众人。正确的教导必须包含应用：

竭力理解圣经，从而能正确解经，这只是传道人的一部分职责。另一部分职责是把他传讲的每篇信息实际应用到会众身上，指出信息中包含的各种教训，与被牧养之人的当前状况相结合。只有这样，他才算效仿了耶稣所立的榜样，与众使徒一同行在祂的道路上，最大程度上服侍了上帝那困苦、饱经试炼且常常极为困惑的子民。¹

在一定程度上，这三方面能解释，读了宾克文章后，人们的反应为何极为不同，但不足以解释，作为教师，他有时招致的严厉批评。因为对于他的事工，毕竟并非只有非基督徒才反对。有些人认同他对圣经的委身，但可能看了他某本书后，就不再想读他其他的书了。作为一位教师，一些知识渊博的基督徒似乎对他的价值持相当保留态度，以至根本不愿推荐他的书。这一事实该如何评价？

我们必须立即指出，宾克的作品遭受批判有其自身原因，最主要是因为水平不一。在评价宾克任何作品时，都必须知道写作时间。他1930年以前写的一些文章或许没有长久价值，大部分早期作品并不代表他思想成熟时的观点。在给朋友写信时，宾克自己经常提到这点。在说到他写的《基督复临》（The Redeemer's Return, 1918）一书时，宾克在1934年写道：“在一些事上，上帝给了我更多亮光，在另一些事上，我不会那么武断了。人在年轻时，更喜欢猜想。”1938年，他更加强调说道：“《基督复临》这本书写于20年前，如前言中所说，我只是重复了他人观点。那时，我还是‘基督里的婴孩’，相信所有年长之人的话。”²与此类似，在1943年12月20日写给哈巴克（R. Harbach）的信中，宾克坦言道：“我不推荐我20年前写的《敌基督者》一书。”³1947年，他在《圣经研究》中写道：

¹ 《约书亚书拾遗》，1964年，第310页。

² 1938年1月17日写给洛威尔·格林的信。

³ 《写给一位年轻牧师的信》，第6页。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林前 8:2）。直到离世，最有学识的基督徒也当如此祷告：“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伯 34:32）。就算是神学家和圣经教师，也不过是初学者，跟所有基督学校里的同伴一样，逐渐学习信仰的知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赛 28:10）。他也是慢慢进步，随着学习一个又一个真理，得到关于某个真理更多的亮光，他也要修正之前的理解，调整对真理其他部分的看法……就像日出一样，属灵之光也是慢慢临到传道人与听道之人。在喂养和造就信徒方面，一些人被上帝大大使用，但这些人也并非在事工之初就得到充分装备，而是凭借不断学习，才增进对真理的理解。任何一位传道人若经历到真正的属灵成长，都会觉得自己刚开始的讲道幼稚、粗糙和无知，会为之觉得羞愧。这是因为，就算在上帝的怜悯下，他未犯严重的错误，可能也会发现许多释经方面的错误，以及当时他看法中许多不一致和矛盾之处。到了后来，他知识变得更加全面，经历更为成熟，才能改正之前的不足。

上文解释了为何传道人晚期的作品比早期好，也解释了为何在第二或第三版时，会觉得有必要改正或至少修改一些原来的说法。当然，笔者也不例外，要是现在重写早期的一些文章，会做许多修改。虽然这么做可能会使自尊心蒙羞，但这也是感恩上帝的原因，因祂赐下了更多亮光，笔者才有能力这么做。⁴

在有生之年，没有出版商要重印宾克的早期作品。即便有，宾克也不会允许不修改就重印，其中一些书他根本不会授权重印。因此在去世前，他明确告诉薇拉，《圣经研究》不能不加选择，全部重印。然而，他的遗愿并未得到执行。原因在于，遗嘱执行人未对他作品版权加以控制。宾克从未想到，在他去世后二十年里，出版商想出版几乎他所有的作品。不幸的是，宾克的大量文章被重印，这些文章来自各期《圣经研究》，重印时并未向读者指明，这些文章分别写于宾克事工哪个时期。

在当前，对于宾克作为一名教师的贡献，人们评判不一，部分原因当然在于一些出版商不负责任。那些对宾克评价不高的人需确定，他们所评价的应当是宾克最好的作品。比如，《圣经研究》里《约书亚生平与所处时代》(His Life and Times of Joshua) 系列文章写于 1942 年至 1952 年间，而《创世纪拾遗》(Gleanings in Genesis) 与《出埃及记拾遗》(Gleanings in Exodus) 系列首先出版于 1920 年代，前者与后两者并不在同一水准。他关于时代论的文章刊登在 1933 到 1934 年间的《圣经研究》上，观点与早期作品截然不同。《上帝的主权》一书也同样，我们将在下章讨论这本书。

为帮助读者区分宾克不同时期作品，在附录中，我们列出了宾克所有主要作品的写作日期。

读者应很容易理解，为何宾克作品的价值参差不齐。教会传道人在进入事工前，往往经过充分神学训练，因此，在早年就建立了毕生的信仰。若接受的神学训练正确，这种方法很有优势。但宾克却必须自己挣扎着寻找道路，他从未受教于他人，在信仰上得到过带领，相反，必须不断学习，摒弃之前错误看法，从圣经和逐渐了解到的前辈那里自学。贝尔彻博士在他写的宾克传中明智地指出，这种自学确实有些危险，这在宾克早期作品中很明显。⁵但

⁴ 《圣经研究》1947 年合订本，第 19 页。

⁵ 贝尔彻所著《宾克传》，第四章《早期的侍奉与学习》。

就算宾克意识到这点，他也同样确信，二十世纪初的神学教育通常非常糟糕，无法培养忠心的传道人，这点宾克是对的。在那时，很少有神学院向学生指明改教家与清教徒的价值，直面那时教会的属灵需要。要是宾克经过了当时的正规神学训练，可能绝不会成为一名“开拓者”，重新发现历史上的基督教信仰。正如贝尔彻所总结的：“笔者愿意承认，服侍上帝之人所作之工各有不同。至于所需的准备工作，无论像宾克这样自学，还是受教于既有恩赐、又有能力且相信圣经之人，上帝最清楚。”⁶

宾克早年的错误并非毫无益处。经历过这些后，他的文章有了巨大改变，他也特别关心年轻基督徒，以免重蹈他的覆辙。在此之后，他一直特意引导人们注意主要真理，而非次要或偏理论性的真理。因此，在放弃时代论和前千禧年论后，他不是转而教导其他理论，而是把这些放在一边，因为觉得这没那么重要。有些事情只是引发讨论和各种猜想，只有基要真理才能结出各样果子，像属灵的能力、祷告以及与上帝相交。“上帝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多1:1）密不可分。1947年，他写道：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译注：西1:10）。在今日，就算在教导纯正的教会，也很少听到以上这句话。对许多自由派教会讲台上不忠心的传道人（和许多类似的信仰杂志编辑），上帝一定会说：“关于我的真理，你们传讲的不对”。你们未使众人知道，我圣洁标准之高，也未教导我的子民，行那些最能尊荣所信真理之事。你们将薄荷、茴香和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反倒不行；你们关注政治，争论教会治理，猜想圣经预言，却不践行敬虔。因此，不管是加尔文主义教会，还是其他宗派，灵性都如此低迷，这毫不奇怪。⁷

《圣经研究》发行了三十年，在最后二十年里，宾克总是向读者传讲重要之事。他并不试图让读者就任何宗派强调的重点或任何神学系统达成一致，而是竭力教导，做一名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依靠圣经而活。

伴随着这一变化，宾克更加关注的是：《圣经研究》不应只陈述真理，同时还要注重合乎圣经的平衡，以及保持适当的比例。他反复强调，在理解圣经时，要避免片面与不均衡。他同时坚持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责任、律法与福音、靠基督的义白白称义与过个人圣洁生活、上帝对祂子民无误的保守与信徒个人努力的必要、上帝对基督徒的直接护理与使用蒙恩之道的必要。要有人问，这些教导是否一致？宾克会说：“对于圣经，要像小孩子那样简单接受，不要为小事争论。要接受圣经的全部教导，而非只接受吸引我们，或与我们看法相同的那部分。”⁸对那些加尔文主义友人，他也不例外：

我们可能会觉得，与人的责任相比，在传讲或写作关于上帝的主权时，我们要花十倍的时间，就会极大尊崇上帝，但传道人的职责不仅局限于为真道竭力争辩，还包括以合乎圣经的比例宣讲真理。跟直接反对真理相比，误传曲解真理导致的错误更大。

在论到过基督徒生活，宾克也尽量保持平衡。因此，在反驳“过得胜基督徒生活”的教导时，他也表明，圣经同样反对任何“属灵失败主义”（spiritual defeatism）。宾克提醒读

⁶ 同上，第33页。

⁷ 《圣经研究》1947年合订本，第53到54页。在穆迪出版社重印的宾克这系列文章里，这段话被完全略去了。参见《保罗拾遗：保罗祷告研究》1967年版，第237页。但这里未提醒读者，出版时做了删改。

⁸ 《圣经研究》1947年合订本，第267页。宾克在别处也说过“真理若被滥用，被扭曲，失去平衡，就成了谬误”（《圣经研究》1932年合订本，第54页）

者：“撒旦的惯用伎俩是，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不应过度强调真理的一方面，从而否定另一方面，真理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独特作用。”

这种平衡让我们看到《圣经研究》的另一个特点，在评价宾克作为教师的价值时，这点很重要。每期《圣经研究》有 24 页，主要由四篇核心文章组成，这四篇文章会连载很多期。比如：宾克对神圣盟约 (The Divine Covenants) 的论述，就从 1934 年 7 月连载至 1938 年 12 月。要是每期给这个主题多分些篇幅，就能早连载完，但宾克没这么做，这正反映了他的智慧。在每期，他都希望提供不同类型的灵粮。因此，在刊登神学意味更浓的文章时，宾克也会同时刊出释经类文章，这些文章其实是对圣经一些章节注释的延伸(每期通常兼顾新旧约)。不仅如此，每期都有极具实用价值的文章，以更主观的方式处理基督徒生活中的问题，这些文章与那些旨在以客观方式阐述教义的文章不同。每年《圣经研究》的文章表明，宾克密切注意保持这种平衡。在开始《神人和好之教义》(The Doctrine of Reconciliation) 这一系列时，宾克写道：“我们希望，在阐述信仰主客观层面时，能交叉进行，保持适当比例。”⁹

出版商在出版时，是把《圣经研究》里针对某一主题的系列文章拿出来，编纂成书。除了早期几本，这些书在编辑出版时，并未经过宾克挑选，这必然会割裂他的整体想法。宾克知道，某些文章对一些读者更适合、更有益，而对另一些读者未必。但现在，宾克关于不同主题的各系列文章被单独集结成书，导致至少存在这种可能：一位读者购买了宾克关于某个主题的书，但对他现阶段的属灵理解来说，宾克其他的书或许更适合他。我们应当意识到，宾克的作品相当多样，不仅早期与晚期有差别，在处理不同题材时，文章的风格也不同。

总的来说，宾克作品可分为神学（或教义）、释经和实践三大类。当然，有些作品同属多类。实践类作品是基于教义，而相对严格的神学或释经类作品也包含属灵应用，但两者仍有区别，评价宾克作品时，须注意这点。

在这三类作品中，宾克并非每类都同样擅长。当然，他并非杰出的神学家或教会里传讲教义的讲员。在教义类作品中，宾克经常向读者介绍保罗神学，这些神学在宗教改革和清教徒时代被重新发现，宾克的介绍准确，是他教义类文章中最好的。在偶尔有些事上，那段时期的改革宗信仰跟圣经不完全一致，需进一步完善（正如后期普林斯顿神学家所做的），宾克一般遵循之前的理解，因此会出错。比如，他对盟约 (covenant) 一词的理解。与此类似，对于三百年前很少人考虑的神学问题，比如：关于人的二元论（译注：即人由灵魂和身体两部分组成）与三元论（译注：即人由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究竟哪个正确？宾克选择的看法可能会错。但总的来说，宾克的神学是可信的。虽然其他作者的表述更准确，但在复兴和激励信徒阅读教义类文章方面，宾克发挥了巨大作用。二十世纪的神学作家中，只有很少人能做到这点。

在神学释经方面，宾克并不擅长。在谨慎释经方面，他缺乏一些必要的恩赐。就算他早期对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注释没有重印，也不是什么损失。对约翰福音的注释也同样，虽然不那么明显。这些书里有些内容也不错，但不如其他的书。他的希伯来书、登山宝训、约书亚记和约翰一书的注释写得更好一些。在写这些书时，他常常参考前人，在那时，这些前人的书很少见，但现今已非如此。宾克曾尽力寻找许多二手书，从中获益颇多，但现今这些书

⁹ 《圣经研究》1944 年合订本，第 61 页。

都已再版，许多人会更愿意读原书。说宾克的释经书读起来有点像现代版的马太·亨利圣经注释，这既是一种褒奖，也是一种批评。但不管有何不足，宾克的这些书确实简明扼要，灵性丰富，会一直吸引喜爱圣经的读者。宾克的约翰福音注释书篇幅不短，但到 1979 年，已印刷 14 次，这充分表明，人们觉得宾克的释经书有帮助。

宾克最擅长的，是信仰实践类的书。他几乎总能使人振奋、被激励，并常常启发他人。在这方面，他无需求教任何人。在谈到祷告、自我否定、与基督相交和在恩典中长进这类话题时，他说出了他所“看到和听到的”。在归信和属灵经历方面，他对上帝作为的描述极为精湛，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传道人和作者中，这种恩赐少之又少。无论是对属灵婴孩，还是成熟基督徒，他都能给出合适的建议。作为一名属灵的医生，他了解人心里的各种需要，行文风格类似清教徒。他能穿过班扬所说的“跟沥青一样黑”的山谷，山谷的“右边有一条极深的沟”，左边是“一片非常危险的沼泽地，要是一个好人掉进去，会发现深不见底”¹⁰，他也帮其他人穿过这个山谷。

作为一名教师，这种牧养能力和洞察力绝对是宾克最擅长的。他渴望帮助上帝的子民，保罗对以弗所众长老说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句话就是宾克生活的中心。但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点似乎与宾克的文字事工矛盾。在 25 年里，宾克不仅未担任牧职，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任何教会生活，那他怎样履行牧养职责呢？

上文中，我们已谈过这个话题，这里可以再说点。尽管宾克放弃了时代论，但或许并未完全摆脱时代论的思维方式，这影响了他对教会的看法。如我们所看到的，在 1920 年代，宾克相信，有组织的教会正处在背道末期，很快会被无知所占据。¹¹真信徒会很快被提。“上帝在地上的教会一片荒芜”。¹²因此，尽管他已放弃之前对圣经未应验预言的看法，1941 年，他仍给时任美国南方长老会牧师的约翰·布莱克本写道：

基督教界的问题比你意识到的严重的多。你知道，我之所以十年前就得出这一结论，就是因所有教会对于上帝群体性的见证都已成为过去。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事情让我改变这种极度悲观的看法，让人难过的是，我所知道的每件事都证实了这一看法。¹³

正如上文所写，宾克对未来的看法并非一直如此悲观，¹⁴但因他在 1930 年代的经历，特别是他的教导越来越符合圣经时，许多人所做出的反应，这似乎证实了他成长过程中接受过的时代论对教会的看法。宾克曾说：“就算现在，我也得尽量避免用时代论的观点看问题。”¹⁵影响他的不只是他个人的经历，他了解一些《圣经研究》的订阅者，这些人喜爱《圣经研究》的教导，他们同样找不到一个真教会。一位澳大利亚读者写给宾克的信说出了许多人心声：“我比之前更喜欢你现在的释经，我这么说的代价当然是被大部分人所排斥，因为他们不会接受你对圣经的注释。”¹⁶道格拉斯·克雷格 (Douglas Craig) 下面这段话提到了他住在南威尔士 (South Wales) 斯旺西 (Swansea) 的父亲：

¹⁰ 《天路历程》（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1977 年），第 66 到 67 页。

¹¹ 《上帝的主权》，1929 年，第 154 页。

¹² 《圣经研究》1931 年合订本，第 143 页。

¹³ 1941 年 2 月 24 日。这段话写于二战最黑暗的时期。

¹⁴ 见上文第 212 到 213 页。

¹⁵ 《神圣盟约》(Divine Covenants)（大城流域：贝克出版社，1973 年），第 79 页。引自理查德·贝尔彻。

¹⁶ 《圣经研究》1948 年合订本，第 190 页。

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个年轻基督徒时，我父亲告诉我，在1920年代早期，他第一次读到宾克先生《上帝的主权》一书，以及他最初的反应。我记得，我父亲那时属于弟兄会，接受的一直是阿米念主义和自由意志的教导。那时，他还没订阅《圣经研究》，他给宾克先生写信，说了他对这本书的看法，认为书里的内容相当有待商榷。宾克先生的回复非常有力，让我父亲心存谦卑，把书里的内容与圣经比较，并祈求上帝赐下亮光。我找不到这封信，但可以确定，在上帝的介入和怜悯下，我父亲成了宾克先生一位最坚定的支持者。从1925到1950年间，他一直独自一人，在当地福音派教会里传讲上帝主权的恩典。之前，他一直属于弟兄会，但现在他这种行为大大激怒了弟兄会的人，他们把他赶出教会，说他是异端。他的遭遇与宾克一模一样，几乎完全不被人接受，彻底被孤立。

但就算给宾克写信的读者普遍有这种遭遇，对加入教会这件事，他的看法并非一刀切，也并不极端，这与他文章给人的印象不同。一方面，他有时会极力主张离开教会，那些“败坏的教会”并没有上帝的同在，信徒也应当离开那里。他曾建议，宁可不属于任何教会，也比待在一个阿米念主义教会强。但另一方面，他反对离开“不完美的教会”。“世上从未有过完美的教会，将来也不会有。”¹⁷他提醒读者：“基督徒不应当离开那些尊崇敬拜基督的教会或团体。”但偶尔，他也会在《圣经研究》上建议，应当离开那些教导正确，但无生命和属灵能力的教会。为支持这点，他引用了保罗的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提后3:5），并如此为他的观点辩护：

一个人可能在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自己也没犯什么错，属灵上却得不到益处。如今，到处都有信仰僵死的正统教会，虽传讲真理，却无圣灵的恩膏，传道人若无生命，会众就不太可能有什么生命。讲道若不是来自上帝，从传道人心里发出，带着热情和真诚，以圣灵的大能传讲，就既不能打动会众，也不能影响传道人，使他们在恩典中长进。许多教会曾非常有生命，能造就灵魂，但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变成像太平间一样，冷冰冰的，没有喜乐，也没有生命。教会同工与会众似乎都已麻木，去这样的教会聚会会被那里僵死的氛围影响，使灵命冷淡。教会若不能使人亲近上帝，在主里喜乐，激励人感恩顺服上帝，就会使人灵命消沉，很快掉进绝望潭（Slough of Despond）。

只有到那日，我们才能知道，有多少教会不提供纯正的灵奶，使多少基督里的婴孩无法长进。只有到那日，我们才能知道，有多少年轻信徒在刚信主后，带着热情和喜悦加入一间教会，却因那里的冷漠和僵死而失望灰心。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教会里，上帝很少使人重生，因那里根本不适合刚得救之人成长，这也是许多教会属灵衰退的原因。所以年轻基督徒啊，选择教会一定要慎重。教会应当高举基督，有祂的同在，以圣灵的大能传讲圣经，在那里，你的灵魂确实能得到喂养，收获满满。要是找不到这样的教会，还不如待在家里，屈膝祷告，直接从圣经中得到滋养，读那些确实能帮助你灵命的书。¹⁸

虽然上文这些话有对的成分，但也很危险。这些话鼓励人们离开的教会往往可能是真教会，也会让基督徒认为，不必与其他信徒一起聚会（要是他们信仰软弱，教会的讲道无趣），可以远离教会。宾克建议人们“最好待在家”，这只有在教会的教导严重错误时才成立。在提后3:5中，使徒要人们“躲开”的那些人，并非指灵命软弱的信徒。要是一个人去到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却要凭自己主观臆断，看那里是否有敬虔的大能，这极为危险。

¹⁷ 《圣经研究》1932年合订本，第70页。

¹⁸ 《圣经研究》1945年合订本，第259到260页。

因此，宾克关于教会的一些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但他在这方面不一致的看法正好表明，不管他错在何处，都非因他故步自封，或出于狭隘宗派之争。他并不掩饰之前曾认为，教会的末日马上就要来到。1947年，他提醒读者说，在一个世纪前，就有人以同样“理由”说“主马上就要来了”。尽管说过许多支持分离主义的话，他还是乐意接受，在信奉分离主义（尤其是弟兄会）之外的人中，可能会有人对《圣经研究》中的真理更感兴趣。如上文所说，宾克无法找到一个可委身的教会，他的一些读者也不属于任何教会，但他定期写信的另一些人是教会成员。在后来的信里，宾克不鼓励人们离开教会，有时还鼓励基督徒寻找教会。

尽管弟兄会对宾克批评颇多（有时宾克对弟兄会观点的批判也有点过），他与弟兄会一些人仍保持着友谊。威廉·奈史密斯（William Naismith）是剑桥的一个学生，在给他的信里，宾克提到了弟兄会：

我猜他们在剑桥有聚会，你也在他们那里聚会。要是没有，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附近有没严格特定浸信会，可以试着参加几次他们的聚会。虽然他们是所谓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我并不赞同他们，但这种经历会开阔你的眼界。我相信，上帝喜悦你在剑桥与祂的子民有联结。¹⁹

上文表明，宾克并不想他人与他的经历一样。在写给奈史密斯的另一封信里，这点也表现的很明显。那封信的起因是，奈史密斯向宾克咨询，在收到各个教会的讲道邀请时，他能有多大的选择自由度。在回信里，宾克主要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但如人们所预料，他也讲了一些原则：

你问题是关于在一个信仰有问题的“教会”里传讲福音，这要从几方面考虑。要在过去，我会说可以，虽然这么说理由并不充分，但现在我会犹豫。我倾向于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经过祷告后，每个人应当自行判断，“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我自己拒绝过许多这类邀请，因我觉得，要是去他们那里讲道（就算临时），也是对那个“教会”的一种认可。有人可能会说：“那个教会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否则宾克先生也不会去那里讲道”。就算你去讲道，要是圣灵不赐下能力，难道不是在“对着空气打拳”？圣灵会在消灭祂感动的地方动工吗？想一下徒16:6-7。但另一方面，不要使圣灵悲伤，持宗派之见，或屈于任何外来压力，要做“主所释放的人”。²⁰

剩下的问题是，宾克未参与教会的团契生活，这对他教导的影响有多大？答案是，影响是两方面的。

首先，宾克文章里有一些过于负面和批判性的成分，这些方面有加强的趋势。虽然考虑到他讲话坦率直接，更重要的是，他相信谴责与告诫是牧师的职责，我们有时仍不禁会想，他是否过于严厉，打击面是否过大。他相对孤立，也未得到正常教会生活的鼓励，会禁不住想“只有我才是对的”。要是甚至使徒保罗也需要志同道合的弟兄，会说：“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藉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林后7:6），宾克没有教会的团契生活，更不免受亏损。他感到非常孤单，想通过与他人通信来弥补，有时会催他人写信频繁些，但同时他也知道，作为一种团契的方式，写信并不尽如人意，缺少“当面接触和交谈的生命和温暖”。²¹

¹⁹ 1951年1月19日。

²⁰ 1950年2月19日。

²¹ 1943年7月17日写给布拉德肖的信。

在早上，宾克会独自一人绕着斯托诺韦岛散步，有时天非常黑。他有时也会写出尖锐的文字，批判“背道的基督教会”，之所以如此，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他交往太少。宾克作品中偶尔也有另一个特点，或许这也跟他与世隔离有关。他未曾与其他传道人同工过，缺乏有益的相关磨炼。他也找不到人能激烈讨论信仰问题，身边也没有这样一个人，观点跟他不完全相同，从而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他妻子薇拉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熟知圣经，如宾克所说，要没有她的陪伴，宾克早已被压垮，但关于那些影响事工，与圣经相关的深层次问题，薇拉没办法提供建议。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宾克与其他牧者和教师无任何个人来往，在表达个人看法时，他有时也容易教条主义，这对他的文章并非总有益处。宾克写道：“我们若诚实，大部分人须承认，自己心里也有许多教皇情结。因此，若真基督徒的性情中也常混有不宽容、无爱心之精神，我们也不应吃惊。”²²他意识到了这种罪，因此文章中很少有这种情况。若有，我们认为是因作为教师，他太过离群索居之故。

关于宾克不属于任何教会或宗派这件事，还有另一点要说。这虽不能为宾克的失败辩护，却值得注意，因为这强化了他教导的一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已看到，正因他确信被上帝呼召做教导事工，在离开悉尼后，他与教会的关系才成了一个问题。但在所有参加的团契和教会里，他却无法从事教导，至少在接受该宗派立场之前如此。不管是弟兄会、严格浸信会还是苏格兰长老会，只要宾克接受他们宗派的特定立场，实际上都欢迎他讲道，但只要他不成为正式成员，不委身于他们的宗派立场，就不会邀请他讲道。

随着宾克信仰的发展，到 1930 年代，他已无法加入当时的任何宗派。在思想和属灵上，跟他最接近的人都不在人世。这些人属于不同宗派，但不管是长老会的托马斯·曼顿 (Thomas Manton) 和马太·亨利 (Matthew Henry)，独立教会的约翰·欧文 (John Owen) 和约拿单·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还是浸信会的安德鲁·福勒 (Andrew Fuller) 和司布真 (C. H. Spurgeon)，这些人在大的方面是相同的。宾克逐渐认识到，这些方面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让这个信仰有能力、有活力，能影响人心的原因。他努力劳作，正是想看到这些方面得到复兴。因此，他越是看到各个教会过于强调次要之事，在很大程度上把赞同这些次要之事作为团契前提，就越下定决心保持自由，不加入任何教会。

关于宗派问题，有些人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宗派都是“人为”的，基督徒应当离开那些宗派，重新聚集到“主面前”，对此宾克并不认同。他认为，说这些话的人往往比“任何宗派都更宗派化”。“他们所离开的不仅是错误教导，而且是上帝的绝大多数子民。”²³宾克相信，教会关于次要问题的差异会继续存在，“上帝的子民会存在于不同教会里”。²⁴人们要做的，不是消除次要问题的差异，而是恢复信仰的主要问题，这一点事关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健康。只有这样，真信徒才能找到共同点，去帮助其他教会时，才会受到欢迎。下文很好地总结了宾克的期望：

我们不应过多纠结小事，关于这些事，上帝的子民可能永无法达成一致，而应注目于看法一致的大方面……

²² 《圣经研究》1950 年合订本，第 117 页。

²³ 《圣经研究》1929 年合订本，第 59 页。

²⁴ 《圣经研究》1945 年合订本，第 287 页。

福音派有各种宗派，对此无论人们是否遭遇指责，或遭遇何等指责，让我们都不要忘记上帝超自然之手的干预。在急于批评各宗派的前任领袖时，出于爱心，我们应当相信，他们至少跟我们一样敬虔，一样想急切遵行圣经。我们也要小心，以防抱怨上帝的护理。确实，上帝托付给人的越多，人就越不容易完成。但我们不要忘记：“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罗 11:36）。正是出于上帝之手的指引和祂“百般的智慧”，各大福音宗派才得以建立，并得到祂的祝福。若不能看到这点，就说明我们对历史要么极其无知，要么理解肤浅……笔者无意为任何宗派、体系或基督徒群体的每个过失辩护，但对其凡属上帝之处，都乐于认可。笔者虽不属任何教会，也未加入任何团体，但期盼与任何爱主、愿在每日言行中真诚讨主喜悦之人团契。我们已年逾花甲，游历过各地，未发现哪个教会、团体或个人通晓全部真理，随年龄渐长，对那些要求别人须全部接受自己释经看法之人，我们耐心甚少。

信徒应保持平衡，既避免宗派的狭隘，又避免属世的“开放”，既不故意妥协真理，也不因一些上帝子民在次要之事上与我们相异，就远离他们。我们会因几个菜不合口味，就彻底拒绝一顿饭吗？同样，为何因某位弟兄观点与我们不完全一致，就拒绝与他团契呢？“用爱心互相宽容”后面紧接着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 4:2,3），这样写是有道理的。我的弟兄身上有让我不舒服的地方，但很可能我身上也有同样多（如果不是更多）让他必须忍受的地方。正如虔诚的马太·亨利所说：“要是想着在大事上取得一致，就不会在小事上有任何争执。”²⁵

《圣经研究》里有许多类似的文章。在《爱所有的圣徒》一文中，他多次引用亚当斯（E. Adams）如下这段话：

年轻信徒可能会问，我应怎样对待那些“不跟从我们”的基督徒？那么，那位大无畏使徒保罗是怎么对待他们呢？他们难道不是上帝的子民吗？尽管想法不同，内心可能一样，上帝看到了他们里面的恩典，我们却看不到。若你觉得，这些人得到的亮光比你少，你就应帮助他们；而且，无论你相信与否，他们也能教给你一些东西！要小心，不要用怀疑或轻蔑的眼光看待他们。他们跟你一样，都是相同的血肉之躯，同样的恩典在你里面动工，也在他们里面动工。上帝爱的是人，不是地方。

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有时有自己的专用术语。不要太过看重这些敬虔的词汇，同样的真理可用不同方式表达。不管真理以哪种方式临到我们，我们都应学着接受。基督赐下恩赐，是为造就祂所有子民。²⁶

关于这段话，宾克补充道：

上文强调了真理的一个方面，一些看法极端之人应记住这点。信徒应保持平衡，既不与“那些错误之人”同行，也不因他人与我们看法不完全一致，就拒绝与之团契。

在其他地方，关于这个主题，他引用了司布真的话：“要是教会之间互相认同，就不应规定，其他宗派传道人不得在本宗派讲道。要是你们通过决议，与我们看法不同之人不能在

²⁵ 《圣经研究》1935年合订本，第94到95页。

²⁶ 《圣经研究》1937年合订本，第255页。

我们教会讲道，我会为你们感到羞耻。”宾克继续说道：“作为基督尊贵的仆人，司布真心里充满着上帝之爱，不会拒绝其他信仰纯正、品行良好的传道人来他教会讲道。司布真是一位品格高尚之人，被上帝大大使用，他考虑的是一些更高层面的事，而非宗派之争。可惜像他这样的人太少了！需要指出的是，一个人可能真的在走窄路，心胸却不狭隘，对上帝忠心并不需要对祂的仆人严厉。一些教会不让与他们看法不完全一致的人讲道，这使圣灵担忧，也常使他们得不到恰恰需要的帮助。无论谁藐视圣灵的合一，都会遭受亏损。”²⁷

这点在宾克的教导中很重要，值得再引用两个例子：

就算对基要真理看法一致，对于教会，敬虔之人的看法也极为不同……一方面，我们要赞美上帝的智慧，在祂护理之下，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样，教会里也有不同类型的人，尽管我们未必要特意与他人不同，但这点值得我们赞美；但另一方面，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那些拥有相同信仰基础，在圣经所有重要真理上看法一致的人们，却在情感上过于强调各自处境的差异，无法彼此相爱，互相包容，非但不在各自宗派齐心传扬基督，反因一些无谓争端和恶意指责互相烦扰。与其充满苦毒、愤怒和苛求，以这种心态为信仰辩护，还不如彻底保持沉默。²⁸

偏执、结党和不宽容，这都是狭隘和属灵不成熟的表现。刚进入基督的学校时，我们大部分人期望，这个大家庭里的人差异不大，但结识了更多人后，我们会改变这种看法。这是因为我们发现，跟相貌和性情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也不同，比讲话口音差异还大，虽然基本信仰相同，许多事上看法差异很大。所有上帝的子民都受教于祂，但他们只知道“一部分”，而且他们知道的“部分”不一定是其他人知道的那“部分”。所有圣徒都有圣灵内驻，但祂在每个人心里动工的方式不同，赐下的恩赐也不同（林前 12:8-11）。因此，我们要“用爱心互相宽容”（弗 4:2），不因一句话就记恨他人，也不藐视与我们不同之人。待人仁慈宽容，个人保留判断的权利和自由，也允许他人如此，这些是在恩典中成长的证据。一般来说，成熟的基督徒会认同这句话：“在必要之事上保持合一，在非必要之事上允许自由，在所有事上存着爱心。”²⁹

如前文表明，这并非说宾克不考虑次要之事的分歧。宾克不可能持这种态度，因这些分歧牵扯到圣经，而宾克思考问题的总原则是：在所有事上须绝对顺服圣经的最高权威。“当心不要让任何事阻拦你遵行圣经……所有宗派主义的起源都是屈从于人，把人而不是上帝当做权威。”³⁰在次要之事上，基督徒也要受“那些似乎是上帝显明旨意的约束”，但互相宽容意味着，让他人根据个人的亮光和良心，决定如何去行。“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罗 14:5）。“做你自己认为该做的，让别人做他们认为该做的。这样，既维护了个人权利，也促进了信徒群体的和平。”³¹至于哪些地方需要基督徒互相宽容，宾克举了是否过“圣诞节”或“复活节”的例子，有些基督徒过这些节日，但有些不过，“要想维持团契关系，需要很大的恩典”。³²

宾克强调教会以圣经为基础合一，也强调有些真理是基督徒急需恢复的，我们相信，这

²⁷ 《圣经研究》1941 年合订本，第 118 到 119 页。

²⁸ 《圣经研究》1937 年合订本，第 323 页，或《希伯来书注释》卷三，第 325 到 326 页。

²⁹ 《属灵的成长或基督徒的长进》，第 193 页。

³⁰ 《圣经研究》1950 年合订本，第 164 页。

³¹ 同上，第 140 页。这两处引自关于《个人判断》的文章。

³² 《保罗拾遗》，第 23 到 31 页。

是出于上帝的引导。我们已提到，他那奇特、跌宕起伏而又孤单的经历促成了这些。在那个时代，也有其他一些传道人忠于圣经，委身服侍于同一间教会或同一个宗派；但宾克不是这样，在上帝的带领下，他通过一个发行量不大的杂志，服侍了更大范围的基督徒。在这个杂志中，他决意不带任何宗派色彩，“若非必要，尽量避免冒犯他人，除个别例外，仅限讨论所有上帝子民‘都当相信之事’”。³³

宾克在偏僻的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离世，不为世人关注。那时，他所遵循之原则的全部意义还未显现。只有等新时代到来，英语世界里的基督徒更渴慕上帝的话，重新发现了清教徒和其他之前的基督徒作者之后，这一代的人才开始看重宾克的作品。跟许多人在自己教会里学到的相比，宾克所写的更广博，也更重要。人们读他的书，不是因他属浸信会或长老会，而是因人们被他的书所恩膏，内心被打动，重燃对圣经的热忱和喜爱。上一代人对宾克不感兴趣，使他无法服侍教会，但在上帝恩慈的护理下，现在宾克的书产生了巨大影响，远超他在世时。

一位朋友曾写给宾克说：“你的经历真让人吃惊。最让人不解的就是，你无法从事讲道事工。”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能更多看到这件事的意义，并为此感谢上帝。关于宾克，贝尔彻博士在他撰写的宾克传里给出了如下结论，对此本书作者完全赞同：

本书作者觉得，自己连给宾克这样的人系鞋带都不配。笔者对宾克进行了长期研究，在刚开始，尽管也敬重宾克，但并无以上想法。随着大量阅读宾克的书，对他和他内心了解的增多，现在笔者确信，自己确实与宾克相差甚远。³⁴

³³ 《圣经研究》1941年合订本，第285页。

³⁴ 贝尔彻所著《宾克传》，第118页。

第十六章 宾克论上帝的主权

如上文所述，正是因反对阿米念主义，宾克遭到孤立，特别是在寻找公共事工机会的那段时间。他寻求牧职无果，这与《上帝的主权》（1918年）这本书有很大关系。但他去世后，加尔文主义神学经历了一次大复兴，他的多部著作对此次复兴起了很大作用。正是由于重新发现了上帝恩典的主权，再次确信基督救赎之工永不失落，人们开始喜欢读宾克的书。于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翻转发生了：一度被普遍拒绝的真理如今大受欢迎，宾克生前那些流行的基督教作品淡出人们视野，宾克的书变得广为人知。

据说，到1982年，宗德文出版社（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每年能稳定卖出一千五到两千册宾克的《约翰福音注释》。在那时，贝克书屋已出版了22本宾克的书，总销量近35万册。¹真理旌旗出版社出的《伊利亚生平》和《开卷有益》也取得了同样成功。但在他所有书中，《上帝的主权》对改变年轻一代基督徒思想起的作用最大。真理旌旗出版社于1961年再版，到目前为止，加上各种外文译本，已售出17.7万多册。

宾克并不以加尔文主义者自居，也不认为基督徒必须认信加尔文主义。但他确实相信，跟其他真理相比，通常与加尔文主义相关的真理都更重要。关于这点，在《上帝的主权》一书中，宾克给出了理由。1961年，真理旌旗出版社出《上帝的主权》一书时，做了修订，书的内容与1918年的第一版不完全相同，这个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我们之前说过，宾克在1921年对1918年的版本做了一次修订。²然而在1929年，宾克在肯塔基州莫顿斯加普时，又对此书做了修订。在1929年版前言中，宾克写道：“在过去十年里，上帝乐意让我们对圣经某些方面有了进一步理解，根据这些理解，我们修订了一些释经类的书。但我们很感恩上帝，不需要修订任何我们出的教义类书籍。”³在阅读下文时，读者要记住这些日期。

我们无从得知，宾克在1929年这版里做了多大修改。因为从那时起，这个版本重印了多次，我们未找到前两版，无法进行比较。但可以肯定，随着他对加尔文主义理解的成熟，要是1929年后再做修订，改动会更大。从1930年代起，他频繁提到极端加尔文主义，对其强烈批判。⁴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典型教导是，听到福音之人并无责任信靠基督，以致得救。宾克逐渐发现，在1929年版《上帝的主权》一书中，关于人的责任，他的教导有缺陷。

他当时的缺陷在于术语使用上的混淆，而这影响了他全部的论证。在那时，基督教神学界几乎普遍认为，人的责任意味着人有自由选择道德的能力，即人并非无自主选择能力的机器。但在1929年，宾克否定“人拥有自由选择道德的能力”（第171、175、177、282页等。），⁵很显然，他认为，人因堕落而丧失了这种能力。他写道：“严格来说，只有两个人完全具有这种能力，也就是首先的亚当与末后的亚当”（第303页）。这必然意味着，罪免去或至少削弱了人的道德责任，因为“人没有自由选择道德的能力”。宾克这么说，是为了捍卫如下圣经真理：人在堕落后，灵性是死的，不靠恩典，就无法遵行上帝的诫命。但没有哪个改革宗信条在论到人的无能为力（inability）时，会跟人的自由选择能力混为一谈。关于什么

¹ 数据来自理查德·贝尔彻的《宾克传》。

² 同上，第61页。

³ 《上帝的主权》第三版前言，司文革，宾夕法尼亚州，圣经真理出版社，1959年重印。

⁴ “极端加尔文主义的教导有失平衡，使信仰失去生命，极为危险。这点他们自己没注意到，但‘旁观者’看的很明显。他们过度宣讲上帝的预定，有可能变成宿命论。”《圣经研究》1948年合订本，第134页。

⁵ 我在这里和下文所引用的，都是出自1959年出版的《上帝的主权》，属于1929年修订版。这个版本在之后再次发行，但1984年以后，大急流城的贝克书屋所发行的版本与之前的页码有所不同。它对这本书进行了“第14次编辑”，于1995出版。

促成了人的选择，改革宗有自己独特的看法。⁶

这并不是说，在1929年时，宾克没有意识到要指出，人有责任遵行上帝的诫命。与此相反，在《上帝的主权》1929年修订版里，宾克保留了《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责任》这章，就是为了回答“为何人即使做不到，也要为之负责”这个问题。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引入了一个理论，认为能藉此解开这个神学上的“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译注：指难解之谜）。这个理论就是：“圣经中明确区分自然能力的缺失与道德能力的缺失”（第188页）。有了这个区别，就可以说，瞎子巴底买缺乏的是“自然能力”——他眼睛看不见——而人普遍缺乏的是“道德能力”，并不是因为人少了哪个器官，而是因为内心败坏。因此，宾克说：“人有自然能力，因此要向上帝负责”（第191页）。

未归信之人有相应的自然能力，因此要为有能力做却未做之事负责，比如：读经、使用蒙恩之道、向上帝倾诉自己能力的缺乏等等。“人的责任来源于自然能力”（第200页）。宾克想藉此阐明，上帝完全没有强人所难，让人做力所不能及之事，比如信靠基督，从而人的责任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在书里，宾克却也写了如下这句话：“上帝要求，凡听到福音的罪人，都应当相信（约一3:23）。因此，每个罪人都应当悔改信主”（第195页），这跟上文所说的矛盾。

在1929年修订版里，宾克增加了上面引用的这句话，他可能没意识到，这跟他之前说的责任源于“自然能力”背道而驰。这个神学上的“戈尔迪之结”当然没解开。更奇怪的是，1929年修订版里，仍然保留了他早期对能力的解释。而就在两年前，第一次接触到极端加尔文主义时，他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对福音的责任》，发表于《圣经研究》。在文中，他明确表示，上帝对人的要求不依赖于人的“自然能力”，这种说法是对的⁷。他写道：

有些人说，未重生之人是死的，因此很清楚，他们没有任何责任。这种说法显然不对……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喜欢问：“有哪个明智之人会去墓地，让坟墓里的死人出来？因此，为什么要让死在罪中之人来就基督？这些人同样没有能力回应。”这样的问题恰恰暴露了提问者的无知。坟墓中的死人没有能力犯罪，这与罪人是不同的！死人没有能力“藐视和厌弃”基督（赛53:3），没有能力“抗拒圣灵”（徒7:51），没有能力拒绝福音（帖后1:8）；但罪人有这个能力，而且也确实如此行！……上帝的命令超出了人的能力。我们或许不理解，但就是如此……福音中包含上帝的命令，凡听到之人，都当遵行。⁸

在之后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中，宾克承认，关于人的责任，《上帝的主权》1929年修订版里的观点不成熟，并非他最终看法。1940年，宾克发表了论《人的无能》系列文章，在其中，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必须坚持人有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能力，没再区分人自然能力与道德能力的缺失。⁹他开始承认，人的自由选择与上帝掌管万事都是圣经阐述的事实。

⁶ 见约翰·慕理“自由选择”（Free Agency），《约翰·慕理选集》第2卷，第60到61页（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1977年）。如慕理所说，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但这并非是说，人在选择善恶时，能脱离道德或宗教品格的影响。

⁷ 如亚历山大·贺智（A. A. Hodge）所说，圣经并不区分人的自然能力与道德能力，“这种区分含混不清……既误导又令人混淆。”《神学概要》（Outlines of Theology）第341页，（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1972年再版）。宾克是从约拿单·爱德华兹或安德鲁·富勒（Andrew Fuller）那里接受了这个理论。

⁸ 《圣经研究》1927年合订本，第260到261页。这似乎表明，两年后在修订《上帝的主权》时，宾克没花太多时间仔细审校。

⁹ 《圣经研究》1940年合订版，第158到160页。或《圣经拾遗：人的全然堕落》，1969年，慕迪出版社，第238到242页。请注意，“自由意志”这个词有多种含义，《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九章有详细阐述。

“如果不否定圣经中的真理，我们就得同时相信这两件事：上帝预定万事，但并不为人的罪行负责，人的罪行完全由自己负责。上帝的旨意绝不影响人的道德选择，既不强迫也不阻碍人的意志。”“上帝对人的处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但绝不影响人道德上的自由选择能力。对于人类有限的头脑来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可能令人费解，但又确是事实。”“人类虽然堕落，但并未失去自由意志和道德上自由选择的能力。”¹⁰

这点对正确理解圣经中关于归信的教义至关重要。在《上帝的主权》1929年修订版中，宾克的文字表明，归信时若需要人意志的作为，似乎就会否定上帝恩典的必要性，因此他提到上帝“强迫”使人顺服。他不愿接受“人有能力接受或拒绝基督”（第169页）这种说法。宾克预料到，人们可能会拿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的“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译注：书24:15）作为反驳，因此引用罗3:11“没有寻求神的”作为回应，这似乎是说，约书亚那节经文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因为“上帝的话不会自相矛盾”（第157页）。¹¹

与此相应，1929年版《上帝的主权》中也没提到，人们在接受福音时，并非出于完全的自由选择。与极端加尔文主义者（hyper-Calvinist）一样，他当时仍不接受，福音是来自基督的“邀请（offer）”。他说“福音不是被传道贩子四处传播的‘邀请’”（第257页）。”与此相反，他认为福音主要是一种见证——“不只是邀请，而是宣告。”传福音是在陈述一些事实，在此过程中，上帝的选民会生发信心，同时上帝也“许可”，福音也会传到未被拣选之人的耳中。

但就算在1929年版《上帝的主权》付梓之时，宾克的想法也在发生变化。或许上文提到的部分修订工作完成于前一年。不管怎么说，1929年的《圣经研究》刊登了一篇题为《接受基督》（Accepting Christ）的文章，其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呼召人们“接受基督”的做法是合理的，在传讲福音后，当然会要求听众“接受”基督为救主：“论到我们的救主，经上记着说，祂为耶路撒冷哭泣，因为那里的人不来就近祂。基督并不是无情的宿命论者。那位向外邦人传道的伟大使徒写道：‘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林后5:11）。传道人弟兄，你是这么做的吗？”¹²

到1936年，宾克详细而鲜明地指出了极端加尔文主义者的错误，尤其是他们否认“凡听到福音之人，都责无旁贷，当信靠基督”¹³的观点。现在，他不再像先前那样试图解释，而是引用了约翰·牛顿的一个告诫：

我们要时刻记得圣经中上帝的计划和做事方式，不可有丝毫理解上的偏差，否则，就可能为了人为保持理解上的“一致性”，限制我们的想法，大大妨碍事工的果效。关于人自由的本质，以及上帝在人心中的动工，我们可能会做“精妙的推理”，从而使听众困惑，所以最好别讲这些。¹⁴

宾克早年确信，关于人的责任，能找到“一个简单且令人满意的结论”，现在他的看法

¹⁰ 《圣经研究》1951年合订本，第206和166页。第15到18页中的论述也很有价值。

¹¹ 但1929年版《上帝的主权》中也有不一致之处，他在书中一处说到“人有自由意志，上帝的恩典也必定发生效力，两者相辅相成”（第164页）。

¹² 《圣经研究》1929年合订本，第144页。

¹³ 《圣经研究》1936年合订本，第156页。其中有两篇捍卫《信靠的责任》（Duty Faith）的文章，引文出自其中之一。

¹⁴ 同上，第93到94页。

大为不同。相反，他告诫道：“如果根据人的推理，我们必然认为，不应当劝诫未重生之人转向上帝，来到基督面前，因为这毫无用处……但上帝的事超越人类的理性。”¹⁵

到 1930 年代，宾克更清楚认识到，极端加尔文主义是如何阻止了对福音的诚挚宣讲。“极端加尔文主义断然否定，福音呼召未得救之人与上帝和好，认为在罪得赦免上，上帝不需要人做任何事情。”¹⁶然而，真正的布道必须敦促所有听众对福音做出回应：“福音布道家所传的信息是：人只要按福音中所说的接受基督，信靠基督，就能得救……在一定条件下，上帝愿意接纳罪人，但前提是罪人接受这些条件。”¹⁷“凡相信基督之人，都可从福音中得生命。根据律法，堕落之人无法得到这生命；但在福音里，上帝白白赐下了这个礼物。”¹⁸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宾克写道：“福音是上帝白白赐予的，如同空气。提前 1:15 让我们敢放胆告诉死牢里的杀人犯，只要他愿意接受基督，就能得救……之所以邀请所有的罪人来信福音，既不是因为上帝的拣选，也不是因为基督的代赎，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有需要对白白的福音做出回应。”福音说的是，基督为罪人（不是“被拣选的罪人”）而死，而且福音也提到了人的责任。”¹⁹

以上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文字表明，1929 年后，宾克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那之后，他明确批判如下的错误看法，也是他之前的看法：“有太多加尔文主义者热衷于批判阿米念主义关于人自由意志的看法，但这么做同时，也否定了人在道德上有自由选择的能力。”²⁰他开始认为，基督徒可以一方面相信上帝的主权，一方面高唱

前有一日我意立定
信靠耶稣救赎我灵！

同样，在之前提过与哈罗德·布拉德肖的通信中，宾克坚决捍卫“赐下”（offer）这一措辞，反对福音标准信仰告白（Gospel Standard Article）中否定“福音毫无分别地赐给所有人”的观点²¹。宾克在信中写道：

我认为福音标准信仰告白第 29 条不好，实在毫无意义。在希腊语里，传福音（euaggelizo）的意思是“宣布好消息”。但若不是宣告一位全能的救主，让他们接受（“是可信的”：提前 1:15），若不是上帝白白的“恩赐”，对罪人而言，能有什么“好消息”？再说，若不是先“赐下”，又何谈拒绝？然而赛 53:3 说犹太人“拒绝”了基督，太 21:42 和约 12:48 也如此说。²²

前面引用过宾克 1936 年《信靠的责任》一文，其中给出了一些信息，从中可以得知促成他想法改变的原因。除了研读圣经，宾克也读了更多改教家和清教徒的著作，从中得到如

¹⁵ 同上，第 253 页。

¹⁶ 《圣经研究》1946 年合订本，第 20 页。

¹⁷ 同上，第 281 页。

¹⁸ 《圣经研究》1947 年合订本，第 203 页。在这里，宾克“根据律法”的意思并非指“根据旧约”。

¹⁹ 1949 年 11 月 16 日写给威廉·奈史密斯的信。

²⁰ 《圣经研究》1947 年合订本，第 138 页。

²¹ 见《福音标准浸信会的信仰：信仰告白注释》，戈斯登（J. H. Gosden）（再版，切本哈姆：福音标准联合会，1993 年）。书中写道：“在今日，牧师不应向未归信之人传道，也不应在信徒和非信徒混杂的聚会中，毫无区别地传讲福音，呼召他们悔改、信主、接受基督。”

²² 1943 年 9 月 5 日。

下结论：在这件事上，一些 18 世纪基督徒背离了“先前诸多杰出圣徒”的教导。为了证明这点，宾克旁征博引，最先引用的是加尔文这句话：“上帝的怜悯平等赐给了每个人，无论信徒或非信徒。”

宾克认为，18 世纪教义上的偏离是从约翰·吉尔等人开始的，进而影响到了奥古斯都·托普雷狄（Augustus Toplady）和威廉·亨廷顿。他追溯至亨廷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被 19 世纪的一些严格浸信会和独立教会所接受：

我们认为，加兹比先生（Mr. Gadsby）和之后的菲尔波特先生（Mr. Philpot）未持守改教家和清教徒的立场，而是沿袭了亨廷顿先生的错误，对此，我们常感遗憾。²³

反加尔文主义者会引用经文“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结 18:31）为自己辩护，在 1929 年版《上帝的主权》中，宾克对此的回应仍然是引用奥古斯都·托普雷狄的观点。为了不让人们觉得，上帝为丧失之人的命运悲伤，托普雷狄紧随吉尔，如此注释这段经文：“这里说的‘死亡’并非指属灵或永恒意义的死亡……先知说的是政治意义上的灭亡，指的是以色列国繁荣安定的终结。”²⁴但后来宾克不再认同这种看法。他特别批驳了吉尔的观点，认为他误解了保罗在林后 5:20 中的话：“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宾克认为，这段经文的字面意思就是保罗的本意。²⁵

很显然，宾克后期的思想日趋成熟，这让我们意识到，有些人不接受宾克的一些教导，不全是因为抵挡真理。如果能像晚年那样，对圣经的理解更平衡，宾克早年对恩典教义的热心定会收效更多。上文提到，在 32 岁时，宾克认为，未蒙拣选之人“之所以受造，就是为了受诅咒”²⁶，并想把这一看法强加给赫伦丁，赫伦丁不接受是完全正确的。同样，在 1921 年，宾克与阿利索·马歇尔有过“长时间的对峙”，辩论福音是否是上帝“赐下”（offer）²⁷的，相信到后来，宾克对这一辩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有句名言：“过犹不及”，那时，宾克还未领略到这句话的真谛。但到后来，宾克显然坚信，信徒最有可能接受的真理，往往是圣经中大书特书的那些。

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就是，宾克为何在 1929 年后没再修订《上帝的主权》一书？原因可能不止一个。首先，市场没有需求。在宾克死后，《上帝的主权》才开始大批量重印。其次，赫伦丁声称拥有此书的版权，宾克跟他不再有来往。直到 1949 年，宾克去世前的三年，

²³ 《圣经研究》1936 年合订本，第 94 页。他认为，同样被误导的还有约瑟夫·爱恩斯（Joseph Irons）和詹姆斯·威尔士（见《圣经研究》1946 年合订本，第 66 页）。关于这个主题，我在《司布真和极端加尔文主义：传福音之争》（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1995 年）中做了进一步阐述。司布真后来成为了宾克最喜爱的作者之一。1949 年 7 月 12 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宾克写道：“司布真的讲道简单实在，能造就人。”“或许是清教徒之后，上帝赐给祂子民最有价值的礼物。”（《圣经研究》1943 年合订本，第 183 页。）

²⁴ 《上帝的主权》（1929 年重印版），第 125 页。

²⁵ 《圣经研究》1946 年合订本，第 23 页。吉尔认为，保罗在这里讲的并不是救恩，而是劝诫信徒“顺服上帝的护理，遵从上帝的诫命”。

²⁶ 同上，第 45 页。在《上帝的主权》1929 年修订版中，关于这点的阐述也不令人满意。宾克说，人之所以受诅咒，责任在人自身（第 123 页），但其他地方的说法又跟此处所引用的一样，宾克也在注释中说，“根据上帝永恒的旨意”，未被拣选之人“受造就是为了被毁灭”（第 120 页）。关于罗 9 相关经文，约翰·慕理所言极是：“这里主要说的是，可怒的器皿遭受毁灭，就是因为它们先前处于可怒的状态。今生所过的生活与将来所受的毁灭是一一对应的。”《罗马书释义》（大急流城：艾德曼出版社，1965 年），卷二，第 36 页。

²⁷ 同上，第 66 页。

赫伦丁才重印了 1929 年版的《上帝的主权》。这次重印时，赫伦丁自己写了前言，其中没提到宾克。值得注意的是，宾克在《圣经研究》中对此次重印只字未提。

真理旌旗出版社成立于 1957 年，那时宾克已去世五年。鉴于他思想的变化，真理旌旗出版社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修订 1929 年版《上帝的主权》，要么不在英国出版这本书。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美国，1929 年版《上帝的主权》仍在继续重印。如果我们也重印，这会歪曲宾克最终的看法。更糟糕的是，这个版本可能会在某些地方强化极端加尔文主义 (hyper-Calvinism)，而宾克后来意识到，极端加尔文主义会真正威胁到圣经的教导。宾克致力于上帝主权恩典的教导，并为之祈祷，而要复兴这一教义，必不可缺的是传道的热情。

我们虽对《上帝的主权》一书做了一定批判，但并不质疑宾克在这方面的基本看法。上帝有着至高无上的主权，正是因着来自上帝这种主权的恩典，信徒才能得救。上帝对祂子民的爱是特别的、不可战胜的。为了坚持这一真理，宾克在书中否定上帝之爱惠及所有人，也否定上帝不愿一人灭亡。但从加尔文到司布真，许多加尔文主义者都相信，上帝拥有主权，也爱所有人。²⁸相信亚米念主义的基督徒认为，上帝真诚地给所有人提供了救恩，但人们可能会拒绝。笃信圣经的加尔文主义者也信，但信的更多。加尔文主义者相信，上帝拣选了一些人，这些人会接受救恩，同时上帝“许可”其他人“罔顾祂恩慈的呼召，自取灭亡”。²⁹

在 1929 年版中，宾克还不是这种看法。在说到那位年轻的财主，圣经上说耶稣“爱他”（可 10:21），宾克就说，这只能说明，他是“上帝的选民”，但我们对这个人最后的了解是，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对这种解读，宾克给出的唯一依据是，圣经上说，这位年轻的财主“来见”耶稣，因此，下面这个应许就适用于他：“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³⁰

后来我们看到，宾克的解经有了改进，不再以这种方式处理经文。他否定了自己早期一些极端加尔文主义式的解经，比如对结 33:11，太 23:37 和路 19:41 的解读。在他思想的后期，他更多看到了上帝的爱。因此，当引用“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译注：结 33:11）时，他也引用了哀 3:33（“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说道：“我们得知，审判是‘非常的工……奇异的事’（赛 28:21），因上帝更乐意施怜悯。”³¹他不再认为，基督在耶路撒冷为失丧之人哭泣时，这种怜悯只是出自祂的人性，与神性无关。他甚至说到，如之前所看到的：“上帝愿意善待罪人。”

《上帝的主权》1929 年版中写道，上帝只爱祂的选民，宾克从未放弃这一看法。对于这点，真理旌旗出版社 1961 年版做了修订，修订后的观点超越了宾克的看法，这次修订删除了宾克的相关表述，不再说上帝只爱祂的选民。

在宾克那个时代，以人为中心的布道大行其道，宾克旨在表明，上帝在施行拯救时，无需低声下气，先征得罪人的同意。当时的讲道对上帝极其缺乏了解，却能被人接受，这让宾克感到愤慨。“上帝的大爱”拯救罪人，保守罪人，把罪人带进荣耀里，而宾克看到的却是，这种大爱几乎被自由派在教会里宣讲的“上帝之爱”所抹杀。对宾克来说，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他毕生经历唯一的解释，也是他所有的盼望。从 1908 年起，宾

²⁸ 例如，可参见加尔文的《申命记讲道集》（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1987 年再版），第 167 页。

²⁹ 里德 (R. C. Reed) 《加尔文所传的福音》（大急流城：贝克书屋，1979 年），第 122 页。

³⁰ 《上帝的主权》（1929 年版），第 247 页。

³¹ 《圣经研究》1951 年合订本，第 108 页。

克就开始发自内心吟唱下面这首诗歌，而且会永远吟唱下去：

拿撒勒人耶稣面前我站立，
心便震惊
希奇祂如何能爱我
这个被定罪污秽的罪人

何等奇妙！何等惊异！
我将永远唱此诗；
何等奇妙！何等惊异！
救主爱我爱无极！

附录一 宾克的亲笔资料

如下资料保存在爱丁堡的真理旌旗出版社托事会档案室。

笔记本

1. 小活页本 使用了 115 页。第 27 页写于 1913 年，之前的更早。第一篇是题为《保罗的生死观》（腓 1:21）的讲章。除了讲章，还有对福音书的研究，会幕的装饰，未应验的预言以及“圣经中数字的意义”（宾克后来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
2. 装订本 黑皮面大笔记本（Demy size），第三任牧职（1915 年）时开始使用，离开斯帕坦堡后（1920 年）或不再使用。共 594 页，未使用部分 100 页多一点。内容分两部分，分别是“面向圣徒的讲道”（11~269 页）和福音信息（290~509 页）。
3. 无页码活页本 第一页是一篇关于重生的讲道大纲，接下来是《对福音书的研究》（1921 年以《为什么福音书有四卷？》为题出版）。对比笔迹和墨迹，第一页可能是宾克遗留下来最早的手稿。其他包括各种教义性以及论上帝主权的讲章，后者用于在斯帕坦堡的讲道，也是《上帝的主权》一书的主要内容。

除此之外，这个活页本里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恩典、圣经研究、预表和预言的讲章。我们能明显注意到，宾克的讲道很强调基督的复活，这点在其他笔记本里也如此。

零散手稿

也有许多零散的笔记与讲道大纲，大部分看起来写于 1920 年代，有些写在收到的来信背面。其中包括一大系列的《罗马书讲解》，27 页关于《使徒行传》前十章的论述，以及关于《启示录》部分内容的论述。这些手稿都来自宾克早年，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他后来不再预备新的讲章。他后来的文章都是为《圣经研究》而写，发表后，就不再保留手稿了。

信件

还有宾克写给如下这些人的信件，有原件，也有复印件，起止时间是根据现存信件中的日期。宾克没保留他收到的信件，以下列出的仅为他们收到的部分。所有这些加起来，也不过是宾克所写信件中的一小部分。

| | |
|--------------------------------|----------------|
| 约翰·布莱克本 | 1929 年至 1945 年 |
| 约翰·卡尔弗 | 1942 年至 1948 年 |
| 科尔曼一家 | 1929 年至 1943 年 |
| 弗莱太太（Mrs Foley） | 1939 年至 1941 年 |
| 吉尔比（A. V. Gilbey） | 1951 年 |
| 杰克·格林（Jack Green） | 1949 年至 1951 年 |
| 洛威尔·格林与伊芙琳·格林一家 | 1932 年至 1952 年 |
| 约翰·麦克尼（John T. MacNee） | 1943 年至 1947 年 |
| 华莱士·尼科尔森（Wallace B. Nicholson） | 1934 年 |

附录二 不以福音为耻 (罗 1:16) ¹

引言。毫无疑问，保罗是除了主耶稣以外，世上最伟大的传道人和最成功的传教士。他传道去过的地方，受过的苦，付出的勇气，拯救的灵魂，创立的教会，比任何人都多。

我们如何解释这点？是什么促成了这些？保罗成功的秘诀又是什么呢？

- (i) 从种族上说，他所属的民族备受痛恨与鄙视，古往今来皆如此，超过其他民族。
- (ii) 从长相上说，他不英俊，也不吸引人。新约告诉我们，他气貌不扬 - 林前 2:3，林后 10:1,10。
- (iii) 从表达能力上说，他不善言谈，可能还口吃结巴 - 林后 10:10，徒 17:18

保罗的成功在于他所传的信息。他传讲的是福音，也相信这福音的大能。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节经文也适用于我。

我对这节经文深信不疑，并将在下文给出我的理由。我不以福音为耻：

一、因为这福音独一无二

在人类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没有哪个能跟福音相媲美。福音拥有独特的地位。正如烛光无法与正午的阳光相比，福音的美丽与光辉也非人类作品所能比。福音的独特性如下：

1. 福音的来源独一无二

(i) 这荣耀的福音是关乎救恩的好消息，在圣经中得以显明，被上帝的仆人宣讲。这福音并非古往今来的教会所发明，在第一个基督教会建立之前，这福音就已存在。正是由于这个福音，才促成了基督教会的建立。不！不是基督教会发明了福音，而是福音建立了基督教会。

(ii) 如今这福音传讲于世上每个国家，数以百万的罪人蒙恩成为圣徒。但这福音并非出自使徒的发明。与我们一样，使徒也是极为软弱的罪人。他们大多是渔夫，既不识字，也无学识。这福音并非出自他们的臆想，而是来自他们的救主和夫子主耶稣。

(iii) 这福音也并非任何个人、团体或天使的发明，而是来自基督，上帝的儿子，这正是这福音的独特之处。因此我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2. 福音的内容独一无二

在与其他作品相比较时，这点尤为明显。我们能拿什么与福音相比呢？让我们看一下人们所看重的一些东西，然后跟福音做个对比！

¹ 这是宾克 1908 年归信后，第一次讲道选取的经文。正文是他笔记本中第一篇福音讲道，这个笔记本自 1915 年开始使用，那时他二十八九岁。原文写在两页纸上，每页宽 5.25 英寸，长 8.25 英寸。在这里，原文中多处缩写改为完整的单词，红字以黑体表示。

- (i) 人类哲学 - 试图解释生命的奥秘与问题, 但却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 (ii) 诗歌 - 用文字作画, 诉诸想象力与情绪
- (iii) 科学 - 使用上帝为人类所造之物, 协调自然之力
- (iv) 名誉, 使人在世上得到显赫的地位
- (v) 物质财富, 拥有者能得到今生之物

让我们把这些与基督的福音做个比较。

- (i) 福音解决了所有哲学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 我如何才能得救?
- (ii) 福音所描绘的超越所有诗人的想象 - 基督的福音对人心的影响超过任何诗歌
- (iii) 福音的能力超越所有人类科学 - 能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
- (iv) 在神的家为人预备地方, 使凡相信的都成为神的子民, 与此相比, 所有人间的名誉都不值一提
- (v) 使人得到永恒的产业, 这产业无法用金钱衡量

因此我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独一无二, 与众不同, 其优美与荣耀无与伦比。

3. 福音的简单独一无二, 与人类自创的思想系统不同

要想理解数学, 得经过多年学习。但这福音如此简单明了, 连没有学问之人都能理解。

儿童不能完全理解天文学的奥秘, 却能因信得救。

没有文化的野蛮人无法理解形而上学的问题, 却能理解基督这简单明了的福音。

福音的主要特点和优美之处就在于简单明了、独一无二。有谁听说过像福音这样, 内容简单, 却大有功效之事? 福音的简单明了足以证明其来自上帝。若福音是出自人, 定会非常难懂, 少有人能明白。而圣经中展现的福音极为不同。“你们一切干渴的。”(译注: 赛55:1) 太11:28。列举三项。

二、因为福音的大能

1. 福音的大能在刚开始几个世纪克服了重重困难

想一下当时的困难: 交通不便, 没有印刷好的圣经, 没有差会提供支持, 后方没有教会祷告, 之前无成功传教经验作为激励, 到处都要面对无情而狂热的反对。

再想一下当时取得的成功: 在一代人中, 福音传遍了当时所有知道的地方; 异教之风被打破, 偶像被推倒; 数以千计之人归信; 到处都建立了教会。

再想一下传福音的方式: 传教士没有高贵的社会地位 (superior human evangelists)², 而是没有文化的渔夫: 不是靠强力, 而是“靠圣灵的宝剑”。不是靠君王的命令, 而是靠福

² 宾克原文的缩写是“supr. hum evis”, 我们的解读不一定完全正确。

音的大能。

2. 福音的大能抵御了仇敌的攻击，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在早期，福音遭遇了各种致命的攻击，但都安然无恙。在过去 19 个世纪中，大部分学说与思想都已不复存在，福音却代代相传。在这个世纪，福音并未过时，仍像当初一样，恒久弥新。为何会这样？除了福音是神的大能之外，别无他解。

3. 福音的大能拯救人免入地狱，能改变人的生命

“神拯救的大能。”

“拯救”意味着从危险中得到解脱。如今很少听到：“逃避将来的愤怒”，人们不相信这点。

福音的大能改变人生命的例子：保罗、班扬、席胜魔牧师 (Pastor Hsi)

4. 福音的大能保守圣徒

这点很明显。早期信徒在罗马斗兽场里拒绝放弃信仰。中世纪时，抗罗宗信徒在史密斯菲尔德（译注：位于伦敦，当时有许多抗罗宗信徒在此被杀）拒绝放弃信仰。

在今日，归信的异教徒被亲人抛弃，遭到严厉迫害，但仍忠于基督。

这种勇气从何而来？皆因福音是“神的大能”！

三、因为福音带来的祝福

1. 罪得赦免。2. 内心与良心的平安。3. 永生。4. 上帝每日及时的供应。5. 信徒最终会有基督的样式，在荣耀里永远与祂同在。

应用

1. 福音发出的邀请 - 向“凡相信之人”

所有人都需要福音，不分年龄与国籍。因为人人需要救主。

2. 福音所局限的范围 - “向凡相信之人”。不信之人无法得到祝福

就算出生在基督教家庭，被基督徒夫妇抚养成人，上过主日学，听过福音，但如果不信，就不能得此祝福 - 用比证明。

3. 应用到个人 (Appropriation) : “信心”意味着“接受”，约 1:12。

4. 训诫：可 8:38

附录三 宾克主要作品清单¹

1922 年之后，所有宾克的作品都首先发表在《圣经研究》上。对于这些作品，下列清单左侧列出的是发表于《圣经研究》的时间，右侧是单行本出版的时间。若单行本出版商未使用《圣经研究》上的标题，我们会列出单行本的书名。对于截止到 1981 年，就我们所知尚未以单行本出版的作品，则以楷体标出。宾克的一些作品仅部分重印，我们对此做了标注，但不排除有遗漏。本清单里的宾克主要作品指篇幅较长的系列文章。单篇文章和篇幅较短的系列未列入，对于这类文章，许多以小册子的形式多次重印。

| 初次出版 | 重印 |
|-----------|---|
| 1914? | 《圣经的神圣启示》，赫伦丁的圣经真理出版社 守护者出版社 (Guardian Press) 1976 年， 亦见于《宾克精选集》，贝克出版社 (Baker) , 1978 年, 1979 年 |
| 1918 | 《救赎主的复临》 (The Redeemer's Return) , 圣经真理出版社 克劳克出版社 (Klock and Klock) 。本书含有强烈时代论看法，与宾克信仰成熟后的观点迥异，重印此书为不负责任之举。 |
| 1918 | 《上帝的主权》，圣经真理出版社 贝克出版社; 真理旌旗出版社 (修订版)， 1961 年 |
| 1919 | 《十架七言》(Seven Sayings of the Saviour on the Cross) , 圣经真理出版社 瑞纳出版社 (Reiner) , 1979 年, 第 15 次印刷；亦见《宾克精选集》，贝克出版社，1978 年, 1979 年 |
| 1921 | 《为何有四卷福音书？》 真理之言出版社，坎顿 (Canton) , 佐治亚州, 1977 年 |
| 1922 | 《创世纪拾遗》，发表于《我们的盼望》杂志，1922 年 慕迪出版社，1979 年，第 17 次印刷。 本书受宾克早期时代论观点影响，也受弟兄会影响较大。 |
| 1922 | 《圣经研究》第一卷，以月刊和年度合订本形式出版，直至 1953 年 12 月 |
| 1922~1923 | 《敌基督者》 圣经真理出版社 1923 年出版，克劳克出版社 1979 年重印，评价同《救赎主的复临》。 |

¹ 除了本附录末新增部分，这里列出的宾克作品截止到 1981 年。世代软件公司 (Ages Software) 出品的《宾克文集》光盘里收录了宾克大部分作品，网址：www.ageslibrary.com，地址：美国威斯康星州里奥 (Rio) 216 邮箱，邮编 53960。网上也有许多宾克的作品，比如：www.pbminstries.org。

| | | |
|-----------|--|--|
| 1924~1929 | 《出埃及记拾遗》 | 慕迪出版社, 时间不详, 评价同《创世纪拾遗》。 |
| 1922~1927 | 《约翰福音释经》, 由赫伦丁出版, 首次出版时分为多卷; 第3卷出版于1929年, 当时预告第4卷为最后一卷。 | 宗德文出版社, 单卷本, 1968年; 1979年第14次印刷。评价见《创世纪拾遗》与《出埃及记拾遗》, 但好于这两本。 |
| 1927~1928 | 《马太福音第13章中的比喻》 | 各各他浸信会教堂 (Calvary Baptist Church), 卡温顿 (Covington), 肯塔基州, 书名为《先知性的比喻》(Prophetic Parables), 时间不详, 约1978年左右。评价同《救赎主的复临》。 |
| 1928~1938 | 《希伯来书释经》 | 贝克出版社, 三卷本, 1954年第10次印刷。1979年合为一卷出版。 |
| 1929 | 《亚伯拉罕生平》 | |
| 1930~1931 | 《基督对律法的成全——赎罪祭》 (The Satisfaction ('Atonement') of Christ) | 瑞纳出版社, 1969年 |
| 1930~1931 | 《上帝的属性》 | 慕迪出版社, 1975年, 1977年。书名为《三位一体拾遗》 (Gleanings in the Godhead), 书中合并了《基督的位格》系列文章的内容。也于1975年由守护者出版社出版。亦见于《宾克精选集》, 贝克出版社, 1978年, 1979年 |
| 1930~1932 | 《如何从读经中受益》 (Profiting from the Word) | 真理旌旗出版社, 1970年 |
| 1931 | 《重生》 | 贝克出版社, 1975年。书名为《救恩论》, 也包含《悔改》与《来就基督》 (Coming to Christ) 系列里的文章 |
| 1931 | 《悔改》 | 贝克出版社, 1975年。见上条。 |
| 1931~1932 | 《救赎主上帝的荣耀》 (The Glories of God Our Redeemer) | 慕迪出版社, 1975年, 1977年。书名为《三位一体拾遗》, 与《上帝的属性》合并出版。 |

| | | |
|-----------|-------------------------------|---|
| 1932~1939 | 《大卫生平》 | 宗德文出版社, 1958 年; 瑞纳出版社, 两卷合订本, 1977 年。 |
| 1932 | 《得救的信心》 (Saving Fiath) | 瑞纳出版社, 时间不详 |
| 1932~1933 | 《得救的确据》 | |
| 1933 | 《来就基督》 (Coming to Christ) | 贝克出版社, 1975 年。书名为《救恩论》, 见上文。 |
| 1933 | 《成圣乃内心的工作》 (Heart Work) | 守护者出版社部分重印, 1974 年, 1975 年。书名为《实践神学》 (Practical Christianity), 为多篇文章合集, 之前以《宾克的珍宝》 (Pink's Jewels) 为名出版过。 |
| 1933~1934 | 《时代论》 (Dispensationalism) | |
| 1933~1937 | 《圣灵》 | 守护者出版社, 1970 年。1975 年第 4 次印刷。 |
| 1934 | 《称义》 | 贝克出版社, 1974 年, 与《拣选》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合订出版 |
| 1934~1938 | 《神圣之约》 (The Divine Covenants) | 贝克出版社, 1975 年 |
| 1935~1937 | 《成圣》 | 部分重印, 瑞纳出版社, 1966 年。 |
| 1935~1937 | 《合一与圣餐》 (Union and Communion) | 贝克出版社, 1971 年; 守护者出版社, 1976 年。 |
| 1938~1940 | 《拣选》 | 贝克出版社, 1974 年, 与《称义》合订出版 |
| 1938 | 《主祷文》 | 贝克出版社, 1979 年, 与《八福》 (Beatitudes) 合订出版 |
| 1938~1943 | 《登山宝训》 | 1950 年, 圣经真理出版社; 贝克与福音出版社 (Baker and Evangelical Press) , 1977 年, 第 11 次印刷 |
| 1939~1940 | 《圣安息日》 (The Holy Sabbath) | |

| | | |
|------------|---|---|
| 1940~1942 | 《以利亚生平》 | 圣经真理出版社, 1956 年; 真理旗旗出版社, 1963 年。 |
| 1940~1942 | 《人的无能》 (The Doctrine of Man's impotency) | 慕迪出版社, 1969 年, 1976 年第 5 次印刷, 书名为《圣经拾遗》 (Gleanings from the Scriptures), 与《人的全然败坏》合订出版, 见下。 |
| 1940 | 《上帝的义》(The Justice of God) | |
| 1941 | 《十诫》 | 瑞纳出版社, 时间不详。《宾克精选集》, 贝克出版社, 1978 年, 1979 年。 |
| 1942~1944 | 《圣徒的保守》 | 守护者与贝克出版社 (Guardian and Baker), 1972 年, 1975 年, 1979 年, 书名为《永恒的安全》 (Eternal Security) |
| 1943~1945 | 《以利沙生平》 | 慕迪出版社, 1972 年, 书名为《以利沙拾遗》 (Gleanings from Elisha) |
| 1944~1949 | 《众使徒的祷告》 (The Prayers of the Apostles) | 部分重印, 慕迪出版社, 1967 年, 书名为《保罗拾遗》 (Gleanings from Paul) |
| 1944~1946 | 《属灵成长——基督徒的长进》 (Spritual Growth or Christian Progress) | 贝克与福音出版社, 1971 年, 1977 年。 |
| 1944~1946 | 《与神和好》 (The Doctrine of Reconciliation) | 联合出版社 (Associated Publishers), 大急流城, 时间不详 |
| 1945~1953 | 《约书亚生平与所处的时代——约书亚记前 22 章》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shua, to ch. 22) | 慕迪出版社, 1964 年, 1979 年第 13 次印刷, 书名为《约书亚记拾遗》 (Gleanings from Joshua) |
| 1946, 1948 | 《安息在上帝的护理下》 (Enjoy God's Best) | 部分重印, 守护者出版社, 1974 年, 1975 年, 书名为《实践神学》, 见上。 |
| 1947~1949 | 《启示》 (The Doctrine of Revelation) | 贝克出版社, 1975 年, 1977 年。 |
| 1947 | 《伟大的改变》 (The Great Change) | 部分重印, 守护者出版社, 1974 年, 1975 年, 书名为《实践神学》, 见上。 |

- 1949 《荣耀的西奈山》 (Glorious Sinai)
- 1949~1950 《圣经的神圣启示》 (Divine Inspiration of the Scriptures)
- 1950~1953 《约翰一书 1:1~3:1 释经》 联合出版社, 大急流城, 时间不详
(Exposition of I John, as far as ch. 3:1)
- 1950~1952 《人的败坏》 (The Doctrine of Human Depravity) 慕迪出版社, 1969 年, 1976 年第 5 次印刷, 书名为《圣经拾遗》 (Gleanings from the Scriptures), 与《人的无能》合订出版。
- 1950~1952 《对圣经的解释》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ures)
- 1952 《治死罪》 (The Doctrine of Mortification) 守护者出版社, 1974 年, 1975 年, 书名为《实践神学》
- 1953 年 12 月 《圣经研究》最后一期

其他作品

《基督徒的安慰》 (Comfort for Christians), 瑞纳出版社, 1966 年
(收录了宾克一些短篇讲道与短文)

《斯帕坦堡来信》, 里奇贝里出版社, 1993 年
(见增订版前言与第一章)

《一位巡回传道人的书信集: 1920~1921》, 里奇贝里出版社, 1994 年
(见增订版前言与第四章)

《宾克信件集》, 真理旌旗出版社, 1978 年
(收录 44 封宾克的信件, 大部分为首次出版)

《给一位年轻传道人的信》, 格兰德维尔抗罗宗归正教会 (Grandville Protestant Reformed Church), 1993 年
(见第二章)

封底内页

伊恩·慕理于 1931 年出生于英国兰开夏郡 (Lancashire) , 在马恩岛 (Isle of Man) 读到高中, 本科就读于杜伦大学 (University of Durham) , 于 1955 年起从事基督教事工。1956 至 1959 年, 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担任钟马田牧师的助理, 1961 至 1969 年, 担任伦敦的格鲁夫教堂 (Grove Chapel) 牧师, 1981 至 1984 年, 担任悉尼的圣吉尔斯长老会 (St. Giles Presbyterian Church) 牧师。他是澳大利亚长老会的牧师, 也是真理旌旗出版社的创始董事, 现居苏格兰爱丁堡市, 这里也是真理旌旗出版社的主要办公地。

本书作者其他著作:

《钟马田: 前四十年》 (D. Martyn Lloyd-Jones: The First Forty Years)
《钟马田: 信仰之争》 (D. Martyn Lloyd-Jones: The Fight of Faith)
(以上两本书为钟马田授权传记)

《福音派的分裂: 1950 至 2000 年间重大变化之记录》 (Evangelicalism Divided: A Record of Crucial Change in the Years 1950 to 2000)

《被遗忘的司布真》 (The Forgotten Spurgeon)

《爱德华兹新传》 (Jonathan Edwards: A New Biography)

《今日五旬节? 从圣经看复兴》 (Pentecost - Today? The Bibl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Revival)

《清教徒的盼望: 复兴与对预言的解读》 (The Puritan Hope: Revival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Prophecy)

《复兴与复兴主义: 1750 至 1858 年间美国福音派的兴衰》 (Revival and Revivalism: The Making and Marring of American Evangelism 1750-1858)

《司布真与极端加尔文主义: 传福音之争》 (Spurgeon v. Hyper-Calvinism: The Battle for Gospel Preaching)

《卫斯理及其追随者》 (Wesley and Men who Followed)

封面照片:

宾克夫妇 1928 年 7 月离开悉尼港时拍摄

封底照片:

宾克夫妇 1927 至 1928 年间位于悉尼赫尔斯通大街 (Hurstone Avenue) 的住所

封底

“宾克的人生目标是荣耀他的救主。”

普雷塞尔夫妇 (Stanley and Elsie Pressel)

“别浪费你的时间在巴特和布伦纳 (Brunner) 身上，他们对你的讲道一点帮助都没有，去读宾克的书。”

钟马田博士 (D. Martyn Lloyd-Jones)

“我们无意偶像化宾克。但我们确实承认，在上帝的子民中，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他的作品和人生能使我们受教。他的使命确实是‘写作’。他一生所有的境遇，甚至那些他当时不理解的遭遇，都在推动着他，来完成上帝赋予他的使命。”

理查德·贝尔彻 (Richard Belcher)

“宾克影响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在今日，无论哪个宗派，哪种规模的教会，都有大量传道人在使用宾克的作品，向会众传讲宾克从圣经中发掘出来的真理。宾克富有勇气、思想深刻，他的文章简明易懂、立场平衡，更重要的是，他对三一真神的挚爱溢于言表，这些都令我敬佩。”

约翰·索恩伯里 (John Thornbury)



‘A.W.P.’s aim in life was to honour his Blessed Lord.’

—Stanley & Elsie Pressel

‘Don’t waste your time reading Barth and Brunner. You will get nothing from them to aid you with your preaching. Read Pink.’

—D. Martyn Lloyd-Jones

‘We do not idolize him. But we do recognize him as a very unique man of God who can teach us through his pen and through his life. He was truly “born to write” and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life, even the negative ones he did not understand, propelled him to the fulfilment of that God-ordained purpose.’

—Richard P. Belcher

‘His influence circles the globe and today a mighty host of preachers of various denominations are using his materials and preaching to congregations, large and small, the truths he mined from the Word of God. I honour him for his courage, insightfulness, perspicuity, balance, and above all his evident passionate love for the triune God.’

—John Thornbury

ISBN 978-0-85151-883-1



9 780851 518831



BANNER
of TRUTH

banneroftruth.org